

Orion

喬木著

# 爭民主的浪潮

1929的國際



新 人 出 版 社 發 行

~~173934~~

喬木著

爭民主的浪潮

——一九三九年的國際——

新人出版社發行



# 目 錄

前 記

代 序 一百五十年來爭民主的浪潮

一 爭民主的浪潮

(二) 爭自由的旗幟在西班牙倒下了

國際新動向

——論英蘇接近——

地中海的暗潮

萬目睽睽下的波蘭

謎一樣的馬德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0099B

241382

捷克事件的意義

一六

再論捷克的分裂

一九

捷克解決了以後

二三

羅馬尼亞的煤油

二七

歐洲東綫無戰事

三一

——論捷克分裂後的歐局

波蘭動員

三七

爭自由的旗幟在西班牙倒下了

四一

國際政局的新起點

四六

——從波蘭經過地中海到中國——

義大利覬覦下的阿爾巴尼亞

五〇

張伯倫釣魚未返

五四

——從英波協定到阿爾巴尼亞淪亡——



西叛軍加入反共同盟

五九

將為倫敦忘記了的南斯拉夫

六三

(二)英蘇談判的產生和天亡

阿爾巴尼亞淪亡以後的歐洲

六七

應該是英國人民說話的時候了

七一

英國的軍隊

七四

——論徵兵與民主——

英大使提前赴德

七九

——新妥協政策的危機——

何以希特拉演詞這樣「和平」

八三

戰艦如雲的直布羅陀

八七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九二

——紀念阿比西尼亞淪亡的三週年——



張伯倫外交的真面目

——從希特拉演詞到柏克演詞——

德義軍事協定

英蘇談判的關鍵與癥結

東地中海的戰略形勢

延宕英蘇談判的危機

馬德里的羞辱

英蘇談判移到了日內瓦

三條走狗的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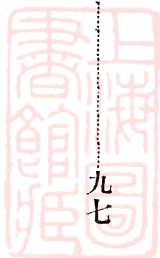
——從汪兆銘赴日想到舒斯尼格加沙度和霍查的命運——

英蘇談判未可過早樂觀

比英蘇談判更重要的事件

——論英國工黨歷史的責任——

九七



一〇二

一〇六

一一〇

一一五

一二〇

一二四

一二九

一三四

一三八

英蘇談判的現階段	一四三
巴勒斯坦問題	一四八
英國的暗流	一五二
英蘇談判與法國	一五七
暗流的表面化	一六一
英蘇談判與美國	一六五
英蘇談判中的其他問題	一六九
勝利巡行以後的西班牙	一七三
英蘇談判擱淺的責任	一七七
妥協政策促進歐洲的新危機	一八一
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	一八五
——美國獨立戰爭一六三週年紀念——	
歐洲向着新明興前進	一八九

不讓他通過！

——紀念西班牙戰爭三週年——

八月危機

一九九

歐戰二十五週年

二〇五

等待暴風

二一一

英蘇談判的危機

二一六

歐洲危機逐漸展開

二二〇

歐洲的和平計劃

二二五

英蘇談判與歐洲危機

二三〇

蘇德不侵犯協定

二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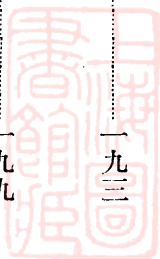
蘇德不侵犯協定與遠東

二四二

國際新形勢

二四七

——英蘇談判失敗以後——





戰爭與和平

二五四

(三) 從德波戰爭到蘇芬戰爭

起來，波蘭的人民

二六〇

英法還有什麼遲疑

二六六

只有民主才能保衛民主

二七二

西綫尙無戰事

二七八

東線和西線

二八四

——華沙危急——

華沙和馬德里

二九〇

黃金時代的舊夢

二九六

——論日本的中立——

論東線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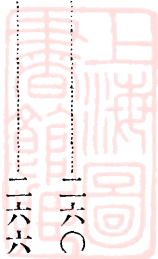
三〇三

阿部內閣的新政綱

三〇九

西線戰事與近代戰爭

三一五



蘇聯進兵波蘭

三三〇

從一個悲劇到一個悲劇

三三六

——歐戰後的日本工業——

戰略的觀望和政略的觀望

三三三

——歐戰新階段——

東南歐的新動向

三三九

莫索里尼與歐戰

三四五

美國與歐戰

三五〇

——論新中立法——

哀華沙

三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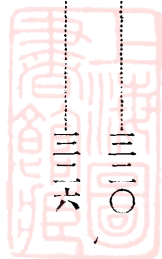
西線和東線

三六四

歷史的報復

三七九

——論蘇芬戰爭——



## 二 英日同盟的殘夢

——東京談判——

英國遠東政策的歷史的危機

三九九

德海軍上將過港赴日

四〇四

——一件不容忽視的策動——

日本「新獨立外交」的真面目

四〇九

從鼓浪嶼說到天津

四一三

天津租界和但澤迴廊

四一八

英國外交政策歷史的成敗

四二二

鎮靜和警惕

四二七

——關於英日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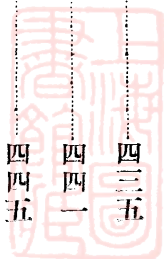
英國和日本的歷史因緣

四三〇



### 三 抗戰的軍事問題

- 日英談判的回顧與前瞻……………四三五
- 有田克萊琪協定……………四四一
- 給英國人民……………四四五
- 英國遠東政策的目的……………四四九
- 東京談判的幕後……………四五五
- 調停與制裁……………四六〇
- 東京談判的新階段——
- 遠東新形勢……………四六五
- 論全面總反攻……………四七五
- 增城之戰的軍事教訓……………四七九
- 何時總反攻……………四八四



碉樓與近代戰爭

——爲潮汕及四邑民衆進一言——

四八九

近代戰爭中空防的教訓

四九四

柳林平陸之役

——爭取戰略的攻勢和戰術的守勢——

五〇〇

不讓它過漢水！

——五月戰果：隨棗之役的軍事教訓——

五〇五

光榮啊，中條山上的英雄

五一二

恢復防禦陣地戰的信心

五一七

日軍作戰計劃的三部曲

五二二

七月太行山

五二八

當前的軍事任務

五三四

## 附錄 英蘇談判的歷史意義

五四一



# 爭民主的浪潮

——一九三九年的國際——

## 前記

這裏搜集起來的文章，除掉第一部的最後兩篇外，都是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在香港時事晚報發表過的社論。

如所週知，在這期間，馬德里陷落了，華沙陷落了，這兩大名城的陷落在爭民主的鬥爭史上留下了一段不能磨滅的血跡。這裏的文章大部份是緊隨着事件的脚跟而寫成的，對於事件的分析因此或不免有所疏忽的地方，但是事件的血腥却多少因此保留了。

最後，如若讀者們感覺到這裏邊的用語有些含糊的話，請讀者們記起：這些文章是在什麼地方發表的。

一九四〇，一月十八日。

喬木



## 代序

## 一百五十年來爭民主的浪潮



如若冬天來了，

春天還得遠嗎？

——雪萊

一五〇年前的今天——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這一天早晨九點鐘以後，從巴黎城的每一條地道下，發出那巨大的歷史的雷聲：到巴斯底獄去！如所週知，巴斯底獄是在這一天打破了，那中世紀反動的堡壘。

從這一天起開始了那光榮的法國大革命，歐洲，不，全世界從這一天起走上了一個新的歷程。那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大書在巴黎城的城牆之上。

1  
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起源，不在我們的分析範圍之內。現在我們要指出的是，這一革命的中心任務是爭取民主，而它的範圍一開始就是以當時整個歐洲的反動勢力為對象的（一七九一年八月

的比爾尼茲協定，一七九二年的普奧聲明，同年七月普魯士的宣戰）；爲完成這一使命，法國大革命必須是澈底的，因此，我們才看到革命的担当者不斷的從右向左，從微溫向急進，從民主到更民主的社會層轉移：從立憲主義者（一七八九—一九二）到吉隆丁黨（一七九三），從吉隆丁黨到雅各賓黨（一七九三——九四），雅各賓黨代表當時法國最民主的社會層——巴黎的平民。

然而一切民主運動必須有它的物質基礎，因此法國大革命除掉在政治上爭取民主而外，它還附帶有解放農奴的使命。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和英國一六四八年革命的基本不同之點也就在這兒。上述雅各賓黨極左派的執政加速完成了這一使命。

農奴制度取消了，昔日的農奴已經變成了今日的分地自耕農，在這種情況下，保衛法國就是保衛自己的財產，拿破倫的神話就是建築在這一物質基礎之上，一七九五年以後拿破倫的政權也建築在這一物質基礎之上，拿破倫的使命是在國際上建立起一個革命的法國足以生存的環境，他是法國大革命最后的火花，他逼追着中世紀的歐洲（一八〇八年普魯士自上而下的革命）多少完成了他們所應完成的使命，但是當他跨過那他不應該跨過的歷史的範圍時，他倒下了。那是在一八一五年的六月十八日，那著名的滑鐵鏢之役。

如此，終結了法國大革命的前（一七八九—一七九五）后（一七九五—一八一五）期。



法國第一次爭民主的時期結束了。緊接着維也納會議以後，反動又支配了歐洲。但是歐洲，尤其是法國已經在醞釀着新的因素，一八三〇年法國第二次革命是這一過程的指針，它暗示着：爭民主的除掉市民階級還有工人。如此一直演進到一八四八年的法國二月革命。這又是一次震動全歐洲的爭民主的運動。在二月革命之中，工人第一次提出他們自己的要求——雖然十分朦朧。但是如若雅各賓黨在一七八九年革命當中還有一年存在可能的話，一八四八年的雅各賓黨的存在期間，可憐得很，不過是四個月，從二月到六月；六月的巴黎大屠殺顯示着市民階級已無力爭取民主；社會的矛盾阻礙着它，從而民主的政治形態——民主共和國也只能生存了三年，從一八四八年二月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如此結束了法國第二次的爭民主運動。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以後就來了那握市民階級及勞動者之平衡，而以獨立農民為其基礎的拿破倫第二的政權——近代的絕對專制主義。這一直延長到一八七〇年的普法之役。普魯士——德國資本主義的興起是法國市民社會的一聲警鐘。一八七〇年的普法之役，搗毀了那人為的第二帝國。在這一搗毀過程之中，巴黎又站立起來一次，想抓回他在歐洲的領導權，這一次它完全站在他自己的脚上，這和一七九三年當時的雅各賓黨以及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戰士已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是那著名的巴黎公社，那暗示着法國未來一切爭民主的運動所必須遵循的軌道。但是巴黎只是

法國的一個城，圍繞着巴黎城的鄉村以及鄉村中的農民。沒有農民的合作，法國工人小市民是不能前進一步的。如此，結束了法國近代的第三次爭民主的運動——血跡琳瑯，報施不爽。

從一八七一年起開始了那直至今日還在着的第三共和國。前一世紀九十年代，法國的農民曾經有過一次革命運動，但是失敗了，由於未能和城市工人合作，由於農民自身的落后性。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在這期間開始的一個深刻的歷史過程：殖民地獲得運動，這從一八七五年始，而約莫以一九〇〇年終，這是那已經不能生存的社會的一服強心劑。如所週知，這一過程是全世界的；如此發生了那世界大戰。戰前戰後，資本主義社會慢慢的完成了她的獨佔階段，因為這一階段的完成，民主運動獲得了更廣大的意義。而且，其時社會條件也變了；以上他們曾說過：法國的獨立農民社會層阻礙着歷史的前進，但是現在，正是在這一點上，法國的社會條件變了：例如，一八八一年法國農民尚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五〇，一九二六年這比例已經落到百分之三七，一九三一年即更落為百分之三五了；而在農業範疇之中，則是中小自耕農不斷的沒落，和農業勞動者急激增加。這表示什麼呢？這表示：一八十一年失敗的遠景已經慢慢的不復存在。

距離一七八九年已經是一五〇年了，一五〇年後今天的法國如何？我們知道由於資本主義獨佔階段的完成，民主制度是不斷在風飄雨打之中，這是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法國

自亦不能例外。緊接着一九三三年希特拉上台、開始形成（一九三四年二月），建立（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人民戰綫失敗了，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大罷工居然能爲軍事法令所禁止，及至今年三月十五日以後，達拉第用歐洲情勢危急爲藉口，竟向國會要求並且獲得了全權，最近我們聽說他的權威是「十分堅強」甚而至於巴黎的市民已經不十分關心國會開不開了（政治家，六月十七日）。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一五〇年前的今天由巴黎舉出來的民主大旗，目前是在怎樣的危殆之中。

而且，這危機還不是限於一隅，我們放眼看看這世界。現在大家都知道：法西斯是在威脅着全世界；究竟法西斯是什麼東西？在這裏我們願意提出希特拉在未上台以前對萊茵地方金融資本家所講的幾句話（一九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說：

「你們實業家願意維持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是一個貴族的原則；但是你們還沒有立意反對民主。不要弄錯，如若你們不毀滅民主的話，那麼民主就會毀滅你們的財產的，因爲政治平等的必然的後果是經濟平等，而經濟平等這一原則已經克服了全地球的六分之一，而且是在不斷擴展着。你們必須給我權力，因爲我是唯一的人，可以藉着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粉碎民主和它所代表的一切……。」

在這一段當中，我們可以一目了然於法西斯之本質，它和民主勢不兩立的所在以及它爲什麼能威脅全世界的理由。現在法西斯的魔手在到處伸展，從倫敦到紐約，從芬蘭到阿根廷，民主是在驚濤駭浪之中；而由法西斯所必然產生的戰爭的威脅，則籠罩着歐洲，亞洲正有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和東方法西斯在苦鬥——在這樣的一個局面之下，我們才能够深切的理解：在今天來紀念法國大革命的一五〇週年，是有何等嚴重的意義。一五〇年來，時代變了，但是鬥爭的口號却仍舊是一五〇年前的今天在巴斯底獄門口叫出，在巴黎城牆上寫出的那一個：民主！

自然，鬥爭的環境是艱苦了，而且儘有可能是這黑雲會一時不能退去；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歷史中往往是數十年如一日，而且——

如若冬天來了，

春天還得遠嗎？

(七月十四日)

一 爭民主的浪潮



此  
页  
空  
白



(一) 爭自由的旗幟在西班牙倒下了 (三月)

國際新動向

——論英蘇接近——

捷克問題解決后，迄今已有四月，在這簡短的四月中，討論歐洲九月危機的書籍和論文，雖未浩如烟海，却已足汗牛充棟，時至今日，英保守黨政府當時在經濟上希望以倫敦的資本和柏林的刺刀共同發展東南歐，在政治上希望為希特拉開出一條東進之路，免得他在西歐生事，在這兩個希望之下，張伯倫和達拉第決定犧牲了捷克，對於這一點，有良心的觀察者殆已無疑問。

在這個意義上，犧牲了捷克也就等於埋葬了法蘇公約和拋棄一切英蘇接近的企圖。

但是四月來的發展却證明這解決捷克問題時所按排下的好夢不能實現。因此，這幾天來才有英政府派遣商業特使赴蘇和英首相赴蘇大使宴會等英蘇接近的新動向的發生。

一串失望的歷史是產生這新動向的根源：



(一) 去年年底，德國遂放猶太人的暴行，使倫敦方面非常失望，尤其是倫敦方面的金融巨子。就是策動明興協定最力的德英協會對於此事也非常不滿，該會的主席，坦波爵士，因此辭了職，其影響之所及可以想見。

(二) 第二件失望的事實是德國增造潛水艦隊至德英海協定限度的要求，這給與倫敦一個非常暗淡的印象。我們知道，直至今日，德國官方的意見，始終還以為前一次歐戰失敗的主因之一是當時德皇太猶豫，未能及早發揮潛水艦隊的威力，早期毀滅英國的商航，以致德國為人封鎖，終於崩潰。因此，關於潛水艦隊的要求對於英國實是一個警號。

(三) 德國國家銀行沙赫特之辭職是使倫敦方面失望的第三件大事。從此，倫敦的資本和柏林的刺刀合作的路徑斷了。這是德英合作發展東南歐的企圖將歸於失敗的先聲。

(四) 共同發展東南歐的好夢之消逝：據英派赴柏林專使華德全回倫敦的報告，德政府極不同意英國在東南歐的經濟活動，這決定的摧毀了捷克危機時安排下的好夢之一。

(五) 德國東進政策之轉向：隨着西班牙問題的急轉直下，德國在西方的活動却日趨明顯；遠而如一月三十日希特拉支持莫索里尼之表示，近而則有德意地中海聯防的消息。這項消息是曼哲斯特衛報發出的，在下議院的質問戰下，英政府只說未聞其事，但並未加以否認。總之，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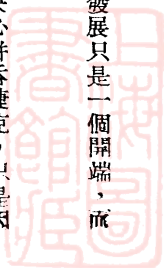


如何，這已足以摧毀捷克危機時的另一好夢而有餘。

圖窮而匕首見，在事實面前，英政府才又從新攷慮英蘇關係，目前的發展只是一個開端，而且其中還免不了無數的波瀾起伏。

但是，這是一個值得歡欣的轉變，有人說，去年九月時，希特拉並無決心併吞捷克，只是因為九月七日倫敦泰晤斯報那篇瓜分捷克的論文才下了決心，這或許未免言之過分；但是英政府當時在上述兩大希望之下，置蘇聯於不顧，使民主國家的弱點頓然暴露，的確是促成危機的最大原因之一。本來民主國家方面最弱的一環就是英蘇關係的曖昧，因為這個緣故，才發生了無數的不幸事件。最低限度，我們的×人的確是利用了這裂痕，不斷的在我們的友人面前播散烟霧，掩護自己的暴行。

自然，試一回首，時勢全非。歐洲的捷克，奧國，非洲的阿比西尼亞已在法西斯的鐵蹄之下呻吟；西方的西班牙，東方的我們正在和法西斯苦鬥——由於幾年來民主國家的不團結，人類在法西斯侵略下流血的已足以匯成長江大河，但是九折臂而成醫，我們希望英政府，為挽救過去的過失，絲毫不猶豫的加強英蘇關係，造成一條堅強的民主戰線站立在東京羅馬柏林集團之前，這不但關係大英帝國的利害，而且關係全人類的幸福。（三月四日）



## 地中海的暗潮

關於西班牙問題，法總理達拉第在承認弗郎哥之前說過一句良心話，他說：法國承認叛軍，不是由於思想上的共鳴，而是由於國防的需要：法國不能同時防禦三條國境線。這當中只有一句話是真的，法國不能同時防禦三條國境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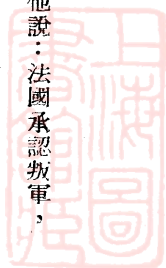
其餘的話，尤其是以爲承認弗郎哥即可以解除比里牛斯邊境的危險和保障地中海安全的話，完全是虛偽，以下「被否認了」的兩個消息證明這一點。

第一個被德國否認了的消息道：德軍不斷向意屬北非運送，大批軍械和武裝經過南德，與國，流向意大利。

第二個被意大利否認的消息道：德國潛水艇出現於地中海。接着就是一個大可注意的官報：戈林將軍起程聘問羅馬，並將有意屬北非利比亞之遊。

事實上掩護是戰爭的一個基本條件，否認是不能安定人心的，不然，何以這幾天法政府不斷發出不讓尺土的空洞的聲明？

地中海戰略上的形勢，由於西班牙問題的近於解決，大大的改變了；從而法國國防上的形勢



亦大大改變了。

在廣大的觀點上，歐戰之初，有兩個基本的事實決定了最初一月的運動戰，很快的就轉變為陣地戰，亦即以後聯軍佔優勢的根據，第一是西班牙的中立，第二是意大利的最初七個月未參戰，由於西班牙的未參戰，所以法國的重兵（一〇〇萬）才能集中在馬奇諾防線一帶；由於意大利的未參戰，所以法國才能利用地中海，從阿爾吉愛，經過巴利阿利到馬賽，從法屬北非，源源不斷的增兵；而英國因為地中海商航的安全，又才能慢慢的對德施行經濟壓力，而促成其崩潰。

但是由於西班牙問題的有利於德意的解決，地中海的形勢完全改變了。第一是德國佔據了那好像一隻獵犬一樣，窺伺着直布羅陀海峽的加拿里亞小島，它可以隨時威脅直布羅陀。第二，意大利在事實上控制了巴利阿利；以巴利阿利為頂點，向西北的巴塞洛那，西南的迦太基那（尙在政府軍手中）可以結成一個近代軍事學認為最優秀的海軍根據地的三角形；以沙丁尼亞的加利亞利軍港為頂點，向東北的拉斯派次亞軍港和東南的西里島上的特拉泊尼軍港；又是一個優秀的海軍根據地的三角形。請打開地圖，法國通北非的大路——馬賽至科西嘉至突尼斯的一線，正是在這兩個三角形之中間。德意經過相當時間的準備，法國這條生命線萬無安全之理。在這一個新形勢下，以上兩個被否認的消息的意義，即可以一目了然。這一點還只是威脅突尼斯和法帝國，

間接的威脅法國本身。

法國自身的國防呢，比利時的一段是一個不可知的因子，和意大利接壤的一段有那只爲古代的漢尼巴爾，越過近代的拿破倫迂迴過的阿爾卑斯山，多少可以足爲屏障，比較安全；和瑞士接壤的一段，隨時可以爲德意突破，比里牛斯的一段則隨時可以爆發的一個公開的漏洞。雖然近代武器有利於防禦，但是爲保護這樣長的國境線不足以叫人擔心嗎？從這一點上看，法政府遭幾天表示的憂慮，不是胆怯的表現，而只是一種軍事上的自知之明。

這都是犧牲了西班牙不可避免的結果。如若，達拉第果真以國防爲重，那麼唯一的結論不是承認弗朗哥，而是趕快改變態度，決定支持政府軍。

顯然的，達拉第政府，除掉國防而外，更有重大的動機——據英國某位軍事專家說是階級的利害，不過這與本文無關。

地中海乃至全歐洲的形勢緊迫了。英法當局比我們都知道得清楚，法國果不惜一戰嗎？英國無條件的支持法國嗎？這有待於事實的證明，不過這兒有兩個註解。

第一，法政府方面，達拉第和龐萊的態度傳不一致。達拉第主張不作任何讓步，而龐萊只是主張不作任何領土上的讓步。

第二，本月一日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一篇關於殖民地問題的專門家柏克斯頓爵士的來信，他主張利用歐洲信託公司的形式和德意共同開發非洲。

這兩個註解都暗示一種在不同形式下英法讓步的可能，雖然在軍事上，是愈讓步愈無辦法。

(三月五日)

## 萬目睽睽下的波蘭

有識之士，分析最近匈牙利的政治上的大轉變，都着眼於它的農民問題，他們以為如若匈牙利的土地問題能得到相當的改革，解除了國內的不安，則國內法西斯即無用武之地，從而外來的威脅亦即容易對付得多。這，自然在目前的匈牙利是不容易辦到的，結果是在外面採取了聯德意的政策，而在內部則想依舊維持過去的狀態，這種政略自然是十分危險的。

波蘭的處境更比匈牙利困難，然而在捷克危機前，其所取的政策則宛與目前之匈牙利同。

比爾蘇茨基死後，波蘭的社會狀態便不斷在驚濤駭浪之中，由於一九三六年的春夏季的舉國大騷動，才產生了目前支配波蘭內政外交的兩個強人——里資，斯米格萊上將和約瑟夫，柏克上校。

柏克上校走上政治舞台以後，即在保衛祖國的口號之下，着手組織舉國統一黨，終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柏克上校的活動，真是席不暇暖，可是，不幸，他的「向右轉」的口號，和包含在這口號下的對於民主制度的摧殘，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滿。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柏克上校的攻勢稍減，但國內的不安依然如故。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波蘭在內政上的不安幾已達到沸點。

從這一點上，我們才能了解波蘭於捷克危機前，在歐洲所導演的冒險和幫兇的意義，誰都知道波蘭在奧國三月危機和捷克九月危機時所起的作用。

但是捷克問題的解決，對於波蘭却是一個大大的失望。誠然不錯，它得到一塊小小的地方但是它和匈牙利接壤的要求並未能實現，而且還同時暗示了德國將提出收回但澤市波蘭迴廊，烏克蘭獨立的要求。如若這兩個要求實現的話，那麼波蘭將無問題的又要回到十九世紀，無論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都不能立國的奴隸狀態。波蘭至此，方知前此之非，而毅然決然與蘇聯重申舊好。只有因為這一個大胆的轉變，波蘭才能外而使但澤市及迴廊問題不致發生激烈的變化，內而可以控制南波蘭的烏克蘭少數民族的自治法案的要求。

但是在另一方面，德國却表示了相當的驚慌。希特拉在目前這一階段上活動的目標集中在向西歐的示威乃至不惜一戰，所以它不得不在東歐求得相當的保障，所以它第一先向蘇聯做了些手

勢，據人說，柏林方面甚至以為有成立一個第二次的布勒斯特立特甫斯克的協定——即不侵犯協定之意——，但是為蘇聯拒絕了。這大大的打動了英法的心，於是從這兒來了一個競賽：德國不得已而求其次，最低限度在第二次大發動以前，要在波蘭獲得相當的保障；因為問題的起點是意大利向法國提出領土要求，德國將挾着殖民地問題，出而助意；所以在德國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使波蘭於德意大出動時，不要因法波協定而有所搗亂；英國呢，一方面向蘇聯探試，而另一方面則於祭出德意這步棋之後，馬上和法國亦在波蘭大事其活動；事實上，實在問題的中心全不在華沙，這不過是一個更重大的決定前的陪棋。

正月底德外長李賓特洛甫有華沙之行，最近意外相齊亞諾亦訪問過波京，據各方面的報告，似乎趁危機後的夢魘還未離開波蘭當局的心，柏克上校不情願向德意雙方作任何具體的保證：波蘭是法國的同盟國，是德意的朋友。

然而，因為種種原故，波蘭這種圓滑的外交詞令後的態度，還未有十分確定，所以近數日來，大有地中海成為歐洲的軍事中心，而華沙成為外交中心之概。

為波蘭着想，無問題的這種以英法蘇為實在的朋友，而同時亦不造怨於德意是救波蘭之上乘。但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德國和波蘭的關係太複雜了，不能得之於左者可以得之於右，尤其

是利用波蘭的社會的不滿，來完成自己的政治企圖，在過去的普魯士和波蘭的關係上，真是史不絕書的。因此，在這兒我們不能不希望波蘭當局注意到：一個進步的外交政策和開明的內政分不開。要注意波蘭絲且幾世紀的被人瓜分是和內政的腐敗分不開，而尤其重要的是德國近代史第一位功臣畢士麥的第一次成功（一八六六年的普奧之役）的階梯，在促成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的波蘭大暴動。（三月七日）。

## 謎一樣的馬德里

留心國際情勢的，誰都知道決定今后國際命運的將是馬德里，然而偏偏對於馬德里的命運，全世界的報紙，除掉少數的少數以外，都噤若寒蟬。

這當中是有原因的，因為這幾天來關於馬德里的消息的不正確，從而事情的真相也就無從大白於天下。全世界五大通訊社中的四個通訊社都說那是「共產黨的叛變」，既然是共產黨的叛變，好像問題就與和戰無關，而變成一個單純的內政問題了。

事實上，這是錯誤的，目前在馬德里進行着的不是共產黨和非共產黨的爭執，而是主戰派和投降派的鬥爭。



誰都知道奈格林不是共產黨，代，伐育亦不是共產黨，從政變的前前後後以及叛變既經發生后，大批的共和軍站在反對國防委員會的一方面，這決不是黨派的爭執。

而且，我們更可以看出，在政變未發生以前，關於米亞加將軍的傳說早就就不一致，如若我們再從米亞加對「叛徒」們的廣播看，米亞加將軍和加沙度將軍對目前事變的態度是否完全一致，更是值得懷疑。

無問題的，目前在馬德里內部進行着的「戰爭中的戰爭」，是主戰派和投降派的生死的鬥爭。從事情發展的經過看，國防委員會的主席加沙度將軍不惜出之以政變，以完成其目的；無論其主觀的動機如何純潔，在這一點上，他和他的黨徒已經是蒙了不潔，跳下黃河洗不清了，更何況據各方面的報告，他已在事變十天以前和弗朗哥非法的私自談和。

誰都知道西班牙政府軍所以能博得舉世的同情，號召了全世界千萬的英雄男女去鬥爭的緣故，正是因為它是在爲着民主而鬥爭，爲民主而鬥爭的人首先就背叛了民主，復有何話可說。

從這次內爭發生的原因看：一方面——奈格林所領導的主戰派主張即在英法承認弗朗哥之后，亦不惜任何犧牲，堅持到底，如若不能得到和平的適當條件的話；而加沙度所領導的國防委員會則以爲在軍事上，繼續抗爭是空流血，那麼從這兒到下面的結論也自然以和平爲依歸，雖然

沒有言明那是無條件的投降。

在這一爭點上，我們知道加沙度將軍所持的觀點，正是張伯倫和達拉第的觀點。

無論加沙度和達拉第張伯倫的動機是如何不同，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從廣大歷史的觀點上，西班牙內部所發生的大事件在過去是沒有一次不是在歐洲的舞台上來解決的。如若以伊貝利亞半島為決定歷史事件之地盤，在過去，多少事件是無法解釋的。最著明的莫如十九世紀初年一八零八——一四年的西班牙的解放戰爭，那時候，不但巴塞洛那陷落了，馬德里陷落了，而且全西班牙的大城，除掉南方加的茲以及其他不重要的據點之外，都在拿破倫的支配之下。而且，即在軍事上，正式的陣地戰在一八零八年底亦即結束了，剩下來的五年多的戰爭從來就沒有過一次嚴明的陣線，那是言如其實的「游擊」。那時屯兵在葡萄牙邊境的英國的蓋世大將威林頓並沒有如今日之張伯倫這樣悲觀，他對於歷史的事件有信心，有毅力，他不斷的指摘過當時的西班牙當局鎮壓自發的民衆運動。在那時候，誰都不能料到在西班牙淪為夷狄之后的四年會有一八一二年的拿破倫在莫斯科的慘敗，又二年，他在滑鐵鑪的慘敗。然而西班牙勝利了，那勝利不是在西班牙的舞台；而是在全歐洲的舞台打上出來的。

撫今追昔，一九三九年西班牙政府軍的情勢遠勝於一八零八年的冬天，而莫索里尼和希特拉



的滑鐵鑪更無論如何，延長不到六年以上。然而加沙度將軍却失去了歷史的信心，張伯倫和達拉第忘却了歷史的教訓。

現在呢，在馬德里，加沙度將軍並未因爲用了坦克車和重砲屠殺着主戰派而得到弗朗哥將軍在和平條件上絲毫的讓步，相反，他不斷的廣播：馬上開始進攻馬德里。在倫敦和巴黎：張伯倫和達拉第承認了弗朗哥，但是從地中海不斷的發出叛軍非法轟擊英法商航隊的消息，而羅馬方面則大言不慚的道：馬德里陷落後，意大利即將提出突尼斯的要求，必要的時候，訴諸武力亦再所不辭。

西班牙政府軍的失敗——如若這已是不可避免的話——不是失敗於軍事，而是失敗於這生死關頭的分裂以及這次分裂中的主要負責者。

不過這次的叛變是一道警號：不情願在加沙度將軍的重砲下沉默的主戰西班牙人民，大概也不會再在弗朗哥的統治下做順民。西班牙是一個生長橄欖樹的地方，冬天到了，橄欖樹的枝枝葉葉化爲泥土，但是誰又能担保那現在已經變成橄欖田的肥料的戰士的骸骨，不在那歷史的春天到來的時候，又結出青蔥的果實，來點綴那風光明媚的半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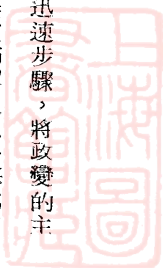
(三月十三日)

## 捷克事件的意義

本月九日斯洛伐克獨立派的政變陰謀被發現，捷克中央政府隨即採取迅速步驟，將政變的主使者斯洛伐克連加衛隊隊長屠加，地方自治政府宣傳部長馬哈逮捕；十日晨宣佈解散以蒂蘇為首的斯洛伐克自治政府的內閣。事情發動的原因大概如此。接着就是斯洛伐克的獨立派和德國客籍國社黨與捷政府軍的連日的衝突；最近一兩天來：蒂蘇飛往柏林，德報不斷攻擊捷中央政府，希特拉之欲藉此來根本改造一下中歐的形勢已經是無可諱言了。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這是希特拉東進政策的進一步；事實上，仔細的分析起來，這不但絕非偶然，而且它簡直是捷克危機后東南歐五月來的發展的一個必然的結果；這不但不是希特拉東進政策的進一步，而是明明白白表示着，那東進的困難。在整個形勢上，這不是進攻，而是防禦。

捷克危機以后，有兩件事實上決定着整個中南歐的形勢，逼迫着希特拉不得不採取目前的步驟，第一，是英法在中南歐商業上的活動，第二，是蘇聯慢慢的又在中歐的政治舞台上，抬高了她的聲價。因為這個原故，希特拉當時設想下的東南歐望風披靡的幻想也就打破了。



關於英法在東南歐的商業上活動，先后有英法和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的商業協定，這大大的刺激了柏林的神經；尤其是因爲這個新形勢的轉變，中南歐各國在內政上對於法西斯黨徒採取了較爲嚴厲的步驟，使柏林更不放心。這種醞釀的結果就產生一個比較普遍的口號：我們（東南歐諸國）是軸心國的朋友，但是同時也是民主國的朋友。這呼聲不但出現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猶哥斯拉夫，而且連波蘭也叫出來了。

捷克在這一潮流之下，也慢慢的表示出相同的方向；在這當中最決定的厥爲英國的援捷大借款（前后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磅）。在二月上旬的英國議會的辯論中，我們可以聽到財相西門的意見：他表示：德國只是在軍事上支配了捷克，在經濟上，捷克是一個完全的國家。在這兒我們不難看出：柏林的刺刀和倫敦的資本共同開發東南歐的保守黨的基本思想的流露。這對於德國是非常不快的，我們知道，早在今年年初，捷克的國社黨領袖警告過捷克當局不要仰仗倫敦的資本來做反德的活動。那麼，這一次借款的成功，對於柏林所發生的不快印象是可想而知的。

關於蘇聯在東南歐政治地位的提高，我們知道的最初有去年十一月的波蘇關係的復活，最近則有英蘇關係的好轉。從而早就認爲已經不發生作用的法波協定，法蘇協定，又隱隱約約的出現在東南歐的天空。

這一個新的形勢又震動了那已經死去一大半的蘇捷關係，本年正月月中旬，捷外長往訪柏林的時候，希特拉曾要求其瓦爾高夫斯基廢除蘇捷協定，加入反共同盟；其氏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只要德國能保證捷克現行國境的安全，捷克皆可辦到。

然而，關於這一點，問題的關鍵在波蘭；所以就有了正月底德外長的華沙之行和二月底意外相的波蘭訪問。據各方面報告：德意二外長訪波的基本目標在探詢波蘭對於德意第二次冒險所擬採取的態度。然而，不幸，在這次訪問中，李齊二公才發現東南歐的大勢完全變了，他們不但未有獲得波蘭任何具體保證，而且波蘭還不斷聲明法波公約之有效。在這兒，他們才知道：東南歐並未因捷克問題之解決而望風披靡。

爲穩定西進的后方，德國非在東南歐加以澈底的改造不可。

事情雖然出現得突兀，然而影子却是早已有了的，在英法未有承認弗朗哥（二月二十七日）以前，以親法西斯著名的法外長龐萊曾經秘密的派了他的一位好朋友名叫白里農到柏林去探訪希特拉的真意，這時候德政局要人已經察知東南歐形勢之非是，告訴他說：「在未來的幾月中，德國將在東中歐着手於艱巨的改造和適應的工作」。由於意首相二月底的第二次失敗，這東南歐改造工程已經刻不容緩了。

自然，除掉這東南歐整個形勢的發展，幕后的許多陰謀亦是免不了的，譬如匈牙利和波蘭皆想在捷克的分裂中染一指，不過，這皆是無知的蠢動。於挑撥一事而有餘，於決定發展之方向則渺乎其不足。

誠然，德意在這次事件的互相爭風吃醋是再所不免，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當本月十日風潮爆發的時候，希特拉的態度遲而未決，直到莫索里尼態度明瞭了以後，才有現在的決定，現在的發展，如若莫索里尼又允許了希特拉在東南歐的一霸，那麼希特拉在地中海又將以什麼來允許莫索里尼呢？

現在，捷克之瓜分，乃至吞併已經是不成問題的了。這是柏林刺刀的勝利，這是倫敦資本的失敗，資本是不會叫的，所以張伯倫在表面仍是安閒自在。這是德意爲了決意西進，鞏固后方的進一步的前哨戰，風濤將在地中海發生；但是因爲前方和后方太遠了，所以倫敦和巴黎在表面上也是安閒自在。據最近的報告：倫敦和巴黎不是爲莫索里尼和平解決辦法要求的空氣而歡欣嗎？

(三月十五日)

## 再論捷克的分裂

在我們昨天的社論中，我們已經從歐洲的觀點上去估計了一下捷克事件的意義；言有未盡，一再請申論之。

關於捷克自身的，在上述兩大潮流（即英法在東南歐經濟上的活躍和蘇聯在東南歐的地位又逐漸提高——請參看昨日本報的社論），捷克一部份前進的民族資本家也萌動起來了。他們的目標是在希特拉的刺刀之下，暫時先建立起「南宋朝廷」，在經濟上謀獨立，在內政和軍事上求相當的自由，以徐圖「恢復」。

在經濟建設上，捷克政府的公務部長設派拉氏（他同時也是拔佳製鞋大王的代表），在他的新年演詞中，就竭力主張和西方民主國發生密切的金融和商業上的關係。民族統一黨實業界的代表浩達克氏則竭力主張維持捷克經濟的獨立，甚而至於一家最大的汽車公司的經理還對德國在捷克建築軍用大道，表示抗議。有一些實業界的報紙主張和蘇聯發展商業關係，而最后捷克交易所的機關報則公開表示：與西歐民主國的合作，不但可以解決捷克的經濟問題，而且還可以藉此解決許多政治上的困難。我們知道，這些願望也正是坐在倫敦的英財相西門的如意算盤。

而且，這不僅止於願望而已。在事實上，無論在消極和積極方面，都有了實際的表現：在消極方面，如捷政府之遲遲不願與德國締結幣制關稅同盟，對捷克本部和蘇台德區間貿易的無政府



狀態表示抗議；在積極方面，則有各大工廠向羅塞尼亞（即小俄羅斯，喀巴什，烏克蘭）的遷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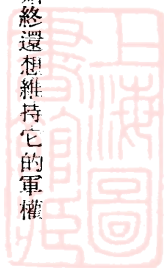
這是引起德國懷疑最大的地方。

在內政和軍事上，捷克政府行動的自由雖然比較小，但是因為捷政府始終還想維持它的軍權以及對於地方自治政府的統率權，這引起了國社黨大大的不快；這第一次表現在捷政府派遣蒲勒却拉氏為羅塞尼亞自治政府內務部長的一事件上。這指令甫經發表，馬上就引起該地國社黨和反動的分裂派的公開反對。

一般的捷德關係的又趨緊張，最初表現在捷國社黨領袖孔德要求政府實行反猶的表示，繼之則有正月十七日孔德的六大要求，其瓦爾高夫斯基之忽然被召往柏林，已是這危機升火待發的時候。

不過，這還不是這故事的全套。

我們還記得，去年捷克危機時，莫索里尼曾崛強的幫助匈牙利，要求割讓羅塞尼亞，使匈波接壤；後來，這要求，經過明興會議及維也納仲裁，只是得到部份的解決；匈牙利只得到斯洛伐克和羅塞尼亞南部的一條地方；這自然是匈牙利所不能甘心，莫索里尼所不能忘懷的。



自去年十月以後，中南歐的形勢大大的改變了。其中關於匈牙利的有股茵內閣因爲股茵先生祖宗的血不乾淨（據說是猶太人）而發生內閣總辭職，泰萊琪和沙基各自就任總理和外長，此外就是匈牙利加入反共同盟，承認德義和弗朗哥；在外表上看，好像匈牙利和德國已經是水乳交融，相融無間了。

事實上，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第一，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這位沙基是匈牙利的前駐意大利，其被起用爲外長的用意自然是想利用德意在東南歐的內部矛盾來實現自己的要求。意大利呢，它自從去年三月德國併奧以後，即決心加強意大利和猶哥斯拉夫的關係以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關係來補償它在中南歐的損失。因爲奧國的被併，意大利與猶哥斯拉夫的關係已不如德猶之重要，接着捷克的瓜分，意大利在猶哥斯拉夫的商業地位更是一代不如一代，遠不如德國；因此，在中南歐的範圍內，進一步拉攏匈牙利的要求更爲迫切；因爲很顯然的單是猶哥斯拉夫已經不能補償它在中南歐政治上和經濟上歷次的損失。因爲這個緣故，匈牙利才敢於在羅塞尼亞勇往直前，在斯洛伐克肆無忌憚。如若希特拉匈牙利的執拗的分裂要求視爲此次解決捷克的一口塞，這當中是有幾分道理的。

希特拉於斯洛伐克分裂風潮既經爆發之後，一定要得到莫索里尼的同意才下手者以此，而最

近一二日來，德軍進佔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斯洛伐克而能甘心坐視匈牙利長驅羅塞尼亞者亦以此。

根據今日的最後報告，德軍和匈軍已完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羅塞尼亞的佔領。如此一個六月前還擁有一千一百萬人口，五萬四千方里土地的英勇的獨立民主國從歐洲的地圖上抹去了。

自然，回想起來，誰都是難無悲慟；不過，這眼淚本應在去年九月底就流盡了。事實上，除掉倫敦和巴黎的金融資本家及其代言人們，誰曾在當時爲捷克夢想過第二個下場？這是柏林刺刀的勝利，這是倫敦「資本」的失敗，這是捷克「南宋朝廷」的夢境的消逝，這對於匈牙利是一口肥肉，這對於波蘭是一個警告，這對於南歐尚未失去獨立性的諸小國是一個兔死狐悲的兇兆，這對於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是一個「甯鬥爭以死，毋屈辱以生」的天啓！（三月十六日）

## 捷克解決了以後

捷克問題一發生以後，德國東進的烟幕又照例的在各方面（美國一部份除外）播散開來，各方面都認爲今后希特拉的第二個目標將是波蘭和羅馬尼亞——不用說的，第三個目標自然是烏克蘭了。

這正是希特拉所希望造出來的空氣。在這一點上，東京朝日新聞，爲希特拉盡了最大的任務，它於事變發生之後，就評論道：如若史太林以爲希特拉無刀東進，那就大大的錯了，你看現在，希特拉不是又進一步了嗎？偏偏史太林的演說發表於本月十日晚，而恰巧在這一天的希特拉發動了他的「東進的又一步」，這不是正好爲東京的報紙造出材料來嗎？

現在的問題是：假定希特拉攻略了波蘭和羅馬尼亞，這是不是就是德國東進的不可動搖的證據？第二，在目前具體的條件下，希特拉是否可以，乃至必須攻擊波蘭和羅馬尼亞？第一個問題，留在最後解答，第二個問題，現在却不可不稍稍加以分析。

我們知道，在中南歐，過去，能予德國以多少打擊的是捷克，其餘的國家，尤其是波蘭，在外交上，是沒有骨頭的國家；知道中南歐和波蘭內情的人（請參看本報本月七日社論：萬目睽睽下的波蘭），都能說得清楚。在這一點上，猶其是最近的發展，不容我們忽視：正月中旬，德外長訪問華沙，據我們所知道的，所得的結果並不妙；但是柏林方面怎麼樣評論呢，他們以爲：波蘭不成問題，它是遲早會投到德國的懷裏來的。如若單以波蘭自身說，這的確是一針見血之論。如若相反，德國在這時候採取過分猛烈的步驟，那第一，將會使波蘭和羅馬尼亞投到蘇聯的懷中，第二將是德意在中南歐的衝突日益尖銳，而有使軸心解體之虞，在這兒我們必須牢牢記住：

意大利始終想抓住波蘭綏衝德國在中南歐的過份強大，而另一方面軸心一經分解之后，德意將皆歸於瓦解。這后一點是希特拉和莫索里尼的共同認識。

從而捷克解決后，問題的焦點不在波蘭，而在倫敦。

那麼，英政府對於這次事變的第一個反響是什麼呢，除掉反對黨的言論和策動，張伯倫在議會中的聲明以及各方面道義的憤怒而外，我們認為最能代表政府的觀點是本月十五日的泰晤斯報的社論；在這種歷史的嚴重關頭，這種言論可以視為一項嚴重的歷史文件。這篇社論道：「在目前，英法的輿論只能對於這樣一個勤儉友愛的小國的殘酷的處置，表示不滿。不可避免的，希特拉在中歐的稱霸，將日益證明其與西方民主國的政治自由的理想，背道而馳。至於我們自己呢，只有加強我們自身的安全，這並不是因為要阻止一個大德國的長成，而是因為事情已經一天天的明瞭了起來：國社黨帝國不但發展它自己，而且要向抵抗力最小的地方去尋求出路！」

如若這還是捷克解決后的保守黨執政派的外交政策的話，那麼，天下最危險的東西，再無過於此了。這段議論中有三個基本思想：

- (一) 德國在中歐的稱霸已經不可避免。
- (二) 英政府無須阻止一個大德國的長成。

(三) 英國爲保護自己的安全，只有拼命的加強軍備。

就是說，即在目前的階段上，英政府將仍舊一貫的放棄戰略上的要點，而致其全力於戰術方面的增強；以爲如此，自己就可以不必落在抵抗力最小的一面，從而就可以避免威脅。

這是一個頂危險的思想：道理很簡單，德國在東歐的增強，就是英法在西方的削弱，戰略上的失敗是任何技術方面的進展所不能補償的。回憶捷克未被瓜分之初，捷克有四十師勁旅；有中東歐最大的防禦工事，雪貝爾特防線；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精銳武器；在那時候，英法如若和德意發生衝突，如若英法採取守勢的話，據軍事專家的估計，英國自始至終就沒有調兵到法國的必要（見泰晤士報二月八日專論），現在，誠然，英政府已經着手將民團式的地方部隊改爲正規軍了，但是我們可以相信：以這樣倉促的時間，這改組和增強可以代替捷克的四十師勁旅的嗎？這轉變是五萬萬六千一百一十一萬五千磅的今年的軍事預算可以補償得起來的嗎？我們想想，如若再加上一個波蘭（據曼哲斯特衛報，它有全世界所稀見的勁軍）？再加上一個羅馬尼亞？

全問題的關鍵緊緊的抓在倫敦的手裏，如若英現政府仍然以過去這種外交政策爲已足，而坐視德帝國之坐大；那麼德意志之稱霸東歐乃至全歐真是「不可避免了」。

誠然，德國於收復波蘭和羅馬尼亞之后，可以長驅基也夫（沒有人反對這種可能性，尤其是

蘇聯當局沒有一刻忽視這可能性！）但是我們要請一個軍事專家來問問：在這種情況下，德國還是東進的阻力小，還是西進的阻力小？我們要請問歐洲議會室的走廊裏，有那一位大胆的秘密偵探可以擔保我們：希特拉在這種情況下，一定不再向西？

下月初，波外長柏克即往訪倫敦，波蘭的最后態度，一視張伯倫之政策爲轉移，如若英政府的外交政策沒有一個劇時代的轉變，那麼，很可能，波蘭現政府就會慢慢的跑去叩威廉街的大門。

正如前英外相艾敦之所說：「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歷史中，常常遇到一種偉大的決定事件，英國現在是站在這歷史的決定之前。」

（三月十八日）

## 羅馬尼亞的煤油

正如同捷克未分裂以前，波蘭好像是成爲歐洲問題的中心一樣；捷克既被解決之后，一向不爲人注意的羅馬尼亞又忽然變成東南歐的焦點了——雖然問題真正的核心並不在羅馬尼亞。

在捷克未被分裂以前，正如邱吉爾之所觀察，東南歐諸小國一般的覺醒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從而也就引起了柏林嚴重的猜忌和不滿。本年二月，當英國的商業代表團散比爾氏一行到達

羅馬尼亞，進行商業談判的時候；二月十三日德國國社黨機關報民衆觀察者的倫敦記者，就發出了一個驚動柏林的報告，他說：英代表散比爾一行的使命與英國將在羅馬尼亞海港康斯坦查北部建築一黑海海軍根據地的計劃有密切關係——羅馬尼亞最近的一舉一動之受柏林嚴重的監視，於此可見。

然而希特拉，對於羅馬尼亞，不僅是一個準備隨時下手的旁觀者而已。於此，我們就不得不稍稍分析羅馬尼亞的內政：因爲內政的腐敗和社會的不滿當是法西斯發育的不可缺的土壤。

一九二九年，世界市場上的農業價格，隨着危機之襲來，呈現出空前的跌落與農業價格相繼爲命的羅馬尼亞再也不能在金融地主集團，不拉第亞諾（他是羅馬尼亞政治上的三菱）一族的自由黨之下，繼續生存下去了。我們知道接着在一九二八年的北部農民大騷動以後，就有了民主的，改良主義的農民黨之上台，它在曼奴的領導之下，一直從一九二九年統治到一九三三年，這應該爲羅馬尼亞君主立憲國開了一個民主政治上的新紀元才對，然而四年的統治却證明了改良主義的失敗；這在羅馬尼亞唯一的民主集團之失敗，爲羅馬尼亞的法西斯造出了再好沒有的地基。接着，自一九三三年起又來了自由黨的達達萊斯科的統治，一九三七年，它的統治期限又完了，而內外矛盾的深刻化，則依然如故。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末，羅馬尼亞的內部矛盾真是到了快要叫



喊出來的時候；在這一年的大選中，我們可以瞭如觀火的看出這黑海旁邊的小國的癡癲。自由黨的內部發生了分裂派；農民黨失去了自信，跑去和法西斯的鐵盔團聯盟；而鐵盔團則到處放縱，肆意橫行。事實上，在這時候，羅馬尼亞的政治已經走到了絕路。然而，羅王是一個聰明的人，他想借此建立起君王獨裁。表面上是他成功了，然而實際上却是鐵盔團的活動日益獲得了廣大的基礎。

如所週知，一九三七年的大選，鐵盔團獲得了百分之十六的票數，羅王則趁此撲滅了一切的民主權利，解散各政黨，成立了所謂復興戰線。終一九三八年，羅馬尼亞的主要政治課題是表面上的君主獨裁和暗中的法西斯獨裁的明爭暗鬥，他之所以反對法西斯，並不是因為他反對法西斯，而是因為反對他們要獨裁。一國之中，豈能容兩個獨裁者；於是鐵盔團的首領遂以見害聞。

在鐵盔團的背後，站立着希特勒。

羅馬尼亞的困難，不僅此也，它在外交上還有着一種特殊的困難。

戰后的羅馬尼亞，因為凡爾賽條約之賜，它的土地和人民增加到一倍以上，這大部份是從北部的匈牙利和南部的保加利亞得來的；為維持現狀，北部以匈牙利為敵對的對象，於一九三三年，成立了小協約；南部以保加利亞為敵對的對象，於一九三四年成立了巴爾幹協約。直至一九

三八年九月，羅馬尼亞的外交政策是圍繞這兩個軸心在轉動。因為捷克的淪亡，戰後中南歐的政洽系統發生了基本的動搖。不過，在這兒我們不可忽視的是意大利用來對付小協約的所謂羅馬議定書（一九三四年）的作用，他包括了奧匈意三國的一種潛在的同盟，自從去年三月奧國被併以後，意大利又稍稍改變他的安排，他想用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來代替以前的羅馬協定，這一企圖尤其是在莫索里尼幫助匈牙利佔領羅塞尼亞，完成波匈接壤之後，更為清楚。在這新的企圖之下，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出羅馬尼亞已經坐落到華沙——布達佩斯——拜爾格拉特的計劃中的意大利中歐路線之後，為維持德意軸心相當的平衡，希特拉在末下手以前，似乎應該慎重一下才是。不過，這是希特拉和莫索里尼兩個人的事情，他們究竟怎麼樣安排，我們不得而知；總之根據過去意羅有過軍事同盟的一事看，莫索里尼在末獲得希特拉在地中海更切實的諾言之前，是不肯輕易放過羅馬尼亞的。自然，自從捷克問題以後，羅王已稍稍改變他的路線，他的目光逐漸向倫敦注射，不過這是遠水不救近火；而另一方面，又因為和蘇聯有拜沙拉比亞之爭，再加以內政的黑暗，蘇羅的關係能澈底改善幾多，是不容易看出來的。誠然，蘇聯是情願為捷克挺身而出，但是其如英法出賣何；這情形更是適用於目前的羅馬尼亞。

希特拉爲什麼要羅馬尼亞呢，羅馬尼亞是全世界第三位的產石油的國家，而德國的石油只能

供給其所需量的五分之一（一九三五年德國輸入石油一，二七九，二九五噸，而自己生產的只有四二〇，〇〇〇噸）；不過，羅馬尼亞的危險不在那自然的石油，而是那堆積在巴爾幹的歷史的煤油——廣大的社會的不滿。

（三月廿日）

## 歐洲東線無戰事

——論捷克分裂後的歐局——

當十五日希特拉的軍隊，進佔布拉格，倫敦泰晤斯報發表那篇論捷克事件的論文的時候，我們馬上就指出，那是一道陰沉的暗影，其影響之嚴重，將非筆墨所能形容。不幸，事過一週，這一有害的傾向只是一天天的在發展，在這兒我們只能讓事實自身來現身說法。

十七日英首相在伯明翰發表了那關於捷克事件的長篇演說，在這一演詞中，英首相除掉表示了對德的道義的憤怒而外，只有一點比較新穎的思想，那就是，英國不但為和平而努力，並且將為保衛英國的自由而鬥爭。而且就是這一點，因為那措詞的空泛，也失去了任何具體政策的意義。誠如「約克郵報」之所言，伯明翰演詞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張伯倫聲明「將與其他民主國家協商應付步驟」的約言；然而這還是約言，從這當中，我們還不能得出任何具體的結論。

十八日，德國向羅馬尼亞提出經濟最後通牒的消息傳到了倫敦，倫敦的金融市場頓然發生變化，但是終於又平靜了；爲什麼呢，我們在伯明翰演詞中所不能讀出來的東西，倫敦的金融界却讀出來了，根據十八日的路透電：他們（倫敦的金融界）以爲從昨日（十七日）的演詞中可以看出：「英政府一方面採取一種比較強硬的姿勢，而另一方面，則當英國的利益尚未受到直接的，重大的威脅的時候，英政府將避免任何戰爭。」

事實上，這是張伯倫十七日演詞全部的註腳，在本質上等於暗示英政府放棄與英國利益無直接關係的任何國家，中南歐自然是不能例外。這觀察自然馬上就傳到柏林，希特拉自然又根據這一註解來策動他的第二步。

自然十七日的伯明翰演詞發表了以後，英政府的態度又表示了一次，那是在英外相上院的報告中，這當中除掉停止德英商業談判，顯示將以經濟壓力壓迫德國而外，其他更無具體的東西可言，不過哈里法克斯終於說了：「英國一切企圖的成功，要看柏林所採的第二步而定，」這就是等於說「不要再走遠了，事情發展得太快，將要使大家都難於下台。」這暗示自然馬上又傳到柏林，希特拉又據此來考慮他的第二步。

十八日，英政府正式通知法蘇：羅馬尼亞感受德國威脅，蘇聯於羅馬尼亞被侵時，將採取何

種步驟？蘇聯的答覆：爲維持全世界的和平應該馬上開一個民主國家的聯席會議，具體決定制裁侵略者的步驟。

此議一出，英方以爲不然，英政府以爲時機迫促，不能按排這樣的一個會議；最救急的方法是英法蘇土羅波共同發表一個宣言，這宣言目前在起草中。一年來歐洲痛苦的教訓太多了，捷克未被割裂以前，保障捷克獨立的，不但有了各方面的宣言，而且有等於軍事同盟的法捷蘇捷協定，然而捷克終於被割裂乃至瓜分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這宣言有多少意義是頗成問題的。所以蘇聯始終要問：如若事來，英法是否有決心幹，非爲無因。

事實上，柏林和倫敦都知道這一宣言沒有多少作用，它（倫敦）還走它的老路：英政府於最近決定派遣商業特使赴羅馬尼亞，到波蘭去的已經到了華沙，而且據說已準備成立二千五百萬鎊的大借款。

在這期間，希特拉懂得倫敦的暗示，緊張一時的德羅關係又歸平靜了。據最后報告，立陶宛已經接受德國收回來美爾的要求，不過，因爲這不妨害「英國重大的直接的利益」，歐局自然不會因此又發生一個危機。

在英國這種等於自殺的政策之下，東南歐諸國怎麼樣反響呢？羅馬尼亞先否認那所謂經濟通

牒之說，繼而則表示：羅馬尼亞不能採取反德的步驟，因為羅馬尼亞的內部問題太複雜，而商業上的大權又操之於德國之手。波蘭則表示：在目前情況，波蘭不能參加任何有約束性的集團或宣言。這種表示，還不够清楚嗎？在目前英國這樣的政策下，他們還能有其他的希望嗎？然而英政府却是言如其實的，「既不能救，又不能殺」；既不能挺身而出，赴人之急；又不能索興放手，讓特希拉一步步的侵蝕；或許波羅的災害就從此而生，柏林不是已經發出警告來了嗎？如若羅馬尼亞想用倫敦資本的後援，來做反德的活動，那就是等於犯罪。

不過，不要緊，縱即希特拉決心向羅馬尼亞或波蘭再抓一把，只要英現政府還在台上，歐洲東線不會發生戰事，因為那還沒有威脅到英國直接的和重大的利益。柏林所關心的倒不是怕張伯倫有什麼嚴重的舉動，而是怕事件發展得太快，英國的現政府會下台，最近柏林之集中攻擊柯柏不是一個暗示嗎？因為這個原故，東歐的事件不致發展得太快，而即便是快，在目前的情況下亦不致發生戰爭。

不過，狡兔死，走狗烹；當英國不直接的利益被人蠶食殆盡的時候，英國直接的利益恐亦難於保持。

法國的外交政策，自從去年捷克事件以後，已經決定放棄了她在中南歐的地位；如若法國在

捷克第一次被割裂的當時，不能挺身而出的話；那麼，就法國自身說，決再無為捷克第二次被瓜分拔劍而起的道理，更無為羅馬尼亞的煤油而一賭其國運的必要。這是事實，不是辯論。

法國所担心的不是德國的東進，而是怕它東進了一步，又回過頭來；而尤其怕的是德國的向東一步是將來德義地中海大合唱中的三部曲之一。所以當法國於決定承認弗朗哥以前，法外長特別派了專使（秘密的）去打聽希特拉的真意，柏林方面表示：今後數月，德國將致力於中南歐的適應和整理。在這一意義上，捷克瓜分事件的發生，達拉第和龐萊無寧是感覺着得意，因為希特拉執行了他的暗示，法國又有了一次機會來離間德義的聯合。

如所週知，捷克事件爆發不久，法總理達拉第就要求國會付與他全權，以應付事變，結果是通過了。現在，法國已經實行了局部動員，而且最注意的是加強法國國防區的第六區，那是馬其諾防線的中部——抹遲，面對着萊茵。

然而當達拉第不斷集中坦克大砲來防衛德法邊境的時候，他却想以花言巧語來保衛他的南部防線——法義和法西的國境。

在一個神經質的國際空氣下，謠言自不可輕信，然而犬不吠空聲，謠言的來源却大大的值得我們的注意。據二十一日的路透電：巴黎盛傳莫索里尼拉瓦爾北菲協定的主人拉瓦爾氏，將有非

正式的訪義之行，與莫索里尼談判和平解決法義糾紛的方案；此間以爲如若果眞談判，則必須速決，因莫氏將於二十七日發表演詞；又據同日海通社電，此項談判將以義大利在集坡堤設立自由港爲基礎。巴黎右派報紙「倔強報」警告讀者以爲義大利的外交政策可以忽然轉變，但是它接着說「但是，這並不是全不可能；拉瓦爾和義大利的要人來往很深，他想，法義和平談判非不可能。」又據二十二日海通社電，巴黎對於法駐羅馬大使館參贊拉加爾代爾邁返巴黎一事，甚爲注意，衆信其與傳達義大利要求眞意有關，拉氏不但於一九三五年促成莫索里尼拉瓦爾協定，且於去年九月危機中起過重大之作用。

綜合以上的消息，我們敢斷言，法國直至現在還未放棄離開德義的企圖，這再從倫敦方面始終只是強調「止住希特拉」，而不及莫索里尼，更可得佐證。這無疑義的，是想藉這一次德國在中歐的突進，來再嘗試這一離開的企圖。關於這一點，我們早就一再強調過，希特拉決心對捷克下手是得到莫索里尼的同意的，而事件的歸結：匈牙利得到羅塞尼亞，匈外長沙基向莫索里尼致謝，以及匈外長於最近即有訪義之行的消息更證實了德義在中南歐矛盾中的一致。二十一日莫索里尼公開宣佈贊同和承認希氏併捷之一舉，更將此點證明到毫無疑義。現在義大利或許爲西班牙問題的緣故，能對法國的策動加以模糊的答覆，但是我們能想像那荒漠中的集坡堤自由港，可



以代替那在懜沙大將下曾經實現過的羅馬帝國的夢想嗎？我們須知沒有誇大的冒險，法西斯的統治是不能存在的。

在目前，我們可以斷言，當英法一天尚未放棄離開德義的企圖的時候，英法蘇的合作——實在的合作只是一個夢想。

結果呢，眼見中南歐英法的藩籬將一天天的向這兩位獨裁者的威風披靡下去，而地中海或許也還可以風平浪靜於一時（極短的一時），但是須知：這樣換來的平靜是未來戰爭中千百萬人的生命所不能補償的。

（三月廿三日）

## 波蘭動員

據昨晚巴黎晚報華沙專電：在最近數日內波蘭已調集一〇〇萬後備軍，準備隨時向但澤市邊境移動，同時德軍亦有向上下西萊西亞一帶移動的消息，好像歐洲的暗雲又在波羅的海的岸邊結集起來了。

這一個消息，驟聆之下，令我們回想到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德捷雙方的秘密動員；不過，在那時，一方面因為捷政府實在具有來則必抗的決心，而另一方面倫敦的態度又表示得非常堅定，



希特拉的冒險行動終於在不明不暗中被阻止了。

現在的情形則與往日大大不同，第一，德國瓜分了捷克，英法除表示了道義的憤怒而外，未嘗作出任何具體對策，第二，希特拉未費一矢收回了米美爾，這使波蘭十分危懼。在去年五月，問題只是一個恐嚇和反恐嚇，而現在的問題則已是有沒有決心幹的問題了。

誰都知道，德波間的問題是一個但澤自由市和一段波蘭迴廊的問題；而且留心近幾年來波蘭內政外交的人，誰也都知道德國在瓜分了捷克和收回了米美爾之後，本來是不打算對波蘭採取激烈行動的；然而事情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是有其特殊的原因在：一言以蔽之，這是德國對四強宣言的一個抗議，問題的中心在倫敦，如若張伯倫索興不管波蘭的命運，德波的關係不會緊張；如若張伯倫管就管到底，而波蘭當局亦有來則必抗的決心，那麼希特拉的策動亦將會同去年五月一樣，在不暗中消逝。然而，目前的情形，在這兩點上，皆非去年五月捷克動員時之可比。這從柏林方面對波蘭，軍事外交雙管齊下上，可以窺見。

例如二十九日的漢堡國際報就這樣的警告着波蘭道：「波蘭參加英國所策動的反德集團與德波諒解不能並立，」又道：「英國在策動成立反德集團的一點上，其注意點與其說是集中在法蘇，無寧說是集中在波蘭；」同時該報竭力強調最近波外長的訪英之行的意義，從這一點，我們

已經可以充分看出；德國之所以於最近忽然對波蘭施行這樣大的壓力，其目的在柏克未到倫敦以前，先走好了一步棋，準備於必要時，剿撫兼施，威利並用，殆已毫無疑問。

德國，無論在任何形式下要收回但澤迴廊，這是無問題的，這是軍事上的必要；尤其是在準備第二次向西大屠殺的時候，這必要為尤甚。德國於收回了米美爾之後，馬上就把它變成了一座堡壘，就指示了這一點。在歷史上，這例子不遑枚舉；最著名的是拿破倫之役，那時候拿破倫在普魯士用兵的據點就有那著名的但澤和陶任在內，這是德軍的後方，維斯杜拉上的兩個要塞，而這兩個地方正是在但澤和迴廊的範圍之內；德國的希特拉不能容許一個法國拿破倫的幽靈站立在他的背後是很顯然的。第二，就是一九一四年的歐戰，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又可以看出：德國為了在東線一勞永逸，而集中其全力於西線，先後建築了羅增堡壘，攻略下尼愛門河上的考夫那和格老特饒，那列夫河上的屋索維也茨和那屋喬治也夫斯克，維斯杜拉河上的華沙和伊望格老特。如若歷史還可信的話，那麼，希特拉絕不能放棄這戰略上的要地，尤其是在波蘭的態度未有明朗化的現在。

第二個問題就是波蘭自己的態度。當德國的強大還未有表現到外部的時候，波蘭的外交政策一向以聯德為重，一九三四年比爾蘇資基和希特拉的協定即為此政策之一表現。去年的併奧和

捷克事件，今年的瓜分捷克和收回米美爾的事件相繼發生以後，波蘭的外交政策開始動搖了。自從這一次的四強宣言提議發表了以後，波蘭的動搖更是表現得十分清楚，它一再表示：在未有獲得英法蘇切實的軍事保證以前，不能參加任何有約束性的宣言，這從波蘭的立國上看，是可以瞭解的。古往今來，波蘭的盛衰和他的鄰邦的強弱成反比例，在目前的兩大之間，除此而外，亦無他法。不過，一個國家要在外部得到廣大的外援，在內部就不得不要有相當的掙氣；在這一點上，我們就感覺到波蘭是比舊日的捷克差多了。在過去，波蘭的貴族，時常爲保持自己的特權，將自己的國家雙手送人，這一道歷史的陰影至今還未被洗去，這大大的削弱了波蘭抵抗的力量，令人懷疑到波蘭的最後決心，雖然時至今日波蘭上下都知道：波蘭現在所爭的是它的立國要素，它唯一的出海的港口。

問題分析到最后，還是回到倫敦：問題很簡單，英政府能給予波蘭以軍事保障嗎？這保障的範圍是不是包括但澤和迴廊在內？據二十八日的報告，張伯倫在下院聲明：四強宣言不止於宣言，而且還包含應付侵略的步驟，但是這當中並未有提到軍事保障，而波蘭所要求的却正是那不少不少的軍事保障。

下月四日柏克即起程訪英，這一次的會談，不但關係於波蘭自己的命運，而且簡直是四強宣

言的試金石。如若張伯倫不改變其過去路線，那麼但澤迴廊的命運就算決定了。希特拉並不怕波蘭所動員的一〇〇萬大軍，他目前所鄭重考慮的是倫敦究竟的態度。

問題非常簡單：四強宣言真正有效的時候，希特拉不敢動；根本沒有四強宣言的時候，希特拉不會動；而現在的局勢却是處於這兩者之間。

（三月三十日）

## 爭自由的旗幟在西班牙倒下了

三月二十七日弗朗哥將軍進了馬德里，據着第二天，瓦倫西亞的城上也豎出了白旗，屠殺主戰派的加沙度將軍不知去向，米亞加將軍乘艦潛逃，那賡續九九六天的英雄的鬥爭結束了，爭自由的大旗在西班牙倒下了！

然而，西班牙的命運不決定於三月二十七，而是決定於那在歷史上將永為羞辱的三月五日。在這一天以前，政府軍的內奸和投降派在加泰京那發動了叛亂，在這一天奈格林逃出了馬德里，在這一天以後就出現了那偉大的歷史的光景：馬德里城內加沙度將軍用坦克，用重砲，用轟炸機屠殺主戰派；奇怪的是紮營在曼扎萊斯河畔的叛軍傾刻之間沒有動靜了，那高聳的大學城（叛軍佔據的地方）好像是目瞪口呆的一樣凝視這歷史的悲劇，弗朗哥將軍究作何想，無人能知，但是

它的大砲不響，這是值得懷疑的，最低限度，在這一刻，他在內心上，應該感覺着：儘管他和加沙度之間還隔着一條曼扎萊斯河；在本質上，他們是兄弟，他們是屬於一個社會的人。

在這幾天，更奇怪的是：傾刻之間，全世界的所謂輿論沉寂下來了；柏林和羅馬停止了向加沙度將軍的攻擊，倫敦和巴黎取消了對弗朗哥哥斯的懷疑；他們對於這事件，究竟作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態度的忽然轉變是值得懷疑的，好像那暗示着，除掉那些在重砲之下呻吟着的一羣而外，他們都是一邱之貉。

泰晤士報的社論說主戰派的起義，其意義與一八七一年之巴黎公社同，因而稱之為馬德里公社。這是歷史的錯誤，如若巴黎公社是為着工人的利益，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勢不兩立的話，可憐得很，「馬德里公社」只是為着民主的利益，和法西斯勢不兩立，換句話說，「馬德里公社」所保衛的，在客觀上，正是大英帝國的利益。

在最古自羅馬共和國的內戰，經中世紀，直至近代的巴黎公社和一九一八的德國革命，起義撲滅者從未有使用過馬德里這一次一樣的重武器；起義者之歸毀滅，在這種條件下，已經是一件物質的必然。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當主戰派屠殺殆盡的時候，劊子手們亦決難倖免。我們想想：加沙度和米亞加在二十七日左右倉皇逃出瓦倫西亞的時候，復有何悲怨，二十天前，他們不正是在屠殺着主戰派嗎？

三月二十七日的無恥投降是三月五日以後大屠殺的一個歷史的結論，如若加沙度和米亞加連一個普通的赦免也得不着的話，那是「以羞辱還羞辱」的歷史的鐵則——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然而，西班牙的命運不僅取決於馬德里，而且更重要的是取決於倫敦和巴黎。那是遠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戰爭開始以來就決定了的英法的西班牙政策。那由張伯倫策動，由當時的法總理里昂伯倫提出的不干涉委員會便是這政策的結晶。時至今日，誰都知道，不干涉政策這名稱自身就是一項歷史的羞辱；誰都知道英法的不干涉正是德義的干涉；誰也都知道，正是因爲這不干涉政策，才有了以西班牙人民的血肉來抵擋德義百萬之師和飛機重砲的悲劇。

事情一定發展到今日這樣的結果，英法當局是一開始就知道的；在歷史上，爲保持地中海的安全，自十六世紀起至前一次大戰開始止，英國曾經不斷的和西班牙和法蘭西和德意志打過交道，這是英國的歷史的外交政策，這也是張伯倫先生所深知的；何以這一次却發生了這樣的轉變，這不得不令我們深刻的懷疑到英國西班牙政策的動機。

英法的西班牙政策既經決定了以後，西班牙人民所能爭取的只是戰爭的延長和期待歐洲其他地方的大事件的發生以及因此英法或有改變其政策的可能。不幸的，在這血淚交流的艱辛的兩年中，歐洲的火花一件件的熄滅了：去年三月維也納掛上了卍字旗，去年九月希特拉進佔了蘇台區。九月以後，西班牙已經變成了歐洲暗雲中唯一的一道紅霞；及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弗朗哥發動了巴塞洛那之役，終於至今年正月二十七日，叛軍進佔了巴塞洛那；接着就是二月二十六日的英法承認弗朗哥和三月五日的那悲劇的尾聲。在這樣的事件的奔流之下，英法爲着生死的利害關係，不能默爾而視是顯然的，於是英法不願取之於疆場之上者，轉而想得之於弗朗哥將軍的方寸之間；於是從這兒就開拓出另外一個戰場，即英法和德義各自爭取弗朗哥的靈魂。那就是說：英法應以經濟的力量誘導弗朗哥先生回心轉意，好像他們已經忘記了借給捷政府的二千萬鎊（已付的一部份），正在不久以前，爲柏林所沒收的教訓。

目前，問題的第一步是義大利撤兵，關於這一點，除掉臆測以外，我們還沒有接到具體的報告，從而究竟是誰爭得了弗朗哥的靈魂亦無判定。不過，如若事情不出乎常理的話，似乎在目前情況下，實在的撤兵是不易，而且即表面上撤了兵亦無從斷定爲張伯倫已在弗朗哥的靈魂上打倒了莫索里尼。而且我們所聽到的却有不少的相反的消息：弗朗哥將軍，要恢復舊日的殖民地，



而且那聲音已經在葡萄·里科的小島上聽得出來了；二十八日，即瓦倫西亞投降之日，叛軍的內政部長塞蘭諾氏在布爾高斯的廣播電台上發出了如下的演詞：「西班牙已經和那些想將她變成附庸的列強打了一仗，而現在他們居然敢向西班牙提出保證獨立的要求，好像西班牙解放運動還不足以爲其獨立之保證一樣！（聽着！）。……我們這個國家自誇牠有這樣的軍隊（但是，人一半是意大利人，槍一半以上是德國的——引用者註），它將馬上出動去打擊任何想阻止它的帝國主義發展的國家（注意，舊西班牙帝國的領土差不多是佔有南美全部和大英帝國最主要的生命線——引用者）。」這或許是近於狂想，但是我們不得不注意，就是英國最就事論事的雜誌經濟學者亦不得不承認：在西班牙叛軍的外交政策未有判明以前，英法的地位將是非常偏促而使人擔心（三月四日）。

事實上，歷史上沒有這種「爭取靈魂」的便宜事情；我們想想：如若這是可能的話，威林頓用不着帶兵到西班牙，由當時的首相格林威爾去爭取拿破倫的靈魂，豈不省事！

不過，對於全世界前進的人們，爭自由的旗幟在西班牙倒下了——雖然那在歷史中只是一暫時的一瞬，這不但顯示了和平不可分離，而且更以血與淚的大字再度肯定了：求民主，求自由和求解放的鬥爭更是不可分離。九九六天的英雄的鬥爭，一〇〇萬民主戰士的骸骨，千萬同情者和

參加者的血淚——這不但灌溉了西班牙的田園，而且豐富了未來和正在為民主鬥爭的一代的偉大的心。

(四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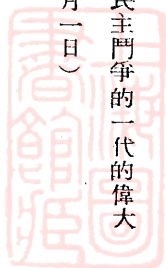
## 國際政局的新起點

——從波蘭經過地中海到中國——

三月三十一日英首相張伯倫在下院具體聲明英國在與列強談判「制止希特勒同盟」期間，與法國共同以全力維護波蘭獨立的新政策，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聲明，如若能不屈不撓的貫徹下去的話。爲了了解將來的發展，我們不得不分析一下促成這新政策的事實的經過。

第一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希特拉的侵略步驟跑得太快了。快到幾乎使人喘不出氣來：十五日瓜分了捷克，第二天就向羅馬尼亞提出所謂經濟通牒，同時向立陶宛要求收回米美爾和向波蘭索取但澤自由市；二十一日德國一方面佔據了米美爾同時又宣佈德羅商業協定的成立；接着就是戈培爾斯下令作反波蘭的宣傳，同時德軍亦不斷向上下西萊希亞即迴廊及但澤邊境移動，到了二十九日，三十日德軍突入波蘭殆已成爲三秒鐘內即可實現之事實。

在這樣勒不住的事件的急流之下，凡知道英國內情的人，都將會懷疑到英國是不是能再坐視



下去，在這兒尤當重視的是英國日益不可遏止的反對派的活動：希特拉在東歐動一步，英國反對派就多一份推翻現政府的煽動的材料。英現政府自然不能不顧及到這一點，所以接着十七日的那無內容的伯明翰的演詞之後，就有了二十三日那比較強硬的不指名的張伯倫維護小國獨立的聲明；但是直接的促成這一新政策展開的原因還是德國反波的煽動。路透社倫敦三十日電道：「在過去四十八小時內（即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政府態度益趨強硬，這尤其是因爲外來的報告，才有以促成。如大家所週知：二十九日英首相發表增加地方軍一倍，法首相發表那回答莫索里尼的演說，同日英首相覲見英皇，三十日張伯倫召開內閣機密會議，三十一日就產生了上述的聲明。明瞭了這一新起點是在這樣不可耐的外來壓迫之下才產生，才能明白，當歐洲空氣比較緩和的時候，這一新起點執行時所不可避免的困難，從而也就可以防止對於這件事過早的樂觀。

然而，無論如何，張伯倫三月三十一日的聲明產生了它所預期的作用，那明證就是本月一日希特拉在威廉港所發表的演說。在這一演詞中，希特拉雖還免不了他恫嚇的故技，但是那只是空洞的言詞；在這兒應該注意的倒是他所張設下的天羅地網：第一，他說：如若英國不銳意以和平爲事，則德國將認爲英德海軍協定無效；第二，他說：德國無領土野心，而相反牠却是一個最大的雇主，最好的經濟合作的對手。這些話自然很投合那些聚集在英德俱樂部裏的倫敦銀行家們的

心眼。昨日倫敦有力各大報都一致強調德國想保持海軍協定及注意經濟膨漲而非武力擴張這兩點。很顯然的，希特拉的策略又收到了它所預期的效果。

問題在三月三十一日的聲明只是這個新政策的起點；而這起點一方面本身包含了許多限制，另一方面從這起點跑到終點要包括從波蘭經過地中海跑到遠東的路程，從而它的實現亦絕非一紙宣言所可代替。

現在我們先說第一點。第一，當張伯倫氏在下院發出上述聲明時，已一再強調，這一聲明的意思是在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而絕非杜絕談判之門。同時它所保障的，只是波蘭的獨立，而這一方面。限於目前的談判期間，而另一方面，波蘭是否認爲其獨立已被威脅，只有波蘭能判斷。第二，翌日（四月一日）泰晤士報把這幾點說得更清楚，它說：英首相聲明的要點，不在維持現狀，而在以和平方法解決紛爭；英國和法國所保證的只是波蘭的獨立，而絕非它的領土完整，這等於說：德國可以以其他方法，收回但澤，但並不一定就算是威脅波蘭的獨立。這一個後門，開得非常危險：上月三十一日哥林將軍的國民日報說得非常清楚：波蘭的外交政策不能忽視兩點，第一是它那不能移動的地理的位置，第二是它的複雜的種族問題——換句話說，失之桑榆者，可以收之於東隅。自然，這一切都還言之過早，一切都要看將來的發展，截至目前收到的電訊止：

我們所知道的是波外相已起程赴英，談判的中心第一部將是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大借款，兩國參謀部的會談遲數日始能開始。

問題的中心，不在諾言，而在諾言的實現；從這兒我們就要考慮到整個的局面，這整個局面包括了東西歐，地中海和遠東。自然，張伯倫三十一日的聲明未發表以前曾經得到蘇聯大使的諒解，然而諒解不能代替同盟是很顯然的。在歐洲說，尤其是關於東歐，如若英法不能得蘇聯切實的合作，英法一切對於波蘭羅馬尼亞的援助，希特拉和莫索里尼都將嗤之以鼻，所以希特拉在他的演詞中，特別提出那幽默的一句：「如若有人說英蘇之間並無思想之不同，那麼我將向之祝賀」，是大可注意的。在一個大規模的作戰上，即傾全波蘭與羅馬尼亞之兵，其牽制德軍之力，怕連一個小小的捷克都難代替得了，遑言歐戰時的帝俄，今日的蘇聯。問題的關鍵在蘇聯。

不獨此也，英法今日所表明的態度只限於止住希特拉，對於莫索里尼，我們直至現在還一無所聞。據我們所得的印象，英法的政策始終似乎還是在歐戰經驗的籠罩之下，第一，在心理上，以為意大利這個幼稚的國家無足輕重，第二，以為還如歐戰時一樣，意大利是可以收買過來。這種態度一天不肅清，英法聯蘇的緊迫性，無從表明，從而大大的阻礙了這核心問題的解決。可是事件的發展是不留情的，羅馬三十一日路透電報告道：非官方謂數日前，弗朗哥將軍已簽字加入

德日意反共同盟。英法在承認弗朗哥時所最擔心的災禍也實現了。

最後，問題不限制於歐洲；對於東方的侵略者，在這政策轉變的重大關頭，亦不能不加以嚴密的顧慮和斷然的處置，尤其是在蘇聯的問題變成核心問題的今日。日本無力和不敢參加德意軍事同盟是真的，但這是有條件的；而且縱即無軍事同盟，當歐洲有事之日，日本大規模進攻英法屬地雖未必，但是小規模搗亂則綽綽有餘。可惜是關於這一方面，像這樣的轉變，我們連影子都還未看到。然而在這一方面事實的發展，正如在地中海一樣的無情：上月三十一日東京正式宣佈那位置於安南新嘉坡婆羅洲海南島中間的斯巴特萊羣島。

羅迦諾的條約保障了西歐，三月三十一日的英首相的聲明指示了這集體安全制度慢慢的有伸到東歐的趨向；但是正如同東歐和西歐分不開的一樣，亞洲和歐洲同是分不開的；揚子江對於英法利益之重要，不下於波蘭平原的維斯杜拉河。

(四月三日)

## 義大利覬覦下的阿爾巴尼亞

歐戰以後，主要的是三個龐大的帝國支配了中歐和東南歐，那是俄羅斯帝國，土耳其帝國和奧匈帝國。因為東南歐是印度日耳曼族和東方諸民族移民來往的過道，自古以來，這兒就聚集了

各式各樣的東西方的民族；所以等到世界大戰將這歐亞兩洲的四大帝國打得落花流水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在這一地帶就如雨後春筍的一樣發生了各式各樣的民族自決運動——阿爾巴尼亞，舊日在土耳其帝國支配下的阿爾巴尼亞，就是這其中的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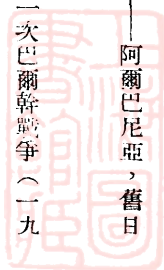
不過在巴爾幹，這分解運動還略略的比世界大戰要早一點，那是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一九一二）的時候；阿爾巴尼亞逢着這機緣也就於一九一三年爲列強承認爲獨立國。

歐戰時，這塊小小的土地幾幾乎爲當時來往的大軍荒蕪殆盡，歐戰後，它的土地又是長期爲塞爾維亞（南斯拉夫）和義大利的軍隊佔據着，義軍直至一九二〇年八月才遵約離開瓦隆那地方，但是義大利却保留了那主要的海島沙塞諾。

此後，阿爾巴尼亞雖然慢慢的比較走上軌道，但是一方面因爲北部和南斯拉夫之爭，另一方面因爲內部的大地主的殘酷的統治，國內始終未安寧過。如此就發生了在阿爾巴尼亞近代史上劃時代的一九二四年，在芳諾里領導下的改革派的革命。

不幸，同年十二月，這一次革命又被撲滅了，於是革命的撲滅者就變成了目前統治着阿爾巴尼亞的大總統，一九二八年，他自稱爲君王，這就是那族格第一世。

本來像阿爾巴尼亞這樣的一個落後的國家，得不着外援已經就很難生存，更何況現在要撲滅



國內不斷的騷動：所以當資格第一就任總統的時候，就開始向各處尋求外援。在當時能援助阿爾巴尼亞的正是那些要陰謀分割阿爾巴尼亞的希臘，南斯拉夫和義大利。可是南斯拉夫拒絕借款，希臘自己正在革命之中，成問題的只有義大利，如此就產生了一九二六年的第蘭那（阿京）的義阿協定，又一年成立了一九二七年的義阿防禦同盟。

從一九二七年起，直至現在，阿爾巴尼亞的內政外交軍事完全操縱在莫索里尼之手。尤其是所謂阿爾巴尼亞現代化運動，完全是用義大利的錢來經營的：一九一四年以前，全阿爾巴尼亞沒有一輛汽車，歐戰後只有三輛破爛的福特運輸車，而今日則有幾千輛的意大利造的汽車了。

在地理的形勢上，阿爾巴尼亞是義大利跳上東南歐大陸不可缺的一塊跳板，阿特里亞海和伊奧尼亞海接連的關鍵；義大利抓住了阿爾巴尼亞的沙塞諾就可以控制阿特里亞海，在這一點上，一九二七來以來莫索里尼在阿爾巴尼亞的經營是可以了解的。

在東南歐和巴爾幹整個的政治星坐上，義阿一九二七年的協定還有着更重大的意義。一九三四年以前，在東南歐最能妨礙意大利的活動的厥為南斯拉夫，「巴爾幹屬於巴爾幹人」的口號，我們知道就是那被刺死的南王亞力山大第一提出來的；在這一點上，義阿的協定實是對當時的南斯拉夫和以後的小協約國的一個抗議。其目的在控制法國在東南歐的活躍。



南斯拉夫王被刺，斯杜亞京諾維其上台以後，義南的關係已經在一步步的改善之中，從而從南斯拉夫來的威脅也就比較小得多，從而阿爾巴尼亞的問題也就一時消沉了下去。最近斯杜亞京諾維其的下台和茲維特考維其的上台，南斯拉夫的政治路線，似乎又有了稍稍改變的可能，這大概是目前使義大利比較張皇的一個原因。

與以上這一個過程同時，一九三三年，尤其是去年德國併奧分捷以後，希特拉在東南歐經濟勢力的擴張，使德義軸心的內部呈現了多少緊張。這關係自然也表現到南斯拉夫來，二月以來甚冀摩上德國克虜伯和法奔化學公司在南斯拉夫設廠的問題，便是其中之一例，這大概是第二個使莫索里尼比較張皇的緣由。

其次，便是三月十五日希特拉在中歐和北歐的活動，未免多少使莫索里尼看着眼紅，那麼，莫索里尼的對策唯有第一步是抓住阿爾巴尼亞，以這兒為據點，向南斯拉夫出動。這是第三個原因。

不過最重要的是三月三十一日的張伯倫的聲明和英國外交政策的轉變。在這幾天的報紙上，我們已聽到土耳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希臘等國加入英法波協定的呼聲，這大大的感動了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設若南斯拉夫也加入這一協定，莫索里尼在東南歐的經營不是落了空嗎？

根據這樣的分析，我們才能理解英法離開德義之非是。如若英法還只是以止住希特拉爲目標，而置莫索里尼於不顧，那麼，阿爾巴尼亞，甚至南斯拉夫的命運，也就多少可以說是決定丁。

(四月五日)

## 張伯倫釣魚未返

——從英波協定到阿爾巴尼亞淪亡——

據六日倫敦路透電，英波談判已於本日正式結束，英首相張伯倫到蘇格蘭釣魚去了，大概因爲那兒的風波還不大。

據七八兩日路透電，義軍已侵入阿爾巴尼亞，義王后產後逃亡；但是張伯倫仍在釣魚未返，大概地中海的風波還未妨害蘇格蘭的釣魚。

當張伯倫發表了那三·三一維護波蘭獨立的有名的聲明的時候，我們曾立即提起讀者對於四月一日的泰晤士報的社論的注意，爲的是防止過早的樂觀。事情的發展果不出我們的所料。

波外長柏克於二日起程離開波京，三日抵達倫敦，就在這期間我們所預料的出現了。一方面我們看到本月三日，柏林方面發出正式官告：認爲波蘭此舉，志在包圍德國，同時警告英國，德

國不能坐等英國包圍政策完成，而無所舉動。這是挑戰。柏克到達倫敦那一天（三日），張伯倫又在下院中重行說明了一次三月三十一日聲明的意義。在未有分析這次說明的內容以前，我們不得不嚴重的指出一件意義重大的插話：在當日下院中工黨代表達爾頓氏暴露了：三月三十一日夜路透社曾發出一個報告，說，波蘭在未有獲得英國的援助以前，必須準備對德作實質上的讓步。達氏以爲此項消息的來源只有外交部，內務部，唐寧街十號和十一號，此外絕無其他來路，這件暴露已足以令人寒心，如若我們再將它和第二日的泰晤士報的社論併爲一氣，更使人不寒而慄。無怪，在當天的下院中，英國人民戰線的組織者克列普斯氏不滿意於英首相的說明，而認爲波蘭終將步捷克之後塵。

不過這些暗影，並未在下院中發生任何的印象，張伯倫仍舊是在喝采聲中報告下去，他說三月三十一日聲明的意思是：如若波蘭獨立感受威脅，他想波蘭人民必將起而抗爭，在這種情況下，英法將以全力援助波蘭。這一說明果真發生了張伯倫所預想的結果：艾敦等自動撤回擴大內閣的提議；而另一方面，路透社則盡量把那些誇大的詞句傳到全世界去。好像是，新時代降臨了。

自四月四日至六日這三天中，柏克和英政府繼續談判英波協定的內容；根據這期間陸續發出

的消息，我們知道；第一，波蘭不情願蘇聯加入這一協定，尤其是當這一協定變成防守同盟的時候；第二，波蘭不情願和羅馬尼亞締結軍事同盟，因為匈牙利對於羅馬尼亞的領土要求，將使波蘭的處境十分為難，第三，英國尊重波蘭的意見（在這一點上，我們知道在過去，正是因為英國不尊重捷克的意見，改變了她的意見，才發生了去年的瓜分和吞併，因此，我不可以將這兩點提出的責任完全歸之於波蘭）。

在這期間，要求其他東南歐各小國參加這一協定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這兒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每日郵報對於羅馬尼亞的意見，它以為英國在未有邀請羅馬尼亞參加這一協定以前，應該慎重考慮，因為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關係太複雜。注意！柏林已經在這兒發現了最弱的一環。

經過這樣的轉折以後，張伯倫於本月六日將英波談話結果，作一結束，又在下院中報告一次。他說，在原則上，英波兩國政府已完全一致，但應用此項原則之具體條件則尚未作出；而同時此項協定，並不妨害英波與第三國家締結其他和平條約。至於何種事態方為危脅波蘭獨立，張伯倫氏則一無所言，只說，這是將來討論的課題。在目前所可比較確定的，是英波協定將為類似法波協定的一種條約，或者就是英國直接加入法波協定。

單以這幾點，任何人都無從判斷英波協定的價值，尤其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之中。我們知

道，捷克在去年九月曾有過與這英法波協定相同的保障；而即在本年三月十五日以前，英法還有保障捷克國境的義務，但是其結果呢？

可是，就在這種不前不後，不左不右的狀態之下，英波談判結束，張伯倫先生釣魚去了。張伯倫的釣魚去了，因為艾敦已撤回擴大內閣的提議，大不列顛的內國海洋又歸風平浪靜；因為希特拉很顯然的已暫時終止他對於波蘭的苦迭打，從而一時不會刺激英國內部再生浪潮。

但是希特拉和莫索里尼在這期間並未醒覺。

希特拉在這期間：

第一，他雖然對於波蘭不願拉進蘇聯表示滿意，但是却警告他：波蘭不能參加包圍德國的策動，牠或者和德國合作，讓割但澤和逕廊，德國保證波蘭五十年的和平；或者就是和英國作那「原則上」的同盟，但是那包含了無窮的危險。正如同未訪英以前一樣，柏克先生還是毫無移動的站在這歧路之中。

第二，他看穿了羅匈這最弱的一環，他馬上就抓住了這一環來充分的利用。海通社五日匈京電？匈方輿論以為羅匈國境絕不能長此維持下去；官方報紙以為羅匈關係已成倫敦談判之中心；羅馬尼亞接着就緊張了起來。

莫索里尼，在這期間：

第一，他先放出併阿的消息來試探，六日張伯倫在下院回答道：英國在阿爾巴尼亞無直接利益，但是英國却願致意於世界和平之維持。張伯倫說完了這話，就去釣魚去了；同日晚，莫索里尼亦開始在阿特里亞海釣魚——義軍於六日晚出動，七日晨侵入阿境，現在阿京已陷，張伯倫未返，義大利決定於本日晚以前，完成阿爾巴尼亞的佔據。

第二，羅馬於昨日正式宣佈叛軍西班牙加入德日意反共協定。

不要誤解，希特拉和莫索里尼的行動絕非偶合，而是完全一致的：數日以來，德義參謀部已在布蘭諾開着會議。

現在全世界正為義大利侵阿事件籠罩着，那裏讓我們來談一談阿爾巴尼亞淪亡的意義。

目前，全世界的報紙差不多都在斥責南斯拉夫坐而不動，拒絕了阿爾巴尼亞的求援。這是不負責任的高調：南政府完全懂得這當中的奧妙。他們怎麼想呢，他們公開的說道：近來族格一世和英國吊膀子吊得太利害了，所以才引起了這一次的滅亡（美聯社八日電）。

那麼這當中唯一的結論是：在目前的情勢下，從今以後，不但東南歐諸小國，不敢加入英國的所謂「止住希特拉同盟」，而且即是和英國吊膀子的權利亦將在被禁止之列。

南斯拉夫呢，請諸位打開地圖來看一看，北面抵住德國吞併了的奧國和控制了的匈牙利，南面則抵住意大利吞併了的阿爾巴尼亞；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或經濟上，如若牠也敢於和英國吊一下膀子的話，其結果也將如目前的阿爾巴尼亞一樣！在一個張伯倫先生出釣的早晨，爲義國所吞併，或爲德義所瓜分。

(四月九日)

## 西叛軍加入反共同盟

本月七日和義軍侵入阿爾巴尼亞同時，叛軍西班牙宣佈正式加入德日義反共同盟；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宣佈正好在這時發表是有它的戰略上的意義的，不過這是其次的問題。所堪注意的是恐怕英法未必因阿爾巴尼亞的事件而驚惶失措，而倒是這一紙聲明使倫敦和巴黎有些不知所措起來，這從倫敦和巴黎對於這一事件的反響上可以測知。

這是張伯倫和達拉第同希特拉莫索里尼爭取弗朗哥靈魂中的第一個敗仗，其意義之嚴重，或不下於滑鐵鎚。

本來一月二十七日巴塞隆那陷落以後，英法之所以積極策動承認弗朗哥者，其用意原在利用叛軍內部的傳統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之不調和，想把前一派的勢力加以扶植，從這兒，慢慢的

再把弗朗哥從德義爭取了過來。可是事實上，自從二月二十七日以後，這種策動不能成功的象徵一天天的多了起來：第一，法國派去的大使派唐大將——那凡爾頓的英雄遭了弗朗哥的冷遇；第二，英國借款的提議遭受拒絕；第三，三月二十七日前後，馬德里陷落時，叛軍要人的嬉笑怒罵；但是希望總還未斷，因為現實外交的只是結果，不顧嘲罵；可是七日的聲明却把這無根的企圖打得粉碎了。柏林方面於批評這一事件時道：「若再有第三方面，於西班牙加入了反共同盟以後，對它加以壓力，那麼，德義將以堅決的行動來回答！」這應該是現實外交家們也看得懂的詞句。

自然，反共同盟還不是軍事同盟，所以這爭取靈魂的把戲雖然結束，還未收場，不過，那尾聲想來是不能長久了。

西班牙加入反共同盟的消息，傳到巴黎以後，巴黎的夢方覺：法國所恐懼的三面戰爭快要實現了！事實上，這三面戰爭的禍根早在那不干涉委員會成立的當時就種下了，何待於今日？不過，那驚惶的狀態令我們想到五日前，唐寧街那班先生們於英首相說明英波協定時的無根據的高興！如若德國今後再要亂動，它立即要遭遇到可怕的兩面戰爭。不過，截至今日止，德國遭遇兩面戰爭的危險一大部還是夢想，而法國之將遭遇三面戰爭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問題又豈止於法國的三面戰爭而已。我們知道正當英波談判的時候，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斯曾有羅特島之行，接着還去過開伊羅；這羅特島對於我們的讀者恐怕還是一個生疏的名字，而也很難深刻了解此公此時此行的意義。事實上，此行的意義遠嚴重於張伯倫之出遊蘇格蘭，以故？地中海的形勢變了，羅特島已不是釣遊之地，它是義大利在東地中海的堡壘，而戈氏之出巡大有戰前大巡閱的意義。

第一問題，在西班牙加入反共同盟的今日，更有其特殊的意義。地中海的形勢變了，這轉變最大的原因在作戰技術的進展，尤其是空軍技術的進展：當一九一八年，轟炸機最大的行動範圍（包括來回的距離）為二九〇英里，從那時以後，轟炸機的行動範圍提高到四〇〇至五〇〇英里；其結果：地中海變得狹小了，從前不發生作用的空軍根據地，現在發生作用了。英國商航隊駛進近東的第一站波塞港離羅特島四〇〇英里，自從羅特島變成了義大利的空軍根據地以後，蘇彝士運河再也不能做那綠水漣漪的好夢。因為這一技術的轉變和四年來英法在地中海讓步的結果，不但是蘇彝士運河變成了一條堡壘下的城溝，而英法地中海的航路本身，東起亞丁港，西迄突尼斯，已經變成了一條運河，兩旁屹立着義大利的空軍根據地；現在西班牙加入了反共同盟，這空軍根據地的森林又從沙丁尼亞延長到直布羅陀港外的加拿里亞小島。在這種情勢下，最樂觀

的軍事觀察家不能担保：戰爭爆發後，英法還可以維持這地中海的航路！如是以觀，英法之震驚於西班牙加入防共協定，絕非偶然。

關於這一點，英國一位著名的軍事學家曾經說過：「在戰略上，這危險是這樣的嚴重，這真令我們不解爲什麼那些自命爲愛國的英國人要那樣熱烈的希望叛軍的成功。階級的意識和財產的觀念好像已經使他們失去了戰略的眼光！」

不過危言聳聽是沒有用的，情勢是這樣的嚴重，過去我們認爲足以阻止戰爭爆發於一時的「爭取靈魂」的一幕已經揭開，法西斯在大致上已佈置到馬上可以出演的程度；爲英法的利益着想，爲保衛民主，爲保衛世界和平，當今之計，唯有第一：決然放棄離開德義的企圖，第二：在中南歐斬了截鐵的不再後退，第三，切實的聯絡蘇聯，第四：在遠東採取堅定的步驟，第五：在近東採取更民主的措施，滿足阿刺伯民族獨立的要求——在這樣斷然的歷史的轉變下，世界的和平還可以得救。

爲歷史的前進而鬥爭的人們的心腸是廣大的，現在雖然已經有六百七十萬的奧國人，兩千四百萬的西班牙人，一千五百萬的捷克人，一百萬的阿爾巴尼亞人，在法西斯的鐵蹄下呻吟，只要倫敦和巴黎能吹起保衛民主的號角，已死者雖然不能再生，呻吟者一定能够再起！（四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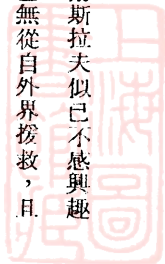
## 將為倫敦忘記了的南斯拉夫

據十日美聯社倫敦電：英法正集中全力於其地中海權益之維護，對於南斯拉夫似已不感興趣，據一般推測，英法已決定放棄南斯拉夫，因該國自阿爾巴尼亞被佔後，已無從自外界援救，且其內部之不統一，更使問題棘手。十一日，十二日自倫敦來的電訊都證明英法現在正在集中全力於維持希臘獨立及西班牙義軍撤退問題，南斯拉夫似乎快被忘記了。

正因它快被倫敦忘記，所以我們才有重新記起它的必要。

歐戰前，南斯拉夫的主要部份是塞爾維亞，歐戰後，才合併了過去的塞爾維亞和奧匈帝國的克羅阿蒂亞變成了現在的南斯拉夫。現在，南斯拉夫雖然有塞爾維亞，克羅阿蒂亞，斯羅文三個民族的組成份，但主要的還是塞爾維亞和克羅阿蒂亞兩個民族；所謂內部的不統一是指這兩個民族的不統一而言。南斯拉夫內部問題的核心亦在這兒。

在歷史上，這兩個民族的性格的不同，由來已久！而其主要的原因是這兩個民族，雖然同屬於一個斯拉夫的血統之下，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則是不斷的受着兩個不同的系統來支配。中世紀以前，克羅阿蒂亞是在拉丁文化的影響之下，而塞爾維阿則是在阿剌伯文化的影響之下；從



十四世紀起至一八〇七年止，塞爾維亞是在土耳其人的支配之下，而克羅阿蒂亞則為維也納統治着——其結果：在文化，宗教，性格各方面塞爾維亞和克羅阿蒂亞都完成了不同的發展。不過還有一件重大的事實不容我們忽視：我們知道塞爾維亞早在一八〇七年即獲得了相當的獨立，而克羅阿蒂亞的獨立則是一世紀又十年以後的事情。這一世紀的差別，配合着其他地理上的原因，就發生了一種不均衡發展的現象，即：一方面，塞爾維亞在這一世紀中多少發展了些近代的產業，而克羅阿蒂亞在奧匈帝國支配下，始終是在農奴的枷鎖之下呻吟。這是為什麼歐戰以後塞爾維亞的獨占金融資本家和地主，與克羅阿蒂亞的農民發生那樣激烈衝突的歷史的伏線。

歐戰告終，英法勝利，塞爾維亞自然也分得一杯羹；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塞爾維亞正式宣佈和前奧匈帝國的克羅蒂亞部份合併，成立了南斯拉夫。當時反對此合併之一舉者，除掉戰敗了的奧匈，厥為意大利。

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南斯拉夫的政權完全抓在塞爾維亞的獨占資本家和地主的手裏，而比較能代表克羅阿蒂亞的農民黨和塞爾維亞的民主黨則是站在反對黨的地位。如此，克羅阿蒂亞的農民從中世紀的奧匈帝國的束縛又跑到了近代化了的塞爾維亞的束縛之下。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這幾年中南斯拉夫的政治比較明朗些，農民黨入閣，想着手來解

決一些燃眉的問題；不幸，農民黨首領被刺，如此就產生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亞力山大王的獨裁。亞力山大的獨裁在國內引起各方面的不滿，他的統治本是以農民黨首領之被刺的一幕悲劇而開始，其終也，也是一個悲劇：亞力山大王在馬賽被刺。

一九三四年以後，經過一次很短的短命內閣接着就是不久才下台的斯杜亞京諾維其的上台。在斯杜亞京諾維其的統治下，雖然過去亞力山大王的那種雷厲風行的手段不用了，但是政權的本質並未變更。所以雖然在他的統治期中，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都曾先後和克羅阿蒂亞的農民黨首領馬其克謀過接近，但終未獲得具體結果。斯杜亞京諾維其政府之下台，克羅阿蒂亞農民的不滿是一個主要的因子。

據最近報告，似乎現政府茲維特考維其已下了相當決心，來解決這問題；但是具體的成效還未看出。因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而是和整個的近代經濟制度（尤其是農業恐慌）分不開的一個問題。

所謂內部不統一的問題，在表面上看好像是民族問題，政治問題；而實質上，問題在南斯拉夫的現行制度是不是能解決克羅阿蒂亞的農業恐慌。現在，南斯拉夫的農民有百分之二十根本沒有土地，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每個家庭的所有土地在五英畝以下，加以農業價格的低落和城市工

業的不振（大部份操在德義資本家和政府手裏），離村的人數一天多似一天，而城市却是無法吸收。這問題轉了幾個灣就表現為塞爾維亞族和克羅阿蒂亞族的對立和衝突。

在外交上，自亞力山大王死後，南斯拉夫已終極的放棄了在東南歐唱主腳的企圖；斯杜亞京諾維其的外交政策最初是以小協約和巴爾幹為表面的靠山，同時未忘勾結德義；捷克分割以後，中南歐失去了一塊礎石，即是巴爾幹協約的作用亦變得微乎其微，其結果唯有以德防止義大利之過份膨漲，以義防止德意志之過份跋扈。茲維特考維其上台以後，其外交政策本有煥然一新之可能；但是經過最近的阿爾巴尼亞事件以及英法最近所表示的態度，其結果唯有避免武裝佔據，在德義之下苟存。最近的電訊，證實了這一點。

這是一幅暗淡的圖畫，然而南斯拉夫的民衆並未被法西斯的兇殘嚇得目瞪口呆，他們目前正在各處示着威，表示他們反法西斯的意志。幾世紀剝殘的外族的統治未能磨盡他們爭自由的勇氣，難道他們會在法西斯之前低頭嗎？起來，南斯拉夫的民衆，英雄的死亡，你們已經嘗過十個世紀，你們知道，那是比無恥的投降崇高得多！不要忘記近代戰爭中最進步的戰鬥形態——散兵戰是你們做奴隸的時候發現的。

（四月十三日）

## (二) 英蘇談判的產生和夭亡（四月至八月）

### 阿爾巴尼亞淪亡以後的歐洲

本月七日義軍在阿爾巴尼亞登陸，同日叛軍西班牙宣佈正式加入德日義反共同盟。這兩件事的同時發生是莫索里尼的最大的傑作，而其意義之嚴重，恐怕只有張伯倫身當其事者才能充分的了解。那一舉動的意思就是如若英國對阿爾巴尼亞有所行動，那麼，英義協定就等於取消，那麼，西班牙撤兵問題，除非以戰爭方式，根本就不能解決。

問題的核心在英義協定是否繼續有效，換言之，即張伯倫是否有決心放棄離間德義的企圖。七日以後從倫敦來的電訊證實了，英內閣在這一點上發生了對立，一方面是哈里法克斯主張取消英義協定，另一方面是張伯倫相反的意見。事情發展到今日，張伯倫的觀點是對的，因為這是英政府過去政策的結果，已經不能為任何意志所更動，「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我們想想，



英國在這個時候宣佈廢棄英義協定與英國有什麼好處呢，義大利抓住了西班牙，英義協定的撤消絲毫不能將這事實改變。所以十三日邱吉爾在議會中說：「英國於此時宣佈廢除英義協定，英國將一無所得。」這是一針見血之言，不過這同時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無處說」。

九日倫敦接到義國圖謀佔領希臘高浮島的消息。這在莫索里尼是一種試探，當日哈里法克斯即斬釘截鐵的告訴義政府：在這一點上，英國絕不能含糊，如若義大利有所舉動，那麼就是戰爭。為什麼高浮島這樣嚴重？有原因的，如高浮島為英有，那麼它正與東南之克里泰，西南之馬爾泰結成一三角形，足以控制伊奧尼亞海，孤立羅特島。如若為義軍所有，則克里泰和馬爾泰的威脅將大大的增加。這一警告發生了效力。

不過莫索里尼狡猾過人，他不等倫敦去保障希臘的獨立，他早已先一步的向希政府去保證了。所以在這一點上，英政府十三日保證希臘的聲明早已落了空。

在這期間，根據英波談判時，倫敦方面的暗示，匈羅的關係一天緊張似一天，終於在十日左右，羅馬尼亞政府表示：如若英法不立即允許羅馬尼亞以軍事保障，那麼，羅馬尼亞為應付匈牙利日益不可耐的壓迫，只有投身於柏林。因為這個關係，所以張伯倫在他十三日的聲明中，於希臘之外，又拉進了羅馬尼亞。



現在我們要討論到英法十三日保證希臘和羅馬尼亞獨立的聲明。這一次的保證，據張伯倫說是和英波協定一樣的，英波協定中所包含的妥協性，我們早就指摘過；不過要明瞭這一協定的價值，最好還是看一看本月十二日柏林向波蘭提出的四大要求：（一）收回但澤，（二）在廼廊築路，（三）割東希萊西亞地方一條，（四）德國少數民族的自治。這些條件大概都是不足以妨害波蘭的獨立的，好了，如若英波協定的價值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希望英國對希臘和羅馬尼亞的保證會發生更大的作用？十三日羅馬尼亞政府表示，此項協定並不足以妨害德羅關係之改善，所以羅馬尼亞外長還是繼續訪問柏林，這當中的關鍵還不够清楚嗎？

阿爾巴尼亞事件本來就是英義協定的試金石，英政府決定維持了這一協定以後，這事件已經結束；而十三日聲明的意義，倒不在英法保證了羅馬尼亞的獨立，而在它根本未提到南斯拉夫。

爲什麼呢？「分而治之」本是英國統治者自古以來的策略。英義協定既不廢棄，既不能廢棄，那麼只有繼續離間德義。十三日聲明不提到南斯拉夫是對莫索里尼的一個暗示。我們知道匈牙利和義大利的關係素來比較德匈較爲密切，最低限度在匈義當局的主觀上；從這兒就發生一個可能性：讓義大利聯合匈牙利，阻止希特拉在多腦河過份的發展。在這兒，歷史的把柄完全具備：羅馬尼亞西北部的七堡割自匈牙利，而南斯拉夫的克羅阿蒂亞的舊主亦是匈牙利。爲莫索

里尼留一點餘地，利用德義軸心內部的矛盾和東南歐錯縱的關係，讓他們自己在多腦河去爭風吃醋，豈非上乘？這是倫敦的想法，這是爲什麼十三日聲明不提南斯拉夫之所以然，這是最近匈首相及外相行將訪義的索引。

德義瓜分多腦河，並不一定就必然的發生對立——好像這一點，連保守黨的反對派都還沒有看得清楚。邱吉爾在他的十三日的演詞中表示出這一點，他說：

「我們可以這樣假定：德國必需對於義國一定和他同英法作戰的一點有了把握，然後才敢在北歐和中歐發動大規模的行動；然而，英國的利益要求我們阻止這計劃的實現（繼續離開德義！）」。

西班牙問題壓迫着英國不能在現在和義大利決裂；分而治之的夢想誘惑着英國不願和義大利決裂；隨着事件的發展，那壓迫的力量將比誘惑的力量一天大似一天，說來說去問題的中心還是在西班牙。

西班牙，西班牙現在已經快要變成了絆着大英帝國的步武的一個解脫不開的幽靈；誰說歷史上沒有報應？（四月十五日）

## 應該是英國人民說話的時候了

本月十三日英首相張伯倫在議會聲明保障希臘和羅馬尼亞的獨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這一次的聲明並不能在上下議院中獲得無保留的贊助，一方面是反對派的首領阿特來認為這種曖昧的局部的保證不能代替正確的集體安全制度，不能阻止德義的侵略，更不足以維持和平；另一方面，上下議院都異口同聲的要求現政府和蘇聯作進一步的切實接近，因為誰都知道，在東南歐任何帶有軍事性的保證，沒有蘇聯的參加，是很難發生力量的。

這是推動英蘇作進一步接近的最大的力量，這是英國人民的力量。

其次，促使英國現政府和蘇聯接近的是西班牙問題。自從七日以來，從那個朦朧的半島上不斷的發出使倫敦幻滅的消息：七日叛軍政府宣佈加入反共同盟；此前此後，意軍不斷向西班牙調送，西叛軍忽然在西屬摩洛哥集中，弗朗哥進馬德里的人城式，一再改期，最初定為四月二十日，後來改為五月二日，最近又改為五月十五日，入城式不舉行，義大利不撤兵，從而入城式之一再改期，使人懷疑到意大利是否有撤兵的誠意。以上這些事實已足使人焦慮，可是最近又來了一件使人哭笑不得的消息：德政府決定今年在西班牙海岸舉行大演習，德艦隊參加者將有四十

艘，於本月十八日離開德軍港，向西班牙開發，定期大演習一月；如若這次大演習是本月月底開始的話，那麼最低限度直至五月底才能結束。如此英國預想中的：如若五月初義軍不撤退，英國將施以壓力的一步棋爲柏林看穿，從而走不通了。這就表示着戰爭就將在那兒發生，如若英國在這一點上一定要和義大利力爭的話。

這不但是幻滅，這簡直是警報。

我們早就指出了：英國一天不放棄離間德義的企圖，英現政府不會被壓迫着去嚴重考慮聯蘇的問題。現在，我們並不是說英政府已經斬釘截鐵的放下了這企圖，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來的，是英政府已經逐漸明瞭這企圖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從而不得不有備於萬一。

如此，就有了十四日英外相和蘇大使第一次具有嚴重意義的會談。接着就是英政府訓令英駐莫斯科大使和蘇外長在蘇京就地談判。現在，倫敦和莫斯科兩地的談判正在進行中，一切關於此項談判的報道：如空軍協定，如已進入決定階段等等，皆是過早的樂觀。何以故，目前在莫斯科和倫敦進行着的談判的中心不是單純的一個軍事技術的協定，而是一段錯誤了的世界史的清算。唯其意義是如此之重大，我們才不能希望他馬上有所成就。

在歷史上，這是歐戰以來的一件事實：英政府不情願和蘇聯有所接近。這最初表現在一九一

八年至二〇年列強對於蘇聯的武裝干涉上。誠然不錯，一九二〇年，英政府在當時的民衆壓力之下，中止了對於蘇聯的干涉；然而，從那時候起，英蘇關係從來就沒有明朗過。一九三三年國社黨上台以後，這一問題又行出現。可是一九三六年后，那本來可以起很大作用的法蘇協定，又是因爲英政府態度的曖昧，隨着捷克的瓜分而埋葬了。現在，因爲火燒到眉毛，這一問題才又被提起。在這一點上，曾如前法外長台爾波斯之所說：「如若英國在過去能和法國一樣同波蘭，小協約及蘇聯團結在一起，今天歐洲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暴力事件。」

在目前的策略上，自阿爾巴尼亞事件以後，英政府的意見還是極不一致：一部份人主張將反侵略的最后限制放在近東，東南歐則可以多少置之不顧；而另一部份人則主張反侵略不可分，沒有集體的戰線，局部的保證沒有効力。截至目前爲止，我們還看不出究竟英政府最后防線是打算放在什麼地方。這是爲什麼我們希望英國人民出來說話的道理，因爲我們知道英國人民是堅決的站在集體安全的后一點。

最近（十五日）美總統羅斯福向德義保證三十一國獨立的和平提議，其將遭德義之拒絕是以預想得到的，但是希特拉將何詞以對呢？他有話講的，他會提出威爾遜的十四原則之如何爲英法所撕毀，而終至於結成那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凡爾賽和約，雖然凡爾賽和約的不公平並不足以

爲目前德國所執行的侵略政策的根據。這又是一段慘慟的歷史，這又令我們痛感到英國人民叫出他們的聲音的必要。誰都知道，威爾遜的十四原則在瓦解同盟國作戰意志上，起了決定的作用，但是不幸歐戰甫終，那十四原則便消滅得無影無蹤。時至今日，凡爾賽和約的締結之爲違背英法人民的意志已經是一件不可否認的史實。

這些歷史絕不能讓它再來重演。偉大的英國人民，現在應該是你們說話的時候了。在前一個世紀的中葉，當南北美戰爭的時候，你們曾經推動你們的政府，改變了他們的政策，維持了民主的北美，完成了十九世紀的人類的一大進步；在這一世紀的二十年代，你們又推動過你們的政府，終止了干涉蘇聯的戰爭，完成二十世紀的人類的一大進步；現在人類的文明和進化，又走到存亡和絕續的關頭，正如同過去期待過你們的聲音一樣，現在全世界進步的人類正在期待着你們的歷史的聲音。（四月十八日）

## 英 國 的 軍 隊

——論徵兵與民主——

主要的由於西班牙問題而產生的三面戰爭的威脅，法國早就惴惴不能自安；從那時候起法國

即不斷敦促牠未來的同盟國英國採用徵兵制。最近因為捷克和阿爾巴尼亞之爲德義兼併，歐洲的戰略形勢爲之大變；再加以英法對於邀請蘇聯參加西歐戰事毫無決心和把握，法國對於這三面戰爭的不安，更是日深一日。從而法國對於英國採用徵兵制的敦促，更爲緊迫起來。據二十三日路透電，英政府將於二十四日內閣會議開始正式討論這一問題。自然英國的徵兵制未必馬上就因此付諸實行，不過問題是被提出了。

關於這一問題，第一使人驚奇的是當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即最落後的如我們，都採用了徵兵制的時候，何以英國還是保持那募兵制？這我們不得不求之於英國特殊的歷史環境。正如同地理環境規定了西班牙出橄欖，德國就偏不出橄欖一樣；歷史條件規定了英國採用募兵制，德國採用徵兵制。一般的說，法國的徵兵制是她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搗毀歐洲封建王朝的產物，德國的徵兵制是她一八〇八——一三年的革命反對拿破倫的暴政的產物，在歷史的起源上，徵兵制是革命的，民主的兒子；而澈底的徵兵制在本質上至今還是一切民主制度中最進步，最民主的一項制度。

但是英國在這一方面却是取着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英國近代意義上的軍隊發源於英國大革命時代（一六四八）的克倫威爾的農民軍，但是由於革命時代軍隊的橫行，常備軍這制度在當時

留下一個非常惡劣的影響；在革命後的復辟時期，當時的保守黨（它里黨）和自由黨（會革黨）拚命的反對常備軍這一制度，他們認為這違害人民的民主權利；這反對第一落在皇室侍從軍隊的身上，他們要用國會的權力來限制它，管理它；規定當時英國的常備軍不能超過一〇〇〇——三〇〇〇人，而他們自己則從事於民軍的組織，作為保護民主的前衛。

在這種議會和皇室鬥爭的過程中，英國軍隊確立的第一步開始於一六六〇——一六八九年，在一六八九年，英國議會承認皇室有設立常備軍的權利，但它須受議會嚴格的監督和取締。但是鬥爭正未有已時，直至十八世紀中葉，議會才開始認識常備軍設立的必要，何以故？在這期間，殖民地一天天的多起來了，為保護殖民地。在這兒我們看到募兵制——民主權利的破壞和殖民地的關聯。

不過，即使是如此，在此後的一世紀中，英國的募兵制，亦未怎麼樣的發達過；因為保護殖民地的重擔由海軍擔負去了。

以募兵制為基礎的英國近代軍隊的組織發源於兩大歷史事件上。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英國陸軍之所以不發展是由於海軍之能完全擔負起保護殖民地的任務；不過這是要假定殖民地不發生嚴重的事變，從而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之必要——這情形約略的維持到十九世紀的中葉；但是



時代變了，殖民地開始發生大規模的不安，從而軍以海軍已不足以維持殖民地的安全。一八五七——五八年，印度發生大規模的叛變；接着不到四十年，由於約翰堡的金礦之發現，在南菲又和波爾人發生了大規模的戰事，前后延長至足足三年以上（一八九九——一九〇二），這是英國殖民史上的破天荒第一次；這兩大歷史事件實在是產生目前英國以大規模的募兵制度為基礎的近代軍隊的母親。

繼一八五七——五八年印度叛亂之後，當時的作戰部長加的威爾（一八六八——七四）開始改新英國的軍隊，採用了那海外和國內輪迴調防的聯鎖制度，亦稱加的威爾制度，其目的在保衛印度。繼一八九九——一九〇二的波爾之役以後，當時的作戰部長哈爾登爵士（一九〇五——一三），又革新了一次英國的軍隊，編成遠征部隊六師團，地方部隊十四師團。

如此，英國軍隊以波爾之役的作戰經驗和哈爾登的軍事組織，參加了歐戰。但是不久證明了和一個徵兵制的國家作戰，自己非採用徵兵制不可；一九一六年五月，英國採用了徵兵制，如此英國組織七十二個步兵師；參加大陸作戰的，連自治領殖民軍隊在內，一共有一〇〇個步兵師和八個騎兵師。歐戰甫終，徵兵制又被取消，恢復戰前的募兵制度。現在英國的軍隊分為（一）正規軍及後備軍，（二）地方軍。正規軍規定為五師團，兩騎兵旅，官兵共十四萬人；后備軍現

數爲十二萬人；地方軍十四師，兩個騎兵旅，現數爲十三萬五千人。

自從去年以還，地方軍的人數更動過兩次，一次是增加一半，七師團；最近又聲明增加一倍，即十四師團及兩個騎兵旅；如此，英國地方軍（一種民軍的形式，訓練時間非常短，平時爲保衛地方，作戰時亦送至大陸，有類我國之民團）共爲二十八師團，四個騎兵旅。

以這樣的兵力，應付法國的三面戰爭，自然是不夠；所以法國要敦促英國採用徵兵制。但是英政府却有他的特殊困難：工黨和工會堅決反對徵兵；他們的口號是資本不應徵，工人不應徵。他們是有理由的：軍火商的紅利差不多是一年增加幾倍，例如最著名的阿姆斯特隆廠的紅利就從一九三三年的十八萬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八十六萬金鎊；而工人呢，他們的失業人數却從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突破了二百萬，這是顯而易見的，其他的不待說。

這是正確的，這正是英國人民說話的時候；在最近的過去，英國人民有過三次說話的機會，頭兩次是擴軍問題，第三次是增加地方軍一倍的時候；但是工黨却完全把這機會放過了。現在又到了一次嚴重的關頭，英國的人民絕不應該再將他放過。徵兵制，本來是民主制度中最進步，最民主的東西，在原則上是沒有反對的理由；不過要緊的是徵來的兵一定是要用在保衛民主，不論它是國內的或是國外的；這是英國人民——工會和工黨所必須爭取到的保證；而在保衛國外的民

主制度當中，千萬不要忘記正在東方爲民主苦鬥的四萬萬的中國人民；這是英國工黨可以爭，而的確可以爭得到的保證；不要忘記，英國是站在幾百年未曾有的歷史關頭，更不要忘記，三〇〇年前，當保守黨自己還是反對黨的時候，他們曾爲獲得這保衛民主的保證和政府鬥爭過一個世紀；一七二一年自由黨的首相瓦爾波爾爲反對非民主的軍隊曾經說過「誰給人以血的權利，就是將自己的血給了別人」，在那時候，他們的氣魄是何等的浩大，這光榮的自由黨的傳統，你們（英國的人民和工黨）正應該是不屈的繼承着。（四月廿五日）

## 英大使提德赴前

——新妥協政策的危機——

當三月三十一日英國保障波蘭獨立，本月十三日保障羅馬尼亞希臘獨立和英政府開始與蘇聯談判的消息相繼發表以後，一般把自己的願望來代替思想的人，就大書特書說：「民主國家，已不戰而勝」，現在由於這幾天來事實的糾正，大概會感覺着言之太早了。

當本月十五日羅斯福總統向希特拉莫索里尼建議保證三十一國獨立的時候，一般以願望來代替思想的人更加强了他們的「民主國家不戰而勝」的信念；由於最近（二十三日）韓德森之提前

赴德，美政府表示不滿，不願步張伯倫后塵，這一信念大概又稍稍的起了動搖，而歸於沉寂了。

二十三日英大使韓德森離英赴德，據二十四日美聯社電，英大使攜有英政府向希特拉的「警告」三點：（一）英國願意和平解決歐洲紛爭，（二）美總統的提議正好打開這和平談判之門，（三）英國將以武力阻止一切獨霸歐洲的企圖。據二十五日路透電德外長暫時拒見英大使，但這是一件小小的失態，似乎不會發生嚴重問題。

本來英大使是在捷克被吞併后，作為一種抗議而被召回國的，原來打算在五月始行返任，現在忽然提早，自然不免引起各方面的懷疑，尤其是美國，他們預感到美總統本來是用來加強反侵略的提議，好像又被人用為新妥協政策的工具了，正如同威爾遜總統的十四原則被人利用為那與十四原則的基本精神完全相反的凡爾賽條約的張本一樣。

現在看得很清楚的是希特拉二十八日回答羅斯福的演講未有發表以前，英政府絕不會對英蘇談判有所決定，決不會對蘇聯的提案有具體答覆，一切要看希特拉的演詞才能決定。這從張伯倫二十四日在下院堅持不在二十八日以前發表任何關於此方面之聲明一點看，瞭如指掌。現在張伯倫用以對付議會的資本有美總統的和平建議和最近提出的徵兵制度的實施。

我們是不是可以單獨根據這一點來斷定新妥協政策的危機之存在呢？不是的。

要知道這當中的底細，我們不可以不嚴密的分析一下這一月來，尤其是最近以來英國的內政和外交。一個國家的內政是他的外交分不開的，這是基本前提。在這當中，第一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這一次英國外交政策在表面上的轉變是英國民衆的力量。自從三月十五日捷克事件發生以後，英國人民對於張伯倫妥協政策的不滿，簡直是快要到了沸騰的程度，有的已由不滿而變爲行動之可能。例如即便是保守黨的議員如波特巴，在他的三月二十日致每日電訊報的一封信中也指着西門財相說：「顯然的他不想有所具體行動，如若這樣，他或者改變他的路線，或者下台。」這一運動，趁着那時德國要對波蘭下手的風聲，發展到三月底達到了最高峯，那表現在艾敦等三十人改組現政府的提議上，但是三十一日張伯倫聲明保證波蘭獨立，艾敦等撤回了改組的提議。本月七日義大利併吞阿爾巴尼亞，英國的民情又激昂了一次，但是由於十三日保證希臘羅馬尼亞獨立和與蘇聯開始談判的聲明，這不滿又慢慢的消沉下去。此后，國際上比較風平浪靜，而羅斯福又有了那壯膽的聲明，張伯倫在內政上又可以運用自如了。在這當中有兩件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十八日英國議會在復活節后又開始舉行，許多提議中，有一件提議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下院某議員提議停止英德協會的活動案，這遭現政府拒絕了。在英國議會的走廊裏，誰都知道這一個機關是出賣捷克的幕后人，他們的聲名是盡人皆知的，英政府拒絕攷慮此一提案可以作

爲英政府對德政策轉變的測量器。(二)在最近供應部長的人選未發表以前，本來是邱吉爾的呼聲最高，而且因爲歐戰時的經驗，他之勝任愉快，絕無問題，然而英政府不用他，因爲他過去批評政府的外交政策太利害了，我們想一想，如若英政府果有勇氣澈底拋棄過去的妥協政策，還怕一個曾經批評過那被拋棄了的政策的人來入閣嗎？所以這一人選是一個壞兆。

在外交上，除掉英蘇談判進行中的可疑之點，已不斷的由我們指摘了以外，還有兩件事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一)英國至今未放棄離間德義的企圖。這最明顯的表現在本月十三日議會的辯論上，在這一次辯論中，英政府表明不廢棄英義協定，就是說不放棄離間德義的企圖，英政府的這一觀點，甚而至於一部份保守黨的反對派都表示同意，例如邱吉爾。及至最近，因爲齊亞諾中止赴柏林的消息發表以後，英國官方報紙又加以利用，說軸心發生裂痕了。這種疑神見鬼的宣傳，其作用只有減輕英蘇切實合作的迫切性；自然誠如邱吉爾先生之所說：利益是不會撒謊的（引馬爾保羅語），不過正是這一原則才把德義結合了起來——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二)與上述一企圖互爲表裏的英政府有意識的放棄南斯拉夫，在保證希臘羅馬尼亞的獨立中，不提到他，雖然唐寧街的戰略家明知要真正的軍事保證羅馬尼亞的獨立非維持南斯拉夫的獨立不可。這種暗示，義大利巧妙的利用了，這表現在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馬爾哥維奇和齊亞諾的威尼斯會談

上。現在英政府在東南歐朦朧的看到了一條北起匈牙利南迄阿特里亞海的「莫索里尼防止希特拉」的防線，他們不情願這防線幻滅。

根據以上這幾點的分析，我們才能知道所謂新妥協政策之非危言聳聽，而是有源有本。不過凡事葉落歸根，英政府政策之所以有這一次表面上的轉變是英國人民的力量，我們相信英國人民的力量只會將這轉變實際化，積極化，無論那是藉着反對無條件的徵兵這機緣上，或者希特拉第二次激烈行動的機緣上——雖然那未免遲了一點。（四月廿七日）

### 何以希特拉演詞這樣「和平」

全世界所切望着的希特拉回答羅斯福和平建議的國會演詞於二十八日發表了。據二十八日美聯社電，倫敦股票市場，今日下午二時開市，各股票公債市場均上漲，一般均認希氏演詞和平。在歐美輿論界尚未批評希氏演詞以前，倫敦交易所已經這樣的批評了：希氏演詞「和平」，這正是希特拉所願望的，這批評比其他一切批評更值得我們重視，因為它將在本質上支配着倫敦和英法未來的政策。

在未有分析這一演詞的內容之前，我們應該回溯一下希氏演詞未有發表以前，國際上的政治

環境，尤其是英國外交政策的潛在的動向。在這當中有三件大事值得我們注意：第一，英首相張伯倫拒絕在二十八日以前發表任何關於英蘇談判的聲明，第二，英大使提前返德，以便「使德政府明瞭英國外交政策之真相」（張氏在下院語），加重英國新政策的壓力，第三，英政府於二十六日宣佈部份的徵兵。最後一點，據張伯倫說是由於近一週來，外間對於英國保證波希羅獨立的懷疑日益加深，英國為表明心跡，所不得不採取的步驟；在這兒我們要注意的張氏所稱外間之懷疑，並不在英國軍隊之不敷用，而是在英蘇談判進行之遲緩與曖昧，不過，這是其次的問題。

主要的因為這樣的政治環境，希特拉決定了他的新策略——以和平的言詞掩飾他的侵略企圖，利用那大有可能的英國新妥協政策，再打幾個不流血的勝仗。

詳細的研究一下路透社和海通社發出的演詞全文，我們也同樣的不得不感覺全演詞的慎重與「和平」，雖然他在這裏邊聲明了英德海軍協定和德波協定的無效以及拒絕了美總統的提議。

在未進一步的解剖這和平姿態以前，我們不得不首先指出那全演詞中最不能掩飾過去的自相矛盾和撤謊，那就是關於捷克被併的辯護，他第一句說「我未曾採取過任何蹂躪第三者權利的步驟，而相反，我所做的却正是恢復了二十年前被破壞了的權利」，換句話說，他是糾正凡爾賽和約的英雄，但是下面一句，接着就是：「現在德國國境內，沒有一塊地方不是以前就是屬於德國



的。」關於捷克，這「以前」，不是一九一八，而是一三七八，不是二十年前，而是六〇〇年前。在這兒我們看出這裝着糾正凡爾賽和約的英雄的破綻，這是顯而易見者，奧國亦非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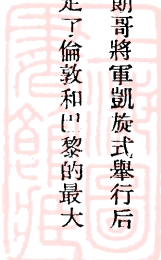
其次，我們就要提出這全演詞中最大的毒素——虛偽的和平姿態。

(一) 關於廢棄英德海軍協定的和平姿態。海軍協定的宣佈廢棄是他對英國施行徵兵制的一個答覆，但是這不是全套。他說，他從來就重視英德的友誼，但是不幸他這種苦心，好像已不爲英國所了解了。他說軍備競爭，他是不在乎的，雖然他仍舊希望英國正在開始的擴軍可以避免，如若英國還想和德國談判這一點，沒有一個人比我更爲高興，想達到一個英德間明則的和直率的了解了」（路透社）。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和平姿態。

(二) 關於法德關係的和平姿態。在這一點上，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說：「自從法國將薩爾區域交還德國之后，法德之間已無領土問題」（海通社稿，路透社無此段）。在這兒我們要注意的是去年九月三十日明興協定簽字前后，他曾說，那是在歐洲的最后一次的領土要求。

(三) 關於德波關係的和平姿態。他於敘述了他和波蘭交涉收回但澤迴廊的經過，以及他最后不得不廢棄一九三四年德波不侵犯協定的理由后，接着說：「雖然如此，倘波蘭仍願與德國進行友誼的磋商，德國亦表歡迎」（海通社稿，路透社無此段）。

(四) 關於西班牙問題的和平姿態。他說「他希望德國志願軍能於弗朗哥將軍凱旋式舉行后馬上就回德國」(路透社)。這又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和平姿態，因為他安定了倫敦和巴黎的最大



的擔心。

(五) 關於殖民地問題的和平姿態。他說，關於殖民地問題，他已經累次向英國提到過，而且將來還要提出這一問題，不過，他已經早就說清楚，「這不能成爲武裝衝突的原因」(路透社)。在這一點上，他希望「羅斯福總統領導世界歸還殖民地於德國，德國願爲人類之正義和平而努力」(海通社稿，注意，這一段非常重要，而路透社獨無)。

(六) 又要做反共產主義的先鋒。他談及歐洲的一般情況，他說，歐洲的不安，「完全因爲國際上有一種黷武主義者，他們想將歐洲文化，交付共產黨一手破壞」(海通社稿，請讀者注意英國官方報導機關路透社稿無此段)。大概希特拉已感覺着，國際上有識之士已經看穿他的反共產的劍牌，所以在這一點上只是微微的暗示了一句；不過，這一點的暗示對於倫敦和巴黎某部份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這長數萬言的演詞的重要之點，大概如此，提出來的現實問題有將爲刀上之俎的波蘭，渺茫的縮軍和那將用和平手段來解決的歸還殖民地問題；當前的問題是：唐寧街和開道塞會上這第二

次的大當嗎？新妥協政策果將逐漸復活嗎？英蘇關係又將在本質上趨於停滯嗎？或者是英政府已經看透了這當中的陰謀詭計，毅然決然向反侵略的大道前進？如若根據歷史來判斷，其結論總不免使人危懼，雖然我們希望反侵略戰線不會因此而受挫折。邱吉爾先生最近在會議中說得好：英政府在這過去太重視獨裁者的言論，而忽略了他們的行動。這是正確的，我們希望英政府不要再蹈過去的覆轍，太重視這一演詞。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以為最近德國陸軍大元帥伯勞希區氏訪問羅馬和利比亞的寥寥十數字的新聞比這洋洋數萬言的演詞更值得英法政府的研究和考慮。（四月廿九日）

## 戰艦如雲的直布羅陀

自從三月二十七日西班牙叛軍進了馬德里，四月一日佛朗哥正式宣佈戰事結束以後，西班牙這幾個字已經不大在報紙上看見了，好像一件羞辱的歷史事件已慢慢的被人忘記。

另一方面，自從德國法西斯於三月十五日吞併了捷克以後，大家都注意到東南歐去，在那兒研究法西斯的策動和未來的戰略。誰都未曾意識到西班牙是歐洲戰略的鍵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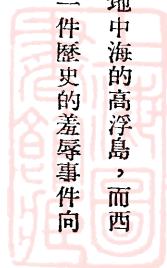
直至四月七日，義大利吞併阿爾巴尼亞，英法的視線才又轉移到地中海，在四月十三日英國

下院的辯論當中，人們雖想起了西班牙，但是注意的集中點仍舊是在那東地中海的高浮島，而西班牙則似乎仍舊是演着次要的角色，好像大家不情願把這一個問題——這一件歷史的羞辱事件向深處想。

如此，直到了四月十八日德海軍向西班牙海岸集中演習，倫敦和巴黎才被逼迫着去撫摩那歷史的創傷。不過這時候，問題已經不是西班牙，而是直布羅陀了，好像防衛直布羅陀的問題可以和西班牙問題分開的一樣。

從四月十八日前后起，英法戰艦不斷向直布羅陀集中，直布羅陀的防禦築得如何堅強，儲藏的糧食足以支持多久，海岸高射砲的威力如何猛烈——諸如此類的報導，不一而足。有人在英國議會問張伯倫，西班牙叛軍在直布羅陀附近西屬摩洛哥的調動究竟有何目的，張伯倫的答覆是，用不着大驚小怪，那是西班牙「國民軍」的復員。不過，英國海軍部並未能如張伯倫在下院中所表示的那一樣的鎮靜，軍艦仍舊是不斷的向直布羅陀集中。

在這期間，叛軍進了馬德里以後，第一個禮拜就逮捕了一七〇〇名的政治犯，所謂政府軍的嫌疑份子，有「罪」者處決，無確實罪名者拖向集中營，雖然這一七〇〇名的政治犯有約莫等於張伯倫氏正在努力經營的機械化部隊四大隊（營）之多的人力。張伯倫看不到這些：西班牙在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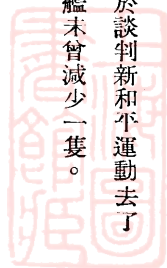
二次戰爭中守中立，英國要實行徵兵！

及至最近四月二十八日希特拉的「和平」演詞發表了之后，倫敦又忙於談判新和平運動去了（美聯社電），更沒有時間來理這棘手的西班牙問題，雖然直布羅陀的戰艦未曾減少一隻。

這是最近一月來關於這一問題的事實的經過。

撥開倫敦市終年不斷的烟霧，問題的本身，全不這麼簡單。第一我們要明瞭的：政治的欺瞞改變不了已成的戰略形勢，西班牙直至今日仍舊是握着未來戰爭的戰略的樞紐，而直布羅陀則是此樞紐中之樞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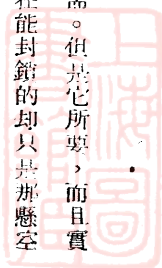
如若德國不預備在未來戰爭中放棄東普魯士，在任何情況下，她不能放棄但澤和廼廊，因為這是軍事的必需；同樣，如若義大利決心參加第二次大戰，牠決不能放棄直布羅陀。我們知道義大利是一個原料貧乏的國家，牠的軍事資源大部份是從國外輸入的，而這輸入的最大的孔道是直布羅陀港，如若果真英國能如一般的預言家之所預言，於戰事爆發之后，馬上就封鎖了直布羅陀和蘇彝士；那麼英國實在用不着打，只要坐在直布羅陀港口外的軍艦上等義大利的死就好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之打擊義大利真是言如其實的甕中捉鼈。許多自滿的人這樣想：英國有堅強無比的海軍，能控制世界的航路，怎麼不能控制一個小小的直布羅陀？這完全是對的，如若我們



現在還是生在維多利亞王朝時代的話：可惜的，不是了。

義大利要無條件的控制直布羅陀港，這是不錯的，這是戰略上的必需。但是它所要，而且實在能控制的是和西班牙領土相連的直布羅陀港；而英國所要，而且實在能封鎖的却只是那懸空的，四不靠的直布羅陀。在這一點上，義大利並不專靠海軍來控制，牠可以應用直布羅陀附近的空軍和陸軍；對海的西屬摩洛哥更不待說，那兒不單有強大的空軍，而且還有德國式的潛水艇根據地。而且即在海軍方面，加的茲港，如若果真充分的防禦起來，亦甚可以阻止英國海軍進入直布羅陀。

即使我們假定戰事初起，英國費了巨大的軍力，的確封鎖了直布羅陀，義大利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就變了甕中之蠶呢？在那羞辱的歷史事件——絞死共和西班牙——未有發生以前，是；但在那羞辱的歷史事件發生了以後，則大大的不是了。義大利有了一個法西斯的西班牙做同盟，牠可以利用西班牙的陸路和牠的大西洋不止一個的海港輸入她的資源，自然英國還可以封鎖這些海港中的一個或兩個，但是義大利可以隨時換港口。如若說英國的海軍強大到一種程度可以顛撲不破的封鎖西班牙全部的海港，不但一個平常人不相信，即便是唐寧街的海軍部自己也不相信。在戰略上，這種形勢是不能改變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是希望西班牙守中立。這件事務辦到，



辦不到呢？自然在這兒英法會想起去年捷克事件上弗朗哥宣佈中立的往事以自慰；但是不要忘記就是在那一次「中立」中，希特拉向弗朗哥提出的條件：西班牙可以守中立，但是如若大規模戰爭發生，西班牙的所有飛機場要供德軍利用。這秘密條件是直布羅陀總督自己宣佈出來的，所以大概不是新聞記者的造謠。自然，弗朗哥自己不情願參加戰爭，這是事實；但是弗朗哥能如執行他自己的意志嗎？現在，德國的艦隊集中在西班牙海岸，德義的軍隊還未離開西班牙，如若英法壓迫弗朗哥太利害要他堅持中立，或者他竟拒絕德義締結同盟的要求，那麼，我們可以斷言，西班牙又要發生一次「革命」——百分之百的德義走狗的西班牙法西斯黨，（這機關完全在德義秘密政治警察的控制之下）革弗朗哥及其親信黨徒的命，其結果還是德義貫徹了他們的政策。

即如在最近這一次危機之中，如若西班牙還是共和西班牙的話，英國的軍艦可以得共和政府的邀請暫時佔據巴里阿里，如此直布羅陀可以有恃而無恐，這是兩個月前還可能的事，兩個月後的現在不可能了。

即是在寫這篇文章的一瞬，馬德里還不知道有多少人走上絞刑台，有多少人拉進集中營，這些都是保衛民主的最優秀的戰士，然而他們死了，連抗議都聽不到；相反的我們只聽到新和平運

動的呼聲。不過，歷史是不留情的，有一天，地中海上的西風會吹下一切欺瞞的假面具，戰爭的信號如閃電一樣，頃刻之間傳到了巴黎和倫敦；到那時候再來這地中海的西岸念一萬首招魂詩，也不能喚起這些已死的英雄戰士！（五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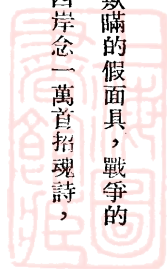
##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紀念阿比西尼亞淪亡的三週年——

三年前（一九三六年）的今天，法西斯義大利的軍隊到達了阿比西尼亞的首都阿底斯·阿巴，阿比西尼亞就淪亡了。

時光匆匆，瞬已三年。三年來法西斯的國旗雖然在阿比西尼亞飄揚着，然而阿比西尼亞的人心並未死，直至今日在那東非的荊棘之中，還有着英雄的鬥士和法西斯在抗爭，我們謹在這慘痛的紀念日向他們敬致虔誠的同情的敬禮！

然而阿比西尼亞雖然淪亡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撫今追昔之餘，我們應該從這過去了的血泊之中，吸去抗爭的教訓，來豐富我們自己。因此我們感覺到復習一次義阿戰爭的軍事教訓之必要。





如一般所知，阿比西尼亞是東非的一個沙漠的國家，全國之中，沒有一條可以稱爲近代的道路，相反的到處都是池沼和平的山地，這是天生的一塊適宜於發展游擊戰的地方。在軍備上，牠的正規軍只有四萬人，可以徵調的約五十萬人，但是這預想的五十萬人的武裝和供給問題却是毫無着落。在重武器方面只有四隊七五生的的砲隊；迫擊砲，坦克，飛機則是屈指可數；在輕武器方面有輕機關槍三〇〇枝，自動步槍倍之；在武器方面，這種輕機關槍和自動步槍的缺乏是一個致命傷，因爲這些武器是武裝游擊戰最適當的武器。

義大利方面調動的軍隊共計五十萬，裏面包含了約一〇〇分之四的動力化部隊，此外還有幾百架飛機。義大利侵阿在地理上只有兩個據點，一個是北部的愛力特里亞，一個是南部的索馬里蘭，其主力由北而下。

戰爭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開始，義軍自愛力特里亞出動，十月六日即進展阿比西尼亞北部的阿杜瓦，阿皇不主張陳兵邊境與義軍作正面的對壘，義軍未遇到嚴重的抵抗。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十一月，十一月六日義軍進佔更南之莫加來，同樣未有遇到嚴重的抵抗。

但是正因爲抓不到阿軍的主力，而自己的交通線却一天天的延長起來，義軍反顯得不知所措了。如此，各線都停頓了起來。征阿之役的第一期——長驅直入的時期於此告一段落。

自十一月初至於一九三六年正月，這種各線停頓的情形日益顯著。在這停頓的第二期中，義軍無進展，而阿軍却相當的活躍起來。十二月中旬，阿軍重新克服了莫加來附近潭濱地方的一部份，如此威脅了莫加來義軍的左翼，義軍無可如何，但是阿軍却亦未能充分的利用這初步勝利，發展廣大的游擊戰，而拘泥於正規戰的形式，所以事實上也沒有任何值得紀述的更大的戰績。

十二月末，一九三六年正月初，倫敦巴黎方面的觀察家，因為這種停頓的情形，都為阿比西尼亞做出樂觀的估計，而把義軍的前途描寫得非常黑暗。這種軍事觀察家的觀察是否影響阿軍的作戰，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阿軍同樣因為這種停頓的情形，而增強了他們集中反攻的勇氣，則是事實。

如此，我們到了義阿戰爭的第三期，一般的說是阿軍反攻期，自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至五月五日，這是阿比西尼亞的致命傷。一月十五日阿軍南線拉斯·代斯他斯的部隊在南路開始反攻，向義屬索馬里蘭的多羅地方前進，初期的成功是獲得了，而義軍的兩翼也的確受了威脅，但是阿軍却不知他們所推進的地域是最適宜於坦克作戰的地方，義軍格拉支亞尼將軍，認為時機已到，於是充分的利用了近代武器——尤其是由坦克，作反攻的反攻。義軍這次的勝利非同小可，

在追擊中前進了二四〇英里。接着北線義軍，爲解莫加來之重壓，開始向潭濱地方進攻，阿軍無自知之明，於失敗之初，馬上就報之以正面的總反攻，局部的勝利，付了最高的代價。義軍認清了阿軍這種無顧慮進攻的弱點，開始陸續南犯，於安巴·阿達拉姆地方遇到了嚴陣以待的阿軍，在這一次會戰中，阿軍又是盲目的不斷再反攻，其死傷之慘，爲義阿戰爭中空前未有，阿軍死二〇·〇〇〇人，義軍八〇〇，二五比一。三月初義軍的南進部隊達到阿桑吉湖北面。此時阿皇心急，急調南方部隊馳援北路，並親自至阿桑吉湖指揮作戰。三月底開始反攻阿桑吉湖北面的義軍，這反攻的結果是言如其實的致命的失敗，阿軍全軍死傷八〇·〇〇〇人，總數的三分之一，而這些死傷者除掉消耗了義大利若干箱的機關槍子彈而外，未予義軍以任何嚴重的打擊。經此一敗，阿軍瓦解了，從這時起，義軍進佔阿底斯阿巴巴僅僅是一個築路的問題。義軍調選出二〇·〇〇〇名的動力化部隊向前追擊，其餘的部隊則轉變成築路隊，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義軍到達阿京。如此，這第三期的阿軍反攻期以反攻始（南路多羅之役）以反攻終（阿桑吉湖之役），但是不幸，這反攻並沒有攻出去，而却是毀滅了自己。

戰事的經過，大概如此，這一戰爭的教訓，也就包含了在上述的經過之中，不過爲補充和明瞭起見，我們再概括一下：

(一) 在我們以上的軍事敘述之中，我們沒有提到阿比西尼亞的內政，事實上這萬分嚴重的影響了阿軍的作戰。第一，阿比西尼亞是一個奴隸制度的國家，這大大的決定了她不得不採取正規戰，因此，在這一點上，牠可能和那紅海對岸的阿拉伯叛亂比（著名的勞蘭斯領導的）；第二是政治上的不統一，出了阿好，例如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哥格沙酋的降義決定的影響了安達拉姆的戰事，而安達拉姆更南的阿拉季之失守，有人說簡直是加拉斯酋出賣了的。

(二) 未能認識敵己武裝的懸殊，充分的發展在這種條件上幾乎唯一可能的戰鬥形態——游擊戰。誠然，在從一九三五年十月至十一月當中，阿軍正確的避免了陳兵邊境，但是不到二月的停頓，他們忽然又將自己的戰鬥力估計得那麼高，施行全面總反攻，其結果唯有將自己的血肉，喂敵人的砲火。

(三) 無顧慮的反攻是整個義阿戰爭中阿軍的致命傷。在決定義阿戰爭命運的四大戰役（多羅之役，潭濱之役，安達拉姆之役，阿桑吉湖之役）中，兩次是反攻，兩次是初期的守勢，繼之以不斷的再反攻，在全盤的估計上，攻勢是在阿軍的一方。

(四) 義軍正確的利用了戰略的攻守勢和戰術的守勢。前者利用了近代機械化部隊的機動性，向抵抗力最小的地方，作攻勢運動；后者則利用近代武器的威力，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過之

勢，消滅敵人集中的主力。在這種情形下，阿軍唯一的對策是發展游擊戰，以血肉作交通，民心作電話，和機械化部隊爭機動；而在主力方面則應該盡可能的避免集中，即集中亦應該充分利用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如此可以等到七八月的雨季，讓那神秘的尼羅河來幫忙。不此之圖，阿軍所採取的戰略和戰術則是適得其反，其下場如此，在軍事上，絕非偶然。（五月五日）

## 張伯倫外交的真面目

——從希特拉演詞到柏克演詞——

現在的世界差不多是圍繞着張伯倫一個人在轉，所以為明瞭國際的演變，我們不得不看看張伯倫外交的真面目。

在上月二十八日希特拉的國會演詞未有發表以前，歐洲反侵略戰線形成的關鍵表現在兩件意義嚴重的象徵上，第一是二十三日英駐德大使的提前返任；第二是二十四日張伯倫在下院中聲明：於二十八日以前，不發表關於英蘇談判的任何公告；全問題的關鍵尤其是在后者，這在我們上月二十七日的社論中已經充分的分析過。

二十八日希特拉的演詞既經發表以後，我們曾發問「英蘇關係又將在本質上趨於停滯嗎？」

我們的回答是：「如若根據歷史來判斷，其結論總不免使人畏懼。」（本報四月二十九日社論，歷史不騙人，目前已大有不幸而言中之趨勢。）

二十九日倫敦方面盛傳英國將擴張不侵略保證至德國，但礙於民意，尙不能公開進行；而泰晤士報則於曲解了凡爾賽和約的歷史以後，提出：各列強應充分的考慮德國的和平提議，如若德國有誠意的話（泰晤士報對於德國的「誠意」到現在還弄不清楚！）。這是英政府對德復活新妥協政策的壞兆。

同日，路透社公開否認英政府曾致牒波蘭政府聲明英波協定並非使波蘭對德採取崛起強態度的消息。一個消息要路透社來否認，這個被否認了的消息的價值，已經足以令人深思了。這是英政府對波蘭保證或無誠意的壞兆。

三十日同盟社電，巴黎半官報時報的倫敦記者通訊說蘇聯已同意將遠東置之於反侵略戰線之外；因為時報是法政府的半官報，而英法的關係又如此密切，這一同盟社的報告的價值是不可忽視的。這是英政府在遠東無意於反侵略的壞兆。

英政府這些對德，對波和對日的曖昧關係本來都是倫敦的宿願，不足為奇；奇怪的是這些消息偏偏是在希特拉演詞發表以後，陸續的，從不同的方向發送出來，這是值得注意的。這種半公

聞的表示，在莫斯科得到了強烈的反響：五月一日蘇聯紅軍總司令演說道：「資本主義國家有的是陰謀和詭計，恐怕：只有在我們這兒才是真正的爲和平而努力。蘇聯準備大規模的戰爭，但是不情願參加小的冒險漩渦」（美聯社電，路透社無此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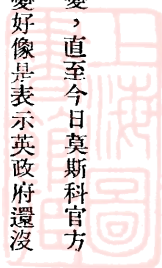
本月二日路透社正式發表了我們前此所未知的一項不公開的外交文件：四月二十七日（希特拉演詞之前一日，注意！）日本駐英大使向英政府提出對英政府擴張反侵略戰線至遠東的警告，當即由英外相回答，英政府絕未追求此項政策，因此英政府無改變對華政策之必要。由於這一文件的發表，我們才能充分了解張伯倫在希特拉演詞發表前，在各方面準備的苦心，二十八日的希氏演詞中之未能強調反共國家中日本的作用，在倫敦看起來大概是這一次會談的結果，而不知道是我們的抗戰纏住了日本的手足之所致！

同日美聯社發表蘇聯駐英大使正式同意將遠東置之於反侵略戰線之外，並云已通知英政府。奇怪的是莫斯科方面未有正式否認，或者是已不能正式否認。從這當中，我們可以大概的推測出爲什麼李維諾夫於三日提出辭呈的近因，而其遠因無問題的則應求之於二十八日希氏演辭發表以後，英政府對波，對日，對德關係的曖昧，使莫斯科方面終於明瞭局部的保證只能成爲「小的冒險漩渦」，於防止侵略有害而無補。捷克於未被割讓以前，同樣的有過局部保證，同樣的未能免

於割讓和吞併之大禍。

李維諾夫的去職是莫斯科對於倫敦的一個沉默的抗議，冀其有所轉變，直至今日莫斯科官方未有任何的公開聲明，大概因此。但是這幾天來的英政府外交政策的演變好像是表示英政府還沒有懂得這沉默抗議的意義。

三日以後，問題漸漸的集中到波蘭，因為波外長將於五日發表回答希特拉的演詞。先是五月一日每日郵報就提醒波蘭，所謂但澤及廼廊問題純粹是「經濟」問題，該問題之解決應從此方面着想，而不應誇張，五月四日該報又將海通社傳出之波蘭四大反要求，認以為真，警告波蘭，英國不能支持波蘭之過大要求。不過這些象徵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五月三日英駐波大使和波外次的會談，據美聯社電英政府在此次會談中力主波蘭能度要和平，不可誇張。這一消息值得我們十分注意。在這樣的佈置之下，波外長發表了本月五日的演詞，演詞的要點：（一）關於但澤波蘭表示堅持其商業及出海權，（二）關於廼廊則表示堅持波蘭的主權，雖然在其他各點上，波蘭的態度相當堅決，但是德波和平談判之門，顯然的並未關閉。倫敦方面表示滿意，尤其是泰晤士報對波外長措詞之和平表示欣慰，同時力主德波問題要和平解決。在這一點上，但澤問題很有許多地方像去年的捷克蘇台德區問題，不過，在事實未有實現以前，我們還是不向那兒想好。在這





期間，值得注意的倒是柏林方面對於波外長演詞無公開表示，據六日路透電，希特拉要等英美官方的反響明瞭以後才表示態度；而另一方面巴黎則希望羅馬能夠對希特拉加以壓力，這又是使人不安的壞兆。

在這當中不可忽視的是五月四日英政府在事實上承認斯洛伐克。這顯然和上月二十四日張伯倫在議會中不承認吞併捷克的聲明，完全違背。

從這幾件事實上看，英政府還沒有理解莫斯科那沉默抗議的意義和嚴重性。事實上，世界和平之能否維持，全視英蘇能否合作而定；而在另一方面，則如勞合喬治於上月三日在議會中之所言：「如若英國得不到蘇聯的切實合作，英國保障東歐諸國簡直是自投陷穽。」全問題的關鍵，在力主真正的集體安全制度的蘇聯。可是據五日的美聯電，英政府已拒絕蘇聯英法蘇三國同盟的提議，雖然在原則上還願意維持集體安全的「原則」。現在倫敦所希望的是蘇聯只局部的担保英法所担保的東歐波羅兩國，理由不是英國不願和蘇聯切實合作，而是東歐諸國不願蘇聯的援助，這是張伯倫唯一的論點。這是不正確的，勞合喬治要問：「既明知無蘇聯，不能保證東歐，爲什麼不在給予東歐保證以前，先求得蘇聯的同意，而以此爲英法保證波羅之唯一條件？」（五月七日）

## 德義軍事協定

一個月以前（四月三日），勞合喬治在英國下議院的辯論中，暴露了唐寧街的作戰計劃，他說現政府心目中可能的對德戰爭有四個條件：（一）義大利不忠實于軸心，（二）弗朗哥出賣德義，（三）地中海通行無阻，（四）蘇聯可以無條件的幫助波蘭。在這樣的計劃之下，英政府犧牲了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在四月十三日的下院辯論中，邱吉爾好像也同意這種政策，他說：在德國決心在北歐發動意義嚴重的事件以前，德國必須獲得意大利於戰爭爆發時，切實的軍事合作；然而英國必須用全力去阻止這種計劃的實現。及至最近，但澤問題日緊一日之際，英法不思從鞏固和平戰線方面着想去阻止希特拉的冒險，而倒反以離間德義為張本，鼓動莫索里尼去緩和希特拉。

這是英法的弱點，希特拉利用了這弱點，於是有七日德義同盟成立軍事協定的宣佈。一個軍事協定要堂堂皇皇的用公報發表出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軍事協定的軍事作用小於政治作用，這個協定本身的作用小於將它公開宣佈的作用。這是法西斯國際舞台上的一步棋，它的妙用就在它是向着軍事同盟走（表面上），而又不是真正的軍事同盟（表面上）；希特拉可以以此而



威脅，莫索里尼可以以此而索取更高之代價。

在表面上，柏林要這個協定發生的作用可以拿七日德國宣傳部對美聯社的談話來做代表；「此間認為波蘭的軍事協定是真正的軍事同盟。」意在威脅也。

在表面上，羅馬要這個協定發生的作用可以拿七日齊亞諾的喉舌——電訊報的言論來做代表：「德義各有其利益範圍，德國的在波羅的海及中歐，義大利的在地中海全部。兩國分頭追求其目標，不必一定相助，但僅相互為用而已。但如兩國之一國因追求其目標而發生思想對壘之戰爭時，德義必將起而互助，因德義之命運共同之也。」意在索取更高之代價也。

然而德義在此時公開宣佈軍事協定之所以然，則尚有其特殊原因在。最顯明的是：（一）杜克五日回答希特拉的演詞，表示了出乎德國意料之外的堅強，大有使但澤事件成為「北歐意義嚴重事件」之可能，而希特拉亦深知張伯倫之如意算盤：如不能獲得義大利在表面上的全盤支持，他（張伯倫）不信希特拉恐嚇的姿勢，從而亦不會屈服。（二）柏林方面估計錯了李維諾夫下野的意義，他們以為李維諾夫下野表示蘇聯又將採取孤立政策，因此和平戰線也者在他們看來不會成功，因此德國大有乘虛而進之可能。（三）據說義大利十天前曾暗示它們的對法要求，法國置之不理，雖然張伯倫會勸告法國開始談判。兩國各有動機，兩國同時需要在外表上壯壯聲勢；不

過在目前，主動的腳色還是落在希特拉的身上——但澤及迴廊問題，其次再談到地中海。

現在我們要問，德國是不是即對但澤下手呢？這要看倫敦對於這一軍事協定的理解如何而定，他希望於倫敦的是他已經有了不惜爲但澤而一戰的決心了，戰爭，再不然就讓步！在這一問題上，如若倫敦方面沒有示弱的表示和懈怠和平戰線結成的象徵，希特拉還得要小心一下。如若英政府真正有決心，不但不爲希特勒這恫嚇的姿勢所嚇住，而且進一步的加強英蘇關係，接受蘇聯同盟的建議，那麼，我們想，希特拉在可能因但澤而遭遇的兩面戰爭，和暫時置但澤於不顧而有可能的一面戰爭之下，他還是選擇后者。兩面戰爭關於德國等於將他的實力減去一半，在這種情況下，最低限度，德國的參謀部不能同意這一舉。

希特拉觀察得清清楚楚，問題的關鍵在英蘇的同盟，所以他不惜出全力來阻止它。這一次軍事協定的宣佈就是對於張伯倫的一個警告，如若英國和蘇聯真正締結同盟，那麼，德義也就締結同盟，戰爭無法避免了。不過，這還不是希特拉戰略的全套。八日同盟社電，日拓相八田嘉明發表談話稱：昨日德義軍事協定成立后，德義日三國現正進行簽訂與德義軍事協定同其性質之德義日三角同盟，而陸相坂垣前稱德義日簽訂軍事同盟非爲小可，如若德義要求的話；而外務省發言人則稱日本不變之政策爲加強防共協定。這種外交詞令的大砲有兩個作用：（一）在日本想藉此

嚇止英蘇的合作將來有延至遠東的可能，坂垣說：「簡單得很，只要德義情願，德義日馬上就可以結成軍事同盟（！）」，好像軍事同盟馬上就可以實現的一樣！（二）在德國則因此又獲得一份恐嚇英政府的財產，那暗示着：「如若英國接受蘇聯歐洲集體安全的提議（那提議在德國的軍事字典上等於兩面戰爭！）那麼，我們就要求日本加入軍事同盟」。這動機在德國是非常明顯的，而在日本主要的恐怕還是因為東京對於李維諾夫下野后蘇聯外交政策的估計之不同（東京方面一部份人以爲蘇聯外交或將從此轉到歐洲與亞洲同時兼顧的全面集體安全上來！）。

事實上，德義的軍事同盟，早已因爲客觀上的利害關係，在本質上存在了，倫敦不必因爲這一協定的宣佈而驚愕，更不必因此再做白日夢，出更高的代價去拉出義大利。而德日義的軍事同盟的誇張，在目前我們的抗戰正纏住日本的手腳的時候，只能嚇住唐寧街的一班先生們，事實上只有這班人才在希特拉未發表演詞以前去小心翼翼的告訴日政府：英國無意將反侵略戰線延長至遠東。我們即便假定蘇聯重行提議將反侵略戰線延長至遠東，兼顧蘇聯歐亞二洲的國境，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這種軍事協定完全是防禦性的，遠東的任何國家，若無侵略野心，何用大驚小怪？而且重要的是我們的抗戰，已經纏住了日本的手腳，事實上，它已斬斷了他一切輕舉妄動的根苗，英政府更何用顧慮這些誇大的恐嚇？（五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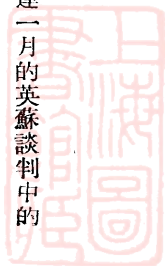
## 英蘇談判的關鍵與癥結

由於本月六日路透社，十日塔斯社關於英蘇談判內容的發表，進行幾達一月的英蘇談判中的波蘭曲折已經大致明瞭，從而一方面因李維諾夫辭職而起的種種流言，因此一吹而散，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藉此客觀的來分析一下這意義重大的談判的前前後後。

英蘇的接洽本早在捷克事變以後，三月十七日張伯倫發表那著明的伯明翰演詞時，就已經開始，三月十八日英政府曾有牒文致蘇聯，詢問蘇聯對於東歐反侵略的意見，如所週知，蘇聯的答覆是召開六國會談，共謀切實的應付步驟，此議未行，此事遂寢。

三月中蘇大使和英外相會談的只有兩次，一次是三月十九日，一次是三月三十一日，這兩次的會見與英蘇談判都無甚重要關係。

三月三十一日英政府正式聲明保證波蘭獨立，在接着舉行的四月三日議會的外交辯論中，明確的提出一問題來的，只有英國人民戰線首領克列普斯和勞易喬治，尤以勞易喬治氏關於東歐西歐戰略形勢之剖析最為明確；不過在這兒我們要注意的是英現政府最大的反對黨——工黨首領對於此事倒沒有確切的要求，工黨的首領們似乎還沉醉在波蘭保證政策的歡欣之中，因此保守黨的



現政府對於此事亦仍是不甚積極。

四月七日義大利吞併阿爾巴尼亞，英國的人民再也忍耐不住，他們怒吼了。四月十三日英政府繼續聲明保證希臘和羅馬尼亞的獨立，在當天的議會當中，不論是上下議院，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聯蘇這一問題上來了。在這一天的辯論當中，上下議院中對於執行東歐保證的方法，明顯的劃分出兩個對立的壁壘來：一種是以實行徵兵，加強自身力量為主，而以聯蘇為副，這以上議院中的曼殊斐兒爵士為代表；另一種是以聯蘇為主。這以上下議院中的各黨反對派為代表。在這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兩大反對黨的首領——自由黨的辛克萊和工黨的阿特里里都要求政府切實聯蘇，再不然政府下台或改組，自由黨並正式提出邱吉爾為首相，艾敦為財相。

這是英國人民的怒吼，英政府再也不能不顧計了。烈日泰晤斯報的社論（四月十三日）就十分不自在的寫道：「阿特里君不像他的其他同伴和上議院中工黨的領袖，他好像特別喜歡黨爭，這只能掩蔽他的真面目和阻礙他的領袖地位。同樣是辛克萊君，他的惡意使他可笑到提議不合時的改組現政府。他們兩個人都是頑的一套把戲，他們以為現政府置蘇聯於和平國家之外，而加以攻擊。」從這當中我們可以瞭如觀火的看到英現政府的和蘇聯接近，是英國人民推動的力量。

由於英國人民的推動，英政府才切實的和蘇聯開始談判，嚴格的說英蘇談判真正的開始是四

月十三日議會辯論后的十四日。英政府聯蘇的基本立場是什麼呢？德國危脅波蘭和羅馬尼亞可能是進攻蘇聯的第一步，蘇聯參加只是保衛自己，而非維持共同的和平，蘇聯慢慢的就會知道這一點，所以現在不用忙，更不用責備現政府。這是十日塔斯社發表的所謂「英國片面提案」背后的最大的動機。

自十四日至十六日這期間，英蘇談判的中心問題大概是全面集體安全（包括歐亞兩洲）和歐洲集體安全兩者之間的選擇問題，最后蘇聯決定了后者——歐洲（包括東西歐）的集體安全，蘇聯在這當中維持和平的苦心是誰都可想見的。如此就產生了四月十六日的李維諾夫的提案（六日路透電）。這提案的要點是蘇聯與英法共同保證西歐諸小國（荷蘭、比利時、瑞士）、英法與蘇聯保證蘇聯邊境上各小國（除波蘭外，加上波羅的海的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的獨立。

英國的對案，有兩種不同的報告，一種是路透社的（六日），一種是塔斯社的（十日），因為塔斯社的報告聲明來自官方，當以塔斯社為準。據塔斯社的報告，英政府的對案是三日提出的，其中主要的內容不但是拒絕了西歐集體安全的提案，而且連東歐的集體安全也談不上。稍一分析，英國的對案可以得到如下的三個要點：

（一）拒絕蘇聯以歐洲為範圍的英法蘇軍事同盟的建議，如此拆開了西歐和東歐。



(二) 拒絕和蘇聯共同担保波羅以外的蘇聯西方邊境各國的獨立(自波羅的海至黑海)，如此否定了東歐的集體安全。

(三) 限制波羅保證的內容。只有當英國和法國開始幫助被威脅了的波蘭和羅馬尼亞時，蘇聯才能幫助波羅。如此，這根本不是集體安全制度，更不是切實的個別保證而是和去年九月法蘇對於捷克的空頭保證一樣，其全權完全抓在英法手裏。更何況蘇聯西部的邊境不只波羅，而牠又和芬蘭愛沙尼亞又有了不侵協定？這當中的取捨，是用不着深思的。

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誰都不能看出張伯倫現政府和英蘇談判遲延的關係。不過有兩件不變的事實是決定的：(一) 歐洲的戰略形勢(包括蘇聯的軍事地理及軍事機構在內)，(二) 英國人民的意志。

歐洲的戰略形勢逼迫着任何政府，只要它還顧及大英帝國的安全，不得不考慮切實聯蘇的問題。在目前的情勢下，英國任何樂觀的戰略家，在不造成德國遭遇兩面戰爭的條件下。不敢對英德未來戰爭作任何有把握的估計。

英國的人民，在歷史上常是動作遲緩的，但是不是不動——十九世紀他們推動過政府改變了對獨立戰爭中的北美的政策，這一世紀他們又推動過政府停止了對蘇的干涉。只有英國人民才是

最后的決定者。(五月十一日)

## 東地中海的戰略形勢

由於十二日英首相張伯倫在議會中聲明和土耳其締結互助協定，同日英羅商約的宣佈以及巴勒斯坦海港的防空演習，東地中海的問題逐漸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事實上，自從四月七日義大利吞併了阿爾巴尼亞，同月十三日英政府保證了羅馬尼亞和希臘獨立以後，土耳其問題已經變成了東地中海的核心問題；因爲如若得不到土耳其切實的合作，英政府對於希羅的保證，尤其是羅馬尼亞的保證簡直是一件軍事冒險。英德雙方皆有見於此，英國於此時起即開始與土耳其談判，而柏林方面也派出了那以陰謀顛覆奧國而著名的巴本爲駐土大使，表示在爭奪戰略要地上，柏林不后於倫敦。

自然英土的談判還未達到終極的目標，不過爲明瞭這談判和英德外交爭奪戰的意義，我們有一檢東地中海戰略形勢之必要。

如所週知，阿爾巴尼亞的被併，將整個東地中海的形勢改變了。第一個受到威脅的是阿特里亞海上邊的南斯拉夫。因爲此一舉，南斯拉夫和西歐的通路完全轉移到牠的兩個鄰邦的手中去



了。在這種形勢下，如若戰爭一發生，南斯拉夫和西歐的交通只能仰仗於北部的多腦河，出羅馬尼亞，由拜爾格拉特到希臘沙龍尼加的鐵路，出愛琴海，如若希羅不保，那麼南斯拉夫便成了甕中之蠶；相反，如若南斯拉夫加入了德義軸心，那麼，希臘便成腹背受敵，其獨立之維持，將千百倍艱難於此日，而羅馬尼亞的門戶——多腦河，則因此洞開，德軍可以沿多腦河長驅直入，再演那次歐戰時名稱一時的七堡之役，在這種情況下，羅馬尼亞外援的來路只有一條——康坦斯查——韃靼海峽——愛琴海——地中海，這一條路當中包含了無窮的說不定的偶然因素。從這一點上說，南斯拉夫在東地中海實握有樞紐的地位。倫敦於四月十三日保證希羅時，故將此略而不提，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個受威脅的希臘。我們已經分析過高浮島的戰略地位，不過在這兒要附帶注意的是遠在一九一三年，義大利已經把阿爾巴尼亞的國境線按排到一種形式，可以在高浮島的對岸，直接控制該島，如今因為阿爾巴尼亞的被併，義大利二十六年前定下來的設計已經實現了。在這種情勢下，英國於戰爭爆發後，是不是能控制這一小島羣和奧特蘭拖海峽，阻止義兵向阿爾巴尼亞——巴爾幹輸送，實在還是問題。第二，如若義大利能先佔據了克里泰島，敘克拉特羣島，那麼這一島羣與更東的多的康尼羣島連成一氣，簡直如一道稜堡，遮掩住愛琴海和阿特里亞海，使英法

艦隊不得移進一步，可以將這兩海變成了德義勢力下的內海。在這種情況下，黑海和地中海馬上就被割斷，韃靼海峽變成了廢物，不但援助羅馬尼亞是夢想，即便是英蘇合作的物質基礎也被割去了一半（還有一半在北部波羅的海）。不用說的，在這種情況下，要利用沙龍尼加港，援助南斯拉夫，更是癡人說夢。

第三個受威脅的是羅馬尼亞。如若南斯拉夫的獨立主要的是靠希臘的話，那麼，羅馬尼亞的獨立主要的是要靠土耳其（這兒及以上所述概以西歐的英法單獨和德義作戰為前提，如若蘇聯加入，造成了兩面戰爭的形式，則形勢便是大大不同了）。在三月十五日捷克事件尚未發生以前，柏林方面對於英國將在康斯坦查為羅國建造軍港一消息表示非常的憤怒，本來侵略者的戰略的嗅覺特別敏銳，柏林有見於此，原無足怪；不過這指示了我們：這兒是羅馬尼亞戰略的關鍵。位於黑海的東岸，如若黑海和地中海因韃靼海峽或愛琴海之被阻，而遭割斷，那麼康斯坦查的作用便減到了零度。因此西歐援助羅馬尼亞的問題才變成了英法艦隊和商船無阻的通過韃靼海峽的問題。這一問題將我們帶到了土耳其。

第四個受威脅的是土耳其。阿爾巴尼亞之被併對於土耳其的威脅是潛在的和間接的。如若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在巴爾幹滅亡了，其為害，不但是及於希臘，而且土耳其也將難以自保，最顯

明的是君斯坦丁后面的土耳其的歐洲國境，絕無法自保，這是過去戰爭史證明到毫無疑問的一點。更何況土耳其有那侵略者所夢寐以求之三寶：（一）控制黑海的韃靼海峽，（二）可以由柏林直出波斯灣的鐵路線的關鍵，（三）土耳其的鑛產？

土耳其自從革命（一九二〇——二二年）以後，在凱馬爾的領導之下，一向對於蘇聯保持友善的關係，其后因為凱馬爾之死和蘇聯駐土大使加拉汗之去職（一九三七年末），土耳其的態度雖然對德國表示接近了些，但是土耳其在近東的地位和它的外交政策，因為內部的革新，究竟是獨立的成份多於依賴的成份。這是近東以及東地中海的一個安定的勢力。自然它和法國，因為敘利亞的亞力山特里特的國境問題，還不無多少趨避，不過，這是應該容易解決的。

革命后的第一年（一九二二）在洛桑會議中，土耳其答應英法在韃靼海峽，馬莫拉海，波斯保羅斯海峽不設防。一九三二年土耳其加入國聯，一九三六年牠要求有關列強，在上述不設防地域中再設防，於是有了孟德婁會議之召集。這一會議允許了土耳其再設防，共同決定：在平時，商船可以自由通過上述海峽，戰時，在相當限制以內亦可自由通行。不過，在戰時，超過一〇〇噸和載有八英寸以上的戰艦不能進入黑海，而進入黑海的戰艦的總噸數亦限制到使任何其他列強在地中海集中海軍為不可能。這種限制很顯然的不能適應目前的要求，目前，英土談判的焦

點集中在這兒。

據十二日張伯倫在下院聲明，英土談判尙未至完成階段，據云土耳其的態度是：土耳其加入保證巴爾幹任何國家，必需以英蘇締結互助協定爲前提。這一觀點是非常富於戰略的智慧的，如以上之所分析，在目前東地中海的戰略形勢上，英國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沒有英蘇的合作，沒有人敢預言英國能起必勝之權。土耳其如若能堅持這種態度，或許這也會變爲促成英蘇同盟之一大助因。

五、東地中海搗亂的發動機——保加利亞。如若土耳其是東地中海的一個安定的勢力的話，那麼，無問題的，保加利亞是一地域中一個潛在的搗亂的發動機。牠可以向南斯拉夫要求收回馬其頓，向羅馬尼亞要求它的南部瓦拉西，這都是保加利亞戰（歐戰和巴爾幹戰爭）前的地方。德義用之，簡直是天造的把柄。尤其是對於馬其頓的要求，如若一經實現，那麼沙龍尼加港便變成丁無用之物。

東地中海的形勢，在大致上是如此。到處我們看到英法用之於直布羅陀的戰略步驟：抓住海岸，放棄陸地；高浮島之於阿爾巴尼亞，希臘之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之於南斯拉夫及匈牙利。在大規模的戰爭上，這種短見的作風是非常危險的，更何況又抓得不徹底？問題的根本

解決在和蘇聯的切實合作，非此無人能解答：明日之東地中海究竟是誰家之天下？（五月十四日）

### 延宕英蘇談判的危機

由於最近（十四日）莫索里尼在柏林的演說措詞比較緩和以及英土行將成立協定的聲明，好像歐洲的局勢已經向着比較安定的方向走了，倫敦方面持此見解，巴黎亦持此見解。

這是不正確的，這種錯覺是由於未能理解侵略者高度的適應環境的戰術。

請試一檢討所謂歐洲的中心勢力——由張伯倫一塊塊築成的保證制度：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的保證。在這被保證了的四個國家之中，我們應該更加注意前二者的保證，因為侵略者對於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威脅緊迫而頑強，對於後二者則是比較遙遠。關於波蘭，據現在已得報告：柏克四月初的訪英，並未能從唐寧街得到預期的切實諾言，而對於燃眉的但澤問題，倫敦方面更無一刀兩斷的態度。四月中，英政府保證了羅馬尼亞以後，羅外長加芬科亦同樣有過一次柏林倫敦之行，在柏林希特拉威脅他，他也知道，這就是威脅羅馬尼亞的獨立；不過，到了倫敦怎麼樣呢？據最後報告，他亦未能從唐寧街得到預期的切實保證。事實上，現在希特拉所以改變



戰術，由橫衝直撞而變爲坐待時機的原故，並不是因爲這些已成的保證制度之有力，而是担心因此會促成英蘇同盟的實現——直接的促成英現政府完成此項任務，或則間接的使英現政府不能立足，而讓第二者來完成此項任務。

積極的安定歐洲的勢力——已成爲保證制度之無力，既如上述，而消極的延宕那安定歐洲唯一的可能結合的英蘇談判的因素則不一而足。

量敵從寬，省己從嚴，因此我們不應該掩蔽現實，拿自己的願望來代替當前的事實。從而這些延宕的因素和象徵既然存在着，我們就應該大膽的去正視它。

(一) 圍繞着德義同盟的英法的沉默和詭辯。本來德義軍事協定的公開宣佈，其主要目的在德國爲威脅，表示對波蘭的決心；在義大利爲索取更高代價，向法國作無言的示威——不過這當中還有一個作用：向莫斯科暗示，德義的目的在英法，而不在蘇聯。可是正是關於這一點，倫敦和巴黎起先保持了奇怪的沉默，既而則發出了令人不懂的詭辯。他們一則說這是不是真正的軍事同盟還是疑問——在表面上字句上也的確是疑問。二則說歐洲的局勢並未因此而發生變化。十一日蘇聯消息報揭破了這沉默和詭辯的陰謀：「英法的政治家很難自圓其說的說這一協定未將歐洲的局勢改變。這種狡辯——是不正確，而且是撒謊，因爲它欺騙羣衆。很顯然的德義軍事協定指



明了他們的最后目標在英法。」（英聯社電，注哥路透社無此電）。

這說明什麼呢？這是一個象徵，這一方面表示英國對蘇聯尚未開誠佈公，另一方面表示，在事實上，英法尤其是英國尚未澈底忘情於離間德義。

（二）英國不忘情於離間德義。這最初表現在英政府於四月十三日之未宣佈廢除英義協定上，而義大利之仍思利用英國的離間政策以自肥，則表現於最近英國保證了希臘，和土耳其接近了以后，莫索里尼態度（十四日演詞）將緩和。不過英法不能向義大利表示決絕，則尚有不得已之苦衷，曰：西班牙的夢魘。這一問題逼迫着英法不得不對義大利容忍些，即是在德義軍事協定宣佈了以后。這表示什麼呢？這一方面表示英法尚未能澈底明瞭西班牙的實況，從而還在玩弄着客觀上不可能的把戲，另一方面則表示了一種歷史的復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最近法國提議以西班牙中立為條件的一萬萬法郎大借款的消息便是此中明證。這對於英蘇談判的延宕的作用，可以拿本月十一日白地拿克斯在「秩序報」上的一篇批評來做代表：他說，「張伯倫不願和蘇聯締結同盟，怕的是趨西班牙等入於軸心之懷中。」這是一針見血之言。說不定西班牙這一問題上的把戲，要慢慢的變成延宕英蘇同盟成立的主要因素。

（三）關於英土協定的幾個象徵。五月十二日張伯倫在下院聲明英土同意締結長期互助協

定。在前次的議會辯論中。有人問他是不是可以等英蘇談判完成了以後，再宣佈締結英土協定，他回答道：不！又有人（工黨）問他，是不是繼英土協定之後，就有兩國參謀部的會談，他說：「我的聲明當中顯然沒有提到具體步驟」，就是說，同樣的一個「不」。本來，英土協定應該是英蘇協定的延長，才能有效，現在倒果爲因，一方面這表示對於蘇聯的一種潛在壓力，另一方面則其有效性因此大大的成了問題。據張伯倫聲明，目前協定只限於維持地中海現狀，因此主要的目的是對義；而據美聯社報告：則土耳其以爲土耳其參加巴爾幹的反侵略必需以英蘇同盟爲前提。如此在抵禦最緊迫的侵略行動和侵略者——希特拉這一點上，英土協定的作用截至目前爲止，還是很小；英國的關心，主要的還是在地中海！

在這兒我們不可不注意到，在前些時，蘇聯外次波丹金訪土的時候，據云蘇土態度已趨一致：即，不作片面保證，而參加全面集體安全，這徵之於所傳土耳其對於巴爾幹的態度，可以相信其爲然。因此問題還是在英蘇談判。

（四）侵略者的新戰術。這一新戰術以莫索里尼的十四日杜林演詞爲標誌：他一則說，歐洲局勢不至於發生戰爭，二則說，可是有許多問題非解決不可，三則說，德義軸心不可分。從這一演詞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侵略者的戰術開始相當的轉變了，即從橫衝直撞到花言巧語和坐待時

機。翌日倫敦的批評似乎也以莫索里尼之措詞緩和為滿足，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再說一遍：希特拉和莫索里尼目前之所以比較馴服些的原故，如以上之所分析，不在已成的保證制度之有力，而在任何橫衝直撞，在這時候將不可避免的促成那可怕的英法蘇三國同盟的完成。如若倫敦以為希莫之所以有此轉變是因為那已完成的保證制度之生效，那就是大錯特錯；如若更進一步，英法以為目前的保證制度為已足以阻止侵略者之暴行，從而對英蘇談判表示懈怠，或者更不開誠公佈，那就是不可救藥；最后，如若英法不思從速完成此一同盟，以澈底抵禦侵略者，而只是拿這個同盟的可能性和「在進行中」來威嚇柏林和羅馬，向其討價還價，乃至苟安於一時（這個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簡直是等於縱火自焚，萬劫不復。我們問：倫敦和巴黎自從三月十五日德國併捷以後做了些什麼呢？擴軍！不要忘記德義也在擴軍，或者更快些；此外倫敦和巴黎是在堆積那些紙上保證，戰時可以有，可以無用；而德義則在建築東線防禦工事：在阿爾巴尼亞，在波希米亞，在摩拉維亞，在米美爾，在迴廊的兩邊，說不定將來也在但澤和迴廊以內。不要以為利用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不能使德義的東線防禦工事，堅固到一種程度，使蘇聯的參戰，也難於為力，即便是蘇聯參戰的話。（五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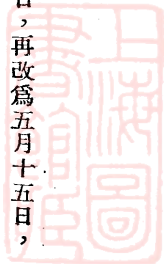
## 馬德里的羞辱

最初定爲四月二十日的弗朗哥凱旋馬德里的入城式，一改爲五月二日，再改爲五月十五日，三改爲五月十九日，終於在昨日正式舉行了。

昨天，馬德里羞辱的日子，弗朗哥在馬德里的廣場上，檢閱大軍，約莫在同一個時間，英國自由黨的老戰士勞易喬治在下議院的外交辯論中，發出如下一段令人深思的議論，他說：

「英蘇談判之所以弄到如此田地，唯一的原因我們不知道我們究竟要什麼。現在有人存着一種很大的希望，希望可能不和蘇聯合作，自己單獨幹。蘇聯提議加入反侵略戰線者已經有了幾月，在這幾月之中，我們釘着眼看這匹馬的嘴，我們畏懼它的牙齒，但是我們却不畏懼那些已經一個一個的蠶食了好幾個獨立國家的野獸的利牙。我們和他們有着友誼的協定（笑聲！），我們還和他們那吃人的利爪握手（反對派歡呼）。就是在這一刻，我們正式的參加了他們那吃人的勝利巡行（指馬德里——引用者）」（十九日路透社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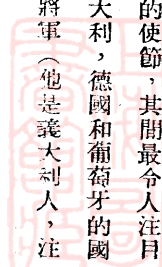
這一段的用意是不用解釋的，那麼讓我們再回到馬德里來看一看這所謂「吃人的勝利巡行」。參加此次巡行者據事前報告有一〇〇・〇〇〇人，據說昨天馬德里是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在那高聳的閱兵台上站着弗朗哥和他的同僚，在來賓座上則滿坐着國外的使節，其間最令人注目的是英法政府的代表。閱兵台前以及整個廣場之中到處是西班牙，義大利，德國和葡萄牙的國旗，在南國的惠風中飄揚着。巡行開始了，注意，義籍志願軍由甘巴拉將軍（他是義大利人，注意！）領導先行，繼之以西班牙軍隊，弗朗哥將軍親自檢閱。

義大利志願軍和西班牙軍隊過後，緊接着就是一條猴子騎在羊上。在羊猴的後面才是西班牙的國旗。這種閱兵中使用羊猴戲究竟是根據那種西班牙的傳統，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西班牙的軍隊跟着義大利的軍隊，而西班牙的國旗則跟着那騎在羊背上的猴子，想起來總未免令人苦笑（以上所引事實據海通社十九日電）。

凡留意西班牙戰爭的人，這一巡行的意義大概都會懂得，除掉當中的一兩點。最令人不解的恐怕是爲什麼葡萄牙的國旗，與德義黨國旗一道，和西班牙的國旗一起在飄揚，葡萄牙不是英法傳統的友邦嗎？這，我們不得不請讀者注意最近（三月中旬）締結的西葡「友誼和不侵犯協定」。這協定雖名曰友誼和不侵犯，但是其實在用意是非常深遠的。如該協定中之一節即云：「締約雙方不予攻擊雙方中任何一方者以援助。同時締約雙方不得允許第三者從其領土中攻擊雙方中之任何一方。最後，締約雙方同意不參加任何協定及同盟，如此項協定或同盟之性質爲以攻擊現



行協定中之任何一方爲目的者。」如若我們將這一段條文詳細的推敲起來，我們便會知道這一協定遠超過於友誼及互不侵犯以上，而其目的在防止英法利用葡萄牙，於西班牙正式加入德義集團作戰時，來攻擊西班牙。在這一次大巡行中，葡，西，德，義國旗之所以同時飄揚者以此。

其次令人不十分澈底了解的，是，如勞易喬治之所指摘：英法代表接受叛軍政府邀請，正式參加此「吃人的勝利巡行」。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得不復習一下，西班牙最近三月來悲劇的歷史。

西班牙之所以有今日，兩件事是不能忘記的，第一是二月二十七日英法政府正式承認弗朗哥和三月五日的投降派的出賣馬德里，這兩件事終極的規定了共和西班牙的失敗，促成了昨天的西叛軍「吃人的勝利巡行」，而這兩件事都和英法政府代表正式參加勝利巡行有着不可分的關聯。

在英法未有正式承認弗朗哥以前，二月十三日以後，西共和政府人員全部跑到了法國，那時候，達拉第和龐萊得到倫敦的暗示就竭力壓迫共和政府的總統辭職以及和弗朗哥言和，甚而至於以餓死共和西班牙來威脅，結果是亞柴那辭職了，但是奈格林並未同意於無條件的言和。

英法承認弗朗哥對於共和西班牙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是打擊雖嚴重，還未致命。二月下旬，西政府陸續返回中西班牙，主要的爲爭取和平的人道條件（大赦政治犯），繼續抗戰。但是

不幸就是在這時候出現了那一羣以加沙度爲首的叛徒出賣事件。這一事件在發生的當時，我們已經論列過，不過爲了解目前的事象和忠于客觀的歷史，我們不得不補充一點。加沙度的叛變是在三月五日爆發的，三月七日的巴黎工作報（法國社會黨的報紙），即有如下的二段消息：

「馬德里的英國領事館和加沙度在聯絡中，他們共同計劃着組織新政府」（請參看同日該報）。

這是用不着註解和申說的。

從這一套過去的歷史看來，英法代表今日之參加「吃人的勝利巡行」是很自然的。

然而，其時，倫敦終究表示了幾分不安。在十八日的下院辯論中，英政府暫時拒絕考慮借款予西班牙的問題，便是此不安之一表現。

不過，這都是既成的事實，讓它過去；我們現在要指出的是：正當昨天十萬義西軍隊在勝利巡行的時候，在馬德里的另一角——集中營裏，有十萬名的政治犯在呻吟，那兒才是真正的馬德里——那光榮的不朽之城；然而使節如雲去參加那猴子戲的勝利巡行，却沒有一個人跑進那幽暗的地方去看望他們，或者爲他們叫出一句叫入聽得見的抗議的聲音。

虛偽的馬德里勝利了真正的馬德里關在圍圍之中，羞辱啊，倫敦和巴黎！（五月廿日）

## 英蘇談判移到了日內瓦

今天國聯行政院在日內瓦舉行常會，在那議事的日程上列着我國提出的制裁侵略者和瑞典芬蘭的阿蘭島設防問題。同是今天，德義在柏林正式簽訂軍事協定。這是今天歐洲的兩大事件。

但是問題的核心既不在柏林的威廉街，亦不在國聯的會議席上，而是在那幕后賡續進行的英蘇談判。

不管路透社放出怎樣樂觀的消息來（請參看該社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自倫敦所發各電），這一關係于人類和平，世界安危的談判，仍舊是值得我們來拿顯微鏡來分析的。

請先作一英蘇談判的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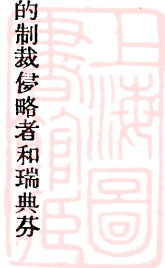
四月十四日英蘇談判正式開始。

四月十六日蘇外長李維諾夫提出英蘇歐洲集體安全提案。

五月三日英政府提出第一次對案，李維諾夫于同日提出辭呈。

以上可以作為英蘇談判的第一期。

五月十二日英土聲明成立協定，十五日蘇聯正式拒絕英政府第一次對案，並於十六日正





式決定不派波丹金赴日內瓦。

由于波丹金之不赴日內瓦，英政府于十六日正式發出第二次對案外，另加：如蘇聯因援助波羅而與侵略國發生直接衝突時，英法予蘇聯以軍事援助。

五月十九日蘇聯正式拒絕英政府提案，堅持李維諾夫原案。

同日英議會開始外交辯論，張伯倫於其演詞中闡明英政府基本立場。

五月二十日英外相至巴黎，法國有提出折衷案說，其要點為擴充英國保證至波羅的海諸國，但未證實，法國此項折衷案，如蒙英政府接受，當為英政府之第三次對案。日內瓦所討論的中心問題當即在此。

在這一個年表中，我們已經分析到英土協定以後（請參看本報五月七日，五月十一日，五月十六日社論）；現在我們要注意的是最近一週來的英蘇談判。在這一期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蘇政府拒絕派波丹金赴日內瓦的一舉，如若李維諾夫的辭職是蘇聯表示不滿意第一次的沉默抗議的話，那麼無問題的，不派波丹金之一舉是蘇聯第二次的沉默抗議，這從英政府于十六日當日馬上召開特別內閣會議，決定第二次對案以及張伯倫在下院中對於蘇聯此舉表示遺憾這兩點看是非常明瞭的。



不過，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五月十九日英下議院中的所謂「歷史的外交辯論」英國爲着自身安全和平爲甚麼必需切實的和蘇聯攜手，我們想再沒有另外一個人比自由黨的勞易喬洽的開始外交辯論的演詞說得更爲清楚了（請參看本報二十日社論）；因此我們在這兒所應注意的倒不在這一點，而是在張伯倫所代表的保守黨政府的立場。

張伯倫在他的答辭中，首先說他不想說話，因爲他的發言不但是爲議會所聽到所注意，而且全世界要把他的話拿到顯微鏡下去解剖，加以種種他所未會想到的解釋。

關於英蘇談判，他答辭的要點有：

（一）蘇聯說英政府的提案缺乏互惠性是不正確的。如若英政府沒有保證蘇聯自身的安全，可是蘇聯亦未保證英國的安全；如若英政府沒有保證蘇聯的其他西方邊境，可是蘇聯亦並未保證英國的西歐其他鄰國；而且英國保證波羅，並未等到蘇聯保證了他們以後，因此討便宜的還是蘇聯。

（二）英政府所以不能支持蘇聯歐洲集體安全提案的原故，是因爲英政府不能不顧及到其他國家的願望（路透社十九日電）。

在這兩點中，第二點最爲重要，而第一點則僅爲解釋。張伯倫已屢次聲明英蘇「意識形態」

的不同不能阻礙英蘇談判之進行，現在阻礙着英蘇談判的倒是被保證的國家的「意識形態」，他們不情願和蘇聯親密攜手。

這論點是不是正確的呢？我們看，未必。讓我們看一看被保證國家中過去對蘇聯抱極大反感的——波蘭。關於波蘭對於蘇聯援助的態度，我們可以引用曼哲斯特衛報四月十七日的華沙通訊為證。他在這篇通訊中說：

「在事實上，波蘭拒絕於被侵略時和蘇聯合作的態度，在這裏正如同在羅馬尼亞，已經一天天的減少。現在，只有保守黨和侵略成性的報紙還維持那古老的觀點，而且即使是他們，在被侵略的威脅之下，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例如多年來看不起蘇聯的軍事價值的官方報紙「波蘭報」，今天（十七日）就發表了一篇盛讚蘇聯軍隊的文章。他說蘇聯現在有一百五十萬的常備軍，而且是在高度的機械化的組織之下——一個士兵有十三馬力的動力。」

這是不容忽視的第一點，其次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自從三月十五日德國併捷以後，波蘭的政治已慢慢的開始民主化，許多反對黨首領的陸續返國復務，便是明證（請參看經濟學者四月二十二日華沙通訊）。因此，所謂其他國家對於蘇聯援助的態度只能逐漸改善，而不是如張伯倫之說的那樣堅持。

不過，英首相的顧慮恐怕還不只在被保證的國家，而且是恐怕這種同盟對於其他國家所發生的影響，這一點是確實的。例如英蘇談判開始了以後，義大利就警告過，西班牙警告過，甚而至葡萄牙也警告過，英政府與蘇聯同盟的危險。到這兒我們又回到了我們一貫的舊論點：（一）英政府尙未忘情于離間德義，（二）西班牙問題（葡萄牙是西班牙問題之一部）要慢慢的變成延宕英蘇同盟成立的主要因素（本報五月十六日社論）。

其時，保守黨政府的基本立場可以包括在以下一段的演詞中：

「組成對立的集團，這種政策從我們看，在本質上是非常不穩固的，因此非常危險。我們目前所追求的政策沒有侵略的成份，同時也不拒絕善意商談一切不同之點。這是一個預防的政策，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作用的政策——這種條件可以實現，可以不實現，其全權完全操之于對方之手」（十九日路透電）。

這一段，我們不必解釋，不過，我們曾經說過：「如若英法不急速完成此同盟（即「組成對立集團」），以澈底的抵禦侵略者，而只是拿這個同盟的可能性和「進行中」向柏林和羅馬討價還價，乃至苟安於一時，那簡直是縱火自焚！」（本報五月十六日社論），看起來這一段演詞很可以作如是解，雖然我們希望它不作如是解。（五月廿二日）

### 三條走狗的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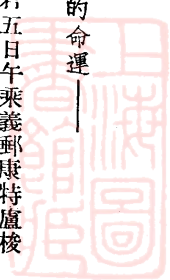
——從汪兆銘赴日想到舒斯尼格，加沙度和霍查的命運——

今日本市各報載重慶二十三日中央社電：滬訊，確息，汪兆銘陳璧君五日午乘義郵康特盧梭過港赴滬，×方事前曾派裁田影佐大佐赴海防迎汪，並在滬百老匯大廈爲汪佈置寓所。又訊，汪近已乘×機飛福岡，轉往東京，高宗武同行，到後即晤平沼，並借見日皇，聞×政府已批准汪·平沼秘密協定。

看了這段消息，我們不自主的想到最近一年內在國際舞台上出現的三個相同人物的下場——舒斯尼格，加沙度和霍查。

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我們偉大的祖先遺留給我們的一句成語；不過好像是因爲年遷代淹，這句千真萬確的真理，已經被人忘記，因此我們感覺到重行復習一下這一課歷史的教訓之必要，而且是在更廣大的世界史的舞台之上。

從去年三月起，到今年三月止，才不過整整的一個年頭，在這一年當中從歐洲的地圖上就消去了三個獨立的民主國家——奧國，西班牙和捷克。從這充滿了英雄詩和受難史的歲月的長廊



上，回頭看去，我們看到那高聳的不朽之城馬德里和那些千百萬不朽的民主戰士，但是我們切不可忘記在那羞辱的陰影之中，還有那朝生暮死的一羣。

學習光榮的鬥爭，固然是歷史的教訓，了解屈辱的下場，亦同樣是歷史的教訓。

這三位英雄是奧國的舒斯尼格，西班牙的加沙度和捷克的霍查。舒斯尼格現在好像還是幽囚在南德，霍查流落在倫敦，加沙度一說是已經逃出馬德里，一說不知去向，或在馬德里的集中營中，或者是已與此世長辭。

這三個人先前都是準備和法西斯同床共枕的，然而其出力不討好如此，公正的歷史家對於這羣人的晚景不應該施捨分毫的同情。

按着歷史的秩序，我們先從奧國的舒斯尼格的「行狀」說起。

沒有一個國家毀滅了自己人民的民主權利而還能抵抗外侮的，更沒有一個國家一方面毀滅了自己人民的自由，而另一方面還能和法西斯同床共枕來維持它的獨立的。這是真理，舒斯尼格偏偏要硬着頭皮不相信這真理；這一個「硬着頭皮」的違背了真理，幾乎喪失了他的頭皮。

奧國開始毀滅國內人民自由的過程，開始于一九一七年七月的焚毀法院事件，但是這一過程露骨表現出來則是在一九三四年的二月事變。舒斯尼格和道爾佛斯是奧政府中的強人，他們在

這一事變剝奪了奧國人民一切的民主權利；社會民主黨不准存在，一切政黨都認為不合法，除掉他們自己的祖國陣線。其結果弄到維也納偶語棄市。表面上，二月事變的口號，是根絕國內國社黨，但是國社黨並未有根絕，而「根絕」了的却是奧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在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七月這兩年中，舒斯尼格已逐漸看出希特拉的威脅，但是他不想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去抵抗；而却是想用一個法西斯抵禦另外一個法西斯——以莫索里尼抵禦希特拉。

一九三六年七月道爾佛斯的被害事件道破這種自殺政策的虛幻。

一九三六年七月起，舒斯尼格變成奧政府的唯一的負責者，自一九三六直至一九三七年底，他本可以內而恢復民主，外而聯絡法蘇，作最后之掙扎，但是第一件他不願做，而即聯絡法國，他亦認為法國有赤化嫌疑不敢做，其結果唯有和希特拉攜手以自固。這種「自固」的幻想直到二月貝西特加登協定（希——舒協定）才被打破。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以後，舒斯尼格回到了維也納，他忽然懺悔了——這是死牀上的懺悔，他悔不該撲滅了人民的自由，悔不該相信希特拉，這時候他才允許了奧國人民以相當的（最低限度的）自由。號召他們保衛祖國，但是遲了。

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奧國人的維也納在吞聲飲泣，舒斯尼格已在幽囚之中，希特拉在維也

納的北火車站上演講，他說千年之後，只有他的名永垂不朽，他無論如何能比這一羣侏儒們做得更多。這一羣侏儒指的是道爾佛斯，舒斯尼格和他們一羣。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捷克的霍查總統。

當年九月危機，十五日張伯倫和希特拉在貝西特加會談以後，捷政府還是準備抵抗到底，其後來所以不抵抗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英法的壓力，而另一方面却有他的內在理由在：捷克農民黨反對，在那幾天中召集的農民黨大會上，他們的主席——白蘭說「捷克寧可讓希特拉來佔領，亦不願讓瓦洛希洛夫來保衛，希特拉最低限度可以讓我退休，去享受我的財產。」

從去年十月至今年三月，霍查出發了，他和他的知音！——白蘭的願望都實現了：霍查做了總統，白蘭做了內閣總理，若無三月十五，儼然榮華富貴也。

不意，三月十五，晴天霹靂，霍查和白蘭都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流亡。記住，白蘭在倉皇出走的直前還自傲的說道：流亡生活大部份是一種「泡沫的生存」！

最後，我們敘述到我們最近的英雄——西班牙的加沙度將軍。

加沙度是西班牙一九三六年内戰爆發後才跳上台的一位風雲人物。一九三六年冬他是共和軍參謀本部的軍事諮議，一九三七年他由帶兵官進昇而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一九三八年四月，米



亞加進昇爲中部戰區總司令，遺缺馬德里區總司令由他遞補。如此直至今年正月月底巴塞洛那陷落以後。

據現在發表的可靠文獻，他在巴塞洛那未有陷落以前即陰謀推翻共和政府。但是這陰謀的爆發却是在二月下旬，耐格林代瓦育回到了中區西班牙以後。先是在三月七日的所謂「共產黨政變」以前，他已經和弗朗哥秘密言和，及至三月初，他擅自組織了所謂國防委員會，他的陰謀已無從掩飾。

三月七日他開始用重砲剿絕主戰派，他自己美其名曰撲滅共產革命，結果他是勝利了，主戰派是被他「撲滅」了——一時也好。三月中旬起，他和弗朗哥言和，他滿以爲現在他可以到得首功了，最低限度——一個內政部長！不然，弗朗哥的態度崛強得很：無條件的投降！可是投降了，赦免他一條皮，可以不可以？弗朗哥回答道：一視同仁，辦不到！

加沙度將軍苦矣！毀滅了唯一可以談條件的基礎，抵抗再也談不到，而弗朗哥却又毫無惻隱之心！

三月二十七日叛軍進了馬德里，歷史宣佈了加沙度的判詞——流亡，雖然我們到現在還不知他流出了沒有，或者他已經亡了未？

以上是我們這三位英雄的「行狀」。

結論：沒有一個妄想和法西斯言和的國家可以維持它的獨立！沒有一個犧牲了國內民主的國家，還可以抵抗！而且還要記住：

狡兔死，走狗烹，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五月廿四日）

### 英蘇談判未可過早樂觀

當本月七日德義宣佈締結軍事協定的時候，我們會立即指出這一協定的詐欺作用（本報五月九日社論）。德義軍事協定于本月二十二日在柏林簽字，果真不出所料，莫索里尼的噤舌蓋達立即於二十三日在意大利報上發表一文，題為「邀請英法合作的最後一次」，將這一協定的詐欺作用表現得淋漓盡致，無以復加。

蓋達氏在這一篇文章中宣稱道：「義大利和德國要求改變凡爾賽和約造出的制度，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在最近三年中已為英法利用到極端。這種改變必需以自然因素及地理空間為基礎。在歐洲，這種改變一方面關係于德義，另一方面關係于英法的利益。解決這些問題既不要動武，或者開大規模的國際會議，亦不要實行包圍政策。問題已經提出，解決的時間到了。以強大的實力為



後盾，以他們的同盟爲支持，德義耐心的，但並不示弱的等待民主國家決定用什麼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海通社二十三日羅馬電）。

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英首相十九日在下院闡明英國基本立場的演詞的一個答覆。在那演詞中，張伯倫曾說：英政府以爲組成對立的集團在本質是非常不穩固而危險的（本報二十二日社論）。

這種表面上看好像漠不相關的互相示意的唱和嚴重的影響英蘇談判的進行，尤其是英首相十九日的下院演詞。

英法蘇代表於二十一日先後到達日內瓦，國聯會議本身的結果雖予奢望者以失望，却未出智者之所料；但是成爲問題核心的英蘇談判倒好像是變成了一道謎。二十四日英外相返抵倫敦，在同日的下院中英首相報告日內瓦英蘇談判經過，他只一般的談到英外相在巴黎與法外長的談話以及日內瓦會談的大概情形，末謂英政府已發出新提案，其內容則不得而知，同時英首相拒絕于降臨節前發表關於英蘇談判的任何更具體的報告。據路透社電（二十四日），工黨及反對黨曾爲此事，在下院中發生「騷動」，但是因爲是路透社報告的原故，我們不知道當時爭執的實在情形，從而無從評斷。

據各方面所得報告，英政府日內瓦會談後的新提案，在本質上當即為法國所提出之折衷案，其性質與法蘇互助協定同，雖然英國準備以何種方式完成此協定，尚無從得知。不過在這兒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據最後報告，英國直至現在仍堅持拒絕保證波羅的海諸國，此為一大難題，（二）法蘇協定本身就是一件空洞條文，如英政府外交政策不根本轉變，英蘇即結此同樣協定，其結果仍無補于事。在這兒決定問題的，在本質上是：英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澈底的轉變；在形式上是：（一）這一協定是不是全面的，自動發生作用的，（二）是不是繼協定之後即有三國參謀部的會談。

關於形式上的後兩點，現在我們自然無從得知；但是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動向，我們却可以窺見一二，這可以看得出來的一二象徵，都允許我們對於英蘇談判的前途，作過早樂觀估計。

在二十四日英下院的質問戰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以下三件足以為英首相十九日演詞之註腳的曖昧的象徵：

（一）英政府對於但澤問題的立場不明：二十一日但澤地方加爾特賀夫發生波人鎗擊德人事件，英首相於回答關於此問題之質問時，既未能道出事件之真相，亦未能闡明英政府之立場，其

唯一確實之答覆爲英政府希望和平而已。

(二) 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承認問題令人懷疑：大家都知道歐洲局勢之所以有今日之轉變，其主要理由爲抗議國社黨之吞併捷克，而偏偏在這一點上，張伯倫拒絕予議會担保：在未承認這國社黨製造出來的保護國以前，必須得議會同意。

(三) 張伯倫對義大利自西班牙撤兵表示滿意：意想得到的義大利於馬德里巡行以後，要撤換幾個疲兵回來，以迷惑國際視聽，從過去義大利一貫的政策看來，萬無因此而表示滿意之理，所以英首相這一表示實在令人深思。

(四) 德義同盟與英義協定不衝突；這是英首相在當日下院中表示的第四個可注意之點，這指示英現政府尙未忘情於德義之離間，從而阻礙着真正的反侵略戰線之形成。

這四點中，前兩點指出英德的關係還是藕斷絲連，後兩點表示英義關係還是糾纏不清。這四點加起來都足爲我們指出來的那十九日演詞的註腳，都不允許我們對英蘇談判前途作過早的樂觀。

張伯倫好像已經很明瞭保守黨政權之能否維持端視英蘇同盟能否結成，因此這幾天來我們才聽到英政府有於今年秋季發動大選的消息，這無問題的是準備英蘇談判不成，來應付國內反對黨

的。這從反面看也就是張伯倫對於真正英蘇同盟的決心實在還是問題。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好像爲英蘇談判描畫出一幅非常暗淡的圖畫，令人悲觀。這是不正確的。(一)英國人民之要求締結英蘇同盟已經是一件不可抹殺的事實，一道不可抗拒的洪流，這從四月十三日，十八日，本月十九日二十四日諸次議會辯論中的「騷動」可以測知。而另一方面，現在表現得很清楚的是蘇聯除掉真正的全面的軍事同盟外，絕不與唐寧街作紙上條文。在這兩大壓力之下，張伯倫能完成此項任務，很好；不能則唯有付之於人民公決。(二)大選，在這次大選中，反對黨是不是可以操必勝之權呢？如若大選的中心口號是外交政策，那麼勝利的基礎是明明白白的擺在面前。這從一年來的複選，政府累戰累敗這一點上，可以測知，昨日堪寧頓的複選結果（保守黨以四一四一票敗于工黨），卽爲此中之一例。但是這只不過是基礎，英蘇同盟能否結成，完全要看他們的意志能否實現，這首先是要看英國人民陣線的成敗。（五月廿六日）

## 比英蘇談判更重要的事件

——論英國工黨歷史的責任——

五月二十九日倫敦路透電：「前英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暨工黨議會組領袖克列普斯今日

下午在南浦工黨大會上起立發言，申說其對於工黨因擁護人民戰綫，被開除黨籍之態度，克氏起立時，台下歡呼聲與倒采聲雷動。克氏倔強的辯解其組織人民戰綫之行動。由達爾頓所提議之撤回執行委員會開除黨籍之動議爲二·一〇〇·〇〇〇票對四〇二·〇〇〇票所擊敗。但克氏要求在大會發言之動議卒爲一·二二七·〇〇〇對一·〇八三·〇〇〇票所通過。」

這是一件世界史的大事，其重要更尤甚于目前進行之英蘇談判。

現在我們先一述這件事的原委。

年來英國工黨之軟弱，本早已爲世人所詬病。這一弱點尤其是自一九三六年秋西班牙事件，去年三月的德國併奧以及九月的捷克恐慌以來，表現得露骨。一九三六年秋，英國工黨領袖同意了不干涉政策，一九三八年三月，英國工黨領袖默認了保守黨政府對德政策（有名的三月廿六日張伯倫和阿特里的會見），一九三八年九月，英國工黨領袖歡迎了剛從慕尼黑會議飛回的張伯倫首相。現在呢？西班牙的叛軍勝利了，馬德里殺人如麻（一日一六〇名）；奧國和捷克從歐洲的地圖上抹去了。衡量這些巨大的歷史事件，英國工黨領袖在客觀上無論如何洗不清他們的兩隻手。當巴塞洛那陷落的消息傳到倫敦的時候，英國自由主義的雜誌經濟學者以如火的筆鋒，將這「歷史的犯罪」的責任的一半加到工黨領袖的身上，暗示着阿特里在客觀上是弗朗哥的幫兇（請

參看該刊三月四日號），是非常正確的。

英國工黨的羣衆不同意于這種「幫忙妥協」的政策是很顯然的，但是主要的是由於上述三大事件的山崩水潰的後果，才慢慢將這工黨下級成員的不滿帶到工黨的上層組織的表面上來。這種事勢造出來的英雄是克列普斯氏，他自併奧事件已後已經奔走于舉國反對黨（包括保守黨左翼，共產黨，自由黨及工黨）的結成，反對妥協政策及「幫忙妥協」的政策，慕尼黑會議以後，他的奔走更趨積極。

本年年初，他發表了「反對現政府的統一反對派」政綱，共分十二點，其主要者爲：

(一) 保護英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二) 實行積極的集體安全制度，結成英美法蘇的反侵略大同盟。

(三) 改善工人待遇。

(四) 改善人民的營養，尤其是孩子與母親。

(五) 改良失業工人的待遇。

(六) 提高老年老工資生活者及薪水生活者的養老金。

(七) 改良兒童教育。



(八) 積極解決失業問題。

(九) 充分發展土地生產力，改良農業。

(十) 國家管理交通事業。

(十一) 國家管理及計劃鑛業及其相關產業。

(十二) 統制英蘭銀行，藉以統制英國資金來源，使上述計劃得以實行。

這一個計劃，無論從那一個觀點看，正如自由黨的辛克萊君之所述（曼哲斯特衛報正月二十七日號倫敦通信），可以，應該為上述任何一黨所接受。但是正是因為克列普斯氏散發上述政綱于工黨及其他各團體的原故，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于今年正月二十五日開除了克氏的黨籍，認為以上政綱違背工黨基本的「社會主義」的政策。當這一個開除的消息傳到倫敦的時候，自由黨首領正在自由黨俱樂部演講，當他接到這一個報告的時候，他很確當而深刻的指出這一事件的意義道：

「在去年春天張伯倫為莫索里尼犧牲了一個艾敦，現在正當義大利的軍隊進擊巴塞洛那的時候，英國的工黨又供獻莫索里尼一顆克列普斯的頭。」（請參看曼哲斯特衛報一月二十

五日號）



一月二十七日起直至三月十五日止，克列普斯氏未曾停止過他的活動，但是另一方面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則不斷以開除黨籍威脅着任何一個克列普斯運動的同情者，公開參加者則遭受了實在的處分，如此工黨上下幹部之被犧牲者已不知凡幾。

然而工黨的策略未變，雖然三月十五日以後，歐後的事變以不可動搖的證據證明了克列普斯氏觀點的正確，舉出最顯明的一例便是那十二政綱中的第二條：形成反侵略戰線，目前在彎曲的道路上進行的英蘇談判不是克列普斯的政綱嗎？然而在這種巨大的事變之前，英國的工黨領袖還是走着那古老的路線。例如：三月十七日張伯倫發表了伯明翰演詞，二十一日工黨機關報便譽之為「英國回到了集體安全制度」（每日前鋒報二十一日號）；在四月三日下午院大辯論中，對政府採取批評態度的自由黨的辛克萊和勞易喬治，工黨未發一言，所以四月四日的泰晤士報就大大的讚美了一通工黨領袖，而對於勞易喬治則說他的發言是「怒罵」，「好像他是住在一個荒漠的遼遠的世界之中。」好了，四月七日的阿爾巴尼亞事件發生了，工黨又失望了，在四月十二日的該黨機關報「現政府的態度使人不安，現政府執行集體安全制度，做了些什麼呢？在我們能發現的範圍之內，很少」（四月十二日每日先鋒報）。只是因為四月十三日的下議院辯論中，工黨和自由黨在客觀上同時採取了批評的態度，現在的英蘇談判，才一天天的具體化了起來（參看本

報五月十一日社論，泰晤斯報四月十四日社論），這是要點，這說明英國工黨領袖的輕信和拒絕參加統一反對派，在相反的一方面是何等嚴重的阻礙了整個進步勢力的進展。五月十九日，英國下院又有一次辯論，在這次辯論中，我們又看到：站在批評現政府的最前綫的是自由黨而不是工黨（請參看本報五月二十日社論）。在這一聯意義嚴重的歷史關頭，克列普斯都是和自由黨肩靠肩的奮鬥着（請參看四月四日，四月十四日，五月二十日泰晤斯報議會版），這大大的增加了反對派的實力。現在英工黨領袖決定了開除克列普斯的黨籍，其影響之嚴重是不堪想像的。

全世界進步的人類：從北美洲，從東亞，從西歐都在盼望着英國工黨領袖重新考慮這一歷史的決定，因為大家都在不耐煩的問：難道四年來的歷史教訓還不夠嗎？（六月一日）

## 英蘇談判的現階段

自從四月下旬英大使提前返德（四月二十三日），希特拉發表國會演詞（四月二十八日）以來，我們在評論英蘇談判的時候，都曾不惜一再指出：英蘇談判在目前英國現存的政治條件下，不容過早樂觀，上月三十一日蘇外長在最高會議發表的演說完全證實了我們這一觀點。不過正如同此前樂觀的報道不足以動搖我們客觀的觀察一樣，目前的一時停頓亦不足以動搖我們所堅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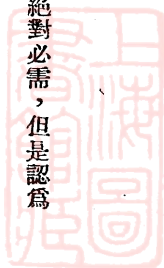
光明的遠景，因為事件的發展有它自身的法則。

總括莫洛托夫的外交報告，可以得到如下的三個要點：

(一) 蘇聯堅持原來立場。蘇聯認為結成統一的防禦性的反侵略戰綫為絕對必需，但是認為英法的共同提案不能接受，因為英法提案中的許多保留足以使此同盟完全無效。莫氏謂蘇聯不能為別人自火中取栗。英法提案中重要之保留當為英法拒絕保證波羅的海諸國；而切實行動時，必須根據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制裁條款，則尤在其次也。

(二) 蘇聯警告日偽挑釁。莫氏提出最近偽滿洲國與外蒙之邊境衝突，強調蘇聯及外蒙互助協定之意義，同時警告日偽，蘇聯不能坐視日偽之挑釁，容忍自有其限度。這一段指摘的用意，在揭破前月下旬偽蒙的邊境事件。在日本，這一事件之用意，本在離間英蘇的接近；所以誇大其詞的說：日本一架飛機打下了蘇聯飛機二十六架，因為藉此在表面上又可以自命為東方「防共」的警犬。由于莫洛托夫這一警告，日本大概又會去重溫一下張鼓峯的舊課：「火把是不容易玩弄的」。

(三) 蘇聯積極援華。莫氏于其演詞中強調提出斯大林氏的援助被侵略者的政策，謂此項政策完全適用於目前正為民族獨立而鬥爭之中國。在國際空氣相當混亂的現在，這一聲明的意義是



非常重要的。據三十一日華盛頓美聯社電：「美官方以爲無論目前中日戰爭之軍事結果如何，但遠東之勢力範圍勢必重行劃分；」美國在此種情勢下，「將採取堅固之立場」，美國——我們抗戰中的另外一個友人作出這樣不安的表示，指示了目前遠東局勢是在一種含有危險性的潛移默轉之中。從這一點上看，蘇聯這一表示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從這報告的三要點去衡量，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下，是堅決的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綫。現在我們要問，既然如此，蘇聯爲什麼不接受英法的共同提案，結成英法蘇三國同盟？對於這一個問題，據路透社的暗示是因爲蘇聯未忘情於拉攏德義。路透社的報告說（五月三十一日）：

「莫洛托夫一面痛詆一般的侵略者，但另一面却又提及蘇德關係之改善，並且附帶的說，「蘇聯不拒絕與德國談判改進商業關係」。他說，迄至最近蘇德關係尚在進行中，雖一時中斷，現已有徵兆可以恢復此項談判。」

路透社將莫洛托夫此段報告放在路透電的最後一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聯社的報告未提及此一段，而根據美聯社的報告，蘇聯之所以不能接受英法共同提案者其理由爲：（一）民主國家對於目前世界情勢之轉變評價過低，（二）蘇聯深知言論與行動之分別，英國反侵略之言論已足

車載斗量，但倫敦似尙未知言論與行動之分別。美聯社的記載是近乎真像的，而路透社之充分強調蘇義德關係之改善，其作用唯有引人入迷途。

丟開上述蘇聯懷疑英法誠意的一點，置之不論；當前英蘇談判的中心問題是波羅的海國家的保證問題。這一個問題不是如路透社之所宣傳，一般繁觀主義者之所解釋，只是一個形式問題，無關重要；恰巧相反，這是一個實質的問題。一般的說，集體安全制度，如若不能是全面的，而只限于個別保證，其結果比沒有它還壞；因爲這等于爲侵略者指路：被保證的地方請你當心一點，未被保證的地方，你可以隨便一些！保證了希臘羅馬尼亞，不保證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只有往柏林羅馬跑。我們相信，如若英國不保證希臘，南斯拉夫的處境定不如今日之困難。這種爲侵略者指路的作用，同樣的適用於波羅的海國家；在這種情勢下，蘇聯的審慎是應該的，尤其是因爲第一種策動裏面包含了那根深蒂固的「使希特拉向東」的思想在作祟。有無證據？有，請看下面泰晤士報的社論：

「五月九日英外相請求蘇大使說明蘇聯可能單獨作戰，而不能得英法援助之環境。此種環境必在波羅的海國家方面，但與此等國家，英國無直接之關心與詳明之協約。此爲目前之情勢。談判在日益進展中，兩國對於反侵略一點，毫無歧異。自然，吾人希望戰事不致發生；但希特拉近

日發言，幾無次不提及德國之生命綫，而希氏之早日著作「我的奮鬥」一書，使吾人毫無懷疑，此生命綫之何在。希氏在此書中言：「如吾人談及歐洲之新土地，吾人最初想及者為俄羅斯及其邊境之國家，此等國家係依賴俄國者。」彼言：「東方政策之用意為替德國人民獲得必需之土地」。波蘭為此政策唯一之障礙，蘇聯與英法同具有阻止此政策實現之關心。」（請參看五月十一日泰晤斯報社論）。

從這一社論我們可以看出：英方明知波羅的海國家之危險，但是却又同時拒絕保證波羅的海國家，這不是很顯明的讓步乃至唆使德國實現他的「東方政策」，「為德國人民獲得必需之土地」——而此必需之土地又「毫無疑問」的為蘇聯嗎？這種觀點一方面因襲着捷克事變以來的舊思想，而另一方面則是完全看落了最近三月來的國際局勢的大轉變。

莫洛托夫的演詞發表了以後，從各方面的反響當中，只有柏林方面的觀察近于客觀的事實，他們認為：「英蘇談判的這一挫折將嚴重的影響英法內部的政治發展。」這是正確的，這並不是因為它是柏林方面的觀察，而却是因為只有柏林才真正的關心英蘇同盟的實在的進展。在這兒，我們仍舊要提起我們讀者注意：英蘇談判的開始是由于四月十三日的議會「騷動」，英國人民一致的要求；照目前的情勢看，似乎英蘇談判的完成亦非遵循這一條道路不可；這是本質，在形式

上，究竟是誰來完成，則完全是次要的問題。（六月二日）

## 巴勒斯坦問題

據二日耶路撒冷路透電：「英軍與阿拉伯人發生大規模衝突，此項阿拉伯人曾襲擊鐵路巡查，死英兵四人，猶太人三人。英空軍偵察暴徒之所在，並與地上步兵協同作戰。」從這一消息，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在巴勒斯坦進行的騷動，絕不能算是局部的問題，而是富有深刻的意義的。

爲了解這一問題的歷史的背景，我們不得不從頭敘述一下這問題的來源。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瓦解了四個帝國，由於這四個帝國的瓦解，在國際政治上就發生了四類的大問題。那四個帝國是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土耳其帝國。德意志帝國的瓦解發生了今日的法西斯——國社黨的問題，俄羅斯帝國的瓦解發生了今日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問題，這是兩個極端；在這兩者之間，奧匈帝國的崩潰發生了今日甚囂塵上的東南歐問題，而土耳其帝國的崩潰則發生了今日近東阿拉伯民族自決的問題。所謂巴勒斯坦問題則僅是阿拉伯人自決運動中的核心的一部份。這是總的歷史潮流。

關於近東的阿拉伯民族自決問題，在歐戰中還有它一段特殊的歷史。歐戰前，整個近東是在





土耳其支配之下，而土耳其在戰前却與德國的關係甚深，而戰後又為帝德之友軍，英國為維持它到印度航路的安全，自不能不力爭近東——這地中海的東大門。在這一動機下，美國號召阿拉伯人起來，反對當時土耳其帝國的統制。我們知道那聞名一時的勞蘭斯，便是領導阿拉伯人起義的一位英雄，在這當中有一項文件是值得注意的，那便是一九一五年阿拉伯人領袖胡深和馬克馬洪的通信，在這一通訊中，英政府允許巴勒斯坦及其左近的阿拉伯人以民族自決，獨立國家。但是由於戰爭的要求，為獲得全世界猶太人的幫助，英政府在美總統威爾遜的力爭之下，又于一九一七年通過當時的英外長巴爾伏爾的聲明：等待戰事結束以後，將巴勒斯坦先變成英國的委任統治地，逐漸使其成為猶太人民的民族國家。

如此，這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雙重允諾便變成了此後雙方爭執的歷史的根據，從這一點看，阿猶人的要求皆有法律上的根據。然而，這不是問題的核心，問題的核心在巴勒斯坦戰後的經濟發展以及這發展中的諸矛盾，所謂文獻根據者不過是其外衣而已。

戰後，大批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而巴勒斯坦的移民過程和它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是同時進行的。土著阿拉伯人第一個受到影響的是手工業和小規模的工場，因為他們不能和資本充足的猶太人抵抗，如製鹹工業便是此中之一例。第二個受到影響的是阿拉伯人的農民，因為猶太人的移

民是和購地以及農業商業化這一過程以俱來的，他們收買阿拉伯人的土地，或作為府邸，或種植橄欖，經營商業的農業，在這種「近代的園地運動」之下，阿拉伯人是無法抵抗的。主要的，由於這兩大基本的轉變，不滿的物質基礎造出來了。不過，與這分解過程同，近東阿拉伯民族資本的興起，伊拉克和埃及的逐漸獨立化以及一般的民族意識之抬頭，也是不可忽略的。

在這些條件之下，一九二五年發生了第一次比較大規模的衝突，但是促使英政府注意巴勒斯坦問題的嚴重性的大事件則是一九三六年的大騷動。目前英政府的一切措施以這一事件為歷史的出發點。一九三六年冬英政府派遣了一個皮爾皇家視察團，攷察當地實在情形；一九三七年七月皮爾視察團建議兩分巴勒斯坦，根據這一計劃，應該是將軍事上重要的地方保留為英國永久的委任統治，其他地方，劃分為二部，一部歸猶太人，一部歸阿拉伯人。英政府決定接受此項計劃；一九三八年正月英政府公佈了皮爾建議的白皮書，並準備派遣技術委員委赴巴勒斯坦研究具體執行的步驟。這一白皮書的發表引起了阿猶雙方的反對，騷動又發生了，等到去年的技術委員會跑到巴勒斯坦的時候，他們已經認為兩分計劃絕不能實行。

如此，到了去年年底（十二月）英政府決定召開阿猶代表大會於倫敦，商討共同解決的方法。在倫敦會議未開以前，近東阿拉伯國家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在開伊羅開了一次籌備會，在

這次籌備會中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受了某方面之暗示主張堅持巴勒斯坦必須成爲一阿拉伯人之獨立國家，並以埃及皇室中之公爵孟奈姆公爵爲國王，但因遭巴勒斯坦代表之反對及伊拉克之猜忌，未能實行。如衆所週知，二月七日在倫敦舉行的阿猶代表大會，會議了五星期，終於在三月中旬，無結果而散。

在這一聯的嘗試和失敗之中，英政府最近（五月十七日）發表了英政府單獨建議的白皮書，其要點爲：

（一）十年以後，英政府完全放棄委任統治，此十年爲過渡期間，阿猶按其人口比例，選出代表襄助英最高委員會執行一切政務，但其權力不能超過諮詢以上，如英政府認爲必要，過渡時期可以延長，過渡時期滿後，則阿猶按其人口比例組織成一獨立國家，如是猶太人將爲少數民族。

（二）限制猶太人移民，每年不得超過一〇・〇〇〇人，爲期五年，此後五年尙可移入二五〇〇〇人，再有增加則胥視該地之吸收能力而定。

這個白皮書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偏袒了阿拉伯人，但是事實上，是兩方面都不滿意。十七日倫敦發表了白皮書，同日巴勒斯坦猶太人就發生了騷動，因爲這一建議根本取消了他們猶太國家的

理想，他們過去的努力是白費了。接着，阿拉伯人又表示不滿，以上所舉之最後消息便是一例，因為這一建議未給與他們民族自決權和獨立國家。在目前這種政策下，的確是誰都不敢預言：什麼時候，那一塊地方才可以平靖？

然而問題是重要的。因為自從一九三八年以後，阿拉伯人的過激派——即目前之起事者已經和德義法西斯打成一片，他們用的鎗是德國造的，活動的資金是從柏林羅馬來的；誠然這些過激派的領袖跑到法西斯的懷裏應為任何人所不容，但是重要的還是在除去廣大的阿拉伯人民的不滿；而目前的做法呢，得罪了猶太人，討不到阿拉伯人的好。

而且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第一，堅持巴勒斯坦必須絕對是阿拉伯人的，或者絕對是猶太人的，只是這兩大民族中的少數，阿猶的大多數民衆是主張共存共榮的。第二，因此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是應該與這兩大民族的真正的人民代表去商洽，另一方面解決的方法應該是站在更民主的，更平等的立場之上。

近東是東地中海的門戶，大戰危機，一觸即發，這一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六月四日）

## 英國的暗流

當本月二日蘇聯政府答覆英法聯合提案的覆文送交英政府的時候，我們在同日的報紙上看到一段海通社的消息，說：英首相張伯倫于前一日曾給莫索里尼一封親筆信，向莫氏保證，英政府現行之外交政策，其目的不在包圍義大利，而在維持歐洲之和平。此項消息未經證實，亦未被否認。不過同日路透社又發表了羅馬教皇呼籲和平的報告，路透社的外交記者說：倫敦外交界對於教皇之策動「甚有興趣」。同社五日電：教皇現正送達和平福音至英法德義波蘭五國，並引證每日先鋒報謂：教皇之策動與英蘇談判有關；而美聯社同日電則謂教皇提議之動機在恐英法蘇三國同盟成立後，歐洲將有共產化之危險。同日英首相在下院回答此問題時，否認教皇已送達和平福音之報道。但是奇怪的是昨日倫敦每日快報竟提議中止英蘇談判（六日海通社電）；在實際上的新聞統制相當嚴格的英國，居然能讓這樣的論調，在一個有地位的保守黨報紙上出現，實在不能不令人發生相當的懷疑，這令人想起最近過去關於保證波蘭獨立時的泰晤士報和德波關係緊張時的每日郵報的言論。

這些，無疑問的是妥協政策由萌動而表面化的象徵，雖然這在目前還是局部的現象。

這是一道幕後的暗流，由來已久。遠在四月二十八日希特拉發表那著名的演詞的時候，我們就一再強調過這一演詞的和平姿態的毒素，我們曾問過：「英法會上這第二次的大當嗎？新妥協

政策果將逐漸復活嗎？英蘇談判又將在本質上趨于停滯嗎？」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這「復活」過程出現得非常之快。我們知道直至四月下旬，英法人民還是在三月十五（德國吞併捷克）和四月七日（義大利吞併阿爾巴尼亞）的苦痛印象之下，在那個時候談妥協是非常危險的；不過二十八日希特拉的和平姿態正好造出了一道復活妥協政策的橋樑，因為是人民的意志——輿論的力量壓迫着這政策抬頭的緣故，所以這政策的復活又非從打破這道難關下手不可。

如此，從五月二日起，泰晤斯報的來信欄中就出現了此後層出不窮的主張和德國開談判的來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來函的人都是和英現政府關係甚深或社會地位甚高的名流。例如始作俑者的拉西克立夫先生就是和現政府關係甚深的上議院議員，失業委員會的主席，在他那封去信中說：「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和德國談判的適當時機，但是我相信談判遲早必須到來；可是我恐怕最近歐洲事變所留于英國人民的苦痛印象，會使得政府相信：以為英國的民意反對政府再來一次緩和歐洲緊張情勢的企圖，這種緊張之存續將使歐洲有隨時爆發大戰之可能。」（泰晤斯報五月三日通信欄）。這來信的要點在這一段的後半截。不過這封信說得還是一點含糊，最鮮明的是第二天跟着來的另一位上議員彭松拜先生的來信，他完全贊成拉西克立夫的意見，而且他不但主張再來一次，而且主張再來了一次之後，再來一個第三次，第四次。他接着說：「在戰場

上初次敗績不是不再戰的理由。在許多戰爭中，初次敗績並不妨礙最後勝利。有人說：張伯倫在外交戰場中已經失敗，可是這並不成爲他拋棄他從來所用的方法（即妥協政策——引用者）之理由。我堅決的相信，他的方法最後將得到勝利。」（五月四日泰晤斯報通信欄）。

這種行動是一種有組織的行動，這從拉西克立夫那封信發表以後，直至最近這種來信未曾斷絕過這一點上看，是可以充分明瞭的；現在的問題是：這種來信是不是個人的自由發表意見，或者還是由第三者來策動的？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們以爲勞易喬治的意見是十分值得重視的，他在上月八日的下院辯論中說：「張伯倫先生好像是十分謹慎的樣子，當我們問及他何時拋棄懷柔政策的時分。不過現在正有着復活的象徵，而且是一個不光榮的復活！泰晤斯報又動員起來了（反對派笑）。鼓吹妥協政策的來信如潮而至。我的（勞易喬治的）老朋友馬里歐特先生明明白白的告訴，他也寫了一封，他是受「朋友」的邀請寫的。」（泰晤斯報五月九日議會版）。

如此，這一道暗流一直到現在還是在幕後流着，中間經過了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四日，直至最近的下院辯論。把握了這一點，我們可以了解許多在表面上似乎不能了解的現象。從這一點上看，莫洛托夫在上月三十一日的蘇聯外交報告中，說有些國家想「緩和」輿論，是完全可以了解的。

不過，這只還是一端；事實上，事情的發展還有更嚴重者在。我們知道英國有一個支配全國的大企業家集團，名字叫做英國實業聯合會，這一集團的活動，因為它和英現政府的關係，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大大的影響着英政府的政策的。在捷克被併的後一日，三月十六日，他們還在德國杜塞爾村和德國的工業家訂立一個商業合作的協定；這一協定的內容雖未公佈，但是就是報紙上的零星報告（新聞記事報）已經使美國發生很大的聳動。現在雖然德英商業談判在停頓之中，但是這一團體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

最近（五月初）該聯合會發表了它的今年第一季的季刊。在這一期的報告中，他們討論到德國經濟的困難和他們建議的解決方法。他們說：德國的吞併捷克並未能解決牠的經濟上的困難，他們為德國想出的方法是德國在東南歐組織較大規模的和互相補充的經濟集團。不過，這在東南歐有困難，因為在這兒「獨立的民族太多」，他們阻礙這種集團的形式。那麼，怎麼辦呢，英國實業聯合會為德國進一步想出的方法是東南歐諸國「犧牲他們相當的國家自由」。這就是說東南歐永久變成農業國，變成德國經濟上的附庸；不過英國工業聯合會，在那報告的最後一段，同時希望：中東南歐不要因此「完全」犧牲了他們的國家自由。這種觀點和這種觀點下所包含的政策，其危險性殆有過於以上所敘述的一道暗流。而且我們附帶的還要注意就是這種阻止弱小國家



發展工業的觀點已經在這羣人當中形成一種理論（例如泰晤士報的評論記者在批評最近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出版的「東南歐」一書時，即提出這樣的觀點，請參看五月十三日該報評論附刊）；不過，這是當前的次要之點。

總括以上各點，我們可以引用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的評論來做結論，他說：「如若還有一些事情足以加深蘇聯對於英國反侵略的誠意的懷疑的話，那麼，那無過于妥協論調的復活」（同報，五月十三日）。（六月七日）

## 英蘇談判與法國

據昨日美聯社倫敦電：最近一次蘇聯所提的三國同盟對案，其內容大致為：（一）英法蘇三締約國中任何一國遭遇歐洲國家侵犯時，該協定即行實施。（二）三國中任何一國因保障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比利時，芬蘭，愛沙尼亞或拉特維亞而捲入戰爭漩渦時，該協定立即有效。（三）三國中任何一國因援助歐洲其他申請援助之國家而被侵犯時，該協定立即實行。（四）締約國應立即進行討論技術的及互助的反抗侵略之方法。（五）此項談判所產生之行動，應與國聯程序無異。（六）締約國應將原有之反侵略協定充分互相報告，每次接受新的信約前，應

彼此交換意見。(七)三國協定實施後，彼此不能單獨與對立者簽訂和平或停戰條約。(八)該協定之五年期限有展延之可能。如美聯社的這一報告屬實的話，那麼無問題的這是反侵略戰線一塊最堅固的礎石，在實質上做到歐洲集體安全的一切條件。又據巴黎七日美聯社電：法方對於蘇聯最近之提案，擬提出一折衷案，雖未能盡如蘇方之建議，但如蘇方具有訂約之誠意，則必能獲得最後之同意云。從巴黎方面看，似乎英法蘇同盟能否結成完全要看蘇聯的誠意了。在未看蘇聯的誠意以前，我們先要看一看法國的誠意。

法國對於英蘇談判的態度同時也就是三月十五日以來法政府對於歐洲整個局勢的態度，因為英法蘇同盟在本質上是三月來歐洲局勢轉變的一個總結論。因此，我們不得不從三月十五日捷克被併時說起：

(一)捷克被併後的法國。在三月十五日直後召開的國會中，達拉第除掉向國會要求全權而外，對捷克未提隻字，而龐萊則不發一言。此後更離奇的是三月三十一日的英法保證波蘭的聲明，達拉第事前事不提隻字，而全部讓張伯倫越俎代庖。這種沉默的態度一直保持到阿爾巴尼亞被併，英政府宣佈保證希臘，羅馬尼亞的獨立以後。達拉第政府心目中的計劃仍在離開德義，而集中其全力於不提德國，而專門致意於義大利之防範。

(二) 德義同盟與法國。德義同盟本來的意義在指示德義不可分和德義進攻的路向在向西，這本來是明眼人一望皆知的東西，然而達拉第——龐萊政府對於此點則完全不提，或者他們是以爲德義還可分離，或者是故作沉默。在這當中能指出此中之關鍵的只有巴黎「今日晚報」(同報五月八日號)該報尼章君認爲從德義同盟中得出來的唯一結論爲趕快完成英蘇同盟。

(三) 德波關係與法國。正如同在英國一樣，在法國，自從四月二十八日的希特拉演詞發表以後，法國妥協主義者的觸鬚又開始四出活動了。在自四月底上月初德波關係緊張的期中，巴黎方面唯一的希望在義大利出任調停，而在這時候出現的教皇的和平建議是完全得到龐萊的朋友們支持的。關於這一點，上述的「今日晚報」有如下一段透闢的議論：

「現在的空氣宛如去秋英政府派遣任錫曼赴捷以前的當時……。或者羅馬教皇以爲如此建議一個和平會議，多少可以爲德國天主教徒得到些利益。但是這樣一個和平會議的後果，其有害將不堪設想……。人們不禁懷疑，是不是這樣一個新「明興」正好爲張伯倫先生造出延宕任何英蘇協定的口實。某些勢力已經開始在破壞歐洲的安全。」(曼哲斯特衛報五月十二日巴黎通信)。

(四) 英蘇談判與法國。我們知道自從三月十五，四月七日以後，實在如勞易喬治之所言，

英法人民在贊成和要索保證波蘭、羅馬尼亞希臘獨立的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爲使得這保證有效和防止侵略者再進一步的侵略，他們同樣的要求英蘇談判的成功和英法蘇同盟的結成。五月中旬以後，法政府在人民壓力之下，的確也表現得比從前積極，屢次想爲英蘇談判出任調人。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和這一潮流同時，我們不可忽視的是法國妥協主義者的活動。他們活動的方式，正如同在英國的一樣，是「緩和」輿論。五月以來，法國的報紙中就有不少的幾家在鼓吹和蘇聯同盟的危險。例如緊接着莫洛托夫的五月三十一日的外交報告，六月二日的巴黎「日報」就一再強調和蘇聯締結同盟的危險，它以爲如此蘇聯可以任意使歐洲發生戰爭，而自己則可以運用自如。六日同報則警告法政府向蘇聯作過大之讓步，因英法過大之讓步是否能滿足蘇聯之要求，尙是問題也。自然，在目前的情勢之下，這種妥協主義者的再抬頭，還是局部的現象，而且還不敢公開的站了出來，但是當我們一想到這種策動的來源的時候，它就不容我們忽視了。「今日晚報」關於這一點說道：「這些報紙都是公開的或不公開的受着龐萊的示意，這使得我們懷疑是不是英國的沉默和法國的報紙中傷的目的在延宕英蘇談判，延宕到歐洲發生了事件，可是到那時候有蘇聯和無蘇聯已經都是一樣了。去年九月，這樣的技術獲得驚人的成功」（曼哲斯特衛報五月十二日巴黎通訊）。

目前，教皇的和平運動和英蘇談判，一個在暗裏，一個在明中，都在進行之中，這兩個潮流是三月十五日德國併捷以後歐洲局勢發展兩個可能的不同的結論。我們堅信在英法全體人民的監視之下，教皇的策動不會抬起頭來，而英蘇談判，則無論經過怎樣的曲折，最後還是能抵於成功；但是我們要看住那在幕後運行的暗流。（六月八日）

## 暗流的表面化

十日倫敦路透電：英首相張伯倫于九日晚在伯明翰的招待會上發言稱：「如外相哈里法克斯八日在上院之所言，吾人仍準備與德國或其他國家和平商談其要求，如此等問題確有切實解決之希望。無論如何，吾人必須具有可以切實解決此類問題以及以和平方法，而不以武力解決此類問題之把握。」

本來，英外相哈里法克斯八日在上院中的演詞，已經十分明顯的規定出英國外交政策，不過經英首相這一強調，英外相的演詞格外特別值得我們重視。英外相在當日的演詞中，充分強調與德國談判這一點，這是全演詞的關鍵。

我們記得本月六日，倫敦每日快報曾經提議過中止英蘇談判，同一個主張停止英蘇談判的每

日快報于昨日（十日）著論讚揚英首相與外相前後所發表之演詞及其所宣佈之外交方針。由於這一個報紙的前後的兩種論調，我們可以看出八日宣佈的英國外交政策與英蘇談判之間的關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英外相的八日演詞是英國妥協政策復活的第一步，但是因為復活得不徹底，所以結果變成了兩面政策，這是非常危險的一種嘗試。

在未有討論這兩面政策的危險性之前，我們先分析七日英首相在下院的，八日英外相在下院的外交演詞：

（一）西班牙問題。我們知道自從五月十九日起，德義在西班牙的軍隊雖已先後撤退。現在在七日下午院中成問題的是德義兵員雖然部份的撤退了，但是德義的軍事器材却還完全留在西班牙。根據英義協定，戰爭終了，義大利撤退一切戰鬥人員及軍用器材，目前義大利的舉動顯然是違背該項協定。英首相的解釋是：可能的是德義已將此項器材賣或送與弗朗哥，因此英政府無向義政府抗議之必要。甚而至於武裝直布羅陀港後山地的德義的重砲和高射砲亦在此項解釋之下。

（二）遠東問題。本月七日上午五時許，英人丁克勒為浦東事件在上海為日兵擊傷身死。八日英外相在上院中向工黨議員斯耐爾担保；「英國在遠東的利益受人相當尊敬，曾為日人行動而發生問題的條約義務，在吾人可能之範圍內，亦將獲得應有之莊嚴。」這種事實與「担保」的矛

盾，丁克勒事件不過一端，其他如斯皮爾事件，天津事件，上海租界問題，揚子江珠江航行問題等，實不一而足，我們真不解英外相的担保是根據些什麼事實來做基礎。

(三) 英蘇談判與英德約商。我們知道本月七日英首相已在下院中聲明派遣史特隆赴莫斯科繼續談判。張伯倫並在回答下院質問的時候，一再強調英政府不能勉強担保其他不願担保之國家，雖然英政府決心求得一適當之解決方式；在八日的上議院中，英外相將此一語之含義說得更為清楚：

一·英政府不能勉強担保波羅的海不願人担保之國家。

二·但蘇聯為其自身之安全亦不能對其鄰邦之獨立毫無關心。

從這兩點看，我們可以發現英蘇談判在實質上還未有多少進步，但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另一面却大大的進步了：那就是英德協商的復活；英外相說英國人民熱誠的希望與德國成立諒解。在提到英德協商這一點的時候，英外相有如下一段甚堪注意的演詞：「我甚為莫索里尼的杜林演詞（五月十四日）所感動，他說：千百萬人正焦急的問，我們是不是走向戰爭之途，但歐洲無一問題不可以用和平方法解決，但雙方必具好意，且能放棄別人之觀點」。我們的讀者大概還記得，當五月十四日莫索里尼杜林演詞發表的時候，我們會說「這是侵略者的新戰術」，而以為「倫敦批

評界之以莫索里尼措詞緩和為滿足是非常危險的，」（本報五月十六日）。不意，英外相竟以此一演詞為其新外交政策（兩面的外交政策）為其出發點。英外相的結論：國際會議的時機尙未成熟，但是英政府希望以和平方法改變現狀，解決德英糾紛。

據說英外相這一次之所以宣佈英國外交政策的立場，其主要新動機是因為但澤發生不安現象，果爾，那麼，我們現在，正如巴黎「今日晚報」之所預言，已經看到了：「歐洲的空氣宛如去秋英政府派遣任錫曼赴捷以前的當時了……」（同時報五月十二日號）。不過，今日的歐洲局勢究竟和去年不同，英蘇談判還在進行，希特拉還有所顧忌。

目前我們應注意的是：

第一，這種妥協政策的復活是由來已久的事情（請參考本報七日社論中之分析），而八日英外相的聲明只是這一經過長期準備的過程的表面化。

第二，在英蘇談判未有完成，反侵略戰線尙只在形成中的今日，提倡和德國和平談判是危險的，而且幾幾乎不可能。在這兒我們可以引用柯柏的話來做註解：（一）德義對於別人的領土和主權的要求不能以和平方法來解決，（二）希特拉和莫索里尼的諾言不能信賴，（三）這兩位獨裁者是不會跑到議會席上來的。假定我們在四年以前開一個會，希特拉在這個會上提出：一，無



條件的恢復萊茵地帶的武裝，二，滅亡阿比西尼亞，奧國，捷克和阿爾巴尼亞，三，在西班牙組織一個親德義的政府，我們是不是能够希望這會議是可以圓滿進行？但是他們做到了以上各點，而他們並沒有參加什麼會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難道今天他們就會拋棄了那一貫的方法了嗎？（泰晤斯報五月四日來信欄）。

第三，和平談判是可以的，但是必須等到英蘇談判完成，反侵略戰線切實建立起來以後，只有這樣才能阻止戰爭，同時以合理的方法解決問題。

第四，目前英蘇談判正在波瀾重疊的難產之中，于此時提出德英和平談判，其結果唯有示弱於侵略者，而且「如果還有一些事情足以加深蘇聯對於英國反侵略的懷疑的話，那麼，那無過於妥協論調之復活」（經濟學者五月十三日）。（六月十一日）

## 英蘇談判與美國

本月八日英外相在上院的聲明，無論在國內國外都引起了軒然大波：一般人以為英國的妥協政策又復活了，雖然在實質上，妥協政策並未有死過。在這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本月十二日大衛斯爵士在上院所說的幾句話，他說，外相的八日演詞給人一種印象，好像英國又準備和侵略者

來一套和平的談判了，接着他說：

「上帝不允許我們再來一個明興會議，把最近英皇訪美在美國人民中所遺留下的好意與尊敬打消得乾乾淨淨」（十二日倫敦路透電）。

大衛斯這一個提醒提出了目前潛藏在歐局演變中一個中心問題，即英蘇談判和美國的關係。一般人都以為英蘇談判只是一個歐洲的問題，而英美的合作是不受英蘇談判的影響的。事實上，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尤其是自去年九月明興協定以後。在目前我們可以說英蘇合作是和英美的合作息息相關，英國如若疏遠了蘇聯，其結果不單是疏遠了一個蘇聯，而且還是疏遠了一個美國，使英美合作加倍的困難。

大家都知道促成明興協定成立的基本思想是在使希特拉向東發展，換言之，即針對蘇聯。事實上這不是全部，誠然明興協定的基本精神，在軍事和政治上是針對着蘇聯，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一策動的經濟的一面，在經濟上明興協定同時是針對美國，而且恐怕還是主要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才能了解為什麼在三月十五日的捷克被併事件發生以後，不論是美總統的從來的政敵或他的國內政策的反對者如聯邦銀行總裁邁爾和史汀生都一致贊助美總統抵抗侵略者的外交政策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英德在世界市場上的共同進出是危脅着他們的利益的。

在這當中最顯明的例子莫如三月十六日英國實業聯合會和德帝國實業集團在德國杜塞村簽訂的協約。根據這一協定：「英德商品在輸出市場上應該共同進出，英德個別產業部門規定市場價格和分配輸出定量。其他國家可以被邀參加此項協定，如遭拒絕，英政府將支持英德工業，使他國不能與之競爭。如英德電氣工業在特定市場中規定一市場價格及輸出定量，而瑞士電氣工業家不願參加，企圖傾銷，則英政府即將對瑞士施行一種不指名的制裁，使其就範」（新聞記事報三月十六日）。這當中作為舉例的瑞士自然不在英德聯合戰綫的話下，其真正的目的是在美國。如若這一商業協定果真批准的話，其結果即等于英德在北美和亞洲對美國的一種聯合的經濟宣戰。

這是美國在本質上反對英國向侵略國妥協，贊成英國採取強硬的反侵略政策最基本的經濟原因。

至於在政治上，如何組織成這反侵略的戰綫，是不是應該包含蘇聯？對於這一個問題，在最近的一年之中，尤其是去年明興協定的前後，美國的態度起過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在捷克蘇台德區未被割讓以前，美國一般的意見以為美國不必參與歐洲糾紛，以當時實力的分配，英法捷聯合的力量已足制止侵略，而蘇聯之參加則是可有可無；捷克事件以後，歐洲戰略分野大變，力量的對比亦隨之而大變：去年九月以後，美國方面主張參與歐洲事件的輿論漸漸有力，因為很簡單，

唇亡而齒寒，如若英法在未來戰爭中敗績的話，那麼美國在更遠的將來亦絕難倖免，這一傾向，在德義已經控制了西班牙，找到了向南美洲出動的藉口的今日，更爲顯明而嚴重；而在另一方面美國的一般輿論界亦逐漸開始認識了蘇聯在歐洲反侵略戰綫中的不可缺，因爲今日歐洲的分野很簡單，東南歐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挺身而出爲英法造出一條戰線，使德國遭逢兩面戰爭，使英法操必勝之權——除掉了蘇聯。

這麼一說，好像在美國，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幅光明的圖畫；事實上，這是不然的：美國現在還有一批頑強的孤立主義者，不願制止侵略者，不願支持美總統反侵略的外交政策，更不願美國出而參與歐洲事件，支持英法民主國家。捷克事變以後，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有的，而且振振有詞，他們問：英國的民主性究竟在那裏？希特拉和我們要支持的人究竟有什麼不同？這近來差不多變成了美國孤立主義者的唯一的口塞，這一種說法在美國的民衆當中發生了相當的影響。例如最近一位美國的讀者在他給曼哲斯特衛報的來信（四月二十六日）中，就這樣的寫道：

「如若未來戰爭是爲救民主的話，那麼美國將難於參與，因爲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已經沒有民主。……美國的人民對於歐洲政治家們的所作所爲十分失望。這不是自詡過人的一種態度，這是常識。英國無論如何難辭其咎，不，無寧說英國現政府應該負大部份責任，在過去數年之中。……

……對於美國的觀察者，好像英政府既不關心於保持其國內民主，亦不關心於保持國外民主。我們不能看出犧牲捷克的種種策動是在形式上或目的上是爲民主。造成西班牙悲劇的政策以及因此產生的又一個獨裁者——這些舉動我們不能看爲英政府支持民主的行動。」（曼哲斯特衛報五月十九日）。我們想一想，在美國人民這種苦痛的印象之下，英國妥協政策的復活以及這政策所將引起的又一次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在美國該是發生如何嚴重的影響；從這一點上去看，我們上面引用的大衛斯爵士那句話是毫不過份的。

目前的問題很簡單，立意反侵略，只有結成英法蘇全面同盟之一途；不然就是恢復妥協政策，恢復杜塞村的英德商業協定，不過不應忘記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不但是疏遠了蘇聯，而且疏遠了美國。

## 英蘇談判中的其他問題

屈指一算，史特蘭到莫斯科已經快到十天了。據二十二日路透社莫斯科電：二十二日英法蘇雙方代表商談達半小時，據稱莫洛托夫告英法大使：英法最後提案不能接受。半官方以爲談判停滯之原因係因新提案中英法所提關於波羅的海諸國之保證不能滿足蘇方之要求（同社二十二日

電)。

現在誠如路透社之報告，英蘇談判雖絕未中斷，但是將來進行之遲滯是可以想見的。

現在的問題是：爲什麼這樣遲滯，究竟癥結在那裏？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們已經屢次的指摘過，不過最近有一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是不能忽視的。

本來本月八日哈里法克斯在上議院的演詞，九日張伯倫在伯明翰的演詞已經爲英蘇談判的前途投下一道陰影，因爲從這兩次演詞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英政府至今還是想把不能聯合的東西聯在一起，妥協政策和反侵略政策；所以在十六日的英下院答詞中，張伯倫亦承認：英蘇談判的癥結除掉波羅的海問題，還有些「其他問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英蘇談判是一個不斷發生「其他問題」的一個源泉；事實上，問題非常簡單，即：英國現保守黨政府是不是有決心和勇氣來澈底的執行反侵略政策？因爲在這一基本問題上，英政府還是動搖的原故，所以不可避免的就會影響到英蘇談判的完成。

關於英政府態度猶豫不決的一點，除掉上述哈里法克斯和張伯倫的公開表示而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有本月二十日前滿洲事件當時英國駐日本大使林特萊氏在保守黨上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演詞，他在這一演詞中暗示：英國和蘇聯同盟失多得少；因爲最近復活節張伯倫是在他的別墅裏過

的原故，所以他這一表示，引起了各方面重視，甚至於每日電訊報第二天還要來爲文解疑，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林氏這一表示在方倫敦所面引起的衝動。自然這種演說不必過份重視它，但是這種令人不安的象徵之不應被忽視也是必要的。不過，這都是些還未能透露到水面上來的底流。

現在在日前成爲英蘇談判主要的障礙的恐怕還是：

(一) 兩面政策和反侵略政策之不能並行。關於這一點，早在五月三十一日蘇外長就已提出過，他說還有些國家還想嘗試妥協政策，第二天（六月一日）泰晤斯報在他批評莫氏演詞的社論中，就共開承認這一點；而於本月八九日，英外相和首相則竟謂此二種政策並行而不悖。可是因爲英政府這樣的表示還不能爲柏林所理解，所以英外相在他的二十一日宴會演詞中，有點訴苦了：他說：

「我們已經屢次的勸告別人來和我們合作，共同加強和平的基礎。但是如若我們每次改善現狀的企圖爲別人誤解爲一種弱點，作爲一種新的攻擊藉口的話，那麼有些人說，使用暴力者只懂得旁人亦將使用暴力的語言，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我們可以看出來，哈里法克斯先生在這句話中有點不大耐煩了。爲什麼英政府不放棄那兩面政策中妥協政策的一面？這我們可以從最近法蘭丁在倫敦星期泰晤斯報的一篇文章中看出些端

倪：他說如若德國在未來戰爭中打敗了，其結果唯有走向共產主義之一途，他暗示：這兒是歐洲真正的危險（五月七日同報）。這是基本思想，不過，在目前，問題似乎還沒有發展到這樣的尖銳。目前成爲問題的倒似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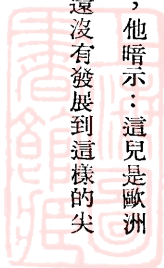
(一) 英法還未忘情於離間德義。

(二) 英法還想拖出西班牙。

在前一點上，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意教皇最近對於但澤問題的奔走，張伯倫先生和莫索里尼的函件往來（六月一日），以及英政府屢次向意政府表示不改變其既定的外交政策（兩面政策）的表示；在後一點上，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最近法政府之交還西班牙存銀以及國際借款和西班牙中立的傳說。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這些往來中向英政府的反示意都是以英蘇不能過份親近爲條件的。

以上所列各點，我們想大概是英蘇談判遲遲不能成功的主要因素。

但是自己的皮總比旁人的命運要緊，所以問題還是歸結到如何應付真正嚴重的局面；在這一點上，就是以反蘇聯而著稱於世的林特萊先生也無詞以對了。當他在上述外交委員會中講完的時候，有些保守黨議員問他：設若戰爭發生，除掉蘇聯，誰能担負德國的東綫戰事？設若德國不遭逢兩面戰爭，誰能担保英法在西綫能避免失敗的命運？對於這些問題，林特萊先生無詞以對，而





這兒也正是問題的核心（六月廿四日）。

## 勝利巡行以後的西班牙

英國自由主義的政論家巴特來在他最近分析英國政治動態的一篇文章裏說：「近數週來保守黨爲辯解英蘇協定不能成立而造出來的許多藉口，簡直令人不能置信。他們的偏見和懷疑使他們不能見到一項很簡單的真理：只有戰爭才能在英國產生共產主義……過去那吸引千百萬英國上等中產階級，不顧弗朗哥和德義的顯然關係，而仍舊去支持他的階級意識在最近數週中又變得非常明顯了，現在我們才了解，爲什麼我們的左翼各派深信張伯倫在內心上是一個法西斯」（倫敦世界評論六月號第一頁）。

如此，根據巴特來的分析：在英國，人們已經忘記了西班牙的教訓，好像人們已經忘記了那悲劇的本身。但是西班牙現在怎麼樣？

弗朗哥已經勝利了，那盛大的勝利巡行已經在上月十九日舉行過，德義軍隊聽說已經紛紛回國；西班牙該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了。事實上，這是不然的，現在我們讓法西斯自己來現身說法。在勝利巡行未有舉行以前，西班牙的法西斯報巴斯克報在它的四月十五日的一篇文章裏，描



寫馬德里的情形道：「過去弗朗哥軍隊入城，歡迎他們的是些埋伏在馬德里的法西斯和婦人。……我們不能有所幻想，以爲馬德里的民衆如何熱烈。一般的馬德里市民還是想他一月以前所想的東西；他和一月以前的他毫無不同；如若他和你握手的話，他的拳頭仍舊是緊握着的。……過往馬德里有的是快樂，當馬德里的婦女去洗衣的時候，她們總是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如今歌聲銷沉了，因爲她們只知道共和國的歌。」最後同報說：「馬德里是一座憂愁之城」。事實上，馬德里不僅僅是一座憂愁之城，而且是一座抗議之城，這從同報第二日所揭載的以軍法從事禁止該城市民撕毀法西斯標語的禁令中可以測知。

這是勝利巡行以前的事情，我們從法西斯自己的招供中可以看得出來：西班牙的人民是不快樂的，他們憂愁，他們抗議。勝利巡行把這一切改變了沒有呢？沒有！在這兒我們還是不從別的方面找證據，我們請過去曾爲弗朗哥的善意的「中立者」的泰晤斯報，他的記者的通訊來做見證。在他描寫勝利巡行後的西班牙一篇通訊中，有一段叫做「憂愁的城市」，在這裏邊，他說：「在現狀下城市比農村，更爲受苦。街道顯得異常的空洞。沒有一個舖子是開門，唯一可以看得見的羣衆是那等待買麪包的行列。大路上沒有什麼車子來往，私家車不准通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裝載政府用品和那鬍鬚滿面的士兵的救傷車。……到處蒙着灰塵，房屋的窗都沒有了，油漆更

是談不到。「爲什麼這樣的寂寞和荒涼？爲什麼連行人都看不見？弗朗哥將軍允許給西班牙人民的和平，麵包和幸福那兒去了呢？在這一點上，連泰晤斯報的記者也不得不承認，爲鼓起西班牙人民的情緒，弗朗哥必須執行他那「寬恕的諾言」（泰晤斯報五月十九日，二十五日）。

這兒我們碰到了問題的核心：法西斯的統治和政治犯問題。

最近西班牙前共和政府的外長伐育流亡到美國，在美國的一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敘述爲什麼二月中，共和政府回到了中部西班牙以後，決定繼續抵抗的原因。他在這篇沉痛的控訴書中說道：當共和政府回到了馬德里以後，他們發現了中戰場五十萬的士兵，士氣非常的堅定，他們打下去最多不過是一死，而勝利的希望却總是有的，而且主要的可以由此從叛軍那方面爭到一點和平的人道條件。他們決定繼續戰爭最重大的原因是爭取這人道的條件，因爲他們不忍見五十萬英雄的戰士，活生生的在集中營和絞刑台上死去（紐約新羣衆四月十一日號）。

二月下旬，這一個問題鬧到了倫敦和巴黎，這時候正是英法準備承認弗朗哥的時候，當時英下院反對承認叛軍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在：叛軍釋放政治犯和寬大處理共和軍的正式諾言未得到以前，英國不能承認叛軍，張伯倫的回答是弗朗哥將軍已經告訴他：「平等和正義的精神是國民軍一切行動的基礎。」如此，英法承認了叛軍。

弗朗哥怎麼樣執行他的諾言的呢？叛軍一進了巴塞洛那和馬德里就組織了軍事法庭，規定一切從前與人民戰綫各黨各派各組織有關的成員，一切會爲共和政府的官吏者以及一切自由團體成員都在犯罪之列。犯以上各「罪」之一者處以剝奪職位，流亡，監禁，財產充公等處罰（經濟學者五月十三日）。如此，可以想見的，西班牙各地的集中營是裝不過來，各地的絞刑台工作不過來了。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的城市變成了「憂愁的城市」值得驚奇嗎？

試舉一例，以見法西斯統治的兇殘。五月初，弗朗哥政府逮捕了兩個人（在馬德里），兩人中一人的罪名是最近過去他曾經謀殺七〇〇至八〇〇人的性命！我們想一想，即使這一個人是以殺人爲職業的，他也不能在這樣短的一個時間內殺掉七〇〇人至八〇〇人；然而這是典型的法西斯的判決方式。如此，到五月底，我們看到了美聯社自馬德里來的報告：在那兒平均一天要殺掉一六〇人，集中營裏滿裝了人還不在此例（馬德里一地有五〇〇・〇〇〇人）。在這種情況下，西班牙荒涼了，阿里堪特市一天有過四十七種的自殺。

這就是貫徹了國民軍一切行動的法西斯的平等和正義！

自然，倫敦現在已經不再注意這些，巴黎已經不再注意這些了。但是西班牙問題已經解決了嗎？請看看報紙，隨手拈來，以下就是今天我們看見的一段：

「外訊倫敦二十三日電：德國在北西班牙建築地下飛機場。此項消息為最近之巴斯克政府首領在下院祕密集會報告下院議員者，此項報告非常具體而詳盡，現已呈送英法政府」（本港星期報）。

五月二十三日，德國康道遠征軍首領里希特浩芬將軍，在西班牙里昂城的告別會上說：「正如同一三〇年以前，德國人和西班牙人的血為着打倒一個共同敵人而流的一樣，今天我高呼德西團結萬歲！」（泰晤士報五月二十四日）。達拉第應該知道一三〇年前是那一年，共同敵人是那一個；一九三九年前一三〇年是一八〇九年，當時德西的共同敵人是拿破崙統治下的法蘭西！（六月廿五日）

### 英蘇談判擱淺的責任

據二十二日莫斯科路透電，英法最後提案，蘇聯表示不能接受；又據二十六日同社倫敦電，現英政府正研究向英駐蘇大使西慈發出新訓令，繼續談判。如此，英蘇談判雖未中斷，但一時擱淺當為目前之實在情形。

為什麼擱淺？有人說是因為蘇聯過份堅持保證波羅的海諸國的原故。據我們所知，第一次表

示這樣意見的是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五月十七日號，七十二頁），以後聞風而起者還不乏其人。根據這一些人的意見，不但是目前談判的擱淺應歸根於上述蘇聯之堅持，而本月八日英國前駐日大使林特萊，在保守黨外交委員會主張停止英蘇談判的演講，都應歸根於蘇聯這種堅持的態度。

這種意見有根據嗎？沒有的。

第一，如本月十六日張伯倫在英下院之所表示，英蘇談判中的癥結除掉波羅的海問題，還有些「其他問題」。這些其他問題是些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如若本月七日美聯社所透露出來的蘇聯提案屬實的話；那麼我們最低限度可以想像得到，那裏關於「三國協定實施後，締約國不能單獨與對手締結和平及停戰協定」的一條恐怕要變成波羅的海問題解決後主要的癥結，因為很顯然的這一條可以解釋為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為其他一些國家所「命令」，而在這點上，英首相是堅決反對的（二十四日加的夫演詞）。

第二，蘇聯堅持保證波羅的海諸國的問題並非過份，何以故？

一、五月十一日的泰晤士報的社論把這問題的關鍵剖析得清清楚楚，它引證希特拉的「我的奮鬥」一書，「證明」近來希特拉每次發言中所提到的德國生命，「毫無疑問的」就是蘇聯和它的鄰國，這是蘇聯所知道的，而且也就是為什麼蘇聯堅持保證波羅的海諸國的原故；可是該報的結

論却甚奇怪，說能阻止這種政策實現的「只有」保障波蘭，好像德國的軍隊是不能通過芬蘭和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的一樣！這是不正確，不合邏輯的；如若這不是無意的閃避，那麼其結論一定是希特拉繼續向東的怪想法在這種策動後面作怪。唯其是如此所以蘇聯必須力爭，而且要爭到這波羅的海諸國的保證是內外水洩不通，不只是外來侵略而已也。爲什麼？國運不能輕賭！

二、波羅的海諸國之不願接受保證不能成爲不保證的理由，比利時可爲前例。比利時在表面上並未接受英法的保證，然而如若比利時的中立被侵犯的時候，英法馬上就出動大兵，不管比利時心願不心願。關於這一個問題，拉特維亞政府，最近（本月四日）在它的政府機關報上亦坦白承認：「他們（波羅的海集團）只可以接受和比利時一樣的普遍和多面的担保」（泰晤斯報本月五日華沙通訊），雖然這當中還存留着許多難於解決的問題。事實上，這都是不必需的，只要英法立意放棄妥協政策而從事於全面的反侵略，這些都是技術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第三，林特萊先生的講演不是由於蘇聯之堅持而後產生的。這見種解是由於對最近三月來英國內部發展的疏忽的一種結果。事實上，這種視蘇聯爲畏途，亟圖恢復妥協政策者不以林特萊先生始，而却是截至現在止，以林特萊先生的演說終。這一羣人，英國的政論家安吉爾將他們叫做英國的「第五縱隊」（時間與浪潮六月三日號）他們的活動早在五月三日泰晤斯報的通信欄中就

出現了，不信，請查查五月八日，五月十九日英國議會的記錄。而且早在六月八日英首相在伯明翰宣佈其兩面政策，林特萊先生提出其中止英蘇談判的主張的前兩日，本月六日，倫敦每日快報就公開提議過中止英蘇談判。這是從五月三日以後出現的那一貫的潮流的必然的歸趨，和蘇聯的堅持保證波羅的海諸國毫無關聯，即有，亦是表面上的。這不是一個隨便發表意見的問題，而是歷史事實的問題。譬如，再舉一例，本月八日英首相發表兩面政策，第二天泰晤斯報就發表一篇社論道：英國希望德國在東南歐發展貿易，但是英國却不希望德國因此而毀滅了東南歐諸小國的獨立；這種意見看上去好像是因為張伯倫之演詞而發的，但是事實上，不但這意見，而且實行的計劃都早在五月初英國實業聯合會一九三九年第一季的報告中發表過了。難道我們可以假造出那季報來嗎？

然則爲什麼擺淺？

一言以蔽之，這原因是在，英政府目前所追求的兩面政策和反侵略政策不能併行。問題全不在蘇聯。我們從無數的證據中抽出一兩條來：五月十九日邱吉爾先生在下院中說：蘇聯力爭保證波羅的海是當然的；他以爲蘇聯的提案比英政府所求得的要「公平得多，好得多」，「它更簡單，更直接，更有效」；他說他不能理解英政府這種「外交上的花樣和延宕」；他說爭取莫索里



尼和抵止德義在西班牙的陰謀最好的方法莫如結成英蘇同盟，加強自己的力量（五月十九日英下院）。其他更透闢的一點例子如勞易喬治五月八日在英國下院的演講，他乾脆的說：「我們需要蘇聯，現政府不要蘇聯」（五月八日英下院）。

事實上，這些例子都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們看得很清楚，目前使英蘇談判擱淺的是因為英現政府尚未忘情於妥協政策，說得具體一點就是：一·對德國要繼續妥協政策，二·從德國懷中拉出義大利，三·從德義懷中拉出西班牙；說得抽象一點，就是談判的誠意問題。（六月廿八日）

### 妥協政策促進歐洲的新危機

近一二週來，關於德國進軍斯洛伐克以及德國社黨徒潛入但澤，組織義勇軍，企圖異舉的報章道已不一而足，其情勢之危迫殆已宛然如去秋捷克事件，英政府派遣任錫曼赴捷之當時；然而，一般的，人心並未有如去秋當時之恐慌，這是因為一般人都在估計着目前正在進行着英蘇談判，將會使希特拉在未下手以前慎重的考慮一番。

但是最近，主要的由於英蘇談判之無進展，這種樂觀的估計似乎已經要打折扣了。

據巴黎二十八日美聯電：法首揆達拉第在國防部告各黨各派及議會領袖謂：法政府有理由相

信，德國在但澤之舉動，爲期即在不遠。又據二十九日同社巴黎電：某大使從德國接到祕密報告：希特拉已確實完成其自內部奪取但澤市之計劃，如此，不用自外侵略之形式，希氏相信，英法政府將拒絕參加鬥爭。二十九日英外次伯特勒在下院亦坦白承認英政府已聽到關於國社黨在但澤市組織義勇軍之報告；但當工黨議員可克氏質問，英政府鑒於但澤情形之微妙，是否撥派一艦隊至波羅的海作友誼訪問時，英外次未作答覆（二十九日美聯社電）。

自然肯定的說明天（著名的禮拜六）國社黨在但澤市就要大舉，是十分困難的；但是英外次對於可克氏質問派遣艦隊赴波羅的海一事，不作回答是值得重視的。我們知道義大利在阿爾巴尼亞下手，選擇的正是復活節，英國國會在放假，當時的英軍艦沒有一隻是在阿特里亞海，所以義大利才能不聲不響，於張伯倫先生出釣之時，來完成那一擊；目前的事件使人發生同樣的危懼。

關於這一新危機的逐漸的形成，巴黎秩序報有一段甚爲確當的觀察，它（二十九日）說：「如若希特拉得到了但澤，她即將爲東歐諸國之主人。……不幸張伯倫先生不斷以猶豫和模稜的言詞鼓勵國社黨，使人懷疑他又在計劃着一個第二次的明興，但這一個第二次的明興，將使英法之勢力一蹶不振」（五月二十九日路透倫敦電）。

這是正確的促進今日歐洲之新危機者厥爲張伯倫先生猶豫和模稜的政策。關於這一點，他八

日在伯明翰的演詞以及英外相同日在上院的聲明，我們已經指摘和分析過了。現在我們要來看一看關於這一方面的新發展。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英首相本月二十四日在加的夫地方的演詞，他在這篇演詞中說：一、沒有一個英政府可以讓她的外交政策爲其他國家所「命令」（記住，這句話是三月十七日英財相西門作爲回答艾敦建議組織反侵略戰線的反對理由而堅決提出的）；二、如若相互的信任心可以恢復，英德二國可以共同開發目前世界尚潛存之資源，因爲在目前，特別是英德二國的工業可以供給各國所需之商品；三、英政府不反對變更現狀，因在一變動之世界中，一切皆在變動也（二十四日路透電）。

我們看得很清楚，雖然這演詞是十分模稜，第一點是針對蘇聯，第二點是針對美國，第三點是暗示與德和平妥協。這些話或許一般讀者不懂，但是華盛頓，莫斯科和柏林是聽得很清楚的。

其次，我們要注意到本月二十八日英外部關於德國廢止海約的致德備忘錄。該備忘錄要點爲：（一）不論德國在歐洲任何部份捲入戰爭漩渦，英國將永遠對德採取敵對行爲一說，全屬無據；英國之敵對德國僅限於德國以侵略行爲加諸他國時之情況。（二）英政府所尤欲樂聞者，厥爲一，德方之意見以何時舉行談判爲宜，二，新約之有效期間，而欲加以廢止或修改時，德國政

府提出何項辦法，以保證其將先行取得雙方之同意（二十八日路透電）。

雖然這一備忘錄中所表示的願望是非常模糊，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英國並不反對德國被「捲入」乃至有意「捲入」的戰爭，她所反對者僅僅乎是戰爭；我們知道任何在本質上侵略的戰爭不但可以化裝成「被捲入的戰爭」，而且可以裝成「自衛的戰爭」，事例不勝枚舉，分別簡直是在毫髮之間；而且我們更注意的是在歐洲大陸，差不多是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德國少數民族，如此將一個本質上侵略的戰爭造成「自衛的戰爭」是不知多少容易，如若引用到但澤市簡直是天作之合。二，英國願聆和平談判開始之時——這兩點都在客觀上起了「鼓勵國社黨」（秩序報，上引）的作用。

不遑，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模稜的言詞和妥協的政策不但是鼓勵了國社黨，而且使蘇聯寒心，使英蘇談判日益困難；這實在是如自由黨首領辛克萊之所說：「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五月十九日下院演詞）。二十八日前英外相艾敦在克蘭寧頓地方說：目前和平最大的危機是在有些國家「至今還懷疑我們的誠意」（二十八日美聯電）；這是不正確的，和平的危機不在有些國家的懷疑，而是在英首相那種使人懷疑的模稜的言詞和逐漸抬頭的妥協政策。

現在英蘇談判尚在繼續進行之中，這直至現在，還在起着「止住希特拉」的最大作用；但是

我們已經逐漸看出蘇聯方面的不滿來了；二十九日蘇聯議員季達諾夫在真理報上的一文可爲此中之朕兆（二十九日莫斯科路透電）。

據各方面的報告：但澤市方面的情勢實在是十分危急；事情不是會馬上爆發，端視英蘇談判能否立即成功；如若果真如巴黎今日晚報之所預言，英政府意在延宕，延宕到歐洲發生了事件，到那時有蘇聯和無蘇聯都變成一樣（同報五月十二日）；那麼，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那將真如秩序報之所說：「英法的勢力即將就此告終」（上引）。（六月卅日）

## 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

——美國獨立戰爭一六三週年紀念——

一六三年前的今天（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的臨時國會，發表了那歷史的獨立宣言，他們宣佈：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

如所週知，從這一天起，在華盛頓領導之下的北美獨立戰爭開始了。那是一個長期的戰爭，從這一天直至一七八三年的凡爾賽和平會議止，漫漫的七年，那爭自由的火把，始終是在照耀着那大西洋的波瀾，未有停息過——雖然這時候的歐洲還是在沉酣之中，對於這十八世紀偉大的歷

史事件沒有什麼理解。

獨立戰爭的起源是由於拒納捐稅，那著名的印花稅法案是這一戰爭直接的導火線。本來，「不得民衆的同意，不得徵糧徵稅」是市民階級勃興時的一個普遍的口號，在十八十九世紀的革命當中，這差不多是天經地義的人權，神聖不可侵犯。在一六四八年的英國大革命當中，克倫威爾是在這旗幟下去號召了那光輝一世（十七世紀）的革命；其後四十年，一六八八年，英國革命又會再一次的肯定這一原則：不得人民同意，不得徵糧徵稅。但是自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內而困於復辟主義者之抬頭，外而困於和西班牙法國的霸權爭奪戰，不能使這一民主的原則同樣實行到北美殖民地去，於是北美起義了，他們又將一個世紀前英國市民革命所爭取到的民權，在大西洋的彼岸建立起來。在這一個意義上，北美獨立戰爭是歐洲市民階級抬頭的警鐘，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導。

誰都知道，這一次獨立戰爭是在北美的民族英雄華盛頓領導之下進行的；但是我們要問，這戰爭是怎樣打的，誰是這一次光榮戰爭的執行者？爲回答這一問題，我們不得不首先明瞭，當時的美國十三洲是一個農業地帶，全國中主要的人口是獨立自由的農民。正如同十一世紀以前（一八四八年），克倫威爾軍隊的主要成份是自耕農，後四分之一世紀（一七八九），拿破崙軍隊的主要

成份是解放了的農奴一樣，華盛頓的軍隊主要的是獨立自由的農民。無論形態怎樣不同，十七世紀的偉大事變的擔負人，在客觀上是農民，美國的獨立戰爭，自亦不能例外。

因為士兵的社會來源變了，戰爭的形態也就變了。十八世紀的歐洲早已忘記了前一世紀克倫威爾的革命戰爭的形態，而恢復了弗里得力大帝的直線戰略，美國爭自由的農民又發現了的戰爭形態擊破了那落伍的舊軍；那就是那著名的散兵戰，那是些憑藉着山，憑藉着谷，自由來往，沒有一定行列形式的散兵綫；那些按着鼓號前進，聽着口令開槍的舊軍，在這一羣爭自由的戰士前向毫無辦法。用近代的話說那是游擊戰和散兵綫的陣地戰。誠然，散兵戰早在十七世紀上半葉已為普魯士軍隊中的克洛阿蒂亞的哨兵所發現，這中間還曾一度為克倫威爾所恢復，但是在歐洲，這一民主化的戰爭形態早已為人忘卻。在這一個意義上，北美的獨立戰爭又為歐洲恢復了那革命的戰爭形態，成爲此後拿破崙縱隊戰略以及其後一切爭自由的革命戰爭形態的前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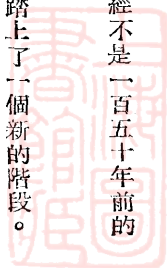
自然，爭民主是和民主化的戰爭形態——兩者是分不開的，在這兩大動力之下華盛頓領導着那些爭自由，爭民主，爭獨立的戰士不屈不撓的苦鬥了七年，終於在一七八三年獲得了他們的獨立；在凡爾賽會議當中，英國承認了美國的獨立。光榮啊，一切爭自由的不朽的戰士！

一七八九年華盛頓被選爲北美合衆國的第一任大總統，自一七八九年起，至今已是一百五

十年了。一百五十年來，橋下已經不知道流過了多少潮水，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是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國了，雖然華盛頓那偉大的名字還是如同日星的一樣照耀着。

從一七八九年——在歐洲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年——起，美國的歷史又踏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如所週知，美國獨立當時的十三洲只是阿拍拉其亞山東邊的美國東部海岸的一帶地方。自此而西還是一片未開發的草原。但是山脈擋不住歷史的車輪；向西突進的運動開始了，他們來自歐洲不同的角落，來到這摩天嶺的峭壁，他們向西開發。隨着這偉大的向西運動，他們在美國西中部，西部建立起無數獨立自由的農業經營，這一過程直至一八九〇年停止。在這一時期中美國民主制度最大的推動者還是西部的獨立自由的農民，在這一時期中，我們已經聽不到華盛頓在戰場上的叱咤風雲，我們只聽到那恢宏的歌頌民主的詩人恢鐵曼的聲音，他歌頌民主，他歌頌那偉大的向西運動。

向西運動、停止，農業便已不能再支配美國，工業發展了，民主的地基已經從農民轉移到市民工人。這過程開始於一八六一——一八六六年的南北美戰爭，工業的民主的北美戰勝了農民的農奴制度的南美；一八〇年起，美國的東部諸洲已經確立起牠的工業，等到一八九〇年農業的向西運動停止了以後，工業已經不可動搖的建立起牠的支配權。隨着工業支配權的確立，以及農業





的資本主義化，美國民主制度的地基已經從獨立自由的農民轉移到工人，農業勞動者，小市民以及其他一切進步的社會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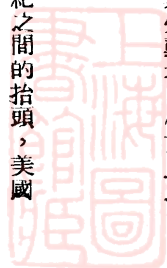
這警鐘是敲自那距今五〇年前「五一節」。

隨着戰後資本主義的一般恐慌，以及獨占資本主義在前一世紀和這一世紀之間的抬頭，美國爭民主的運動，已經獲得了比前此更廣大的基礎。法西斯的普遍威脅更提起這爭民主的運動的警覺性。這一時期的開始，以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為標誌。羅斯福政府的進步的民主的意義，在歷史的發展上，應該作如是解。

我們再環顧一下我們的四週，法西斯的威脅籠罩着五大洲：在歐洲，一個個的民主國家為法西斯的侵略者所吞食，而殘存的民主國家又不斷在內外飄搖之中，能比較不動搖的站立在這反動的歷史潮流之中的只有美國。一百六十三年以前，北美曾經為歐洲的反動勢力敲出了喪鐘，難道一百六十三年以後的今天就不容許我們再有那同樣的歷史的待望？（七月四日）

## 歐洲向着新明興前進

本來自上月八日英外相的上院演詞發表以來，歐洲的動向是相當清楚的——向着新明興前進



。這一動向一直被展至上月二十八日英政府致德海軍協定備忘錄止，忽然發生了一個急角度的轉變：但澤危機打斷了這一直線的發展。

如所週知，上月二十九日英外相發表了那外表上看非常強硬的演詞，接着就是本月二日的英首相同樣表示的演詞，照這兩天的形勢看，希特拉似乎已經暫時中止了他武裝奪取但澤的企圖。爲什麼中止？請看以下兩段新聞：

七月四日海通社羅馬電：教皇已決定延期作暑期旅行，因教皇現尙未拋棄調解歐洲危機之意向，尤其是關於波蘭問題。梵諦岡方面現正注意於教皇駐華沙特使之報告，該特使新從波京返抵羅馬。

七月六日倫敦美聯社電：關於軍事同盟之報告，英首相已決定延至七日下午院發表。據聞波蘭方面對於波德直接談判一節，希望英政府能予修改，但英方發言人則否認英政府有促使雙方直接談判之意。本晚英波雙方表示，華沙方面已暫時中止回德政府提出解除但澤武裝之要求。又據七日美聯社電：倫敦方面甚傳波蘭已從柏林得到保證，中止但澤市之武裝，希特拉亦將取消其七月二十六日但澤市之行，英首相張伯倫決定至下週始在下院報告關於但澤市的英國政策。

這兩件消息表示希特拉有用和平方法在實質上得到但澤市之可能，那麼爲什麼一定要動武？

但是重要的還不是這一點，而是這幾天來英蘇談判的發展。

誰都知道英蘇談判的癥結最近在表面上是集中在保證波羅的海諸國的問題上，但是不意本月五日倫敦方面忽然傳出因蘇聯拒絕擔保瑞士荷蘭，談判停頓的消息，該項報告略謂英法准於擔保波羅的海三國，但蘇聯必須保證瑞士荷蘭。於是倫敦報紙如每日郵報即開始攻擊蘇聯無誠意，要求英政府停止英蘇談判。

現在我們不知道英法是否確實提出此項要求，不過我們想這無論如何，這不能成爲談判停頓的主要理由。如若英法果真有此等提議，其作用亦不過是造出「錯誤絕不在英政府之一方」（五日張伯倫在下院語）的印象而已（路透社五日電）。據最後消息，現在英蘇談判中主要的困難似乎仍舊是在保證波羅的海諸國中間反侵略的範圍問題，英法政府希望蘇聯對於侵略二字不能作過於廣泛之定義。關於這一問題，蘇聯同時要求抵禦直接侵略及間接侵略是有歷史背景的。我們知道三月十五日以前，英法皆爲捷克之保證國，三月十五日事件發生，英首相在下院中拒絕承認德國之併捷與英法之擔保衝突，因該項擔保只以外來侵略爲限；如此，適用於捷克者亦同樣可以適用於波羅的海諸國，不過是四月前的事情，蘇聯是不會忘記的。因爲這一个新的困難，據說英法已準備提出一般妥洽之方式，暫時不解決保證中立國問題——確否尙待證實。

現在我們要問：爲什麼這樣延宕，爲什麼不斷造出這些新的困難？

要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談到英政府對德的政策。上月八日英外相上院演詞發表以後，翌日德宣傳部長即提出：英國和平的言詞是不夠的，必須有誠意的事實，始能造出相互信任的空氣。什麼是誠意的事實？上月十三日的漢堡外人報列舉五項，其最後一項爲中止英蘇談判（上月十三日同報）。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來爲什麼英蘇談判的困難日漸加多的時候，希特拉威脅的聲調也就放得低一點的原故，因爲這是英政府誠意的事實。但澤危機張而復弛不是偶然的。

如若希特拉懂得這一點，不再鬧出上月二十八日之類的事情；看來，歐洲的局勢唯有向着新明興前進。

自然，現在沒有人敢預言這新明興是怎樣的一個東西，究竟能不能成功？但是，這趨勢是明明白白的擺在這兒。

不過，其時，這一新明興的影響是可以預見的。最大的影響是加深美總統爲和平而努力困難。最近美衆議院通過那換湯不換藥的伯羅姆新中立法案，已不能不算是美政府的一個失敗了，如若歐洲再來一個新明興，美國孤立主義者不是更振振有詞了嗎？現在美國孤立主義者唯一保持舊中立法的論調不是說英政府無意於保衛民主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什麼理由去責備美國？

(七月九日)

## 不讓他通過！

——紀念西班牙戰爭三週年——

如若我們的記憶還不是十分淺短的話，我們大概還可以記得三年前（一九三六年）的今天（七月十八日）是怎樣的一個日子，三年前今天：西屬加拿里亞地方指揮官弗朗哥將軍從摩洛哥發出背叛民主的信號，從這一天起他就和德義法西斯打在一道；同是在這一天，我們在西班牙的馬德里，巴塞洛那，馬拉加看到那偉大的歷史光景：在馬德里千百萬的市民和工人包圍着共和政府的軍械庫，要求發放槍枝，保衛民主；光榮的反法西斯，反侵略，保衛民主的英雄戰爭開始了。如若我們的視線不是圍繞着我們的鼻尖在轉的話，我們大概還可以想像，今天的西班牙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之下：西班牙人民在法西斯恐怖的統治之下，已經是一百一十一天了。

如若歷史是不應該空虛過去的話，那麼，在今天，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反侵略，保衛民主的英雄戰爭開始三週年的今天，我們就不應該因為我們自己再聽不到馬德里的呻吟，就將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悄悄的放到歷史的冷藏庫中去。



如若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戰爭口號是「民族獨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的話；那麼，無疑問的三年前的今天伊貝利亞半島開始的反法西斯，反侵略，保衛民主的口號是「不讓他通過！」，這雖然是馬德里前綫的一個口號，但是今天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歷史的口號了；因為它象徵着目前這一歷史階段中鬥爭的主要內容·反法西斯，反侵略，保衛民主！

在這一個意義上，西班牙戰爭以及在這一戰爭中所顯示的諸歷史的法則不是伊貝利亞半島的事情，而是全人類的事情。

自然，目前那半島上的烽火已經熄滅，地中海的西頭一時已看不見爭自由的火把了，現在我們再來論述它，好像是有幾分史的殘酷，事實上，這是不然的，一切歷史的教訓都是從血泊中吸來。

西班牙戰爭的基本任務是反法西斯，反侵略，保衛民主——「不讓他（法西斯的侵略者）通過」；西班牙人民九九六天的鬥爭的確也證明了他（法西斯的侵略者）是過不來，西班牙戰爭之所以失敗，應求之於更廣大，更深刻的因素；因為前一點，它（西班牙戰爭）鼓勵了全世界一切進步的人類；民主是可以保衛的；因為後一點，它要求我們要有高度的歷史的警惕。西班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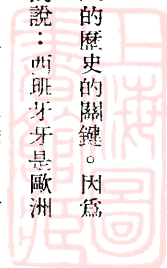
民是勝利了，失敗的是西歐的民主國家。

現在我們從這兩個觀點去分析。

深刻的了解西班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兒我們只能提出幾個不可缺的歷史的關鍵。因為只有把握了這關鍵才能了解我們上邊所說西班牙人民勝利了的原因。一般的說：西班牙是歐洲國家最接近亞洲式的國家這是由來已久的事情。遠在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就已跳上了世界舞台，演着主導的角色，十六世紀一個世紀差不多完全是她的，她支配了當時殖民地的全部，但是正是這種畸形的外在繁榮，毀滅她內部生長的胚胎：龐大的王權，窒息了中世紀市民階級的發展，如此直至十九世紀初，西班牙所有的城市工業與其說是歐洲式的，無寧說是亞洲式的。因為這一個致命的社會發展史的天折，西班牙自十六世紀以後至一九〇〇以前的歷史是一部無脊椎的走馬燈式的歷史：一方面是內部的凋零，另一方面則是那十六世紀的世界帝國一塊塊從牠的身上掉下。西班牙的社會呢？一方面是盆湯和酒館，一方面是掙扎和剝傷（塔舍托斯）。

近代的西班牙嚴格的說雖發展於一八五〇年以後，但是西班牙成爲今日之西班牙則是一九〇〇年至戰後的這約莫二〇年中。在這一階段中，西班牙多少完成了近代資本的發展。

在政治上，雖然在十九世紀，西班牙已經有過好幾次的爭民主的運動，但是由於上述社會發



展的不健全，每一次事件皆以悲劇始，喜劇終。英國有過一六四八年的市民革命，一八三〇年的大憲章運動，法國有過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一八四八的第二次革命，德國有過一八零八年的市民革命，一八六六年的統一運動；美國有過一七七六年的獨立戰爭，一八六〇至六六年的南北戰爭——這些革命，這些戰爭，都或多或少的將這些國家的政治形態，改變到適合於他們各自的社會要求；但是西班牙沒有切實經過一次堪稱爲澈底的革命和戰爭。不但沒有，而且緊接着戰後恐慌，一九二三年普立木·代·立威拉的獨裁政治却變本加厲的建立了起來。

如此，我們看到：直至一九三一年西班牙四月革命止，西班牙的內部矛盾是何等的複雜而多端，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幾個世紀的矛盾聚集在一點：農民和封建地主的矛盾——十五，十六世紀的主要矛盾；市民階級和僧侶貴族的矛盾——十七，十八世紀的主要矛盾；勞動者和資本家的矛盾——十九，二十世紀的主要矛盾。

一九三一年的四月革命及其後的變革應該逐步解決這些客觀上的歷史的任務。很顯然的只有民主的政治形態才能完成這一使命。這裏是西班牙人民爭民主和他必須致勝的歷史的根源。

然而西班牙的反動者耐不住民主政治的煎熬，更得不到國內任何社會階層的擁護，所以早在  
一九三四年（羅馬），一九三五年（柏林）和德義法西斯勾結了。



從這一個觀點看，當弗朗哥的走狗巴萊拉將軍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羅馬和莫索里尼簽訂了那「談話記錄」的時候，西班牙的法西斯已經宣佈了自己的死刑，因為這就是說：西班牙的法西斯公開宣佈他們沒有任何羣衆基礎，他們只能靠國外法西斯才能維持政權。這和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當時，法國的封建貴族跑到德奧去鼓動那一七九一年的比爾尼茲協定（一七九一，八，二五——二七日），如出一轍。如若法國大革命一開始就是以全歐洲的封建王候爲對象的話，那麼西班牙保衛民主，反法西斯的戰爭一開始就是以德義二大法西斯爲其直接對象。這從最近（六日）希特拉在柏林宣稱：「戰爭一開始，德國即已送出正式軍隊」看，殆已無可置疑。

不過，光榮的是西班牙人民接受了這國際法西斯的挑戰，英雄的站了出來。

那門爭從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起，一直堅持了九九六天。在這九九六天的英雄的戰爭之中，西班牙人民證明了，民主制度（那象徵着民主制度的西班牙的人民戰綫），是可以保衛自己的。在軍事上，他們又一次證明了久爲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所忘記的民軍制度是適合於近代戰爭的最優秀的制度，馬德里光榮的五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是第一個證明，特魯威兒英雄的爭奪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是第二個證明，哀伯羅河的三月（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則是第三個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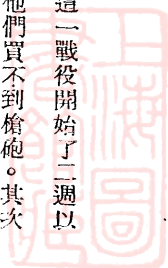
然則爲什麼失敗？

第一由於英法不干涉政策的干涉。這最顯明的表現於巴塞洛那之役：這一戰役開始了二週以後，政府軍已只能以一比五的劣勢和叛軍苦鬥，因爲不干涉政策的干涉，他們買不到槍砲。其次表現於巴塞洛那陷落後的西班牙的明興——英法承認弗朗哥，而最後則表現於那西歐民主國家絕不能辭其咎的叛徒加沙度的叛變——那在歷史上將永爲羞慚的血的一週（一九三九年三月五——十二日）。在這一意義上，法西斯蒂並沒有打進馬德里，而是打進了巴黎和倫敦。

第二，由於西班牙第五縱隊的投降。這與前一過程互爲表裏，這就是叛徒加沙度那一羣的叛變。在這一意義上，弗朗哥並沒有打進馬德里，而是叛徒加沙度打了出來。

如此，西班牙人民說：不讓他通過！這的確的，歐洲的三大獨裁者的馬蹄是在馬德里的城門之前停住了；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偉大的一幅圖畫，這將永遠的活在現在和未來爲民主而鬥爭的一代的偉大的心中。

但是，不要忘記：加沙度和他背後的一羣可以從裏邊打了出來，這同是一切爲民主而鬥爭的戰士們所不應該忘記的教訓。那麼，讓我們記住這深刻的歷史教訓，大胆的高呼：「不讓他通過」！（七月十八日）



## 八月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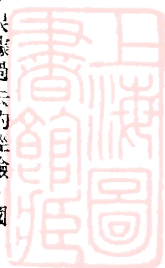
有人說今年八九月歐洲要發生危機。

有三個論據：

最顯而易見的第一個論據是德國國社黨年年於九月初在紐倫堡開大會，根據過去的經驗，國社黨大會照例是希特拉向他的黨徒們報功的一個大會，今年恐亦不能例外。

第二個論據是八九兩月正是歐洲民主國家議會休會的時候，一方面想和法西斯妥協者容易在議會的背後先造出既成事實，而另一方面侵略者容易執行他們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第三個論據是歐洲各國的秋收正好先後在六七八九月幾月中完成。從全國總動員的軍事觀點看，八九月是侵略者下手最好的一個時辰，輓近八月危機的論據大部份是從這兒來的。在這一點上，最關重要的是德國，因為最近她從國外調動大批外國工人去加速完成秋收，從而人們也特別重視這一點。歐洲各國秋收的時間不同，而且大部份還要看天時來決定，在大體上，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秋收在六月底即完成，德國的秋收時間主要的在八月，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波蘭的秋收時間則約莫為七月中至八月中。如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如若歐洲



動員最好的時間是八月底九月初；即從作戰的觀點上看，也是一樣，因為接着九，十，十一，十二幾月，從氣候的條件上看是非常有利於大規模作戰的，而一到霜雪既降的明年正，二，三月來時，則有許多不能克服的軍事上的困難隨之而來；最顯著的，例如，意大利的山岳部隊，在這時候因為下雪的原故，要過阿爾卑斯山突入法境即非常困難。

以上三個論據完全從希特拉的觀點出發，為希特拉的方便着想，以為希特拉要戰爭就是戰爭，除此而外，再無決定和戰的因素。但是，這是不正確的，戰爭總是雙方的，一個人，一個國家打不起仗來是很顯然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再來估計估計，大家都認為希特拉的假想敵是英法。

如若在侵略者這一方面，決定戰爭的基本要素是自然條件的話，那麼在民主國家這一方面決定戰爭的基本要素則大部份是些歷史條件——所謂力量的配合。在這一點上，大家公認：如若英法能及早完成歐洲的反侵略戰線和世界規模的英法蘇的合作，民主國家龐大而雄偉的陣容的確是可以鎮壓住侵略者的妄動，而把和平的關鍵抓到自己的手中。這在目前，有兩個事件，兩個談判是為此中之指標，一個是天津事件和圍繞着天津事件的日英談判，一個是但澤問題，和聯繫着但澤問題的英蘇談判；日英談判的後果在客觀上決定的影響着未來英美的合作。

在英日東京談判這一個展望台上，我們已經知道的已有二十三日日英初步協定對於上述陣容的打擊雖然接着有二十六日美國廢止日美商約的一舉，而近數日來英方在東京談判亦有態度趨強的報導，但是直至目前，東京談判尚無改變其預定行程顯著的象徵。在這兒，以下的一段報告是值得注意的，二十八日倫敦電：華盛頓之舉動自然引起英方考慮採取同樣步驟以保護其權益之有效性，但英方迄尚無拋棄談判之意向（美聯社同日電）。

關於但澤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上月底本月初是這一問題最緊張的時期，在這期間，上月二十九日英外相有過一次強硬的聲明，本月十日英首相在下院中亦有過一次用意大致相同的報告，這自然都是事情光明的一面；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在這兒決定的不是強硬的言詞，而是堅決的行動——首先是完成那英法蘇同盟，可惜的是直至今日，在這一方面，我們還看不出什麼有決定意義的好轉的朕兆。

我們先分析但澤問題和圍繞着但澤問題的歐洲的暗流。上月底和但澤問題緊張同時，從柏林方面傳出希特拉的六大綱領：

(一) 割讓但澤市及波蘭走廊。

(二) 英法聲明在中歐及東南歐拋棄其一切特殊權利。

(三) 西班牙收回直布羅陀。

(四) 德收回殖民地。

(五) 改變集波堤及突尼斯現狀。

(六) 改組蘇彝士運河的行政機構。

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六大要求都以從民主國家和平獲得為原則。這一個綱領大概當時在倫敦官方流傳得相當廣，所以即於六月二十九日英外相發表了那樣的強硬演詞之後，我們還看得到倫敦保守黨的報紙在隱隱約約的討論和答覆這一個問題，在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妥協主義星期泰晤士報一篇題名「但澤和天津」的評論，關於天津，它說，「我們不得不付出相當代價，而且不但我們，即其他有關列強亦應如此」，這，如所周知，已經是在本月二十三日的日英協定中部份實現了；關於歐洲，它首先指出六月二十九日英外相演詞中和平妥協的部份：「實現和平改變的機構」。繼而則暗示英蘇談判的目的只是在造出和平會議的條件，最後它對於布特拉獨霸東南歐以及收回殖民地的要求，逐一正面答覆。關於東南歐，它提議簽訂一個東歐羅維諾諾公約，它說：「一個新的東歐羅維諾諾公約將使戰雲一吹而散。此項條約第一條將為：蘇聯和德國公認一個獨立強盛的波蘭和羅馬尼亞，作為蘇德間之緩衝國家，為雙方政策之要諦，第二條將為：如波蘭，波



羅的海及巴爾幹諸國受蘇德中一國之攻擊時，得請求其他一國加以援助。英法是否參加則視有關各方之願望而定，英法雖不參加此項公約，但此並不妨害其援助一方之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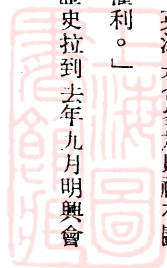
我們想這一東歐羅迦諾公約的用意是不用解釋的，一言以蔽之，將歷史拉到去年九月明興會議以前的時代去。

關於交還德國舊殖民地問題，它說：

「簡單的將德國舊殖民地交還，那是談不到的；但是如若組織一種平均分配的信託公司，規定自由貿易，按量分配產物，公開開發，公開保護土人利益——這倒是可以的。自然，這必須以熱帶非洲為限」（七月二日星期泰晤斯報）。

這一道妥協的暗流，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我們大概還不會忘記最近（七月二十四日）倫敦每日快報和每日郵報關於英國貿易部次官史丹萊和戈林將軍特使胡爾泰特談論英國借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與德國的報導以及其後英首相在下院關於此事的否認，但是最值得人注意的還是哈瓦斯社最近傳出來的一段消息：

「二十四日倫敦電：星期泰晤斯報及每日簡報的所有者凱姆斯萊爵士據云奉英首相之命於本日下午離英赴德，聞彼將與希特拉晤面，向希氏報告（二十七日）張伯倫對於歐局之意見，上星



期末，張氏曾數度接見凱姆斯萊云」（同社同日電）

自然，我們不能假定上引星期泰晤斯報對於歐局的意見，就是張伯倫的意見，但是無論如何，這當中並不是沒有關聯的。從而它值得我們注意。

以上是事情的一面，其時我們不得不一看事情的另一面，英蘇談判，據最近英法官方的報導，聽說英蘇談判在大體上已趨一致，不久即可開始參謀部會談，現在所差的一點是對於間接侵略的釋解。因為談判的經過情形，我們沒有確切的報告，自然無從評斷其成敗，但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蘇聯對於這間接侵略的定義是非常重視（二十八日倫敦美聯社電），而在另一方面，英國對於這一點却是相當堅持，例如泰晤斯報就這樣寫道：「英政府不能採取任何足以影響其他國家之內政的步驟，除非公開得到他們的請求」（七月五日同報），從而對於英蘇談判作過早樂觀是不應該的。

現在我們分析了四個發展的趨向：一、英日關係，二、英美關係，三、英德關係，四、英蘇關係，前者表現在英日談判，後者表現在英蘇談判。九月間有沒有危機，端視這兩大談判的發展如何，如若英日談判還是根據二十三日協定的潮流往下衝，而英蘇談判亦是照舊遲滯不前，那麼，我們可以斷言，歐洲的命運，不，全世界的命運真的將要為歐洲的秋收時節來決定了：危



機，危機可能發展爲戰爭；如若不發展爲戰爭，那麼星期泰晤斯報勝利，勝利了以後怎麼樣，等待明年三月：其時歲月一週，萬事如舊，危機再生危機，戰爭終舊不可避免。（七月三十日）

## 歐戰二十五週年

二十五年前——一九一四年的今天，德皇威廉第二，向帝俄宣戰；嚴格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從這一天開始。促成戰爭爆發的奧皇太子費丁南特夫婦在塞爾維亞被刺事件，雖遠在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即已發生，而奧匈帝國亦早已於七月二十八日向塞爾維亞宣戰，但是最終決定歐戰命運的却是八月一日的德俄宣戰，因爲在此前，事態還有縮小的可能。從這一天起，跟着，八月三日德國向法國宣戰，八月四日英國向德國宣戰，如此歐戰之局面已成。此後，有關雙方各國交互直接宣戰，直至八月十九日日本參加英法帝俄集團，向帝德宣戰，戰事終而發展爲世界規模！九月初（八月底）雙方的壁壘已經分明，除掉一個投機的義大利和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衆國。

戰爭從八月一日起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止，一直延長了四年有奇。這當中充滿了殘酷的悲劇，讀者只要一翻「西部戰線無戰事」，不待我們去描寫。至於軍事方面，在這兒，我們也是同樣的不能去分析——就是一個梗梗也好，因爲這超出了我們這短文的範圍，不過，我們可以

說的是決定歐戰的命運的，不是戰爭而是戰爭所產生出來的矛盾。

現在我們要約略注意一下的，倒是戰爭爆發的基本原因。有人說產生歐戰需要五十年的光陰但是爆發它却只要五天——在大體上說，這是正確的。產生歐戰最深奧的理由是經濟的，這一過程表現到水面上來的，大概是從一八七五年起；在前一世紀七十年代左右，德國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了（關鍵：一八四八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一年），隨之即是德國資本主義在七八九三個十年代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它孕育着一種該體系天生帶來的突進的潛能。此為第一個動力。同是由於近代經濟的發展，絕對專制的帝俄呈現了一種內部突變，潛在解體的象徵（關鍵：一八五四——五六年，一八六〇——六一年，一九〇五——六年，一九〇七年），它孕育一種向外發洩，以解內部之圍的潛能。此為第二個動力。又同是由於近代經濟的發展，複雜的奧匈帝國又呈現出一種花樣不同，但是本質一樣的解體的象徵（關鍵：一八四八年，一八六六年），它孕育和帝俄相同的衝動。此為第三個動力。

在這三大動力之中，主動的積極的自然不是帝德，它要求市場。雖然大規模分割市場是從一八七五年開始，一九〇〇年左右告終，但是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究竟是後來者，在這兒就規定了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中主動的腳色。而相反，英法即使是在這一次大戰中多少是維持現狀的成份，多

於改變現狀的成份！這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是很顯然的。

如此，在最後的分析上，一九一四年——一九八年的歐戰還是爭奪市場的帝國主義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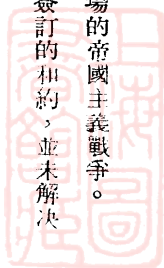
戰爭的來源既然如此，很顯然的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凡爾賽宮簽訂的和約，並未解決了問題，它只是將問題延長了，而且同時是更加深刻化了。

其時，讓我們一覽凡爾賽和約（戰後）二十年來的發展。

先說產生第一次戰爭的經濟的發展。

個別的分析，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在這兒我們僅僅須要記着，同是一個動力，在各種不同的特殊的歷史條件之下，可以發展為在表面上完全不同的現象。在一般的發展上，我們知道，緊接着歐戰的告終，就來了一次比較普遍的所謂戰後的恐慌，那是在一九二〇年——二一年，這雖然在交戰各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有些國家過剩生產，有些國家過少生產；有些部門過少生產，有些部門過剩生產——，但是它的來源，主要的却只有一個，從戰時產業機構到平時產業機構轉變中的恐慌。這規定了它是一時的。

緊接着一九二一年戰後恐慌的完結，我們大概還記得，就來了那所謂產業合理化運動，這約莫至一九二九年春夏季達其頂點。這一合理化過程將這個社會機構已經容納不下的生產力更加提



高了，於是二十年代的合理化就產生了那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未曾有的不合理。

這就是那從一九二九年開始，以一九三三年表面上告終的資本主義第一次的一般恐慌。這指示着戰後第一個合理化的繁榮期中所創造出來的生產機構已無用武之地，過剩生產——深刻的、冗長的，痼疾式的過剩生產是這一次恐慌的特徵。

此後，接着不到四年的恢復期就又發生了一九三七年開始直至目前還持續着的恐慌，在目前這一次恐慌中最大的特徵是生產工具生產的痼疾式的過剩，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消化不了這生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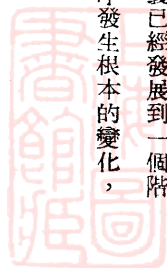
消化不了怎麼辦？這要看各個國家特殊的環境的不同。不過，一般的潮流是：如若不能有利生產財富，那麼生產戰爭。如此，日本資本主義開始在一九三一年左右生產了戰爭，德國自一九三三年起生產了戰爭，義大利在一九三五年——三六年生產了戰爭——這些事件，在經濟上，如若沒有一九二九——三三年，一九三七年至目前這兩大經濟恐慌是沒有法子去了解的。

其時一九三七年，三八年起英法也跟着這一潮流而來，及至最近英國的景氣，主要的已經來靠軍需工業來維持了（請參看本年上半年柏林景氣研究所經濟情況報告）。

一般人說軍需景氣，好像這是可有可無一件偶然的事實，庶不知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階段，沒有軍需，也就沒有景氣——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在目前，如若內部不發生根本的變化，那麼它只有生產戰爭

其次，我們再說政治上的發展。

在上面的一段分析中，我們說：這個社會消化不了這龐大的生產力，其結果唯有看各個國家特殊的歷史不同條件，而發生了各異的變化，有些國家先天不足的（德日義），那麼只有採取畸形發展的路徑，而那些先天條件充足的國家則多少保持了正常發展的形態。如此，在這兒就發生了兩個不同的型式——法西斯和民主，只有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深刻的了解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登台。我們現在要問：國社黨法西斯為什麼在德國登台？他用的是些什麼口號，依據是些什麼歷史條件？如若這樣縝密的考慮起來，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一政治過程是前一經濟過程分不開的。自然，在這裏我們不能去分析這當中的關聯，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在這「突變過程中所起的深刻的作用，連希特拉自己也承認在當時的德國，「政治的平等」（民主馬上就會轉變為「經濟平等」（社會主義），而國社黨却是來粉碎「民主的」（一九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在萊茵地方的演詞）。但是問題總是要解決的，近千萬的有形無形的失業工人如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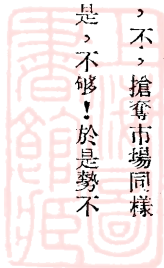


置？那兒來的工作？軍事工業——但是軍事工業固然要假定戰爭的，而尋求，不，搶奪市場同樣是假定戰爭的；那麼，怎麼辦？侵略！已經侵略了奧國，捷克，米美爾；但是，不夠！於是勢不得不向既成勢力挑戰。

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來；爲什麼法西斯就是戰爭的道理，沒有戰爭，法西斯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養不活的。

好了，資本主義生產戰爭，法西斯非戰活不了，那麼二十年來，戰爭本身有什麼發展沒有？歐戰過後，曾經一度有人想過，以爲歐戰初期的西線陣地戰是一時的現象，而這一個現象終久將爲速度武器——坦克車和飛機的發展來克服的，但是戰後的戰爭經驗：一九三五年——三六年阿比西尼亞之役，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戰爭，一九三七年——現在的中日戰爭，這三個戰爭最後證明了速戰速決的迅雷戰爭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但此也，這三大戰爭和戰後二十年武器——尤其是自動輕武器的發展，再度證實了拿破倫戰爭以來的一道不能忽視的歷史潮流：戰爭機構的民主化；而這一個過程發展到極端就指明了一件事：在目前這一個社會已經沒有任何戰爭的目的足以發動這龐大的民主化的戰爭機構。

在這兒，我們又得到一個結論！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變態的法西斯已不能駕御戰爭。



好了，總括以上三點：資本主義產生戰爭，法西斯非戰爭不可，而另一方面則又是戰爭不能爲他們所駕卸——於是這就形成了戰後二十年的今天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矛盾。

今天，這世界就騎在這矛盾上面。

最近聽說那著亞洲的內幕名記者根室最近就紐約匆匆的跑到巴黎，他告訴人說：「在相當長久的將來無戰爭，主要的裏由是尼古拉·伊里其·列寧；因爲現在每一個國家的統治者都在顧慮着他們國內社會主義者的勢力，這將使得他們在發動戰爭以前，想了又想」（新聞評論七月六日號）；如若那偉大的名字終於不能阻止戰爭的爆發，誰又能擔保不是那偉大的名字來結束那戰爭？（八月一日）

## 等待暴風

由於最近（七月三十一日，本月一日）英議會中的外交辯論，一般人將詞令代替了現實，忽視了事件發展的另一個可能的軌道，造出了一種輕率的樂觀。

這是非常危險的。

先看一看這些詞令。三十一日英下議院的外交辯論包含了兩部份——歐洲的和遠東的，前者

集中在英蘇談判，後者集中在英日談判。

關於英蘇談判，英首相張伯倫的答詞中有一段是值得注意的，他說：「我們極端要避免好像侵犯其他國家獨立的樣子，如若我們——法國和英國——不能同意於蘇聯的這一定義，那是因為蘇聯贊成的定義方式，對於我們好像正有以上所說的那種嫌疑」（三十一日倫敦路透電）。這裏討論的是成爲目前英蘇談判中之癥結的間接侵略的定義問題，關於這一點，值得注意的第二天（八月一日）莫斯科方面發出的官方消息：「英蘇談判遲滯的原因之一」，在英方提出的間接侵略的定義，爲侵略者留下了漏洞，英蘇雙方的分別不在應否侵犯波羅的海諸國的獨立，因雙方皆願意保證其獨立；而真正之問題爲：在間接侵略之定義中，應否留下漏洞，便於侵略者干涉波羅的海諸國的獨立。從這雙方的聲明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來英蘇談判雖已進行三月，問題在表面上似乎已經從最初談判的階段進展到不知多遠了，而其實問題的本質，還是一個：反侵略是否應該留下漏洞；自然英政府已經決定派遣軍事代表團赴蘇（同三十一日發表），這不能不算是一大進步；但是如若政治談判還停頓在這樣原始的階段之上，怎麼能不令人懷疑到「軍事代表團的作用在使希特拉心驚，使反對派口塞，而真正的談判將遙遙無期的延長下去」（一日美聯社倫敦電）呢？



其時，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張伯倫答詞中的另一段：關於一般歐洲問題的展望，關於這一點，他說：「不幸的，惡意的有害的宣傳造出國家間的惡感。我不能不這樣想，如若我們停止宣傳的戰爭，同時採取相當的步驟恢復歐洲各國和平意志的信心，沒有一個問題不能而且不應用和平討論的方法去解決的。……在另一方面如若戰爭爆發了，不問是那一方面勝利，勝利者和戰敗者都將得到一種殘酷的收穫」（同上電）。

關於遠東問題，在一般的原則上，張伯倫再度聲明了：

（一）「英政府不能因其他強列之要求而改變其政策，英政府亦從未接到日本方面如此之要求。」

在具體的問題上：

（二）「如若反英宣傳繼續進行，以及對於英國在華北權益的打擊不加阻止，英政府將不得不認為事態非常嚴重。」

（三）關於我國在天津租界存銀問題，「英政府在未與其他有關列強商討以前，不能討論此類問題。」

在政策的運用上：

(四)「英美之目的甚為相似，但並不一定一方面應一步一趨追隨另一方面之所作所為；如合作可能，英政府甚為重視此類合作；英國所有之舉動，將盡量報告美國」(同上電)。

關於英政府遠東政策不變的一點，張伯倫這次聲明，並未超過二十四日張氏的聲明，現在我們要問的是：英國的遠東政策究竟是什麼？關於這一點，倫敦泰晤士報有一篇社論回答這個問題；它說：

「英政府最終之目的在：為目前在中國進行之鬥爭，求得一公正的和平等的解決。此政策在現階段中之目標為保持一種地位，可以使英政府為上述政策努力之影響發生最有力之作用」(路透社八月一日倫敦電)。

換句話說，據泰晤士報的暗示：英政府遠東政策的終極目標在「公正的」「平等的」「調解中日戰爭；而目前此種政策努力之目標在保持此種「公正的平等的」仲裁人的資格，好像目前的中日戰爭除掉中國抗戰到底，驅逐侵略者出境而外，還有其他什麼公正的平等的解決一樣！本來對於這種一起首就應該敬謝不敏的越俎代庖，無注意之必要；但是別人對於我們存着「一種什麼樣的念頭，却不可不知道，而且有時(像目前這樣的)還要牢牢的記在心頭。

關於反英運動的第二點，以下一段消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現在倫敦方面無任何因反英運

動而停止東京談判之表示……。」從這一點消息當中，我們可以看出英首相的所謂「不停止反英，事態嚴重」的嚴重是嚴重到什麼程度。

關於法幣存銀的第三點，我們翻遍了這一個月來英首相財相貿易部長在議會中的發言（請參看本報七月二十一日「英國經濟政策」一文），我們不能發現三十一日，本月一日的英政府的表示有什麼新的進展——雖然惡化也沒有。這一個問題，在東京談判尚在進行的一天，無疑問的將是拖來拖去的拖下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據二日東京路透電，英方小組經濟委員會已經承認了所謂天津存銀問題的歷史背景（二日東京路透電），關於這一方面的發展將來是難於預料的。

關於英美合作的第四點，這是張氏三十一日答詞中最令人失望的；因為緊接着美國廢止美日商約的宣佈（七月二十六日），大家都在期望着倫敦。在這裏，我們充份同情米倫納君的意見，他說：

「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爲什麼我們英國不能跟着美國的前例，廢止英日商約？」（三十一日倫敦路透電）。

三十一日外交辯論的大概情形是如此。無論遠東和歐洲，問題都有兩種不同的解決方式：反侵略的和平和妥協的和平。遠東是英美合作反侵略，歐洲是英蘇合作反侵略——這是一種解決方

式。另一種解決方式是：在遠東尋求「正義的和平等的」中日戰爭的調解，在歐洲「恢復信心」，「無一問題不可以用和平談判去解決」。這是兩個極端，倫敦直至現在還是孤懸在這兩大極端之間：一方面是英蘇談判一時不能成功，另一方面是英日談判一時不易失敗。

這是一個非常苦悶的局面，我們名之曰：等待暴風。暴風向何處吹？在目前這種局面下，只有白痴才敢作預言；不過，無所逃於上述兩極之間。可能的是歐洲恢復了「信心」，亞洲有人來建立「正義」——自然，說事情一定這樣發展是白痴；但是看不見這一可能性，不準備這暴風的襲來，而徒然沈醉於自己造好了的輕率的樂觀主義的安樂窩裏，也同樣是白痴。（八月三日）

### 英蘇談判的危機

本月四日英國議會宣佈閉會。

在議會未有閉會以前，苦惱着英政府的是議會內的反對派（包括保守黨左派的一部份）要求在英蘇同盟未有結成以前，議會不閉會。這形成了七月底八月初英國議會走廊裏最主要的話題。爲什麼英國議會會有這樣的要求？

道理是很簡單的，這是因爲英蘇談判在本質上就是英國人民自下而上推動的產品。這推動的

力量當然是議會。我們可以說，如若英國議會自三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四日止這四個月又二十天的期間是放春假，那麼，我們可以斷言，英蘇談判連產生都不會產生。

何以見得？

有歷史為證。產生和推動英蘇談判的，在過去有三個歷史關鍵：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十三日，五月十九日。在三月三十一日一次的議會辯論中，英國保守黨反對派開始要求英蘇締結同盟協定，英政府允許了它，這形成了英蘇談判的影子。然而直至四月中，英蘇並未談判。在四月十三日的議會辯論中，不但是保守黨反對派執拗的要求英蘇談判，而且素以缺少政治警覺性著名的工黨也提出他們的要求來了，這兩者——保守黨反對派和工黨（自由黨在這一點上是早就站了出來的）足以形成一個鉅大的力量，震撼英國的政治機構，在這樣的壓力之下，英蘇開始談判，四月十五日英政府提出第一次的具體提案。五月十九日，這是英國議會史上近幾年來最燦爛的一頁，在這一次議會辯論中，英國素來三分五裂的反對派在要求英蘇同盟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了。從這一天起，英蘇開始真正的談判。五月二十七日英政府開始考慮並決定部份接受了蘇聯的最初提案（四月十七日李維諾夫提案）。從這一聯過去的歷史看，不但沒有議會的推動，英蘇談判不會產生，而且我們可以說沒有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十三日，五月十九日這三天的議會辯論，

英蘇談判根本就不會有今天。

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理解爲什麼英議會在未閉會以前，要求先有締結英蘇同盟保證的原故。然而英國議會閉會了，主要的是因爲七月三十一日英首相聲明派遣軍事使節團赴蘇，英蘇談判好像已經多了一層保障的原故。但是如若這次軍事使節團的派遣，是出於內政上的理由的話，那麼，我們以爲這很難成爲英蘇談判樂觀的朕兆；而相反英國議會這兩月的休假，從過去的歷史看却是英蘇談判莫大的危機，這又如機器失去了原動力。

其時，英蘇談判的進行如何？七月十七日英政府放棄蘇聯擔保瑞士荷蘭盧森堡的要求。剩下來的問題，只有軍事協定和反侵略定義的兩點。七月三十一日英首相宣佈派遣軍事使節團，好像是英法政府已經同意於軍事協定——參謀部會商這一點。但是詳細的攷察起來，這却又不然——這表現在使節團人員的構成上，和這針鋒相對的是蘇聯方面的軍事代表團的組織，這裏面包含了伏羅希洛夫和其他最高參謀部的領袖；在這兩者相形之下，難怪倫敦方面的蘇聯人上要查問英法代表團是不是準備帶女人，小孩和皮衣服去（二日美聯社倫敦電），因爲他們可能在莫斯科過冬。

其時本月七日，六月十五日到達莫斯科的英國特使史特蘭已經飛回倫敦。料想得到的，史氏

回來以後，必定有一番詳盡的報告，繼之以討論，爭辯，最低限度，延宕下去是可以預見的，而且更不可不注意的是議會在休假。

英蘇談判最近的發展情形，大概是如此。據七月十一日曼哲斯特衛報的估計，截至七月十一日止，英蘇談判在倫敦和莫斯科已經開過近五十次的會談，在議會中關於英蘇談判已經有過二〇〇次的問題，或者是被回答，或者是被置之不理，或者是遁之以迴避；現在再加上一個月的時間，我們想那會談的次數當已達到六十次左右，而關於英蘇談判的議會質問離二五〇次亦將不遠。這令人發生一種印象，好像是英蘇談判不是為達到英蘇同盟而開的，而是為談判而談判的，有如為文藝而文藝的純文藝家的理論。如若這是正確的話，或者最低限度，延宕是英蘇談判雙方中之一的固定的策略的話，那麼這將不可避免的在歐洲和遠東的兩個暴風之窩中引起不能測量的後果。

現在我們大家知道，上星期末的但澤危機（八月四日至五日）雖然過去，但是圍繞着但澤問題的風濤正未有已時；另一方面在遠東，日英協定自上月三十一日暫時休會以來，現在正遇着暗礁，而日本及淪陷區的反英運動亦方興未艾——雖然英政府已在考慮將白銀交出（八日倫敦路透電，引金融新聞報告）。自然，對於這兩個棘手的問題，英政府還可以採取種種應急步驟來應

付；但是在英蘇同盟未有完成以前，我們看不出，在英國整個的局勢上，這些應急步驟如何能超出頭痛醫頭，脚痛醫腳的限度以上。

在這一點上，我們十分同意「無邊羞辱」一書的作者道格拉斯·里特的意見，他說：

「現在的問題很簡單，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小國甲親近了軸心國家或者是一個小國乙得意於英法的進步。這一個時代已經過去。目前決定的扼要的一着是和蘇聯結成同盟，在這兒，勝利的就是勝利了，失敗的就是失敗了」（世界評論七月號）。（八月十日）

## 歐洲危機逐漸展開

好像是神靈感應的一樣，英國的議會方一閉會（八月四日），歐洲四面八方就萌動起來了。

如所週知，三日在義大利的科摩湖畔有日本駐德義大使的會談，五日英法軍事代表團出發赴蘇，六日波蘭的軍事總監——實際上的獨裁者里資斯米格萊在克拉谷地方演講，十日但澤國社黨領袖福斯特演講，十一日里賓特洛甫齊亞諾會談，十二日希特拉和德義二外相在貝樞特加登會見——空氣裏邊的電流愈帶愈多，甚而至於有人說，今天希特拉發表演詞，今晚德軍即將進兵波蘭（十三日倫敦美聯社電）。



這些都是侵略戰線和平戰線鬥爭的表面化，當前的問題是但澤市。

在上述的諸發展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有里資斯米格萊和福斯特的演詞以及德義二外相的會談，這都以但澤問題為中心；為明瞭事件大概的發展，我們先一分析這三方面表示的意義。

從大體上說：里資斯米格萊的六日演詞並未有將事件明期化，尤其使人失望的是但澤市已經違背了它的法權，為國社黨所武裝化了的今天，里氏的態度殊嫌不够鮮明；他說：「波蘭對於任何人無侵略野心，但將不惜使用一切力量抵制違害其國家權益之企圖，波蘭如其他國家一樣愛好和平，但任何力量皆不能說服波蘭，和平對於某方面之含義為「與」；而對於另一方面則為「取」云（六日華沙路透電），其對於但澤市則僅謂「波蘭之態度已用十分明瞭之語言表現出來，波蘭將視另一方面之動作而規定其自身之行動」（六日華沙美聯電）。

這是波蘭官方對於但澤問題最近一次的表示，從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即從波蘭方面看，關於但澤問題的和平談判之門亦並未關閉。不過，在這當中，很顯然的波蘭的用心業已良苦，例如里資斯米格萊的強調「任何人不能說服波蘭，和平不能對於某一方面為單純的「與」，而對於其他一方面則為單純的「取」」就是警告德國不要以為壓迫英法罷手，即可促使波蘭讓步。

不過，無論如何，問題的重心不在柏林與華沙之間，而是在柏林與倫敦之間，力量的對比是

無情的。

十日的福斯特演詞指明這一點，德義外相的會談更指明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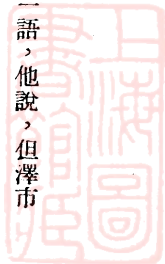
十日福斯特演詞的鍵鑰在「國社黨領袖將在適當時間，做出適當的事」一語，他說，但澤市之歸併德國是沒有問題的。倫敦方面對於這一演詞表示「欣慰」，爲什麼？因爲福斯特的措詞含蓄，未有指出但澤歸併德國的特定日期！換句話說，英法還有所謂折衝之餘地。

事實上，福斯特的全演詞是對倫敦講的，柏林和羅馬的批評足爲此中之明證。

柏林國社黨機關報民衆觀察報即毫無掩飾的說道：「那些過去數週挑撥波蘭的人們現在才逐漸明瞭英國的一言足以解決但澤問題」，交易所報則謂：「西歐民主國家應該知道對於但澤問題，他們沒有多少再考慮的時間」（十一日柏林路透電）。而羅馬方面的義大利報則謂：「英法波三國在未有發動戰爭以前應該三思……如但澤問題發展爲戰爭，義大利絕不能中立」（十一日羅馬路透電）。

一言以蔽之，希特拉現在又在加緊運用他去年九月的戰術，恐嚇英法，使英法壓迫波蘭讓步。這在德義外相的會談中格外看得清楚。

想像得到的，十一日的德義二外相的會談，除掉含有向英法示威的作用而外，一定會討論到



解決第一步但澤問題的種種可能性：例如，在政治的準備上德日義軍事同盟的問題；在軍事上，如若但澤問題的「九月戰術」行不通，德義瓜分中南歐的問題——這一片都是雲，烘托出但澤問題的月。

十二日希特拉之親自延見義外相，其目的不過是要將德義二外相會談的意義格外表現得嚴重而已。例如，十三日德外部發言人即在明興對路透社記者稱，德義對於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之一切問題意見完全一致，但澤問題已被討論過，但解決之時間則尚未決定。同時，十三日德義各報一致提出軸心國家全體之要求，與過去之提出個別問題迥然不同（十三日柏林路透電）。

這種種策動的意義都是很明瞭的：英國對於但澤問題有決定的一言，柏林和羅馬現在壓迫它表示態度。

英國怎麼樣呢？這是當前問題的核心。

決定這一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是英國自身的態度，第二，是英蘇同盟的進展。關於前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方面本月十日，波蘭駐英大使匆匆自華沙過返倫敦，向英外相表示波蘭對於德國軍事準備之憂慮，英外相並未因此有公開表示；而相反的一面却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同日（本月十日）德國駐英大使與外相哈里法克斯晤談後，返柏林休假。爲什麼德國駐英大

使狄爾克森的來往值得我們這樣注意？這其中有一套故事在。

上月中旬，德波關係緊張，柏林方面傳出德政府已從英國「有力方面」接到下列調整歐洲問題的方案：

(一) 將捷克及斯洛伐克之法律地位改變為類同於英國自治領之地位，德國之任務為保護該二獨立國家，使其不受外來之侵略；

(二) 但澤市為自由市，但在德國保護之下，但澤市劃為非武裝地帶；

(三) 迴廊問題由德波共同建築一鐵路，一公路，由其特設之警察保護之；

(四) 德國在西南非獲得某項經濟特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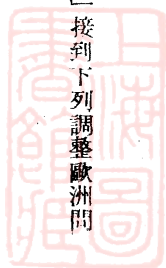
(五) 義大利在集波堤獲得某項特權；

(六) 里比亞解除武裝，突尼斯改為義法共管之保護國；

(七) 德義參加蘇彝士運河行政機構；

而這方案是由德國駐英大使狄爾克森傳達的——那麼，在這樣緊張的時候，他的返柏林休假，不是值得注意麼？

然而，問題的決定尚不在柏林與倫敦之間，而是在倫敦與莫斯科之間。如若英蘇同盟不能迅



速結成，那麼歐洲只有一天天的走近去年的九月，連帶它所有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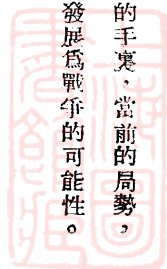
有人說，決定戰爭的是希特拉，這是錯誤的；和戰的關鍵是握在倫敦的手裏，當前的局勢，只是因爲一方尚在乾脆的妥協和堅決的反侵略兩者之間游移不決，才有發展爲戰爭的可能性。

(八月十五日)

## 歐洲的和平計劃

綜合十四，十五，十六日三天的消息，關於圍繞着但澤問題的和平計劃，大概已日趨明瞭。雖然現在關於這一事件的經過，倫敦方面還守口如瓶，但是我們相信如下的一幅圖畫是相當近於事實的。

凡於稍知近年來歐洲情勢的人，一定會知道處理但澤市這樣嚴重的問題，但澤辦事專員布克哈特氏不得有力者方面的暗示，他是不會出來奔走的；因此布氏奔走之緒索當從別處找尋。詳情不得而知，但是如下的一個日程却十分值得我們注意：本月四日英國議會休假；五日負有張伯倫使命赴德之凱姆斯萊氏自德返抵倫敦；十日德國駐英大使狄爾克森返柏林；十一日據與保守黨極右派最接近之每日快報稱，布克哈特氏接得某項秘密和平計劃，至貝樞德加登訪問希特拉，布氏



行前確將此事通知倫敦；布氏與希特拉會談達半小時；會後曾將談話情形通知英外部；英政府現正與法國瑞士共同商協中。

倫敦方面對於此項和平計劃裝着不知道，但是我們想這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例如被人稱爲「英國統治階級之鏡」的倫敦泰晤斯報即於十四日寫道：「沒有一種對象比那爲各方面所接受的和平解決更值得政治家追求了。如若軸心國家的目的和政策是如此，那麼，無疑問的那將獲得其他有關國家的同意」（十四日倫敦路透社電）；這表示倫敦方面的願意談判。十五日泰晤斯報的外交記者又報告道：「各種和平計劃是在流傳着，但是倫敦方面却毫不知情，同時任何和平計劃如若不邀請波蘭參加和抹殺英蘇談判已成之進步，將難於得到結果」（十五日倫敦路透社電）；這表示倫敦方面對於談判範圍的態度：一、必得波蘭參加，二、在表面上不妨害英蘇談判之進行，三、德義應該認清，由於英蘇談判之進行，英法還價的力量已不同於去年九月——第一點是儀式，第二第三點是英法五月來努力的結晶；利用英蘇談判，作爲和德義和平談判時還價的資本。

現在對於此項和平計劃的內容加以或東或西的揣測，是沒有用處的；可以知道的是：這一次的和平計劃是所謂歐洲的和平計劃，但澤問題只是其中之一部份；而這一歐洲和平計劃的最後目的在德義是獲得中歐和東南歐的全部霸權——亦稱「領導權」。

關於但澤問題，現在我們不可不明瞭的是德國的大軍已經壓住波蘭的四境，而但澤市已經有一〇・〇〇〇人左右的武裝人員——這些都是違背國聯的規定的，在這一意義上，曾如義大利人民報十五日之所說：「但澤市的一切問題已經解決了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五」（十五日路透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開談判已無所謂和平不和平，平等不平等；今年的一切和去年九月無絲毫不同之處，除掉那掛在嘴邊上的戰爭的威脅。自然，目前問題最後還要等待倫敦來解決，但是千萬不要忘記，倫敦在未開口之前，已經妥協了「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因此，說歐洲侵略者不流血而勝利的時代已經過去的人，是錯誤的。

現在我們所研究的倒是所謂歐洲的和平計劃。從英國內部一貫的發展看，這是由來已久的事實：五月十九日張伯倫在下院說明英政府不能接受蘇聯條件，因為如此英蘇協定將摒絕一切和平談判之可能；五月二十日左右保守黨的機關報更將此事加以發揮，而認為蘇聯提案太嚴格；六月八日英外相及首相更將反侵略及和平談判（妥協）聯為一談，名之曰兩面政策；六月二十九日蘇聯季達諾夫氏於評論英蘇談判之癥結時，亦謂英政府和蘇聯談判之目的，似不在反侵略，而在尋求一與反侵略完全無關之目的；如此發展至現在，英政府公然以「英蘇談判已成之進步」為其與侵略者和平談判之還價資本是絲毫不足驚奇的。從這一個新的因素，也就是發生了今年可能

的慕尼黑和去年慕尼黑在形態上的不同之點：今年慕尼黑所謂和平的成份或許是比較多一點，但是不要忘記和平侵略一樣的是侵略，本質不變。

以上，我們略略的論述了所謂和平計劃的歷史的根源，從這幾點中，我們差不多可以證明所謂和平計劃是三月十五日起五月來英國外交政策發展的結果。不過，這還是形式問題，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所謂歐洲和平計劃唯一可能的內容：英法退出中歐和東南歐，自然這兒所謂退出是實質的退出，在表面上英法還要相當堅持保持中歐和東南歐諸國的表面上的獨立——這就形成了倫敦和巴黎的所謂反侵略的內容：保衛那空頭的獨立國家。

在這一點上，英現政府的態度如何呢？在上述的限制之下，英政府是準備放手的。何以見得？這最初表現在本年三月十五日的英德杜塞村商業協定上；其後，杜塞村會談中斷，但是英國支配的大企業對於中南歐的意見仍舊是未有改變，他們以為德國在保持中歐和東南歐諸國獨立的限制之下，可以在這一地帶獲得充分的支配權（英國工業聯合會本年第一季的報告。）其後，六月九日，英國下議院辯論信用輸出法案，英政府的這一觀點又一度表現了出來。然而這都還是隱約約看不清楚的東西，六月底但澤問題緊張，倫敦方面又開始討論所謂歐洲的和平計劃，在這當中，上述凱姆斯萊所有的妥協主義的星期泰晤斯報露骨的提出了這一觀點，在七月二日該報的



一文裏，「細察者」就說到：德國嘗說是劃分勢力範圍，欲以東南歐及中歐爲己有，那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如此，爲什麼德國又和義大利訂立軍事同盟，到地中海搗亂？又唆使日本在東方威脅英國利益？但是不管有這些懷疑，「細察者」仍舊認爲劃分東南歐和中歐爲德國勢力範圍是可以的，所以他暗示了一個蘇德東歐羅迦諾公約，同時另外再在非洲允許牠一點經濟特權——這大概是英現政府心目中的所謂歐洲和平計劃的大綱。此後凱姆斯萊之出任奔走，或者就是實現這一綱領的前奏曲。

歐洲和平計劃唯一可能的基礎，是建築在這扼要的幾點上。現在我們要問，這一可能的和平計劃在政治上有什麼意義？很簡單，讓德國支配中歐和東南歐，東南歐是蘇聯的邊境，因此，此項和平計劃最後的目的仍在讓德國在蘇聯邊境強大起來；強大起來，幹什麼？向東，再向東！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來爲什麼當歐洲和平運動正盛之時，蘇聯有提出英法保證其遠東國境的用意的道理。

設若和平計劃實現了，西歐民主國家的問題解決了嗎？沒有！何以故？設若希特拉西向呢——這是今天西歐民主國家不能排除的煩惱。（八月十七日）

## 英蘇談判與歐洲危機

二十日，二十一日英政府半官報道機關發表兩個如下的消息，使一般關心歐洲局勢的人，又將注意力轉移到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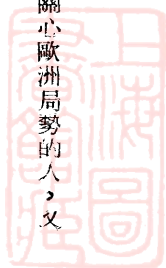
### 第一個消息：

「路透社二十日莫斯科電：蘇聯官正式宣佈十九日蘇德信用協定在柏林簽字，按該協定規定德國供給蘇聯信用借款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七年償清，年利五厘，此項借款備今後兩年內蘇聯在德國購買貨物之用；此項協定並同時規定此後兩年內蘇聯在德國賣出貨物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同上電)。

### 第二個消息：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一日電：英法蘇參謀部會談現已停頓三日，其時尚無重開之象徵。英法軍事代表昨日會談，據一般相信，係討論向各該國政府解釋談判停頓之原因，據可靠方面消息，談判之遲滯係因雙方意見紛歧」(同上電)。

據上述二電，英蘇談判的停頓在十八日，而蘇德商業協定的簽字在十九日，此間若有因果，



前者爲因，後者爲果，然而路透社的發電時間却顛倒過來，這不能不說是叫人「欽佩」的「技術」，這是第一點。其次不可不注意的是十八日塔斯社發出的「一個報告」：

「塔斯社報告，英法軍事代表團與蘇聯軍事代表團間所發生之意見紛歧，並非爲蘇聯要求包括遠東而起，該社報告，「此項紛歧關係於完全不同之另一問題」」（十八日莫斯科路透社電）。

再從更遠大的地方看，英蘇談判開始於四月十五日，而蘇德商業談判之恢復則近在上月二十一日，是則蘇德商業談判開始時，英蘇談判的橋下已不知流過多少潮水，此間若有因果，英蘇談判之癥結爲因，蘇聯商業談判之恢復爲果。

然而這很簡單的年月日的推算打消不了那些對蘇聯誠意永久表示懷疑的人們的懷疑，這是有道理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英蘇談判的前途決定着戰爭與和平的樞紐，這尤其是當八月危機的脚步一天緊似一天的今日；因此如若英蘇談判停頓的責任，能用種種方法歸之於不應歸罪的一方，其意義和作用之大是不言可知的。

事實上，這也不自今日始。

據我們還能記憶得到的，在最近的兩月中，英蘇談判發生過三次較大的癥結，而每當一次癥

結發生的時候，這種懷疑的脚色都出來唱作一番，等到倫敦和巴黎讓步了，於是這一羣懷疑的人又收起了他們的鑼鼓。這三次的癥結，第一次是六月底、七月初蘇聯要求保證波羅的海諸國的問題；第二次是七月中起的蘇聯提出的間接侵略的定義問題；第三次是目前的軍事談判中關於和遠東問題「完全不同」的一個問題，這三次癥結被懷疑家關聯到蘇德商業協定，亦即是說，關聯到蘇聯的誠意的問題。

最初蘇聯提出保證波羅的海諸國的問題時，批評家說蘇聯太執拗了，沒有誠意。可是倫敦方面的邱吉爾說服了張伯倫（五月十九日），波羅的海諸國之於蘇聯，猶之比利時瑞士之於英法，不保證是沒有理由的，於是批評家沉寂了，可是倫敦和巴黎却於七月初中旬提出反要求：英法保證波羅的海，但是蘇聯要保證荷蘭與瑞士；蘇聯的答覆是：可以，但必需蘇聯與波蘭土耳其訂立互助協定。於是沉寂不久的批評家又鼓吵起來了：足見蘇聯無誠意！但是蘇聯的要求是不是閃避反侵略的責任呢？不是的。根據目前既存的條約關係，如若英法因為保證荷瑞而受人攻擊時，波蘭沒有援助英法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是無法執行它的援助任務的。倫敦最後撤回了它們的要求，此事遂寢，批評家亦於是而沉寂。

第二次癥結是蘇聯提出間接侵略的定義問題。這一個問題到現在還未解決，倫敦方面，如張

伯倫六月中屢次在議會中之聲明，以為蘇聯的間接侵略定義有干涉內政的嫌疑，七月五日泰晤斯報寫道：「英政府不能採取任何足以影響其他國家內政之步驟，除非公開得到他們的要請」（同日同報社論），於是批評家們又在這一個哨笛之下跳舞了——自然跳不出什麼新花樣。但是蘇聯的要求是不是閃避責任呢？不是的，何以故？請你數一數四年來德義的侵略，除掉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那一次不是間接侵略：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西班牙，一九三八年二月奧國，一九三八年九月蘇台區，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捷克，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米美爾？

第三次癡結，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詳細內容，自然無從評斷；但是為批評家追加上的蘇德商業協定，我們現在却可以研究一下。

關於蘇德商業談判恢復的來源，七月二十四日倫敦曼哲斯特衛報有如下的一段報告：

「蘇聯工業為替換過去以德國信用借款而購置的德國生產工具，現已需要相當大量的德國生產的工業機械。年來蘇聯在德國購貨之最大困難為德國不能及時交貨，因蘇聯以現金支付，既不需要信用借款亦不需要換貨協定。但據云德國現已能如其他國家一樣，及時交換。現在尚不清楚蘇聯如何能滿足以原料換取德國機械之要求。蘇聯現除錳一項而外，其他主要原料，如木材，煤油，麻等因其日漸增長的自身工業之需要，不能維持大量輸出。……蘇聯之外匯及其存金十分充

足，並不欲如數年前一樣作大量之輸出，始能購進工業機械，而蘇聯又不願輸出大批外匯以購買德國之工業設備，因為如此將加強德國之地位，莫斯科德國人士對此事保持沉默，認為商業談判只為一普通之行事，不足驚奇，只有純粹的經濟意義，而無政治作用」（七月二十四日曼哲斯特衛報二十三日莫斯科通信）。

從這簡單的報告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一）蘇德商業協定純粹是一種經濟上的協定；而這又是由於（二）蘇聯為整頓其中生產過程之所必需；雖然蘇聯（三）有充足的外匯，但它並不情願因購置必需之生產工具，而加強德國的地位；（四）最後，蘇聯並不需要信用借款，而相反正是因為避免加強德國的地位，才致考慮換貨協定。

這幾點已經完全為十九日的蘇德商業信用協定所證實，所謂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信用借款，因為蘇聯的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原料賣出，結果只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信用借款，約合一・二〇〇・〇〇〇金鎊左右；蘇聯還需要一・二〇〇・〇〇〇鎊的信用借款嗎？

很顯然的英蘇談判的停頓不能從蘇德商業協定當中來解釋。然則，究竟為什麼，歐洲局勢如此緊張，而英蘇談判却遲遲不前？

七月二十二日英國自由主義的「時間與浪潮」週刊回答這個問題道：「據報告，唐寧街方面主張延宕英蘇談判的理由之一為：不可以讓波蘭人太感覺安全了」（七月二十二日，同刊，九十四頁）。

七月二十七日英國著名的「新聞評論」回答這個問題道：「盛傳張伯倫已起草成一個新的妥協計劃，據說他曾經告訴他的閣僚，英國代表是故意的延宕英蘇談判，因為他聽說希特拉在未知道英蘇談判的結果以前，不進攻波蘭。在這期間，英國可以鞏固它和波蘭，土耳其以及羅馬尼亞的軍事協定，同時送出一些觸鬚到柏林，準備「和平解決」但澤紛爭」（七月二十七日，同刊）。（八日廿二日）

### 蘇德不侵犯協定

緊接着十九日蘇德商業協定在柏林的簽訂，二十一日德國官方報道機關宣佈蘇聯和德國同意成立互不侵犯協定，二十一日路透社自柏林發出的原文如下：

「今日德官方報道機關宣佈蘇德已同意締結一互不侵犯協定，德外長將於二十三日赴莫斯科完成此協定之締結。」

二十二日蘇聯方面證實此項消息，二十二日路透社莫斯科電：

「蘇聯官方報導機關塔斯社證實里賓特洛甫將於數日內到達，參加蘇德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之締結。該社報告稱，蘇德商業協定成立後，雙方交換意見，皆認為雙方有「解除雙方政治關係之緊張，消滅戰爭之威脅及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之願望。」

關於此項談判中之蘇德不侵犯協定內容，聯合社羅馬支部二十二日發出一電，謂該約將包括下列數項：

(一) 締結雙方互不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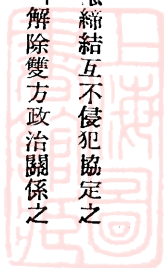
(二) 如締約雙方中之一方，為第三者所侵略時，其他一方保守中立。

(三) 如締約雙方中之一方向第三者侵略時，此項協定立即失效。

二十二日羅馬路透電證實上述報道之可能性該電謂：

「羅馬方面蘇聯人士預料進行中之蘇德不侵犯協定將規定，如締約一方執行侵略時，其他一方將宣佈此約無效。其他各款將包含雙方互不侵犯及一方遭受侵略，其他一方保守中立之規定。」

根據上引各報告，在法理上很顯然的，如若德國向蘇聯提議締結互不侵犯協定，蘇聯是沒有





理由拒絕德國的要求：

(一) 蘇聯沒有侵略德國的企圖，這除掉對於極少的少數人外是一件天下共曉的事實；掉轉來，蘇聯也自然不希望德國來侵犯它；那麼，既然如此，如若蘇聯拒絕德國的要求，它不是染上有侵犯德國的嫌疑了嗎？

(二) 德國要收回但澤和迴廊是一件衆人皆知的事實；但是在這兒不可不注意的是侵略的事實還未實現，因此不能妨害該約規定之第三款，在法理上。這是第一點。其次蘇聯對波蘭並沒有條約上的任何義務；自然，如若英法蘇軍事同盟成立的話，當前的不侵犯協定或可另作一說，但是目前的英法蘇同盟並未成立；而且不獨此也，十八日英蘇談判發生癥結的基本原因即在波蘭拒絕蘇聯的軍事援助，而直至二十二日波蘭方面還表示：「蘇聯的軍隊在波蘭的領土上將認為與德國侵略同其嚴重的威脅」(二十二日華沙美聯社電)。那麼，既然如此，設若蘇德不侵犯協定成立，翌日德國進軍波蘭，在法理上構成了侵略行爲，蘇德不侵犯協定無效——這是最大限度的後果。但是不侵犯協定無效了以後怎麼樣？波蘭政府不要蘇聯的幫忙，蘇聯應該撕皮搗臉的來幫忙嗎——而且這種幫忙是很奇特的，爲幫波蘭的忙，蘇聯的軍隊不能通過波蘭的領土，它將要轉過北海在北德意志白萊門登陸——？沒有的，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不是一個專門以打抱不平爲聯志

的江湖好俠，看見風車就打上前去的堂·吉訶德在十五世紀末就死去了。

第二，根據以上的報告，在法理上，蘇德不侵犯協定是和進行中的英法蘇軍事同盟是不矛盾的。在這裏最主要的是上舉不侵犯協定內容的第三款，如若德國執行侵略，那麼蘇德不侵略協定自動失效，而英法蘇軍事同盟仍舊是自動生效，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違背呢？難道英法心目中的英法蘇軍事同盟的目的是讓德蘇隨時互相（事實上只有德國侵蘇的一面是可能）侵犯起來嗎？

第三，以上這兩點所謂法理上的東西顯然不能是問題的中心，問題的中心：當前不能動搖的事實是英法蘇軍事同盟並未有結成，不但如此，而且裏面包含的危險成份日益暴露，在這種情況下，蘇德不侵犯協定不但是有可能性，而且對於蘇聯有必要性，當前的鑰鍵在該約的第一款：蘇聯和德國互不侵犯。如若蘇聯不能積極的有效的和英法締結防禦性的軍事同盟防止戰爭，蘇聯為防患於未來，很顯然的有表示其不願為第三者侵略的意志的權利。為什麼一定要蘇聯不表示其不願為德國所侵略呢？

全問題的關鍵在英蘇談判，而不在蘇德談判，如若英蘇談判起了不可彌縫的癥結的話，那麼，蘇德談判以及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締結只是這一件事實的一個法律上的表現，其本身絲毫不足輕重。

何以見得？請看以下一個最值得重視的報告：

「據每日郵報巴黎訪員稱：英法政府已發出新訓令至英法駐蘇大使謂波蘭現已準備接受蘇聯援助，該訪員稱，波蘭除掉戰爭器材以外，不接受蘇聯軍隊的援助，爲參謀部會談停頓的原因之一」（二十三日倫敦路透電）。

請注意，二十二日波蘭方面表示，波蘭視蘇聯的軍事援助爲與德國侵略同其嚴重的威脅，而一晝夜之間，倫敦和巴黎說，波蘭情願接受蘇聯的幫助了，的確是足以欽佩的外交技術，想一想，一晝夜之間！

現在我們要明瞭的是英蘇談判還未決裂，蘇德不侵犯協定亦還未結成，這兩者在法理上是不背謬，而在實質上，如若兩者都能同時結成的話，成爲事件發展之脊樑的是英法蘇軍事同盟，而不是蘇德不侵犯協定，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英法的新訓令雖然代波蘭接受了蘇聯的援助，但是不可不注意的這是障礙參謀部軍事會談的原因之一，不見得這一個問題解決了，英蘇談判就可以成功。

而且問題的發展有其一貫的歷史潮流在。

三月十二日史大林說：「我們可以想：犧牲捷克爲的是叫德國進攻蘇聯，德國不進攻，叫他

們自己來。現在遠不是詆譏不干涉政策的時候，更不是罵出賣和陰謀的時候。向根本不承認人類道德的人們說教是幼稚。政治是政治，如市民階級的外交家之所說。「現在我們看看在英蘇談判中展開的「政治」。

英蘇談判目前最重大的兩個癥結是波蘭不接受蘇聯軍事援助和波羅的海國家不接受保證。

關於波蘭一方面的軍事問題，十八日英法波代表一致拒絕蘇聯的真正軍事援助，而認為蘇聯的幫忙只能限於軍事器材的供給。如若這種意見貫徹了，就等於蘇聯要擔負軍事同盟之名，戰爭開始後陸軍方面的進攻主要的要靠蘇聯，而蘇聯的軍隊却不能通過波蘭的國土，這是自相矛盾，此其一。蘇聯雖供給一點軍事器材，戰爭一開始不可避免的要打到蘇聯的邊境，而還隨時有遭逢德國為人唆使採取西線守勢，東線攻勢的可能，這是冒險。

關於保證波羅的海問題，最近發展為間接侵略的定義問題，其實問題，在本質上，還是一個：是不是為侵略者留漏洞？在這兒以下的一封信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英政府遲遲不願締結英蘇同盟，從其一般政策看是可以了解的。但目前則有其特殊理由在。為預料將來德國由波羅的海進攻蘇聯計，英政府已與芬蘭及愛沙尼亞締結秘密協定，規定在此等戰爭中，英政府可以利用該二國之飛機場作為助德之用。此項秘密協定存在大概已有十年」

（格蘭費爾君致倫敦勞働月刊編輯信，同刊今年六月號）。

請看下去，還有一封值得注意的信：

「最近英法幾家報紙對於蘇聯的評論，其量和質皆有驚人的增加，他們說，如若蘇聯不再接受英法的提案，那麼……，好像是已經變成一種威脅了，這種態度不能使蘇聯減少它的懷疑。關於希特拉在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大計的宣傳再然還沒有達到去年十月至今年三月那樣的高度；但是已經在幾家報紙上出現了，人們可以看得出來這些寫文章的人們的含蓄；今晚巴黎一家晚報預言：如若英蘇談判不成，法國將取消法蘇協定，該報並同時強調德國在東歐活動對於蘇聯的危險」（七月六日普拉斯致曼哲斯特衛報編輯信，同刊七月十日號）。

這一個趨勢最近（七月廿二日有田克萊琪協定成立後的最近）改變了沒有？沒有，請讀以下一位觀察者的意見：

「蘇聯並不在做夢。他們沒有理由信賴目前英國的政策。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不隨時可以爲人遺棄，如若英德可以獲得妥協的話。說英蘇同盟就要完成，其作用不過是掩蔽雙層慕尼黑；是因爲英國人民要求英蘇協定。但是現內閣的態度可以以最近（七月二十四日）一次辯論中一位高貴的上議員的話來代表：「我們還希望，我們可以避開英蘇協定的成立」（時代潮流，七

月二十九日號)

從這一貫的潮流看，蘇德不侵犯協定乃是蘇聯所不能不得出的一个結論。(八月廿四日)

## 蘇德不侵犯協定與遠東

二十三日德外長飛抵莫斯科，同日晚蘇德不侵犯協定簽字，該項協定內容據二十四日柏林路透電如下：

「據德國官方通訊社，蘇德公約，內容包含七條，簽字後立即生效。並規定同約於最短期內批准，在柏林撰文」

據柏林方面所得消息，該約內容爲：(一) 締約國雙方，將擔保避免相互的，或與任何其他國家聯合，作任何武力行爲，侵略行爲或攻擊行爲。(二) 如締約國之一方成爲第三國戰爭行動之目標時，則締約國之另一方不得贊助該第三國。(三) 關於「涉及共同利益之問題」，兩國間須進行協商。(四) 締約國任何一方，不得參加直接或間接反對其他一方之任何團體。(五) 爲解決糾紛計，雙方須友誼交換意見，於必要時，或設一仲裁委員會。最後兩條，關係於該協定有效期間與批准手續。」



又據同日柏林路透電，同約有效期間爲十年。

以上的報告係路透社自柏林發出，莫斯科方面關於同約條文的報告尙未證實，因此在這兒，我們要分析這一不侵犯協定的內容，不得不先作幾分保留。

根據柏林披露的這一報告，上述協定條款，第一使人注意的是沒有所謂解除條款規定的規定，本來所謂解除條款的內容是如締約一方無故侵略第三國時，則不侵犯協定自動失效；在目前的這一問題上，如若不侵犯協定含有解除條款，而德國於該約簽訂後，侵略波蘭，則蘇德不侵犯協定自動失效。目前這一協定並無此項規定，因此在表面上看起來不無使人驚訝；不過，在這兒我們要注意的是如我們昨日之所說，即便是不侵犯協定有此條款，因德國之侵略而此約完全失效，失效之後又將如何？這是不能不考慮的事實問題。其次這一個不侵犯協定的要點，如我們昨日之所說，是針對着某些國家的反蘇企圖而發，因此它的重心不得不放在蘇德互不侵犯的一款，這是英蘇談判一貫發展下來，蘇聯所不能不得到的結論。

第二點使人注意的是如此的蘇德不侵犯協定，如何尙能與英蘇談判並行，尤其是因爲此約第四條的規定。在這兒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英法蘇軍事同盟與蘇德不侵犯協定皆是防禦性的東西，在本質上，不衝突；尤其是要注意的是英法蘇軍事同盟即便是成立，亦絕不是「直接或間接反

對「德國的同盟；如諾曼·安吉爾之所說，德國如若高興，隨時可以參加英法蘇計劃中的防禦性的軍事同盟。因此在法理上，這兩者是不衝突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直至現在，英法利用最後五分鐘急起直追，澈底的完成英法蘇軍事同盟的機會還存在着；但是使我們失望的是英首相二十四日下午在下院中的報告，除掉認為蘇德不侵犯協定「在表面上與英國所理解的蘇聯外交政策之目的不符」而外，對於這一點，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表示，這真有一點使人相信以下一段話的正確了；

「我們（英國）不要蘇聯」（四月十三日，勞易喬治，四月十四日泰晤斯報議會版）。

事實上，法理是法理，事件有其一貫的不可抵禦的潮流在：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我們東北起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希特拉進兵布拉格止的八年來，歷史造出了大前題，三月十五日止至八月十八日英蘇談判停頓止的四月來，歷史又造出了小前提，在這歷史的大小前題之下，蘇聯不能不得到它所應得到的結論。八年來受犧牲的是別人，是民主；而現在要保衛的在本質上却是自己——難道這當中的道理就無人看得清楚嗎？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蘇德不侵犯協定成立後的遠東。

首先在遠東我們不能不認清楚一件事，即當六月十四日天津封鎖事件尚未發生以前，英國官



方及半官方的輿論界，曾有過一次以將觸犯日本爲名，或明或暗反對締結英蘇協定的運動，六月十日保守黨右派報紙每日快報就寫過「交一個朋友（蘇聯）而做出一個仇人（日本）又有什麼用處呢？」（同報）。這一個思想——不忘情於英日舊好，此後不斷的在有力的保守黨報章雜誌上出現着，然而英政府在對日的態度上，無論內心上是怎樣的不留情，但是始終都在顧慮着，爲什麼；第一是因爲英蘇談判在進行，第二，因爲美國的態度。現在如若不幸因蘇德不侵犯協定之成立而英蘇談判終歸於失敗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這在遠東將發生如何重大的影響。這是英國的一面。

第二，因爲蘇德不侵犯協定的成立，自然日本在和英國的談判中已經失去了一大套的資本——加入德義反共軍事同盟的威脅，但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日本的失之桑榆，收之東隅；誠然日本虛僞的靠山——德國是沒有了，但是日本的對手——英國又如何呢？現在歐洲的情勢還不明，但是如若不幸，英蘇談判失敗的話，那麼英國在歐洲所需要的力量的加多——亦即應付遠東能力的減削——將遠大於日本一方面的力量的減少。在這一點上，日本最低限度還可和英國保持蘇德不侵犯協定前的相持狀態。

第三，蘇聯因爲解除了歐洲的西顧之憂，可以專門致力於遠東了——有人說。這在某種限度

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們不可不注意是蘇聯的軍事佈置是東西方單獨作戰，不同於英國海軍的東移西就，因此蘇聯在其對遠東的態度上是直線的，而少有類似於英國的跳躍性，這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第一點；第二，正如同在以前一切國際上和蘇聯有關的大事變一樣，這一次我們沒有理由希望蘇聯和日本作戰。

以上三點是遠東三大勢力對比——英日蘇——的變遷，從這變遷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如下的趨向：

在日本這一方面，由於這一次轉換，無疑問的是並不十分反對國際調停的一派的政權較為穩固了。這鋪墊了國際調停的路，在日本這一方面。

在英國這一方面，因為這一次轉變（如若英蘇談判失敗的話）。無疑問的，不忘情一日舊好的一派相當的要活躍起來，甚而至於有人主張拉日本來補蘇聯，亦並非不可能。這同樣是鋪墊了國際調停的路，在英國這一方面。

問題歸結到英日談判。我們要注意的是英日談判，並未中斷；而且在本月二十日英政府的致日牒文中還強調着：

「英政府無意擱置日本所提出的問題，且認為此等問題在決解中國紛爭時，必將付之於討

論。英政府準備致慮日方關於修改條約的任何積極性的建議，如英政府本年正月十四日致日覺書之所示……」（二十日倫敦路透電）。

在這樣巨大的轉變之下，以下一段報告不值得我們深刻的注意嗎？

「英日談判，表面已全部停頓，但英日關係則在暗中活躍」（二十三日東京外電）。（八月廿五日）

## 國際新形勢

——英蘇談判失敗以後——

二十五日下午一時，蘇聯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接見英法軍事代表團，會談十分鐘，伏羅希洛夫通知英法代表團：蘇聯政府以爲英法蘇談判已無目的；會後英法軍事代表團即離開莫斯科（二十五日路透社莫斯科電，同日海通社華沙電）。

英蘇談判失敗了，這十分鐘的會談結束了一個歷史階段。

這一個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這兩大矛盾的互爭長雄的意義上，包含了戰後國際二十年的歷史。



這一個歷史階段在資本主義國家羣內部發生了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矛盾，而蘇聯爲反法西斯反侵略，毅然提出集體安全制度，準備和民主國家攜手，共同建立和平戰線的意義上，包含了五年的歷史——從一九三四年年底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到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英蘇談判的失敗。

這一個歷史階段，在切實的重建集體安全與和平戰線，以英蘇同盟代替國際的這一最後企圖的意義上，包含了整整四個多月的歷史——從本年四月十五日英蘇談判開始到八月二十五日英蘇談判的終結。

戰後國際和戰前國際的基本不同之點，在：一、資本主義的一般恐慌，二、因之而產生的法西斯政權的威脅和法西斯與民主的對立，三、世界市場的再分割已經由於第一次世界戰爭而完結，因之法西斯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特殊形態的出現——向獨立及半獨立國家的侵略（以上三者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四、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產生和日漸強大以及從這兒產生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雖然由於二十年代的干涉戰爭的失敗而失敗，但是，這是在表面上的；在實際上，這一矛盾始終是一個潛在的因素嚴重的影響着國際間的一切變化。

這就是我們上邊所說的所謂兩大矛盾的互爭長雄。法西斯的侵略者利用反蘇反共實行它揩油民主國家的侵略，而民主國家們則想把整個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引導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裏去，從這兒就產生了民主國家的所謂不干涉政策。

不干涉政策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起，其後隨着一九三三年國社黨的登台，法西斯以反共反蘇聯為名的侵略和民主國家在「終於反共反蘇聯」的幻想下的不干涉，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以下是一個短短的年表：

- 一九三五——三六年，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
- 一九三六——三九年，德義干涉西班牙。
- 一九三七年——現在，日本侵略中國。
- 一九三八年二月，德國吞併奧國。
- 一九三八年九月，德國割讓捷克蘇台區。
-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國進兵布拉格。
-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德國收回米美爾。
-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義大利滅亡阿爾巴尼亞。

三月十五日對於民主國是一個歷史的日子，因為他們終於有一點看出來了，法西斯並不在反共和反蘇，似乎他們還別有作用，於是他們十分不澈底的開始改變他們的政策——這就是說他們已經朦朧的看出，當前這個世界中主要的矛盾是民主和法西斯，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而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而且也似乎無由將前一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

這一不澈底的轉變表現在英蘇談判。

英蘇談判四十五天（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三十一日）以後，蘇外長莫洛托夫說：

「民主國家這轉變是如何的真誠，還難於斷定。現在我們還不能說這些國家已經真的舉拋棄不干涉政策——對於侵略的不干涉——了。現在這些國家在某些地域中反侵略的企圖，不是可能的。爲的是讓他們在別的地域中從事侵略嗎？」（五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在國會演詞）。

英蘇談判七十四天（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九日）以後，蘇聯代議士季達諾夫說：

「英蘇談判不能容許的遲延和無窮盡的延宕使人懷疑到英法的誠意，它逼迫着我們要問，他這政策的基本作用在什麼地方：他們真想建立起一個和平戰綫來嗎，或者還是追尋一個與此完全不同的目的？」（六月二十九日，真理報）。

英蘇談判一百零四天（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日）以後，消息報關於英蘇談判有一篇最值得注意的評論：

「蘇政府機關報今日紀念歐戰二十五週年，批評英國的政策。該報將英國今日之政策與二十五年前的相比：那時，一九一四年七月，英國向德國提議，英國願守中立，如若德國不攻擊法國，將戰爭轉移到東綫。該報強調某些國家想將蘇聯推入戰爭中去，但指出任何想以犧牲蘇聯來解決資本主義世界問題的企圖，在命運中就註定了失敗」（七月三十一日曼哲斯特衛報莫斯科通訊）。

英蘇談判又三天（一〇七天），即其時英政府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宣佈決定派遣軍事代表團赴蘇，八月二日，泰晤斯報駐莫斯科記者如下的報道蘇聯的態度：

「今晨蘇報紙以顯著地位刊出七月三十一日張伯倫的下院演詞及軍事代表團的名單與履歷」……接着他說：「蘇聯共產黨精密的研究了國際情勢並且得到了具體的結論。他們的結論是：民主國家因為誤信了對於共產主義的譏諷和他們自己的不團結，沒有能竭力制止侵略。克萊姆林宮批評的看著滿洲事件時民生國家的縮手旁觀，制裁的失敗，不干涉政策的可笑，慕尼黑失信，他們雖然是承認西歐民主國家已經有一點轉意了，但是他們還不忘這些苦痛的教程。因此，才產

生了關於間接侵略」的困難。現在莫洛托夫說軍事會談或許能消除這一點，蘇聯似乎已經要被說服了」（八月三日倫敦泰晤士報）。

如此很清楚的，蘇聯已將最後希望繫之於軍事會議；可是，不幸，軍事會談不到兩週（八月七日至十八日），因為波蘭拒絕蘇聯軍事援助而失敗了，那是在英蘇談判開始後的第一百二十三日。

根據以上的敘述，可能的，促成這急轉直變的直接原因是那七月三十日消息報所指出的二十五年前（一九一四年七月）的舊企圖的再發現，不過，一貫來的潮流暗示着這一個方向；事實上是否有此二十五年前的舊企圖的再發現在這裏是完全不關重要的。

如此，十八日英蘇談判停頓，十九日蘇德商務協定簽字，二十三日蘇德不侵犯協定簽字，二十五日英蘇談判宣告破裂。

英蘇談判失敗是事件主要發展的潮流，而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字，則是這一事件的一個不可避免的表現，其本身絲毫不足輕重。它既不表示蘇德攜手，亦不表示法西斯和社會主義結婚，它所表示的是戰後二十年來兩大矛盾互爭長雄的過程的一個暫時結束：即資本主義的矛盾，在目前客觀情勢下，是這一個世界主要的矛盾，或者說，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堅強到一種程度，使最兇



殘的法西斯也不得不認識，侵犯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現在蘇聯所賴以保障自己的不是那寫在紙上的蘇德不侵犯協定，而是那在紙後的鋼鐵的現實：不可克服的自力的力量。

在這一個意義上蘇德不侵犯協定是戰後二十年來一件歷史的轉變。

在未有具體分析蘇德不侵犯協定後的國際形勢以前，我們先分析一下目前戰爭威脅的特殊性。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戰後世界的特點之一是世界市場的再分割已經完結，從而後起的法西斯侵略者不得不採取向獨立國家及半獨立國家侵略的形態，這一個時期約莫自一九三一年起至目前尚未終結，這是在民主國家不干涉政策之下進行着的；最顯然的，不干涉政策的用武之地已經減少到快要完盡的時候，從而法西斯和民主國家針鋒相對的時期已經不遠，在這裏，無論如何，法西斯和民主——無論是怎樣殘缺的民主，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從而，在這當中，民主國家在真正為保衛民主而戰的限度上，是進步的，但是只止於保衛民主，超乎此，則戰爭不可避免的走到一九一四——一八年的舊軌道上去。

在這裏決定着每一個人對於戰爭的態度。（八月廿七日）

## 戰爭與和平

由於英蘇談判的失敗和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歐洲的形勢是大大的改變了。

一般的說，由於英蘇談判的失敗，歐洲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兩大陣營力量的對比，在歐洲的範圍內，差不多是顛倒了過來。如若英蘇談判不失敗，甚至至於英蘇同盟可以結成的話，希特拉在未有發動任何新的進攻以前，他將在歷史的兩面戰爭之前，想而又想；但是現在因為英蘇談判的失敗，他這一最大的顧慮是沒有了——尤其是如若戰爭不可避免的從東歐爆發，他更將有恃而無恐。

由於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從大處說，民主國家的再妥協已經失去了他們主要的目的——將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引導到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從而在今天第二個明興雖然尚未嘗不可，但是今年的明興在本質上已大大的不同於去年的明興：去年明興的深厚的含義在使希特拉一直向東，而今年，由於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民主國家這一自認為光明的遠景是沒有了。

在英蘇談判未有失敗以前，擺在西歐民主國家前面的是正直的和平和充滿着勝利把握的戰爭



——萬一前者不能實現的話；現在擺在西歐民主國家前面的是很難正直的和平和很難有充份把握的戰爭：正直的和平的可能性是減削到難於言說的程度了。

一般的說，這幾點是這一震動全世界的大轉變對於西歐民主國家最深厚的含義。

現在，從這兒我們再來看一看歐洲現實風濤的去處：當前的但澤問題和圍繞着但澤問題的和平與戰爭。

但澤危機發展到本月中旬的最後幾日，波蘭和德國雙方的壁壘已經非常鮮明，一方面是無條件的反對德國收回但澤，而另一方面則是要無條件的收回但澤，而且還要將迴廊問題附加上來——關於這一點，現在我們不必再述。

二十一日柏林方面宣佈締結蘇德不侵犯協定，又將全問題投入一急角度轉變的漩渦中去。在這兒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二十二日英政府立即聲明英國的對波保證不受蘇德不侵犯協定的影響，雖然這一聲明並未杜絕了妥協之門，但是英政府的這一舉是值得我們欽佩的。英政府此項聲明，隨即由駐德大使韓德森通知希特拉，很顯然的這不能對希特拉發生什麼印象。

二十三日蘇德不侵犯協定簽字，二十四日英政府召集臨時議會，英首相張伯倫報告但澤問題；在他的報告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說，希特拉對於英政府覺書的答覆等於是東南歐為德

國勢力範圍的德國要求的再述，對於這一點，他說，英國並不反對，英國所反對者是以武力執行此項要求。這是非常危險的一種說法，這令我們回想到去年九月的日子，那時候，英政府是一樣的不拒絕德國要求的內容，而英政府所反對的只是獲得這要求的形式，從這一點看，似乎英政府犯沒有明瞭這一次國際情勢大轉變的意義。

與張伯倫的報告相反，英自由黨首領辛克萊君明確的指出當前轉變的關鍵，關於蘇德不侵犯協定，他說：

「這一協定的含義很顯然的指示着德國今後的領土要求將不在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將在大英帝國裏來找尋。」

關於當前英國所應取的態度，他說：

「如若我們在但澤市退讓的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碰到更爲威脅我們切身利益的更大要求，而到那時候，我們道義的立場已將因我們的拋棄波蘭而掃地淨盡」（二十四日倫敦路透電）。如若英政府不能了解他們自己最有見地的反對派首領的見解，而一味集中其全力於避免第二次明興的形式，但在本質還是不忘情於去年九月，其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在這波浪式的運動之中又足令人興奮的是二十五日英波互助協定的正式簽訂，從它的內容上

說，這的確是一件非常完密的協定。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一協定早應在四月前即簽訂發表；遲至今日，是不是在這當中，於此時發表的作用，大於協定本身的作用——這是我們所必須注意到的。

事情發展到二十五日左右已經是快要到山窮水盡，然而新的發展又來了：二十五日希特拉接見英法大使，英大使隨即攜希氏的要求飛返倫敦，倫敦方面的回答遲至二十八日始由英大使攜返柏林，希氏要求的內容現在雖尚不得而知，但是在這兒有一件事却是十分值得我們注意的：英法態度的歧異。二十五日法總理達拉第接到希氏覺書後，立即作答，略謂：法國希望和平，但法國忠實於其條約義務，二十六日希氏通知法大使，他不能接受法國提案，二十七日希氏更以書面形式發表了他的答法總理書，從這當中我們知道：希特拉的要求，並不如倫敦所說之含糊，他簡潔的提出了德國收回但澤與迴廊的要求——自然在這當中他並未忘記對於法波關係的離間，在四月二十八日國會演詞的一套技術現在完全搬了出來，對於希特拉這第二次覺書，法政府沒有回答，很顯然的是在等着倫敦。

爲什麼倫敦這樣遲疑？二十八日泰晤斯報的記者回答說，這是因爲希特拉的致法覺書內容短而又空泛，很顯然的這不是理由。其時，波蘭「九月苦痛」的呼聲，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的可以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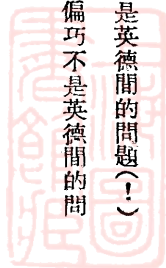
得到了，二十六日波蘭官方發言人稱，希特拉和張伯倫所討論的主要的恐怕是英德間的問題（！）（同日華沙路透電）。然而，據我們所知道的，倫敦和柏林現在所討論的却偏巧不是英德間的問題：

「有人說，希特拉在致英覺書中提出殖民地問題，關於這一點，每日記事報的記者寫道：英政府對於這一點，將提醒希特拉，第一件事情必須第一解決，但澤的命運是當前急待解決的問題」（二十八日倫敦路透電）。

這一段報告指出當前問題的全關鍵：但澤問題解決了再說，殖民地問題留到將來。很顯顯的，希特拉絕不同時提出但澤問題和殖民問題，因此從這兒就生了所謂和平解決的曙光。現在我們還不知道英政府回答的內容，但是如若問題的焦點只變成了滿足德國要求的形式問題的話，那麼擺在眼前的便是第二個九月，第二個明興。如若這樣不幸而言中，那麼保守黨右派的星期快報七月二十三日所提出的綱領真的是實現了，它說：

「一九三九年無戰爭。我們將放棄東歐，停止英蘇談判，不必為波蘭軍隊付薪水，德波關係讓柏克去解決，柏克上校在柏林是一個風頭十足的人」（同報，二十三日號）。

假定如此，問題便解決了嗎？沒有，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張伯倫在下議院說過：英國將



爲保衛英帝國全世界任何部份的殖民地而戰爭，將爲保衛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地而戰爭，保衛伊拉克和埃及而戰爭（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倫敦泰晤斯報）；而另一方面，很顯然的，任何東南歐代替不了德國的殖民地；可是到那時候，「英國道義的立場已將因拋棄波蘭而掃地淨盡了」（辛克萊語）；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希望英法政府，能堅持反侵略的立場，不顧戰爭的威脅；如若戰爭終於是不可避免的話，那麼，這一戰爭以反侵略的形式開始是比那以保衛殖民地開始光榮得多了。近代戰爭不是簡單的，它需要千百萬人熱心的擁護。（八月廿九日）

### (三) 從德波戰爭到蘇芬戰爭 (九月至十二月)

#### 起來，波蘭的人民

九月一日巴黎路透電：今晨德軍進攻波蘭，進攻開始前未下哀的美敦書。德軍進攻方向係從三處展開——自東普魯士向南，自希萊西亞向東，自斯洛伐克向北。

同日巴黎路透電：波京華沙今晨九時被炸。

這兩個不到數十字的報告震動了全世界千萬人的心：一年來血不濺刃吞併了奧國，吞併了捷克，吞併了米美爾的全世界最兇殘的法西斯終於舉起它那血書的侵略之旗來了。

然而，波軍的人民接受了這亘古未有的無恥的挑戰：同日華沙路透電，「在這歷史的一刻，我（波總統莫錫基以下同）以最深沉的信心向波蘭人民呼籲，爲了保護波蘭的自由，獨立與光榮，波蘭人民無保留的聚集到波軍總司令的指揮之下。我深信波蘭，如同過去屢屢回答過它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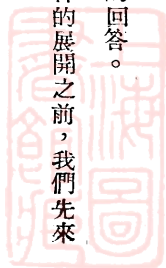
樣，將予德國的侵略以其應有的回答——波蘭總統這樣的號召着」。

予打擊者以打擊——這是波蘭今天面對國社黨法西斯最兇殘的侵略的回答。

這將是歐戰二十年來全世界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在未有展望這一事件的展開之前，我們先來一回溯這幾天（二十八日以後）來引導事件到爆發的發展。

二十五日由希特拉向英法提出來的覺書，英國方面直至二十八日始提出答覆（法國已於當日答覆），覺書內容據先後倫敦各報的報告，不外以下兩點：一方面強調英法間的友誼，另一方面則堅持於任何和平談判之前，波蘭必先接受德國無條件收回但澤市的要求。二十八日英國覆文的內容，據九月一日倫敦路透電為：英政府的一般態度以為德方果真欲以談判方法，解決紛爭，即不能採取哀的美敦書形式，而應以正常之方式開始談判（同日電）。二十九日英國議會開會，張伯倫在下議院報告：英政府絕對履行其對波條約義務。同日希特拉即向駐德英大使提出解決波蘭問題的十六項辦法，其主要內容為，但澤市無條件歸還德國及迴廊北部舉行公民投票；同時並要求英政府轉達波蘭，波蘭應於三十日夜十二時以前派一全權代表至柏林，接受德國條件。三十日英政府答覆，其內容與上引二十八日英政府覆文之一般內容大致相同。

三十日，德英之間的來往已經起了一個難於解救的癥結。



二十九日德政府於接到英政府覆文（二十八日）後，即下令德軍向斯洛伐克集中，並向當地居民應徵軍馬糧秣，同日波政府即向斯洛伐克提出抗議，三十日波政府為應付當前之威脅，下令總動員（名目上不是總動員），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波蘭是沒有法子派遣全權代表去接受希特拉的要求，即便是波蘭能接受，而且要接受。

如此，到了三十日深夜十二時，德波的關係已經起了一個不可解救的癥結。

三十一日下午七時德政府開機要會議，同日晚發表了上述的對波十六項要求，這表示至此一切談判皆已失敗。

一日希特拉發表告德軍宣言，正式宣佈德政府對於波蘭問題「不得不訴之於武力」——這等於實質上的宣戰，這是第一步，第二步，但澤市自動宣佈歸還德國，希特拉表示接受。第三步，德國國會開會，希特拉正式宣佈但澤歸還德國。

一日起，德軍向波蘭開始全面進攻，上引兩消息（開始時）是我們接到的第一次的可靠的關於戰爭行動的報告。

現在，據我們想像，德國陸軍和空軍是在空前猛烈的進攻之下，恐怕就是身經上一次歐戰和最近一次西班牙戰爭的人亦難以想像其慘酷，一幕自人類開始以來未曾有的大悲劇開始了。古代

有過所謂洪水，中世紀有過所謂瘟疫，然而比之於今天在我們眼前展開的大屠殺，簡直是一件兒戲。

在未進一步研究英法的態度以前，我們必須先明瞭希特拉的作戰計劃。在這裏，我們必須認識希特拉這一次的作戰計劃完全是政治性的，他的目標是想將德波戰事地方化，他的方法是東線攻勢，西線守勢，他的總理想是：「一個短的戰爭（速戰速決）和一個大的和平計劃（速和速結）。」

有無證據？有：

(一) 他對英法一貫的離間策略：二十五日他在致達拉第的覺書中，強調德法之間，自從沙爾問題解決以後，已無糾紛，德法邊境已是最後的國境。同樣在致英的覺書中，他強調英德之友誼和將來一般問題的討論，英國方面的一部份輿論界甚而至於對於希特拉所提供出來的友誼，還受寵若驚，名之曰矛盾的觀點（如最著名的工黨機關報每日先鋒報）。

(二) 他保證了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瑞士的中立。這是非常利害的一着，他保證了這五國，英法亦不得不隨之而保證；如若英法沒有澈底作戰的決心，不從大規模戰略見地上執行他們的作戰計劃，他們的援助波蘭，只有能從法屬馬其諾這一點突破，而等到德國西格佛里德

防線被突破，甚至未被突破的時候，波蘭在柏林的心目中已經完了，希特拉的和平計劃已經提出來了。

(三) 他在一日的國會中又重新暗示出他這一政治性的作戰計劃，他說：

「我們對於西歐民主國家沒有任何要求。德國的西部防線就是我們的西部國境，我們在那一邊將來沒有任何目的」(同日柏林路透電)。

(四) 這還不利害，最利害的是他利用義大利的一着，他說，「我們感謝意大利，他一路來幫助了我們，但是在這決定命運的時候，我們將不要求任何外來援助。」在有為的政治家，這種策略本是騙不過去的，但是對於目前的英法則大大的不同；我們知道好久以來，尤其是最近路透社經常的發出報告；說義大利將於戰爭(尤其是為波蘭的戰爭)爆發時，保守中立，這與其說是事實，無寧說是保守黨一部份人的願望。然而這願望是危險的，因為義大利可以藉此向英法作一誘惑力非常大的暗示，他可以說：如若戰爭只限於德波，義大利可以嚴守中立。

以上是希特拉這一次作戰計劃中的整個陰謀。

關於這一點，似乎英法，尤其是法國已經相當的覺察出來：

一日倫敦泰晤斯報評論道：波蘭必須第一個決定他是不是能在這一個基礎之上談和平；如若



波蘭認為它的獨立被威脅而有起而抵抗之必要時，英法將不，且亦不能拋棄波蘭；「德國必須認清，如若戰爭來臨，它必將是兩面戰爭，西線和東線」。

同日每日郵報評論道：一個地方化的戰爭將永久解決不了波蘭的獨立問題；「如若德國不能了解此點，實犯了一九一四年同樣的錯誤，英法認為從西線的一個粉碎的進攻是一個可以成功的可行的作戰計劃」。

每日快報：「西歐民主國家並不怕西線的戰事。」

每日電訊報：如若德國相信它的西線不可克服，那它是大大的錯誤了（以上俱見九月一日路透電。）

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每日郵報的所謂西線的「粉碎進攻的作戰計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計劃，尊重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的獨立，將西線戰事限制到馬其諾的一線嗎？還是有其更廣大的計劃？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上一次歐戰最初兩個月中的德軍勝利得力於突破中立的比利時不少；而這一次如若英法還是集中在馬其諾防線，攻西格弗里德防線之堅——這是不是一個可行的計劃實在是一個問題，危機在：波蘭在這種情況下，遲早將為德國解決，而它於解決了東線之後，它必然的會到西線來突破一個乃至兩個中立國家的中立，在西線又取得了運動戰的領

導權，忽視了這一點，將是犯了最嚴重的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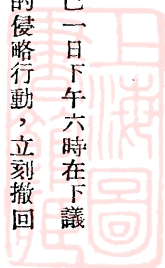
其時（九月一日）波蘭已正式申請英法政府的援助，而英相張伯倫亦已一日下午六時在下議院中報告：英政府已由其駐柏林大使正式警告德國，如德國不停止其對波的侵略行動，立刻撤回其軍隊，英政府將立即履行其條約義務，援助波蘭。

現在看起來，英法的援波似已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只是時間的遲早，如和我們上述之所說，是不是在英法的軍事計劃中也包含有政治的性質，這一點，我們等待報告。

不過，波蘭的人民已經起來了，萬歲，獨立自由的波蘭共和國！我們知道這一次戰爭將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絕的一幕，但是損失了自由和獨立比最慘絕的悲劇還要慘絕呀！我們——你們東方反法西斯戰線上的朋友，中國人民，敬向你們致虔誠的敬禮！（九月二日）

### 英法還有什麼遲疑？

從一日黎明時分起截至目前執筆時止，德波戰爭已經進行了差不多整整的四十八個小時，一般的說，在這過去的四十八小時之中，出乎法西斯侵略者意料之外的是他們到處碰到了波軍的堅強的抵抗，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蹟。



現在，在未有進一步的分析兩日來的德波戰事以前，我們先約略的敘述一下波蘭的戰略形勢：

任何戰爭總是要在地上進行的，因此任何戰爭不得不重大的受着作戰的地帶的地理條件的限制：波蘭，我們首先不得不清楚的是在它的長四·五〇〇公里的國境線中，有二·三五〇公里的國境線是和現在的德國接壤，這其中有八〇〇公里是和過去捷克國境接壤的，在這四·五〇〇公里的國境線中有着自然的屏障的只有一〇〇公里的迴廊海岸線，二五〇公里和蘇聯接壤的池沼地帶，八〇〇公里和舊捷克接壤喀爾巴阡山岳地帶。從可利用的邊境的地形上說，只有以南波蘭克拉柯和普勒茲繆塞二地爲軸心的這一山岳地帶。

因爲一九三六年左右，波蘭的工業地帶已經遷至南波蘭這一帶，因此這一山岳地帶的構成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般的說，這橫躺在波蘭南部的山岳，它中部的高度在五〇〇〇公尺左右，大部份的關口是由西至東，而甚少由南至北，因爲這一個原故，這一帶是很少有大規模作戰的軍事價值，如若德軍在這一帶停留下來，那麼，勢不可避免的，這一帶的戰爭要逐漸變成山岳地帶的游擊戰。然而喀爾巴阡山的兩端却有點不同了，在近克拉柯一帶的東端，它的高度只有一五〇〇公尺左右，這已不十分阻礙山岳部隊的行動，尤其重要的是這裏的一個關口：甲布龍加關，如若波

蘭能控制這一關，那麼，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即時有受威脅的可能；而相反，如若德軍能控制它，那麼波蘭克拉柯一帶的工業區即將感受威脅。在普勒茲穆塞一帶的西端，喀爾巴仟山的高度亦在一·五〇〇公尺左右，在這兒杜克拉關口握着同樣的關鍵的地位。但是，任何敵對軍隊在它未有企圖衝過杜克拉關以前，它必須先獲得甲布龍加關口，不然，杜克拉關一方面的後路將有被截斷之虞。甲布龍加關是南波蘭戰爭開始時雙方所必爭的要地。

其次要注意的是懸掛在北波蘭的東普魯士。大家都知道這是坦能堡之役的所在地，因此很有可能過份重視他的戰略意義；事實上，這是不然的，坦能堡之役，與其說是由於魯敦道夫的天才的作品，無寧說它是當時俄軍無顧慮的前進之所致。東普魯士本身有着防禦的價值，但很少有作為進攻據點的價值，理由很簡單，因為它是孤懸，和德國本部是隔着一條波蘭迴廊，因此在德軍未有發動從東普魯士向華沙進攻以前，必須先打通波蘭迴廊，不然，從東普魯士發動的主力戰是難於想像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希特拉始終不放棄迴廊築路的原因。要打通東普魯士和德國本部的聯絡，東普魯士的德軍必須先以格勞頓茲及科爾姆為其第一進擊目標，而德國本部的軍隊必須先以那凱爾為其第一進擊目標，在這兩大目標之間，布隆堡是兩方面軍應該匯合的地方。因此北波蘭的戰事最初不得不集中在那凱爾和科爾姆之間的波蘭迴廊這一帶，而直截從坦能堡向直南的進



軍只能是附帶的行動。

從波蘭的略戰形勢上，我們可以看出，德波戰爭第一期必定是集中在波蘭迴廊的中部和上西里西亞及斯洛伐克交界的地方。

在這兩個戰略地帶，波蘭方面所能憑藉的在南爲喀爾巴阡山，在北爲維斯杜拉河——在自然條件上。關於山岳的一部份，上面我們已經簡括的分析過一下，現在我們要注意的是北部的河流，一般的說：這是與波蘭相當有利的，從但澤市到格勞頓茲這一段的維斯杜拉河的寬度在三〇〇〇公尺左右，而且沒有橋樑，德軍要克服這一自然的險阻當然是不容易的。

這是波蘭戰略形勢的大概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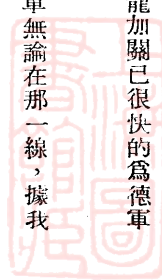
兩天來的戰鬥經過，大概也不離我們以上所敘述的路徑。德軍的進攻係從三方面展開：東普魯士以阿倫斯坦因（坦能堡在其西南）爲重心，一路向格勞頓茲進攻——西南路，一路向華沙北部之木拉瓦進攻——南路；德國本部向迴廊進攻的一路當以斯泰丁爲中心，以那凱爾爲進擊目標：南部一路則以普萊斯勞及斯洛伐克爲重心，向卡吐維次及克拉柯前進。據德波雙方發出的互相矛盾的報告中，大概我們可以說，德軍在戰術上或許有多少進展，但是在戰略上，的確是沒有什麼值得敘述的；然而不安的消息來了，今天早晨，我們接到如下的報告：

「柏林二日路透電，德國官方發表官報，謂德軍各路進展甚速，甲布龍加關已很快的爲德軍奪得。」

這是兩日來德軍最大的勝利，其影響之嚴重，絕對不容輕視；現在波軍無論在那一線，據我們想像，都在浴血奮戰之中，我們對於他們的抵抗能力有着信心，但是不容我們忽視的是如若德軍日復一日的在南波蘭克服了喀爾巴阡山北波蘭克服維斯杜拉河的初期兩大困難，那麼華沙的危急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刻刻不應忘記自東普魯士南部邊境至波蘭京城只有一三五公里，而且德軍一克服了上述兩大困難，他們即進入到交通系統完整的波蘭本部，從而他們的機械化部隊即有了用武之地，到那時候德軍行動的速度將不可與今日同年而語，因此目前最切要的是英法的援助馬上能够兌現，方足以減少波蘭的壓力，鼓起波蘭的勇氣，打住德軍初期的運動戰，造出真正的兩面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倫敦和巴黎一分鐘的遲疑，波蘭人將要用千百人的生命來填償。

英法如何？

一日下午六時，英首相在下院報告英政府致德牒，並且作了一次實質上等於向德國宣戰的演詞，而同日英法亦先後宣佈了海陸軍總動員。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英法致德通牒未有限明答覆時期，這一小小的外交技術發生了驚人的後果：一日晚英法駐德大使將通牒交與德外長，德外長答



覆：德國行動並不是侵略，但是他允許將通牒報告希特拉，如此九月一日，事情就停下了。

爲甚麼？哈里法克斯告訴大使說：如若德國侵略行動證明屬實（！）英波協定立即生效！

原來事有大謬不然。一日希特拉在國會報告，他不需要義大利幫助後，莫索里尼即表示義大利不發動戰爭，同日蓋達即在義大利日報爲文鼓吹德波戰事地方化。這一點，本報昨日社論本已指出，但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希特拉竟於血戰二十四小時之後，尚有最後一張牌：莫索里尼出而調停！

我們不應小視這一策動的作用，我們大概還記得去年的慕尼黑是怎樣造成的，那正是事情快到了山窮水盡（九月二十七日），莫索里尼來出任調人的。二日下午英國議會開會，哈里法克斯報告英政府尚未接到德方通牒，他說：

「那遲延或許是因爲義大利提議停止戰爭，召開英法德波五國會議的原故。英政府甚爲同意此項提議，但當波蘭之領土爲人侵害，城市爲人轟炸，但澤爲人武力奪去的時候，英政府不能同意談判。除非德國軍隊自波蘭撤退，英政府必將行動」（二日倫敦路透電）。

我們深知英法政府處境困難，我們也深知一個歐洲戰爭是怎樣的殘酷，但是血腥的侵略是在目前進行着，從道義的觀點上，英法政府已屬責無旁貸，而且如若戰爭是終於不可避免的

話，我們以為這一戰爭以反侵略的形式開始，比那以保衛殖民地開始光榮得多了，近代戰爭不是簡單的，它需要千百萬人熱心的擁護。

英法爲什麼遲疑？誠然這世界是厭倦了戰爭，但是這世界更加厭倦了慕尼黑。

(九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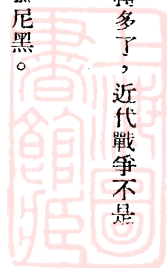
## 只有民主才能保衛民主

昨日(九月三日)晚七時略前本港接到同日上午十一時自倫敦發出的如下的電報；

「英首相張伯倫三日晨(當在英國時間上午十一時略後——引用者)在唐寧街十號廣播稱：因德國於指定時間(同日上午十一時——引用者)到達後，尙未答覆英國向德國提出之立時對波停戰及德軍撤出波境之最後通牒，英德現已入交戰狀態」(同日倫敦路透電)。

英國對德宣戰！這一個好像是電流的報告，頃刻之間從唐寧街飛渡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傳播到這地球的每一角，那會像是屏息着氣等待着暴風的千百人的靈魂的海洋震顫了，一個將是充滿着無窮數的艱辛和千萬人的血淚的時代開始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將是戰後世界史——說不定是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個新



的扭轉點。

自從本月一日黎明時分德國社黨的侵略軍隊踏過德國國境，跨入波蘭的領土以後，歷史的波濤即以千萬里的振幅，在動蕩着，首先我們看到的是英首相同日下午在下議院的沉痛而堅決的演詞和英法同時宣佈的總動員，繼之則有二日義大利出任調停的一幕，我們知道正是在這時，波蘭人民的血肉在喀爾巴阡山中和維斯杜拉河上橫飛着，英國人民對於英法政府這一最後拯救和平的企圖是懷着怎樣的懷疑，實在這世界已經厭倦了慕尼黑；英議會反對黨的首領格林伍德說，議會爲英政府這一聲明所迷惑，這個時分，好像是英國的態度軟弱了，獨裁者或許以爲英法已經被打倒；自由黨首領辛克萊說，議會不能容忍英政府任何對於其履行對波義務的遲延。於是三日上午九時英法政府乃訓令其駐柏林大使向德國提出三小時內答覆英法最後通牒的要求。三小時過了，英政府並未接到德國的覆文，於是英首相就宣讀了上引的那項歷史文件。

英首相的悲憤是可以想見的，他說：

「這對於我們大家是一個慘淡的日子，但是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慘淡。一切我所努力的，我所希望的，好像是一座巨廈一樣，傾刻之間被打得粉碎了。現在剩留下來的只有一條路：用我全部力量，貫徹我們的事業。我希望我還能生存到一天，看到希特拉被毀滅，他的政府被毀滅，歐洲

的自由又重新建立起來」（同日倫敦路透電）。

千百年後，這將成爲一種歷史的聲音：「沒有誰比我（張伯倫）更感覺到慘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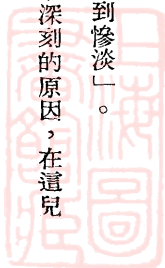
英德宣戰了，法國自然是不成問題，現在我們要探討的是戰爭爆發的最深刻的原因，在這兒我們首先想起的是上月二十四日晚英外相哈里法克斯的演詞，他說：

「但澤問題自身並非是不可解決，事情的困難有其更深刻的理由在」（倫敦路透電）。是的，事情的困難有其更深的理由在；在本月一日英政府發表的英德通訊當中，有着如下的一段：八月二十五日希特拉告訴英國大使說，如若

（一）他的殖民地要求可以實現，

（二）他對於義大利的義務不被損害（意即法國滿足義大利的土地要求）；那麼，他可以親自擔保大英帝國的繼續存在——這種話看起來好像是客氣，但是在實質上却即等於對英法帝國的威脅——這或許這是戰爭爆發最真實的原因。

然而無論如何，在目前這一階段上，戰爭的目的是反侵略，首先是反對德國對於波蘭的侵略；戰爭的形態是保衛民主，民主國家反法西斯，這都是進步的，這也就是爲什麼英政府的宣戰，不管上一次歐戰的經驗還怎樣沉重的壓着每一個人的心頭，而還能獲得英法帝國內外千百萬



人的擁護的原故。

只有民主才能保衛民主，這兒是當全問題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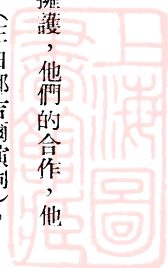
由於整個戰爭機構的社會化，近代戰爭需要「千百萬男女全副心腸的擁護，他們的合作，他們的同心戮力是不可缺少的。這是唯一可以擔當起近代戰爭的試鍊的基礎」(三日邱吉爾演詞)。

由於在戰場上作戰的戰爭體系在客觀上的民主化，近代戰爭如若不是建築在這民主的基礎之上，它是無法執行的。在這裏第一個努力的目標應該是軍隊自身的民主化，上一次歐戰，在部隊中最能够發揮民主的批評的精神的是加拿大的部隊，而戰爭的效果亦以他們為最高；最近過去的西班牙戰爭更是證實了這一點。

因此，英法政府必需高懸以下一段為其千百萬人民努力的目標：

「這不是一個稱霸的戰爭，這不是追求物質利益的帝國主義戰爭，不是一個阻礙其他國家發展的戰爭；這是一個重新建立人的尊嚴的戰爭」(三日邱吉爾)。

然而當前的問題是好像在為民主而戰的過程中，英法人民似乎為着戰爭的必要，必須犧牲相當的民主權利，在這個地方英法的人民就必須能有把握？「這些自由的權利必須是放在保衛民主而不是摧殘民主的一些人的手裏」(三日邱吉爾演詞)。總之，戰爭的目的(只限於反侵略和保



衛國外民主制度）和戰爭的手段（戰爭機構的民主化）是分不開的；只有民主才能保衛民主，這應該是當前千百萬人所深刻把握的一項真理。

歐洲戰爭，目前雖然還未發展到全面，但是現在總算是開始了。現在我們來約略的探討一下歐洲的實在分野。

關於德國的作戰計劃——目前的東線攻勢，西線守勢，解決了波蘭，提出和平條件；如若和平條件不能為英法接受，那麼，它於完成了東線攻略之後，又來東線守勢，西線攻勢，突破荷蘭和比利時的中立，在西戰爭取主動……，前幾天我們已經約略的分析過一番（二日本報社論），現在我們要分析的是英法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什麼樣可能的適當對策。在未有考慮這一問題之前，我們不得不先注意以下幾個國家的態度：一，義大利，二，西班牙，三，土耳其。據我們推測，義大利模稜兩可的態度還要繼續到相當時間，這有兩種可能而不互相矛盾的解釋，第一義大利的中立是德義軸心第一階段作戰中一貫的策略，第二是義大利本身實在的動搖。在前一點上，希特拉想在他東線攻略完成的時候，利用它來提出和平條件；而在第二點上，義大利則是左右逢源，不能得之於其盟友希特拉者，轉而得之於英法。西班牙的態度一大部份要看義大利的態度為轉移，而土耳其在蘇聯保持中立的現狀下，對英法的態度頂多恐怕只能保持善意的中立。



在這三個國家的態度未有明朗化以前，一方面歐戰不能發展爲全面戰爭，而另一方面在這樣客觀條件的限制之下，英法對於波蘭的援助實在是一個大大的問題。

第一，義大利的態度一天不明朗化，英國地中海的艦隊不能集中到北海，對於德國海軍採取有力的步驟。在這當中，如若再加上一個態度不明的土耳其，那麼英國的海軍地位更加困難。

第二，西班牙的態度一天不明朗化，法國的軍隊不能全部集中到馬其諾防線。最低限度我們可以這樣說，由於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態度不明，法國的軍隊（最初動員的當在一五〇萬左右，最高不能超過二五〇萬人），最低限度要有三分之一左右集中在阿爾卑斯和利比里牛斯的一帶。

此外我們還要附加上一點：

第三，因爲英法和德國都同樣保證了丹麥，荷蘭，比利時，瑞士，盧森堡的中立，英法在陸軍上能幫助波蘭的只有在馬其諾一線，採取攻勢，吸引德國東線的兵力，減少德國對於波蘭的壓力。

在這樣的一個客觀環境之下，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英法對於波蘭的援助：在陸軍上，大概是英法首先集中大兵到馬其諾防線，對德國西線採攻勢，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的是波蘭戰場所吸收的德國兵力在大致上約莫等於義大利和西班牙對於法國所吸收的兵力，在這種情況下，英法

的攻勢能獲得多少有效的後果是很難說的；在海軍上，不成問題的，英法第一部，可以完成德國海岸的封鎖，然而它的作用不是短期內可以看得出來的；在空軍上，英法對於德國牽制的力量則却是大多了，這或許是目前英法能給於波蘭的最大的援助。

誠如克老塞維支之所說，我們只能知道戰爭的開始，無人能够預言它的終結，如以上述粗枝大葉的所分析，擺在英法前面的課題是相當的困難；然而無論課題是怎樣的困難，道路却是十分清楚：那是保衛真正的民主，毀滅最兇殘的法西斯。（九月四日）

## 西線尙無戰事

五日羅馬路透電：

「本日莫索里尼在此間發表重要演詞，聲明義大利暫時保守中立，此項演詞廣播於義大利全國，莫氏於演詞中稱，『週前德政府通知義大利，德國將以武力解決但澤問題；此項通知達到時，莫氏稱，彼正忙於和平解決德波糾紛；但鑒於德方之此舉，莫氏認爲彼與德國之諒解已爲德方所破壞，因此德義協定不再發生效力。因此爲當前之形勢，義大利決暫時維持中立』（同日路透電）。

這是英法宣戰後，決定當前戰爭範圍大小的一個決定的因素。由於義大利的中立，我們可以說，大概在華沙未有陷落以前，歐戰的範圍將不會再趨於擴大，從而全面的歐戰在這個時期以前亦難於談得到。自然，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莫索里尼的聲明，不能從它的表面上去看，好像他和希特拉已經絕對的鬧翻了，事實上這可能是薩爾茲堡會議中預定的步驟；而且即使是英法要拉過義大利來，鑒於過去倫敦協定的經驗和義大利對法要求的直接威脅法帝國，這當中還有無數的波瀾曲折。不過，無論如何，由於義大利的暫時宣告中立，歐戰的範圍，在華沙未有陷落以前，如若沒有其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可以說是相當的固定化了。

關於希特拉尊重西歐五國——丹麥，荷蘭，比利時，瑞士，盧森堡——中立的戰略，此前，我們已經論述過；根據最近幾天來的發展看，因為德國採取西線守勢的原故，目前它自無破壞他們中立的必要；而英法在這種情況，若無遠大的作戰計劃，自亦不會自居戎首。

因為義大利的中立，西班牙的態度現在雖然尚未十分清楚，但亦絕不會在此第一階段中作出什麼樣的驚人舉動，這是可斷言的！四日弗朗哥在馬德里呼籲戰爭地方化的廣播可爲此中之暗示。西歐如此，東歐亦不外是。東歐在地中海的這一方面，由於義大利的中立，希臘和土耳其簡直無表示態度之必要，土耳其和希臘以上的非地中海國家的態度更已早因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

而決定，現在（四日）蘇聯正式宣佈中立，東北歐諸國更無異動之必要。數日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沙尼亞，芬蘭，瑞典和挪威的聲明中立，只是事件發展的必然歸結。

如此，希特拉的戰略中立化了西歐，這形成了戰爭局部化的第一道環；義大利的中立中立化了整個地中海和南歐，這形成了戰爭局部化的第二道環；蘇聯的中立中立化了整個東歐和北歐，這形成了戰爭局部化的第三道環。

在這三道環當中，第一道環希特拉是可以自動破滅的，第二道環是需要他和英法的爭取的，第三道環則是比較難於影響的，隨着戰爭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轉移，這三道環不可避免的要發生或多或少，或左或右的變化；然而很顯然的，在華沙未有陷落以前，目前歐洲的壁壘大概是不會發生怎樣激烈的變化。

在歐洲的範圍以外，第一我們要注意到是英法帝國的自治領和屬地；第二是美國和日本。

關於英法帝國的自治領和屬地，除掉南非洲一地而外，其他各處並未發生和第一次歐戰初起時不同的現象。

關於美國和日本，日本的守中立自從蘇德不侵犯協定成立以後，殆已無絲毫置疑的餘地，它

最近（四日）之宣佈中立更不能嚇到任何人；美國的態度在戰爭初起時也是同樣可以預見的，從而四日羅斯福總統的聲明，亦無驚奇之必要。在這兒值得注意的倒是因為這一次戰爭而起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霸權之逐漸由英國向美國轉移的這一過程，這一過程，如所週知，是歐戰時同過程的繼續，其影響之大曾經是支配了整個戰後世界；不過這一個深刻的變化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之內，我們先將它置之不理。

現在我們還是回到歐洲的戰場。

如以上之所分析，歐戰的戰爭由於以上所發生的各種變動是十分的地方化了。我們現在要知道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英法的作戰計劃怎樣能有力的援助波蘭，是不是英法的作戰計劃也包含有「政治的性質」（本報二日社論）？

三日英法先後對德宣佈開戰以來，在軍事行動上，第一我們看到的是英國空軍的偵察飛行（三日）和轟炸德國的威廉港（四日），自然，英國海軍之封鎖德國海口是不待言的；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們早就說過，這是不能嚴重影響波蘭的地上作戰的；要能影響波蘭的地上戰爭，必須英法能在陸地採取大規模的行動，然而：

西線尙無戰事。

或許有人說，這是不正確的，因為：

「據非官方報告，法軍已在沙爾區域擊破德軍防線二英里，但官方尙未證實。」（五日倫敦外電）

「紐約五日路透電：據舊金山廣播稱，法軍業已突破德國之齊格菲防線十二處，據稱，此項消息係得自法方人士者。」

但是如若上引消息中的突破是戰術乃至戰略上的突破的話，那麼這當中就不無問題，第一我們誠然知道德國西部防禦工事所用的鋼骨不是上好的鋼骨，但是在這兒我們不能不注意的是近代防禦工事，如凡爾頓的經驗之所示，主要的不是鋼骨的好與否，而是在地下機關槍網的掩護和綿密，如若凡爾頓專靠鋼骨，第一次歐戰中的凡爾頓早就衝破了。第二，據我們所知，齊格菲防線的深度平均是在四十公里左右，衝破深度四十公里左右的防線十二處似乎是有點難於想像。第三，防禦地帶中作戰雙方因攻守之勢不同而需要的人力對比最低限度亦當在攻方三——五比守方一，因此從人力的觀點上看，此項消息亦難於置信。根據以上三個理由，英法官方不予此項消息以證實是有道理的。

西線如此，東線則已大大不同。



五日來，德波戰事集中在迴廊北部和西里西亞南部（上西里西亞）。據三日路透電：德方報告德軍在北波蘭已進抵科爾姆，而南波蘭德軍亦已於四日進佔捷斯杜邱瓦；五日報告，北波蘭德軍正渡維斯杜拉河，南波蘭德軍已向克拉柯進發，如此項消息屬實，那麼今後德軍的進展當非最近五日中之可比了；根據過去的經驗，此後北路德軍的第一目標當在攻擊陶任的堡壘，如此步做到，那麼北波蘭德軍兩路進攻——一路由木拉瓦，一路由陶任，沿維斯杜拉河進攻華沙的初步計劃，便可完成，若再配合南方的前進部隊，那麼從純粹軍事觀點上說，波蘭的前途是不容充分樂觀的。自然，波軍的抵抗能力不容忽視；而且最近波軍還突破了東普魯士和西里西亞兩處的德軍防線，但是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以一師騎兵自東面突入東普魯士，是否妥當，實在是成問題。波蘭除一面堅守而外，現在已經應採用運動戰和游擊戰，但是在農民問題這樣嚴重的國家，這種進步的戰術是不是能充分的發揮，實在還成問題。

設若華沙陷落了？

這是當前的一個謎，這一個謎只有事件自身的發展才能解答。

其時，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五日英首相向德國人民的廣播，當中有一句是：「爲甚麼我們（英法）感覺到保衛一個東歐國家的必要呢，當我們自己的利益是在西歐？那是因爲在我們這

個國家中沒有一個人敢相信你們領袖的話」(五日倫敦路透電)。

據此，好像是如若西歐不被遷入當前的戰爭，還有不至發展為全面戰爭的可能。不是全面戰爭，問題又如何能解決？沒有人能知道，我們只能看到歷史海洋的這一邊，看不到那一邊。

(九月六日)

## 東線和西線

——華沙危急——

兩日來(自五日起)關於歐戰東線的發展有如下的幾個報告，值得注意：

五日巴黎路透電：哈瓦斯社華沙通訊員報告，華沙今晨不斷聽到砲聲。

六日華沙路透電：波蘭發表戰報，猛烈戰事正向普隆斯克及捷強諾夫二地轉移，普隆斯克(在華沙之東北)離華沙城郊只四十二英里，捷強諾夫離華沙五十八英里。波蘭軍隊正在華沙城之西南與優勢之敵人抵抗中。

六日倫敦路透電：德官方發表公報，德軍已進佔克拉柯，並未遇到抵抗；維斯杜拉河上之橋樑未遭損害。



六日華沙路透電：波政府已遷至華沙東南一百二十英里之魯勃林；國社黨軍隊由東普魯士向南壓下。

同日倫敦路透電：德方公報德軍已佔領全部上西里西亞，在迴廊俘虜波軍一〇・〇〇〇人。

七日巴黎路透電：波蘭發表公報，激烈戰事正在洛茲一帶猛烈進行但北路德軍無進展。

七日柏林路透電：官方發表，德軍已進至離華沙城三十英里。

綜合以上各項報告，七日來德波戰事的大概情形是：

(一) 南路德軍已於奪得甲布龍加關後，進佔克拉柯，捷斯杜邱瓦。

(二) 西路德軍自普萊斯勞出發，已進至洛茲一帶附近。

(三) 北路德軍已於完成迴廊北部之佔領，打通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之聯絡後，向陶任及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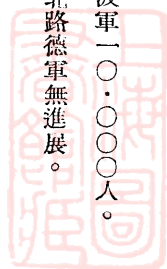
隆斯克一帶出發；而東普魯士一帶之德軍則由木拉瓦向捷強諾夫進壓。

在這三面逐步被壓之下，華沙已有為德軍包圍的危險，因此。

(四) 波蘭之遷都魯勃林是很自然的。

在未結束東戰線戰事的分析之前，我們要指出以下幾點。

第一，陶任和洛茲之陷落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只是時間問題，如該二地陷落，那麼波森方面波



軍被包圍的形勢即已完成；如若波蘭軍隊不從速從波森一帶撤退，甚而至於還要作冒險企圖，其後果將與迴廊北部之波軍一樣（一〇・〇〇〇人被俘）。

第二，波蘭政府不遷都於不勒斯特·立托夫斯克這一方面，而遷都於魯勃林，這一方面暗示了波蘭政府將向羅馬尼亞脫出的傾向，因此繼續抵抗亦即大大的成了問題；另一方面這一條路線潛藏着不可測的危險，因為杜克拉關口遲早將為德軍所奪取，普勒茲穆塞時時有受威脅的可能，從而這一條從魯勃林到羅馬尼亞捷爾諾維茲的幹線（經過普勒茲穆塞）亦時時可以為南路德軍所切斷。

以上兩點是關於將來的發展的，在目前，我們可以說的只是華沙已經危殆。

能解東線之圍的，只有西線的壓力，因此我們不得不來看一看西線。關於西線兩日來（五日起）值得注意的發展有以下幾條消息：

五日巴黎路透電：法方公報，在矛塞河萊茵河平行處之法德邊境，法軍已到處與德軍發生接觸。

六日倫敦路透電：據報德國西部戰線發生激烈砲戰。新聞報告矛塞河一帶有激烈之大砲戰，終夜不息；但德方官報仍謂西線平靜無事。

七日巴黎路透電：官方聲稱，法軍於用大隊坦克衝鋒之後，已突破沙爾魯克方面之防線，關於此項消息，柏林方面謂西線未發一彈。（六日柏林美聯社電）。

巴黎方面的報告，由五日接觸而六日砲戰而七日突破防線，看起來像是按部就班，有條不紊；但是柏林方面的報告，一則是置之不理，二則是平靜無事，三則是未發一彈——這兩方面報告的衝突實在是有一點可觀。現在我們也不必去說誰是誰非，憑常理去判斷，接觸是可以的，砲戰是可以的，用陸○○架坦克也是可以的，但是說如此一舉就衝破了深度四十公里的防線，實在是貽笑於大方之家。

總之，無論如何，事到眼前，英法憑西線的壓力解華沙之圍的可能性已經日漸減少，從而華沙的命運已經不能仰仗西線來救起，這是明白擺在眼前的一個趨勢。

二十五年前的冬天，正值歐戰方酣，那時候正是今天在爭奪中的洛茲方告陷落，事後有一位德國軍事理論家評論那一年的東線戰事道：

「一般的說，洛茲的戰鬥並未能獲得預期的效果，德國方面從西線調來維斯杜拉河上和維斯杜拉河一線以北的軍力的遲緩和不充分，使得俄軍還可以頑強抵抗和最後還能安全撤退。但是因此一戰，英法俄聯軍大規模突破德國東線的希望也就消逝了」（李伯尼茲中校，軍事科學，一九

三七，柏林）。

從這一點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來，當時的西線戰事是如何嚴重的影響着東線的戰事，而今天由於英蘇談判的失敗和德國西線守勢的戰略則已時勢全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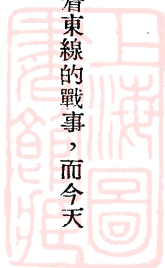
七日倫敦泰晤斯報評論波蘭戰事道：

「向地圖一瞥，即可以知道，任何保衛波蘭邊境的企圖是何等的愚蠢」（同日倫敦路透社）。

這種話是不正確的，第一、德波邊境的戰略形勢是相互有利，有不利的，波蘭突出迴廊是不利，但是德國突出上西里西亞同樣是不利；東普魯士可以和德國本部夾擊迴廊北部，可是同樣，波蘭可以從格勞特諾和但澤夾擊東普魯士；因此，今天波蘭的失敗不能從地形上去說明。除掉波蘭自己的軍隊和政治機構發生問題而外，能決定德波東線戰事的命運的厥為西線大規模的進攻，然而，不管是有意或者還是無意，德波戰爭開始了七天以來，西線還是相當的平靜無事。

如若泰晤斯報那句話是有意義的話，那應該改爲：

「向近三年來的歷史一瞥，即可以知道任何保衛波蘭的企圖，將是何等的愚蠢」。何以故？



今天維斯杜拉河的命運早就在歐洲其他的三條大河上決定了，第一條是西班牙的哀伯羅河，第二條是穿過奧國的多腦河，第三條是發源捷克的約伯河；而維斯杜拉河不過是這「三條大河之悲劇」的尾聲。

由於一九三六——三九的「哀伯羅河的悲劇」，法國憑空填出了一條潛在的第三條國境線，無論如何它不能集中全部精力到馬其諾。

由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和九月「多腦河和約伯河上的悲劇」，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前，德國如若發動戰爭不得不顧慮到的三線戰爭減少了一條。

這是事件發展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左右的形勢。到這時候，擺在西歐民主國家前面的只有一條路，澈底的和蘇聯合作，為德國造出兩條戰線，恢復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歐洲戰略形勢。所以四月三日勞易喬治說：

「沒有當時的帝俄，德國的軍隊說不定現在還駐紮在英國海峽的對岸。」四月四日泰晤士報）

四月十三日他又說：

「沒有蘇聯，我們要幫助波蘭，簡直是發狂」（四月十四日，同報）。

但是不幸，由於英蘇談判的失敗，這一最後的機會終於失去了。

今天歐洲的戰局是這三年來歷史悲劇的不可避免的結論，問題全不在地形。

(九月八日)

## 華沙和馬德里

八日華沙方面波軍司令自華沙廣播電台向波蘭軍隊發出如下的呼籲：

「士兵們，總司令信賴我們，他以保衛華沙的重責寄託在我們的身上。我將報告他，我們將完成這任務。在這裏，敵人必須被擋住。如若華沙陷落，我們將沒有一個人可以再活，因為我們必須流至最後一滴血，戰至最後一個人。轟炸的威脅走近了，如若無線電台是被破壞了，我的命令將在街上用佈告發表出來」（八日倫敦路透電）

這沉痛而堅決的聲音，驟聆之下，好像我們又聽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那自馬德里發出的同樣的呼聲了，不過，不同者，那時馬德里司令呼籲的對象是市民，而華沙所呼籲的對象僅僅乎是士兵，這大概是今天的華沙和三年前的馬德里基本不同之點。

據柏林方面報告，德軍已於八日下午五時十五分進入華沙，這或許還言之過早，但是華沙近



郊正在激戰，當已無問題。

在未估計波蘭的戰爭形勢以前，我們先一述兩日來（自七日起）的戰況。在最近兩天的發展中。除掉北路華沙告急而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南路德軍於進佔克拉柯之後，其前進部隊已克服他爾諾夫（八日），進抵波蘭新都魯勃林西南五〇英里的桑道米茲。這是威脅波軍主力非常危險的一着；如若德軍繼續東向普勒茲穆塞和蘭堡推進，我們真不解，波蘭的主力還有甚麼要地可以扼守。

北路波軍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木拉瓦和普拉茲勞威克的一線失守的這樣快，而為華沙北面唯一之屏障的波格河亦竟不聲不響的讓敵人渡過（九日倫敦路透電，戰事離市中心五英里的東北郊及西南郊進行）。

西路波軍自從洛茲陷落以後，本已無險可守，但是堅強的抵抗還是可以有的，但是由於這一方面的波軍失利，德軍可以從西南方面進迫華沙，如此很正確的避免了一九二〇年蘇聯軍隊進攻華沙時所犯的正面攻擊的錯誤。

很顯然的，波蘭軍隊這樣的撤退，不能算是戰略的撤退，而形勢弄到今天這樣必有其更深厚的歷史背景在。從九天來作戰經過的情形看，我們很顯明的可以看出波蘭方面兩種不同的戰略，

一種是騎兵突擊戰，另一種是近代防禦戰。前者表現在本月五日波軍騎兵一師突入東普魯士的一個插話上，而後者則表現在本月一日至七日但澤市外西原島（譯音爲威斯特普拉太）的英雄的防禦上。嚴格的說，在這九天的戰鬥當中只有死守西原島的一二〇——二〇〇名的波蘭士兵正確的了解了和運用了近代戰爭的本質和策略。如若我們詳細的分析一下西原島波蘭孤軍作戰的經過，我們可以在這當中發現近代防禦陣地戰一切的重要因素，以下是一幅比較逼真的圖畫：

「戰事爆發之初，西原島方面，只有七〇——一〇〇名波軍防守，堅據於近代防禦工事之後。機關槍網的設置，非常靈巧，防禦者攜有糧餉彈藥。德波戰爭的第一砲係向此地開出——九月一日早晨，德艦用其重砲整日向波軍轟擊，但波軍之機關槍火粉碎德軍一切衝鋒之企圖。二日德轟炸機二十二架向防禦工事投彈五十枚，但德方步兵直至今日（七日）始能衝進」（七日里加美聯社電）。

如若波軍能在每條戰線上採取這樣的戰術和戰略，我們敢斷言，不管德軍機械化和動力化部隊是何等的堅強，西線是怎樣的平靜無事，戰事絕不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華沙雖然是終將危急，但絕不能在今天即告危急。很顯然的西原島是德波戰爭中一個孤立的現象，在其他各線上波軍的戰略和戰術還有另外一套東西，這一套東西集中的表現在向東普魯士騎兵突擊的這一點上。



這種以攻爲守的思想是波軍參謀部一貫的思想，關於這一點，羅迷爾將軍描寫得非常清楚，他說：

『戰時開始之時，我們（波蘭）的戰略地位非常優勢，因此在最初我們就不得不追求速戰速決的理想。戰事開始的時候，我將在一個廣大的而無交通設備的地域之上作戰。我們的原則必須從拿破倫戰爭，歐戰第一期（尤其是東線）及蘇波之戰中吸取，我們的救星是在運動着的戰爭之中。』

這是一個非常好戰的攻勢戰略計劃，而這一種攻勢戰略思想是和波蘭的政略分不開的。什麼是波蘭的政略呢？這可以拿比爾蘇資基本人的幾句話來做代表，一九一四年二月，那時他還在巴黎，在一個集會上，他對他的同胞說過：

「波蘭的獨立問題只有當德國打败了俄國，而法國又打败了德國的時候，才能終極的被解決。因此我們必須幫助德國打俄國，幫助法國打德國。」

波蘭的政略建築在他這幾句話上。這是歐戰以後就形成了波蘭反蘇聯的基本外交政策的泉源。

在這一思想之下，它幫助德國強大起來。

在這一思想之下，它去年九月和德國瓜分了捷克。

在這一思想之下，它和羅馬尼亞締結了互助協定。

在這一思想之下，它直至上月二十二日還拒絕了蘇聯的軍事援助。

在這一思想之下，它很自然的疏忽了它的西線防禦工事，因為它做夢都未想到有一天它會和德軍單獨的打了起來。九月一日的砲聲一響，戰後二十年來自命為反蘇聯急先鋒的波蘭有如大夢之方覺：站在它前面的不是紅軍，而是希特拉的褐衫軍。今天波蘭在戰略上的措手不及，正是它二十年來所追求的政略的結果。

正如同政略規定了戰略的一樣，戰略規定着戰術，這首先是表現在兵種的分配上。波蘭正規軍平時為三十師，而騎兵則達五師，編為一師十二旅，這是歐洲國家中騎兵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有人說，這是因為波蘭的地形（多池沼，欠交通）和馬匹多（估計可以作為軍馬者四·〇〇〇·〇〇〇匹）的原故，這只是理由的一部份，最主要的理由還是那幫助德國打蘇聯的思想在作怪，好讓那些騎兵在烏克蘭平原上馳騁。騎兵這一兵種在其特性上，就是一種攻勢的和運動的兵種，在中世紀它曾為反動者之支柱，他和民主化的步兵毫無相同之處，波蘭這樣的看重這兵種，正表示着：不但是波蘭的戰略側重在攻勢，它在戰術上同樣是側重在攻勢，從這一點上所以我們



才說，這一次波蘭騎兵的突擊東普魯士是以集中的表現它的作戰方針。然而鋼鐵的現實來了：任何騎兵是敵不住近代的砲火的；在這兒，波蘭參謀部應該得到它所應得的結論。

今天，華沙危在旦夕，當今之計，波蘭方面唯一足以自救的方法是馬上放棄那種騎兵突擊的狂想，趕快的採取機動的退勢和守勢，利用那已有騎兵的有限制的能動性在全戰線上，展開機關槍網，建立砲火陣地；在這種情況下波蘭的地形還足以有助於遲延德軍的進逼。一言以蔽之，波蘭在武器上現在主要的救星在充分的利用近代武器——尤其是自動小型武器的防禦威力。

但是怎麼樣子才能充分利用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呢，波蘭受威脅的國境線是這樣的長，而現在的正規步兵亦絕不能超過六十師之上？

在這裏，無論從軍隊的數目上或者是從近代防禦陣地戰所需要的質素上說，波蘭目前既成的軍事規模顯然是不夠的；爲要做到這一步，波蘭必須廣大的武裝羣衆；雖然，從華沙總司令的廣播只對波蘭的士兵講話着，似乎波蘭政府現在還沒有這種覺悟。武裝羣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波蘭，人們首先就應該顧慮到在南波蘭特別嚴重存在的農民問題，在這一問題未予以相當解決以前，武裝羣衆只能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近代的防禦陣地戰和自發的游擊戰亦絕不能澈底的付之於實行。

波蘭政府現在大概已經覺悟到過去的政略和以這政略為基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了，但是將華沙變成了支持到九百九十六天的馬德里，中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截止書筆時止，我們所知道的是：

華沙不是馬德里。

(九月十日)

## 黃金時代的舊夢

——論日本的中立——

一個無所歸的憂愁的精魂，

獨自一人躺在潮濕的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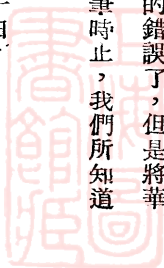
他想望過去那美好的時光：

那時候他沒有追悔的罪行，

那時候他沒有懷疑的張望，

那時候他不知道勞而無穫，

啊，



還有許多，他簡直無力回想！

——里昂孟託夫——

本月三日英法向德宣戰，歐洲戰爭展開了初步的規模，這一巨大的事件不可避免的在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引起了深刻的波動，在這當中，遠東自亦不能避免。

如所週知，本月四日阿部首相即公開宣佈日本中立，並謂將集中全力於「中國事件」之解決。五日即將此項中立聲明通知英法德波義美六國。六日上海日方發言人要求英法德波四國撤退中國駐兵。七日漢口方面日軍有性質相同之要求，同日英外次在下議院報告英政府已接到日政府願守中立及將集中全力解決「中國事件」之聲明，英外次並表示願意繼續英日談判，解決英日間一切懸案。

歐戰發生後，事情發展的大概情形是如此。在這一個的變動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件，一是日本的中立，二是英日的關係；關於後一點，現在我們先置之不論，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日本中立的問題。

一般的說，當全世界在本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凝聽着英首相在倫敦廣播電台宣佈對德開戰的時候，只有日本聽到了這消息是得意的獰笑了，因為他們可以中立，站在中立的後面的是那黃金時代的舊夢。

這是有歷史的背景的，第一次的歐戰（一九一四——一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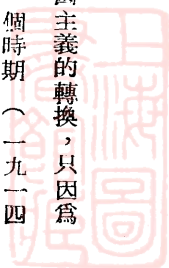
從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史看，第一次歐戰爲日本完成了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轉換，只因爲有着它，日本資本主義才能造出它今天這龐大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機構；這一個時期（一九一四

——二〇年），在日本資本家的字典上叫做黃金時代，通俗的說就是發歐戰財的時代。

在未有分析第二次的黃金時代是不是可能的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先迴顧一下第一次的黃金時代是如何出現，又如何消逝的，因爲離開日本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足跡，這一個問題是不能解答的。

第一次的歐戰對於日本資本家的確是一個黃金時代。理由是很簡單，因爲歐戰，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自遠東市場撤退了，於是日本取而代之。在這一時期中，日本的輕工業，特別是紡織業，獲得了空前的進展；日本工業生產價值總額增加到七倍半；化學工業的生產額增加到五倍；造船業的生產額增加到十倍；它的國際貿易增加四倍，在這期中，日本的對外貿易第一次顯示了出超。然而這是資本家的黃金時代，在這期間，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紅利分配是很平常的，造船業部門的紅利甚至於達到百分之六百以上；日本資本家念念不忘這一個黃金時代不是偶然的。

在本質上，日本資本主義在這一時期中完成了兩大任務：一、確立了日本的化學工業，二、



完成了日本工業原動力的電力化——由於這兩個過程的完成，日本資本主義終極的踏上了帝國主義的階段。

這歐戰及戰後的六年（一九一四——二〇年）實在是日本資本發展史上的一個十六世紀，可惜的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十六世紀只有六年。這也就是說明了爲甚麼日本資本主義比之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更快的爆發了它的矛盾。歐戰告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又回到了遠東市場，日本資本主義的十六世紀消逝了。一九二〇年，日本爆發了戰後恐慌，生產額一落千丈，歐戰中如雨後春筍起來的中小工場又一個一個好像是風掃殘葉一樣的沒落了。

一九二〇——二九年，這九年是日本資本主義最苦痛的幾個年頭，不管在全世界，這還是一個戰後繁榮的年代。在這期中，日本內部進行着兩個互爲表裏的巨大的社會過程，一方面是社會不安的急激化，一方面是社會資本高速度的集中。關於前一點，有一九二五年頒佈的治安維持法足爲此中之見證，這形成了日本政體法西斯化的槓桿；在這幾年中，到過日本去的歐洲人都得有一種大致相同的觀感，以爲日本的社會革命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延長下去。關於後一點，在日本資本家的字典裏，叫做產業合理化，事實上所謂產業合理化不過是叫日本脆弱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加不合理而已。

一九二九年，隨着世界經濟的一般恐慌，日本資本主義體系終於發展到不能維持的階段。只有六年黃金時代的日本資本主義怎麼樣呢？那黃金時代是永不再來了。從一九二九年起，日本資本主義以兩個槓桿又維持下去：第一個槓桿是以廉價工資為基礎的傾銷政策，日本人稱之曰勞賃傾銷。一九三一年以後，這種傾銷政策又和貨幣膨漲政策連結在一起，由於這第一個槓桿中的這兩大支柱的支持，日本的商品又勉強的維持了它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第二個槓桿是畸形的發展軍事工業，維持了所謂國內軍需景氣。

如此爆發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這從以上一路來的發展着，是非常自然的：從社會的觀點看，這是轉移國內的不安；從經濟的觀點看，這是該資本主義體系完成了帝國主義階段後必然的後果。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資本主義生產的重心逐漸的從以生產消費資料為中心的平時工業向以生產戰爭——毀滅資料為中心的平時工業推移。在生產對華侵略的戰爭資料的這一基礎之上，日本資本主義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這六年中，維持了它的平衡。

日本資本家化了的軍閥和軍閥化了的資本家們原初在發動七七事件的當時，以為三月之內即可以結束對華戰事，將中國的市場完全收為己有，如此一舉而解決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不意：這一計劃，未能實現，於是在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現在的這兩年有奇的戰爭中，日本



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發生了日本資本家們所未想像到的變化。這一過程，在它的基本之點上，可以歸納爲以下的幾點：

(一) 原初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們以爲日本固有的和已經經濟準備好了的軍事工業的機構已足以抵當這一次修華戰爭的需要；不意，師久無功，於是軍事的需要，亦即隨之而增長；爲滿足這需要，日本的平時工業機構開始了向戰時工業轉變，從日本社會資本的總生產力來說，這嚴重的減削了它的輸出能力：戰爭開始前一月，日本的輸出總額爲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至本年八月止，戰爭開始後日本平均的每月輸出額爲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而且還要注意的，是這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日元的戰後每月輸出額中，有一半是向它的佔領地和殖民地的所謂「日元集團」的強售，這和正常的貿易大大的不同。

(二) 以上一項是一個總的說明，這種對外（日元集團以外）輸出的限制性事實上是表現在日本資本主義再生產系統的每一根關鍵上：

一、軍事工業的生產工具的不充份，因此比較大規模的平時工業的工場改爲軍用工業的工場了。

二、軍事工業用的原料不足，因此平時產業的原料，不得不施行分配制，於是平時工業的擴

大再生產幾乎變成不可能。

三、軍事工業吸收了大批熟練的勞動工人，而前線的戰爭機構每日又消耗了成千的人數；於是，一般的，勞働力不得不感覺缺乏（這並不妨礙另一方面失業者的增加）。

簡單的說，日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毀滅（戰爭），原是為獲得市場，但是因為這一戰爭的無法結束，它自己所生產的毀滅又毀滅了它的生產。戰爭對於資本家個人自然是一項生產，因為它生產紅利；但是對於整個社會却是一宗毀滅，因為它將那些生產消費資料的生產機構轉變為生產毀滅資料的生產機構去了。

在這一意義上，當日本的對華侵略戰爭一天尚未結束以前，它是無法在廣大的規模上去實現它第二個黃金時代的。我們說，在廣大的規模上，因為在某些方面，歐戰和日本的中立，的確是可以為它解除多少困難，這將是事實，用不着否認。

對於我們，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轉變，我們必須深切的認識，在我們一天未能大規模的反攻以前，敵人就可以利用這時機，逐步實現它的黃金之夢。在這裏，我們必須打破一個最沒有上進的概念：所謂不降即勝論，這是非常危險的一種想法；相反，我們在今天必須認識，沒有進步，我們即不能澈底的堅持，更無從大規模反攻；而今天我們敵人的黃金之夢，只有我們的反攻才能

粉碎它。

## 論東線戰爭

「在目前，東線仍舊是主要的戰場。德國想在它爲防禦英法進攻，移師西線以前，在一個戰場上獲得決定的勝利。這個願望之所以至今未能實現，主要的是由於波蘭人民堅決的意志，他們拒絕在德國的軍事力量之前，尤其是在它巨大的空軍威脅之前低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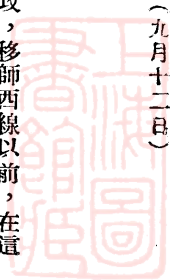
——張伯倫十三日在英議會報告

三日來（本報論波蘭戰局的最後一文追蹤戰事至十日，故自十日起），歐洲的東線戰事又起了非常深刻的變化；在表面上看好像是華沙並未陷落，各路戰事都已逐漸趨於停頓，事實上，這是不然的，一切都在追尋着近代戰爭的法則在發展，一切都未出我們的所料。

在我們八日的評論裏，我們曾經指出：

「陶任和洛茲的陷落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八日），只是時間問題，如該二地陷落，那麼波森方面波軍被包圍的形勢即已完成；如若波軍不從速從波森一帶撤退，甚至至於還要作冒險企圖，其後果將與迴廊北部之波軍一樣（一〇・〇〇〇人被俘）。

（九月十二日）



波政府不遷都於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即普比愛沼地，亦稱明斯克沼地一帶），而遷都於魯勃林，……這一路線潛藏着不可測的危險，因為杜克拉關遲早將為德軍所奪取，普勒茲繆塞時時有受威脅的可能，從而這一條從魯勃林到羅馬尼亞捷爾諾維茲的幹線（經過普勒茲繆塞）亦時時可以為南路德軍所切斷。」

又二日，南路德軍又攻克他爾諾夫和桑道米茲，我們又指出：

「這是威脅波軍主力非常危險的一着，如若德軍繼續向普勒茲繆塞和蘭堡（波語為勒伏夫）推進，我們真不解波軍的主力還有甚麼要地可以扼守」（本報十日社論）。

以上我們指出的這三點，已經完全為近三日來戰局的發展所證實：第一、波政府發現了魯勃林的確不足以久守，現已開始向東北之明斯克沼地遷移；第二、波蘭方面認識了南路德軍的進展的確是威脅波軍主力最危險的一着；第三、波森方面的波軍的確是遭遇了德軍的部份包圍，波軍在這一方面的撤兵戰形成了開戰以來最帶血的一役。

現在，在我們未進一步估計波蘭戰局的前途以前，我們不可不先分析一下最近三天來的東線戰事；因為只有正確的了解了過去，方能近於客觀的估計未來。

八日，柏林方面宣稱德軍已於同日下午八時十五分攻入華沙，這是不正確的，據後來（十

日)羅馬方面的報告，德軍並未攻入華沙，只有由東普魯士方面進攻華沙的德軍裝甲部隊的一部份衝到了華沙的東北城郊，但是不久又撤退了；爲甚麼撤退呢？理由很簡單，西北路的德軍還未能和北路德軍採取平行的步驟；如若這一步做不到，即便假定北路德軍的步兵可以趕得上裝甲部隊，亦不能開始攻城，這是很顯然的。

九日，柏林方面又宣稱德軍即將入城，但是結果亦未能入城。爲什麼呢？從這一天的戰報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一天，圍攻華沙東北路，西路和西南路的德國三方面軍的裝甲部隊的確是已到了華沙的城郊；但是正因爲它是裝甲部隊，而步兵主力尚未趕到，同時另一方面遠在三路後方的主力還未能鞏固它們自己的主要陣地和側翼，大規模的攻城戰是不能展開的。

十日，德軍的西南路的裝甲部隊一度的自西南面攻入華沙，但是這一天的戰鬥充份的證明了裝甲部隊是不能代替步兵部隊乃至動力化的步兵部隊來作主力戰鬥的，所以不久，西南路衝入華沙的部隊也撤退了，同日柏林方面承認，因爲等待主力軍的達到，所以入城的裝甲部隊不得不先行撤退。十日以後，接近華沙四郊的德軍裝甲部隊，或作部份的和短距離的撤退，或採取守勢，如此圍攻華沙的戰事消沉了下來。

十日起戰事中心很顯然的已經向另外一個方向轉移；這第一是轉移到華沙西面和洛茲之間，

十日洛茲陷落。爲甚麼德軍要將這一階段的主力戰鬥轉移到這一方面來呢？這有兩個理由，從圍攻華沙說，這是鞏固德軍西南路的後方；從消滅波蘭的抵抗能力說，這是殲滅波森方面波軍主力最好的一個機會。據各方面的報告，這一方面波蘭軍隊被包圍的地區約莫爲一自北至南長一二〇英里寬九〇英里的一個地帶，受包圍威脅的波軍在五——六師之間。波軍主要的企圖是在突破洛茲（十二日洛茲有爲波軍再收復之說），而德軍在這裏則是言如其實的重演一套廿五年前的坦能堡；如若坦能堡的勝利是由於當時俄軍輕率的前進的話，那麼，波森——洛茲之戰的優勢，主要的是由於波軍的指揮不統一和一方面軍輕率的不肯後退。在某種環境下，輕率的前進是有害的；在某種環境下，輕率的不肯後退，同樣是有害的。坦能堡和目前的洛茲——波森之戰，充分的證明了這兩點。西路戰事，直至目前（十三日）尙未告一段落；據美聯社戰地記者報告，波軍在這方面的死傷已達七〇〇〇人。

在西路戰事正在激烈進行之中，德軍開始了它那以消滅波軍主力爲其目標的戰略的鉗式運動戰，若以華沙爲中心，這兩條鉗：一路是東北向的運動，一路是西南向的運動；前者是集中在那萊夫和波格河之間，後者則是集中在桑河和波格河之間；如若這兩路的運動戰能達到它的預期的目的，那麼逐漸向維斯杜拉河東岸轉移的維斯杜拉河和波格河之間（約莫成一四方形）的波軍主

力便有成爲三面受敵，而最後只能向明斯克沼地——蘇聯這一方面突圍，這一個戰略的鉗式運動之可怕，千萬倍於華沙之失守。華沙失守了，波蘭至多不過是打了一個敗仗，而這一個運動完成，波蘭的主力將受到致命的威脅。

關於東北向的一鉗：十一日，那萊夫河上的洛查區發生激戰；十二日；十三日，德軍據云已渡過橫穿那萊夫河波格河的華沙至比萊斯多克的幹線；現在，這一方面的戰況尙在不明中。

關於西南向的一鉗：十一日桑河方面發生激戰；十二日左右，普勒茲穆塞左近發生激戰；十三日柏林公佈，此方面德軍前進部隊已經抵達蘭堡（勒伏夫）附近，此訊消息尙待證實；若此訊屬實，那麼，自從本月二日德軍進佔甲布龍加關以來，我們即不斷提示着的危懼（三日我們曾經指出：「這（甲布龍加關的陷落）是兩日來德軍最大的勝利，其影響之嚴重，絕對不容輕視」——（本報三日社論）真的要在我們眼前實現了。

五日來東線戰事的發展大概如此。在這當中我們看得很清楚，德軍的戰略是相當的改變了，從以攻略華沙爲主的中央突破到以消滅波蘭主力爲目的的鉗式運動。爲什麼有這轉變？

這有兩個可能，但是互不矛盾的解釋。

第一個是政治的：八日德軍前進部隊抵達華沙的東北郊，同日晚柏林方面即發出華沙陷落的

消息，九日戈林將軍發表那華沙陷落後，即可言和的演詞，這自然是對於倫敦和巴黎的一種探試。他們怎樣回答呢？正是在九日，英國戰時內閣宣佈三年作戰方針；十一日艾敦重申此意；十二日英法舉行最高軍事會議，聲明消滅國社黨方可言和；十三日張伯倫在議會作同樣報告——是不是德國方面看到華沙陷落已不能言和而決心採取以消滅波蘭主力為目的的鉗式運動呢？

第二個解釋是軍事的；如我們以上之所述，裝甲部隊是不能夠擔當主力戰鬥的，因此德軍即為進攻華沙起見，亦不得不暫時從華沙方面撤退；據我們想，這大概是十日德軍撤退最主要的原由。在這裏，我們碰到了一個戰爭理論中最有意義的現象：裝甲（坦克，包含動力化）部隊決定一切的理論的破產。推廣起來說，也就是從新武器發展來說明速戰論乃至閃電戰爭論的破產。

在這一點上，十日華沙的坦克戰爭又一度的證明了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馬德里之前的坦克戰爭的教訓，這在戰爭理論的發展史上將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件。

然而這並不是說，德國速戰速決的企圖已經無由實現，波蘭從此可以從事於長期抵抗了。不是的，從波蘭方面看，戰局絲毫不許樂觀，第一個理由是我們上面分析過的圍繞着洛茲的戰事的發展，第二個理由是那比華沙陷落更可怕的鉗式運動的展開。

在目前，波蘭要做到長期抵抗，必須先獲得以下幾個先決條件：



(一) 在戰略上，應該恢復一九一四年帝俄的戰略：在維斯杜拉河以西採取機動的守勢和退勢，而將主力逐漸的渡過維斯杜拉河以東；集中全力保衛南路普勒茲繆塞和蘭堡的一線，在北路保衛那萊夫和波格河的三角地帶，如此制止那鉗式運動的完成。

(二) 在戰術上，展開廣大的以機關槍網為重心的疏落的散兵戰；在這裏，波蘭軍隊的素質發生了基本的問題，一個半法西斯國家的軍隊時常只能在密集形態之下作戰，而這正好去饋另一個更強大的法西斯軍隊的砲火。為完成這一任務——澈底的完成這一任務：波蘭第一，在軍事上，應該避免集中；第二、在政治上，要高度的民主化，第三、在社會上，應該相當的解放農民。

(三) 西線要發動廣大而猛烈的攻勢。

不如此，波蘭是不是能談長期抵抗的。問題歸結到：波蘭能民主化嗎？德國的西線能被突破嗎？

(九月十四日)

## 阿部內閣的新政綱

東京十三日外電：阿部內閣之政綱，十二日經閣議正式決定，十三日午前由阿部進宮上奏天

皇，現業已發表。新內閣以處理『中國事變』爲第一之政綱，計共五條，其原文如下：

(一) 根本政策：日本政府政策之樞軸，在處理『中國事變』。國際情勢之發展，複雜微妙，日本政府，對外堅持『自主獨往』之立場；對內以充實軍備，增強國力，向強化日『滿』結合，樹立日華新關係邁進爲其基調。

(二) 處理中國事變：關於處理中國事變不動之方針，早已決定。日本對最近將來將樹立之中國『新中央政府』，決予以積極援助；決與『新政府』協力，作適正妥當之處置，努力於『中國事變』之完全解決。

(三) 擴充綜合經濟力：鑒於最近之國際情勢，爲使國防資財能自給自足，當厲行擴充生產力計劃；同時，爲適應『新事態』，當強化及完成對外貿易機構——以上擴充生產力及其他經濟政策，日本率以『日『滿』華一體』，樹立綜合計劃，以期圓滑進行。

(四) 完成及強化國家總動員下之國內體制：政府決定迎速完成國家總動員，尤欲積極樹立指導實施動員之組織，完成物資動員，徹底統制物價，調整勞動力之求供。

(五) 政府機構之改革與刷新：關於國內之一切行政，政府必力求取得國民之密切協力；政府各機關互相充分連絡協調，使事務得循序前進。

如所週知，正如同阿部內閣的產生一樣，這一個政綱是適應着國際上的兩件大事而產生的：

第一是上月二十三日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第二是本月三日歐戰的爆發。由於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和隨之而起的德義日反共同盟在實質上的解體，日本改變了它過去對英法的態度，由反英而表面上的親英。由於歐戰的爆發，日本聲明了中立，所謂中立有二解：一是政治上的中立，在這一點上，無論它對英法的態度在表面上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在本質上，它的企圖是一貫的——排斥歐美在遠東的勢力，因為歐戰爆發，它更可以自信能運用自如；還有是經濟的，在這一點上，它的基本目的在發歐戰財，一如二十五年前之當時。

在這樣客觀的國際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出阿部這一次的所謂新政綱，只有前三條在表面上可以說是有點意義，那就是：（一）所謂『獨立自往』的外交政策，（二）公開聲明援助建立偽中央政權，（三）加強輸出貿易。

現在我們對於這三點，稍稍加以進一步的分析：

（一）『獨立自往』的真面目：『獨立自往』的外交政策的根據在以下一個事實，即，由於歐洲戰爭的爆發，英法無暇顧慮遠東，而美國隨着戰事的發展亦將逐漸以歐洲事件為重，從而日本以為正如同在上一次大戰中，它『自往』的向我提出二十一條的一樣，這一次它又可以來一次

『獨立自往』了。這種企圖，在目前的國際關係上能不能實現呢？不能。何以故？這一次的歐戰和二十五年前的歐戰，在陣容上是完全不同了。在這裏，我們第一不得不指出是這一次歐戰中一個強大的以援助被侵略者爲其外交政策的中立的蘇聯的存在，這和當時參戰的俄帝國主義無絲毫相同之處。第二是由於英法的直接接在戰爭漩渦之中，美國和日本的矛盾，無論在政治上或是在經濟上不單是無法解除，而且往後只有加深；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爲什麼上一次歐戰告終，美國在一九二二年的華府會議之中，那樣堅持反對日本當時『獨立自往』的成果——那二十一條？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由於東京談判的發展，事情已經發展到這一尖端，即日本單純的壓迫英法已不能解決它的困難，於是它決定了『獨立自往』。

(二) 建立僞中央政權。正如上一次歐戰中，日本『獨立自往』的外交政策抓住了一個袁世凱的一樣，這一次它的『獨立自往』抓住了一個汪逆精衛。但是，是不是如此就可以解決了『中國事件』了呢？要解答這一個問題，在歷史上，首先我們不得不回顧一下袁世凱的下場；第二，不得不顧及到的是中國人民求解放的意志和抗戰到底的力量，在這一點上，今天的中國和二十五年前的中國有着天淵之別；第三，汪逆精衛以及現在和將來一切和他類似的一羣，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是怎樣一個卑賤的東西。實在說，他比袁世凱不如遠勝。

單從以上兩點的分析看，我們可以放心向我的敵人說：好吧，你自往去吧，當心你前面的路！

(三) 加強輸出貿易：然而問題一談到經濟的一面，好像我們的敵人是大有把握了，因此在這兒我們不得不加以比較詳盡的分析。關於這一個問題上的基本把握，上一次，我們曾經說過：「爲滿足軍事的需要，日本的平時工業機構開始向戰時工業轉變，從日本社會資本的總生產力來說，這嚴重的減削了它的輸出能力。這種對外輸出的限制性表現在日本資本主義再生產體系的每一根關鍵上：

一、軍事工業的生產工具的不充份，因此比較大規模的工場改爲軍用工業的工場了。

二、軍事工業的原料不足，因此平時產業的原料，不得不施行分配制，於是平時工業的擴大再生產幾乎變成不可能。

三、軍事工業吸收了大批熟練的勞動工人，而前線戰事已每日消耗了成千的人力；於是，一般的勞動力不得不感覺缺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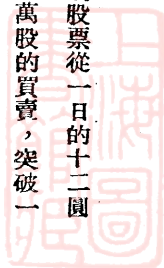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認爲，當日本的對華侵略戰爭一天尚未結束以前，它是無法在廣大的規模上實現它的第二個黃金時代的」(本報十二日社論)。

這些看起來，好像是十分抽象的話，有根據嗎？有的。

三日英法對德宣戰，四日東京交易所呈現了空前的盛況，『新東』長期股票從一日的十二圓跳躍到二日的二十圓，四日更飛漲到四十圓；四日東京股票共成交一百六十萬股的買賣，突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最高記錄。黃金時代又到來了！真的嗎？還有問題。六日東京朝日新聞用着資本家的語言，將我們上引的一段分析完全搬了出來，它說：

『爲要處理「事變」，急速的處理「事變」，還有許多重要的資財不得不仰仗於輸入。如若戰爭爆發以後，不得不求自給自足的話；這最初不得不表現爲平時物資和必需品的節約。事變以來即以獲得外匯和軍需品爲目的的輸出貿易，當然乘此可以好轉，但是在這裏又不得不碰到原料品輸入的困難。在目前有輸出工業品的能力的只有美國和日本，從這兒自然可以爲物動的補助找到一條出路，但是日美間出動的先後和活動的消長又不能不在考慮之中。而且即便假定景氣來了，前線百萬士兵得不到景氣的享受，而收入少的士兵遺族却要受物價騰貴的影響，第一次歐戰當時，曾經發生過同類的問題，現在不能不早爲之計。

因爲處理「事變」，政府方面已經從限制紅利，限制增資，一直控制到經理和紅潤的統制了；只要這種種限制政策還存在的時候，即便有少許好影響，亦不能任其突破這種限制。如若不



顧及這些，而漫然的期待着好況的到來，其結果唯有引起反動而已。只有等這些限制政策的必要性改變了（意即結束對華侵略戰爭），然後才能全部享受「大戰景氣」的好果」（同日東京朝日新聞意譯）。

很顯然的，中國的抗戰堅持一天，那麼，那些好像是蛇蝎一樣爬在日本經濟機構上的限制政策是無法取消的從而大戰景氣亦無由真正到來，於是黃金時代的舊夢朦朧了；如若我們更由堅持而反攻，那麼，我們可以想像，那舊夢不但是朦朧，而且簡直要消逝。

（九月十五日）

## 西綫戰事與近代戰爭

因為直至目前，東線還是歐戰主要戰場的原故，數日來，我們差不多完全忽略了西線的戰事，事實上，西線戰事已經起了相當的變化。

如所週知，西線戰事開始於本月五日，至今已有十日，在未分析西部戰線的展開以前，我們應該先批評的追述一下這十日來的發展。

首先，自然，我們不得不指出西線的作戰條件是和東線完全不同，如若東線戰事是在一個近於十九世紀的作戰條件下進行着的話；那麼，西線戰事則完全是近代的，無論從作戰的地理和地

質條件上說，或者是從作戰雙方的武裝和人數的對比上說。在這一點上，今天的東西線的不同和二十五年前東西線的不同，毫無差異之處。在這裏，我們知道東西線第一個不同之點是德法邊境雙方的防禦工事的大小——齊格菲和馬其諾防線，這是和東線的維斯杜拉河不可同日而語的。第二個不同之點是德法邊境線的長度，在這一點上，它亦遠不能和東線相比。在武裝和人數上，不管東線還牽制着德軍六十師乃至七十師的兵力，而法國方面亦於最近獲得了英軍的援助，但是因為戰線的短，和德方完全採取守勢的原故，在這兩點（武裝和人數）上，德國和英法仍舊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五日戰事開始，據悉戰爭是在馬其諾防線北部——摩塞爾河和薩爾河平行處進行，法軍進攻目標在德國之薩爾省，其首都為薩爾布魯根。這一天巴黎方面發表戰報，只是單純的說前線已有接觸。同日紐約路透電謂法軍突破齊格菲防線云云者，不值識者一笑。

六日法方發表官報，略謂摩塞爾河前線砲戰激烈；這是比較可信的，因為在西線的作戰條件之下，沒有成熟的砲火是不能前進一步的，而這種砲火準備往往要延長到幾天以上。

七日巴黎官方報告：法軍已於用大隊坦克衝鋒之後，突破薩爾沙爾布魯根防線。

八日巴黎方面發表官報，謂摩塞爾前線只有前進部隊的行動，這可能是部份的佔據了六七兩



日砲火肅清了以後的前哨地帶。

九日巴黎官報，法軍已進佔福爾巴赫鎮以東的瓦倫特樹林之大部；這是可信的，何以故？只要我們打開地圖，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段樹林地域是薩爾省和法國接壤的東南面上唯一突出的一塊地方，法軍可以從左右兩方面去夾擊它，此其一；第二，正是因爲是一塊突出地帶，德軍在這方面的前哨防禦工事必不嚴密；第三，根據歐戰的經驗，近代防禦陣地戰的勝利大部份是限於雙方互相割去其對手的突出陣地。據我們想，這是開戰以來，法軍最大的勝利。

十日，德軍爲防止法軍的繼續前進，在德法邊境最西部接近盧森堡的西爾克鎮，發動反攻。德軍於攻克該鎮後，隨即又爲法軍所逐出。這是開戰以來德法二軍正面接觸的第一次。

十一日巴黎發表官報，十日入夜全綫靜寂，這大概是西爾克村爭奪戰後的靜寂。十一日巴黎方面報告謂薩爾布魯根以東十二英里地方法軍獲得實質的進展；但論者不察，竟有將此十二英里改爲法軍前進十二英里者。

十二日巴黎方面傳出法軍已進佔薩爾布魯根以東十四英里之茨維布魯根。這很顯然是根據十一日法官方所謂薩爾布魯根以東十二英里地方獲得實質進展的一消息製造出來的。這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的。這從地形上看，已經十分清楚：在薩爾布魯根未攻下以前，法軍縱即突入茨維布

魯根，該地亦將如德方瓦倫特樹林一樣，絕不能守。

十三日巴黎方面報告，法軍已進至離薩爾布魯根鎮三英里的地方，這是可信的，因為薩爾布魯根鎮只離法國邊境三英里多一點，三英里至四英里之間。

十四日薩爾布魯根以前的山地續有砲戰。這是必然的，因為薩爾布魯根是德軍在薩爾省前哨陣地中數一數二的要地，因此，德軍在這裏的前哨防禦工事是可以想像的相當堅強，雖然德軍的齊格非防線還遠在它的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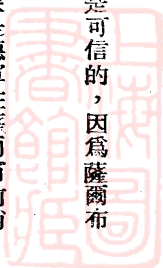
法軍為打開僵局又在西爾克以北一帶發動進攻，據云十四日下午法軍已進佔德軍境內之波爾村，這是可能的，因為波爾村的籬笆的外面就是法國。

十五日北京報告證實法軍進佔西爾克鎮北部之波爾村。從這兒我們又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近代防禦戰中最有效的進攻是反攻，二十五年前如此，今日亦復如此。

十六日巴黎報告，衆信薩爾布魯根危在旦夕，這種報告，在未獲得該地前線詳細戰報以前，是不能斷定的，雖然他的可信性已經比茨維布魯根的陷落大得多。因此，關於這一點，我們暫時還要等待報告。

爭民主的浪潮

綜合十日來的戰事，西線戰爭的發展實在是驚人的缺少可以記載的東西，勉強的敘述一下，



我們只能指出如下的幾點：

- (一) 九日法軍進佔福爾巴赫以東的瓦倫森林突出地帶之大部。
- (二) 十日德軍進攻西爾克鎮，法軍隨即反攻。
- (三) 十四日法軍進佔西爾克鎮以北的波爾村。

而這些進展又皆不是用十幾公里（一〇〇〇公尺）來測量，而是用幾公里，甚至幾百公尺來測量的；法德雙方皆是如此。現在我們要問，爲什麼這樣？

在這裏，我們必須回憶起上一次歐戰中關於西線防禦陣地戰的教訓。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一月，英軍在西線比利時戰段發動了六次大進攻，大戰四月，死傷四〇〇・〇〇〇人，所得的戰術勝利僅僅乎是在長約十三英里的戰綫上，前進約九英里。同年十一月二十日，英軍初次大批的利用坦克（共三七八架，大部爲中坦克，九十噸以下）在堪不萊地方又發動了一次大進攻，死傷雖小於前六次的一〇〇倍——四・〇〇〇人，但是其戰果亦不過約略相同而已。今天，自然坦克和裝甲部隊的發展，是大大的改變了近代陣地戰的面目，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坦克防禦砲的發展直有超坦克自身的發展而上的趨勢，尤其是中坦克和重坦克更無由發揮他的速度武器的效能。因此，不管坦克的發展，我們仍舊可以拿死傷四〇〇・〇〇〇人前進九英里的一九一七年六大戰役



作爲估計近代陣地戰的標準，從這個標準看來，那些所謂前進十二英里，突破防線十二處的報告是何等的可笑！

二十五年前的歐戰已經確切的證明了西線的戰術勝利不能轉變爲戰略勝利，今天的西綫更加證實了這一點。如此，我們看到希特拉在東綫的戰略勝利已經很難轉變爲決定的勝利，即取得決定勝利亦很難轉變爲最後勝利；而東線則是戰術的勝利本身成爲問題，更談不到轉變戰術勝利爲戰略勝利。因此即從戰爭本身的發展說，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結束戰爭的不能是戰爭。

不是戰爭，又是什麼呢？

（九月十八日）

## 蘇聯進兵波蘭

十七日倫敦路透電：「莫斯科廣播電台今日宣佈，蘇聯軍隊已越過波蘭邊境；十六日至十七日夜，蘇聯政府遞交一牒文於駐蘇波大使格羅伊波斯基，內稱爲確保其自身之利益，及保護波蘭東部之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少數民族起見，蘇聯政府業已命令紅軍越過蘇波邊境」；據德國某通訊社所發表之莫斯科訊稱，紅軍於十七日晨六時，開入波蘭；蘇聯致波蘭之牒文中稱：「紅軍現正由此自波羅資克，南至卡曼尼資。波多爾斯基之全綫同時向波境推進」北種舉措，與蘇聯對於此

次歐戰維持之中立態度並無影響；從蘇方之觀點看，以前締結之蘇波條約，皆已失效，因波蘭現已不復存在也。」

又據十七日莫斯科路透電：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十六日晚向全國廣播稱：波蘭現幾已被全毀滅，其政府業已破產，其工業及文化中心皆已爲人奪取；此等情況對於蘇聯實構成一危險，因此等無政府狀態及此等無政府狀態對於東部波蘭之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少數民族亦構成一危險，故蘇聯政府命令紅軍開至波蘭，以保護此等少數民族。

其致波蘭之牒文大意謂：「德波戰爭已將波蘭及其政府之腐敗情形暴露無遺，戰爭開始方不過十日，波蘭即已全部失去其產業及文化之中心；作爲首都之華沙已不復存在，波蘭政府已四分五裂，無絲毫有生命之象徵——因此蘇波間之一切條約皆已無效，蘇聯政府願意採取一切步驟，將波蘭人民從一戰爭中解放出來，而予以和平生活之機會，此一戰爭係波蘭人民之不智的領導者所引起者」（十七日莫斯科路透電）。

這是十六日夜至十七日晨六時的事情。

促成這事情直接發生的原因是波蘭政府在十五日和十六日的逃亡，亦即蘇聯政府致波蘭牒文中的所謂解體。在這一點上，以下兩個電報是值得注意的，如若談法理的話：

(一) 波蘭政府人員自十六日晨起開始逃入羅馬尼亞，平民數千亦隨之逃入安全地帶（十七日羅馬尼亞京城路透電）。

(二) 波總統莫錫基於十六日下午抵達羅馬尼亞，波羅國境業已關閉（十七日羅京路透電）

關於這一件事所發生的可能的影響，十七日十八日值得我們注意的有以下幾件事，一、十六日蘇政府致牒英法德義日五國，再度聲明中立，二、十七日蘇聯政府聲明尊重羅馬尼亞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同日土耳其外長訪蘇，加強土蘇關係；三、十八日蘇聯政府致牒德意，伊蘭，我國，日本，英國，法國，阿富汗，美國，土耳其，芬蘭，拉特維亞，保加利亞，丹麥，愛沙尼亞，瑞典，希臘，比利時，羅馬尼亞，立陶宛，挪威，匈牙利等二十四國，聲明中立。現在雖然英法政府的態度還不得而知，但是據巴黎方面的報告，好像英法政府亦絕難將此事視為蘇聯參加德方作戰之舉動，這尤其是從柏林方面同樣感到惶惑的一點看，更可以明瞭。因此歐戰並不將因此而擴大其範圍是可以暫時斷定的。

以上我們約略的敘述了一下這件事情發生前前後後的表面情形；現在我們要進一步的探求它的原因，爲什麼？

十四日蘇聯真理報分析德及戰局，一指出波蘭失敗的三大原因，一、德軍技術裝備的優秀，

二、英法切實援助的缺乏；三、波蘭政治機構的解體」（大意：同日莫斯科路透電）。這在大體上是正確的。

戰事自開始以來，我們即可以不斷的發現東線戰事和西線戰事的差異，這雖然從軍事技術理由中解釋許多（請參看十八日本報專論），但是很顯然的這不能完全拿軍事技術的理由來解釋；尤其是當我們想到陸軍以外英法和德國雙方的軍事活動的時候。這如何去解釋呢？五日英首相張伯倫對德國民衆廣播說：

「你們要問爲甚麼我們要去保護一個和我們利益無關的東歐國家呢？這是因爲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相信你們領袖的話」（五日倫敦路透電）。將這句話想下去，我們即可以看出：由於東西線這樣不平衡的發展，在客觀上，『希特拉向東』的形勢不可避免是這一戰爭的最初的後果，不管你願意它，不願意它。在這一點，當前的歷史和戰後二十年的國際在本質上有着密切的關聯；不能了解這一點，便不能從更廣大的世界史的觀點去理解當前蘇聯進兵波蘭的這一舉。

第二，由於德國技術裝備的優秀和波蘭軍戰略和戰術上的錯誤（請參看十四日本報專論），十四日以後，德軍的進展獲得一種使人驚訝的程度：十五日左右德軍開始渡過維斯杜拉河和波格河。爲什麼使人驚訝呢？從軍事地理上說，這是斯拉夫民族集團西路唯一可守的自然屏障，歐戰

中的舊俄軍隊曾經一開始就放棄了維斯杜拉河以西的地域，波格河的下流正是烏克蘭的出黑海之心臟，——尼古拉也夫。

第三，雖然如此，從蘇聯的觀點看，它總是希望國社黨的馬蹄不踏過波格河東岸的，然而使它失望的是波政府初而遷都於那絕不能守的魯勃林，繼而則於十六日晨出奔羅馬尼亞。

讓這種情勢繼續發展下去，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不管人們是有意還是無意，西線戰事變化莫測，而東綫則却是在客觀上已造成了一種形勢：希特拉的馬蹄已經停在那萊夫河和波格河的岸上，誰能擠保他，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不一轉眼之間，北路向杜那河出發，南路向奧達沙（烏克蘭海口）和基哀甫前進呢？

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波蘭的少數民族問題和圍繞着少數民族問題的一九一八——二〇年的三年的歷史，因為蘇聯所提出來的進兵的根據是保護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少數民族。

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瞭的是：如若波蘭不遭受目前這樣巨大的變化，蘇聯是沒有理由提出少數民族問題來作行動的根據的，二十年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然而今天的形勢則是顯然不同，從而我們不得不從更廣大的觀點上，稍稍分析一下波蘭少數民族的問題。

第一，我們必須指出，若從純粹民族學的觀點看，波蘭若以多數民族爲其出發點，那麼他今



天的東部邊境不能在普里比愛沼地（今日之國境）的一綫，而是應該在斯摩倫斯克及查克夫這斜斜的一綫上，換言之即從莫斯科西面斜向東南，與黑海作一平行之弧形，內中包括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全部；若以波蘭民族爲單位，那麼它的東部國境只能在波格河沿岸，然而很顯然的波蘭今天的東部國境不是民族，語言的乃至經濟的國境，而相反，它却是一九一八年至二〇年反蘇聯戰爭的產物，當時的烏克蘭問題在本質上就是現身在丹尼金這一位國際幽靈上的問題，而白俄羅斯少數民族的問題則是另一位國際幽靈——猶頓尼茲的問題，而這兩位英雄的靈魂都不是什麼民族，而是國際資本，這是明明白白的寫在上述三年的蘇波戰爭史上的。

一九一九年，這兩位英雄的靈魂又轉移到塞孜斯基和比爾蘇茨基這兩位將軍的身上，中間幾經波折，這兩位將軍經於在一九二〇年八月至九月，在國際靈魂的保佑之下獲得了勝利。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的里加協定是這一國際勝利的產品。這規定了現在的蘇波國境。

現在的波蘭東部國境有什麼特點呢？關於這一點，德國的尼特爾邁爾上校說：

「波蘭人爲的國境構成，指示着它想統治波羅的海和黑海間一切領域（包括東北歐三國，白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企圖，它那不自然的維爾那走廊（東北突出）和維斯杜拉走廊（西北突出即波蘭走廊）以及特尼愛泊弧（東南突出）表示這一點」（柏林，軍事科學

一九三七年)。事實上，這種地形構成都是無所謂的，正如同少數民族的問題之爲無所謂的一樣，如若圍繞着這些問題沒有國際陰謀，而波蘭又是一個堅強自主的國家的話；但是這兩者都不是。

第一：在去年慕尼黑會議當時，波蘭國境的東南突出會因爲烏克蘭問題獲得非常嚴重的國際意義；在今年的英蘇談判中，波蘭國境東北突出，又因爲波羅的海諸國保證的問題，同樣獲得非常嚴重的國際意義；從而尼特爾邁爾那句話也就令人深思。

第二：因爲波蘭政府的逃亡和德軍之踏過波格河，很顯然的以上這些地形問題和少數民族的問題便頓然的帶上了實際政治的意義。

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德國封建貴族的騎兵曾經從波格河及杜丹河深入過當時的帝俄，這一齣把戲，今天自然不能讓它重演。

(九月十九日)

## 從一個悲劇到一個悲劇

——歐戰後的日本工業——

本月七日東京朝日新聞經濟欄裏刊載了如下的一段報告：

「因為歐戰的爆發，大家都預期着日本商品必然有一次向海外市場的飛躍的進展，東京市目前正企圖着復活那些為軍需景氣所壓抑着的平時產業，希望市民儘可能的復興家內工業，以資貿易振興。東京市為發動全市的家內工業運動，現正舉行大規模的調查，同時另一方面，因為海外輸出而成為燃眉之急的東京灣開港問題，亦正力圖其實現。」

最近因為大陸經營的進展，東京商品的海外輸出，曾經呈現着非常的活躍，但是歐洲的戰火更加給予東京市內外的貿易業者以異常的衝動，日來各種關於輸出貿易的調查，不斷的向東京市經濟局到來，又如山崩水潰。

東京貿易協會作為樹立對策之基礎的調查對象將為南洋，印度，中南美，中央亞細亞，東部阿非利加等地的第三國貿易狀態；工業界對於這一從「興亞景氣」到「大戰景氣」的轉變懷抱非常熱烈的憧憬。

東京市長賴母木氏關於東京開港問題，說道：「比之於事變以來受着軍需景氣的潤澤之賜的新市區的工場地帶，那以平時工業為中心的舊市區，實在非常沉滯。為克服這一現象，只有將東京商品不斷的向海外輸出；為此，東京市正舉行綜合調查，準備劃出相當預算來復興家內工業；首先東京市民每一個人必須有參加家內工業戰綫的覺悟」（大意，同日朝日新聞）。

從這一段新聞當中，我們可以看出那黃金舊夢不但是在平時工業資本家的頭腦裏迴旋；就是那自中日戰爭開始以來即在悲劇中渡送生涯的東京市舊市區的小市民和工人也在追求着那二十五年前的舊夢，從他們（小市民和工人）的觀點看，這是很自然的，因為那悲劇的生涯壓迫他們太久了。

以上這一點已經令我們發生興趣；然而更有興味的是這一個現象的經濟的一面，即，日本的廉價輸出是和日本產業機構中家內工業的基層建築離不開的這一點，所謂「勞賃傾銷」，以國內殖民地以下的工資，來維持世界市場的傾銷價格；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奧秘，現在我們又看到這一神奇的現象在我們眼前出現了。

從最近日本各方面得來的報告看，似乎這一憧憬正支配着日本的整個社會，因此我們感覺到重新將這一個問題提出來分析的必要；歐戰後的日本工業究竟有甚麼前途？

自然，這一個問題是和歐戰後日本的整個經濟情勢分不開的，因此在未有分析這一問題之前，我們不得不概觀一下戰後日本經濟中幾個最現實的問題。

我們知道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年來繁榮的基礎：除掉上述家內工業——「勞賃傾銷」的一點而外，其另一秘密在通貨膨脹。利用國內外市場價格的偏差來維持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即，因通

貨澎漲而起的國外市場價格，運用外匯管理制度，人爲的壓到國內市場的價格以下。直至歐戰爆發以前，日本始終是在維持着這一跛行的發展，據日本官方統計，至本年七月底的過去十二月中，日本商品的國外市場價格增加了百分之十一，而國內市場價格則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實不止此數），這在表面上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若較之於一年前的發展，則是，很顯然的國外市場價格已經相對的增加得很多了。爲甚麼？因爲日本的存金日漸枯竭了。這是戰爭爆發前，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危機；由於國外市場價格的增加，日本商品將在世界市場失去競爭能力。

在這一點上，歐戰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一顆救星，因爲世界市場的商品價格（不論是軍需商品或是平時商品）提高了，因此日本商品的競爭能力又可以恢復了。

然而只是在這一點上，歐戰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救星；因爲很顯然的，日本不但是要輸出商品，而且要輸入原料，如若輸出商品的價格增加了的話，輸入原料的價格也隨之而增加了。這兩者能不能相抵呢？

要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分析得具體一點：第一：不可不注意的是日本的輸入原料大部份是軍用原料，而這一原料市場的價格增加不可避免是比其他商品市場的價格要高。因爲戰爭；第二，不可不注意的是戰爭爆發後，金鎊首先跌價百分之十四，日本的金元是拿金鎊做基礎

的，從而計算起來，就等於日金跌價百分之十六，這百分之十六的跌落額首先就不得不向非金鎊集團，但是供給日本原料至百分之六十五的國家付出，單從這一點，日本每月就非增加外匯支出至六·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不可，上述第一項軍需原料價格的增加還不計算在內。從這兩點最現實的估計看，我們很難想像日本輸出貿易的增加可以填補這筆虧空。

以上是一段是世界市場價格因戰爭而發生的變動對於日本經濟的影響；其結果與其說是正數，無寧說是負數。現在我們從這一個一般的論述，進而分析日本的輸出工業。

目前能成爲問題的日本輸出工業只有輕工業部門——消費資料生產部門；這當中又分爲食料工業和衣料工業；衣料工業之中，因爲日本農業經營的特殊情形，又分爲棉織業和絹織業；這是日本平時工業的三大支柱，而在這三大支柱之中最能典型的代表日本資本主義特殊機構的，厥爲紡織工業，因此我們現在就拿出這一部門作爲我們分析的對象。

此次歐戰甫發，日本的紡織業和其他平時工業一樣，發生了強烈的反響，這首先是表現在鐘紡股票的暴騰上。這一部門是不是有着人們所想像的前途呢？第一次歐戰當時，五年之間，日本紡織業的輸出增加了八倍，荷領東印度增加一百三十倍，印度十七倍，海峽殖民地增加十三倍，中國增加六倍，今天又是歐戰了，是不是它還有着這樣的前途呢？

是的，今天又是歐戰了，但是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已不可復識，改變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都改變了。下面我們列舉出這些改變，也就是說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在這一次歐戰中所不能跳越的限制。

(一) 第一我們不可不明瞭，上一次歐戰當時，東方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日本一國，而其他國家則大部份還是深沉的落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經濟狀況之下，這實在是上次日本黃金時代最深厚的背景。當時的印度連粗製紡織品都在輸入，今天怎麼樣呢？我們就拿印度來做例，今天的印度，它的粗紡不但能自給，而且向馬來和錫蘭一帶輸出。即南美諸國在戰後也先後的在國內完成了紡織業的建立，例如阿根廷就是一例。這一輕工業的普遍發展，實是戰後太平洋經濟發展上的一個最深刻的過程，日本現在能輸出的大部份只限於精紡，而絕非粗紡；此次歐戰延長，能得到戰爭景氣之實惠的將不是日本，而是太平洋諸國家、諸殖民地自身；日本所能輸出的即在將來，亦不能超過部份的精製紡織品。換句話說，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容量縮小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前途黯淡了。

(二) 不可不注意的是日本紡織業本身的發展。上次歐戰，五年之間，日本的紡錘從二百八十萬錘增加到三百八十萬錘（一九一九）；今天怎麼樣呢？本年六月，日本所有錘數已達到一千

一百萬鎊，而這些鎊數大部份是在減產，半工等限制之下，勉強維持下去的。換句話說，日本資本主義已經衰老了，將來充其量是生產到現有生產力的限度而已，生產工具的再擴張是不可能的，第一，因為無此必需，第二因為供給軍需工業之故，日本政府禁止製造鐵製品。換句話說，日本資本主義本身已經達到飽和狀態，它的前途黯淡了。

(三) 即便是利用紡織業的生產力到最大限度，同樣是碰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一，無由獲得充足的外匯購買原料，大部份由輸出貿易得到的外匯是用到購買軍事原料上去了；二，即有充足的外匯，原料亦甚難於獲得，例如對於目前的紡織業，因為精紡之故，它的原料不得不從埃及來，而埃及棉，第一要供給英國軍用，第二即有剩餘，因交通阻塞之故，亦難於運到日本，第三即運到日本亦非先供給軍用不可——在這三重限制之下，日本紡織工業是否能獲得充分原料實在是一個大大的問題。

在這三大限制之下，日本紡織業的前途是十分的黯淡了。這象徵着日本資本主義本身。

日本紡織業的發展史是和戰爭分不開的，它的第一期以日清之戰為開始，第二期以日俄之戰為過渡，第三期以世界大戰為終結；在過去，好像是沒有戰爭，日本的紡織業就無由發展；因此在這一次中日戰爭開始的當時，日本的紡織界又夢想着黃金時代，它的股票又曾呈現過一度的活



躍（一九三七，十二月），但是兩年來，黃金舊夢結果是一齣悲劇，東京市的舊市區變得荒涼了；今天歐戰又爆發了，黃金時代的好夢又出現了，但是誰又能擔保它的命運不是從一個悲劇到一個悲劇呢？

戰爭已經救不起日本資本主義的沒落。

（九月廿一日）

## 戰略的觀望和政略的觀望

——歐戰新階段——

由於東線戰事在實際上的結束和希特拉和平建議的提出，歐洲戰爭已經踏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我們先看一看東線是怎樣崩潰的。

十三日以後的東線戰事（本報分析截至十三日止，見本報十四日專論），從戰事的全盤發展上看，已經起了非常嚴重的變化：德軍開始渡過維斯杜拉河，在北路；在南路開始渡過了桑河。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日之間，德軍裝甲部隊即已完成肅清維斯杜拉河——桑河和波格河之間的波軍的主力抵抗，這四日來的戰事發展大概如下：

十三日：北路德軍渡過維斯杜拉河，繞至華沙東面，衝破華沙和舍特采之間的聯絡，南路德軍渡過桑河，進抵普勒茲穆塞和勒伏夫之間的桑波爾和沙瓦羅夫一帶。

十四日：北路德軍佔領華沙和舍特采之間的加魯新；中路在桑道米茲以北的安諾波爾的地方渡河；南路則已進至普勒茲穆塞和勒伏夫一線以北的拉瓦·羅斯加和安瑪消夫一帶。在這一天中，維斯杜拉河的中部為德軍渡過以及勒伏夫和魯勃林之間的交通為德軍割斷——這兩點的發展是值得注意的，由於此一舉，維斯杜拉河和波格河之間的波軍已為德軍截成數段，從而以這一地帶為主力抵抗根據地的可能性也就減少了。

十五日：北路德軍進佔加魯新和魯克夫的一線；中路德軍抵達魯勃林附近，該區戰事激烈；南路德軍向勒伏夫推進。

十六日：是日夜，北路德軍已經佔據那萊河上的比萊斯多克；中路德軍佔據波格河上的布勒斯特·立特夫斯克；南路德軍進抵勒伏夫近郊，勒伏夫的攻城戰開始。

如此，四日之間，德軍裝甲部隊已經掃蕩了維斯杜拉河和波格河之間的這一地帶，而先後達到了波格河彼岸。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發展。如若波政府還有決心的話，它還可以渡過波格河，改絃更張，再

圖發展；但是波政府顯然是沒有這樣的決心，十六日晨，和德軍要求華沙投降同時，波政府重要人員已經逃入羅馬尼亞境內。

德軍到達波格河和波政府逃亡是蘇聯進兵的一道信號，十七日晨紅軍自蘇波邊境各據點向波蘭東部推進。十八日蘇軍北路抵達維爾那，中路抵達布勒斯特·立特夫斯克，南路向勒伏夫推進；它沿路並未遇到抵抗，這一方面表示波軍主力根本不在波格河以東，另一方面表示，蘇聯的進兵在本質上是和德軍的侵略完全不同的。

十八日以後，德波戰事已經無任何足以敘述的發展，在這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日德軍向勒伏夫以南一帶的油田和波羅邊境的特羅浩比其地方的推進，因為這一方面暗示着德國對於波蘭油田的垂涎已久；而另一方面因為這一發展將來還纏連着蘇德的劃界問題，裏邊包含着嚴重的政治意義。

如此，在本質上，波蘭戰局至十八日前後已經告一段落；軍事行動終結，政治陰謀抬頭，十九日希特拉在但澤市發表演詞；在未有分析這一演詞之前，我們先來從軍事的觀點上衡量一下，東線爲什麼崩潰得這樣快，我們可以從這當中得出些什麼樣的教訓。

二十一日德軍大本營發表公報，波蘭戰事已經結束，現在波軍抵抗中心尚只有三地：華沙，

洛茲、魯勃林。如若我們以二十一日爲德波戰事的最後一天的話，那麼我們很顯然的可以將整個戰事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爲從一日至七日，第二階段從八日至十一日，第三階段從十二日至十六日，第四階段從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這四個階段之中，第一階段和第四階段在軍事上是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而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華沙第一次的攻城戰和維斯杜拉河——桑河——波格河三角地帶的掃蕩。

第一，我們不得不指出的德軍的勝利在這二十一天之中差不多可以全部歸之於裝甲部隊的勝利。這一勝利的行程，本來當它發展到第二階段——華沙初次攻城戰的時候，已經有中途夭折的危險，然而德軍很快的學會了這一危險階段中的教訓，馬上改變了它的戰略：從戰術的攻取華沙到戰略的掃蕩上述三角地帶，展開那有名的鉗式運動，即採用了戰術的守勢和戰略的攻勢。

第二，德軍相當敏捷的應用了裝甲部隊應有的作戰方式，所謂戰略攻勢，和戰術守勢：在西波蘭，洛茲尙未攻下，它的裝甲部隊已經繞道到華沙；在南波蘭，普勒茲穆塞尙未攻下，它的裝甲部隊已經到了桑波爾，而且在這裏，我們可以說它是有計劃的不攻普勒茲穆塞，因爲如若它不了解這一點，它將遇到華沙之前一樣的慘敗；同樣，它不攻勒伏夫，而先攻下了拉瓦·羅斯加。這種樣子的戰略攻勢本來是萬分危險的，但是波軍的戰略方便了它。

這種形式的戰略攻勢，一七九五年拿破倫的軍隊曾經在北義大利運用過，然而當時拿破倫所依賴的是他的革命性的士兵，而今天希特拉所依賴的則是他的裝甲部隊，這是一個革命戰爭和反動戰爭的不同之點。

第三，波蘭的戰略正好採取了一個相反的方向，它在應該分散的地方，不能分散；應該集中的地方，不能集中；在戰術上，波蘭的軍隊不能退，於是就形成了它在戰略上的不能守。戰事甫發之初，它的大部份軍隊即集中到波森及廼廊一帶，等到南路告緊，它的主力還未從上述二地撤回，這是第一階段中最大的錯誤。第二階段，德軍遭逢慘敗，這本是全戰局的轉機，然而波軍接着即又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以戰術的守勢，代替了戰略的守勢——將大軍集中到華沙和魯勃林二地，準備來一套所謂背城借一；如此到了第三階段，華沙和魯勃林還可以固守，但是四週的戰略要地已盡爲人所有，這兩地已成爲大海中之孤島。

自然波蘭的抵抗能力還沒有完全消滅，但是如若波軍還不能從這二十一天的慘敗中吸取其應得的教訓，那麼，它最後的出路是不容樂觀的；例如，我們就不解像目前的華沙還有什麼守的必要？爲什麼不分散？

以上是關於東綫之崩潰的，現在我們從軍事過渡的政治。

十九日的希特拉演詞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兩點，第一，他說：「德國和蘇聯將永不因西歐民主國家之故而發動戰爭」。這是怎麼來的？這不是因為蘇德締結了不侵犯協定，而是因為蘇聯四百萬的大軍已經集中到波格河上。第二，他說，他希望民主國家能够重新考慮和戰問題，這自然是一種最卑劣的陰謀，但是這句話，連一點意義和作用都沒有嗎？未必。

二十日英首相張伯倫在議會中做了一個正面的回答，他再度的聲明英政府作戰到底的決心。但是在戰爭中，語言是代替不了砲的，英法將來的軍事行動如何？關於這一點，英首相道：

「我們將不採取任何爲我們的軍事人員所不取的行動，我們和他們有着密切的接觸和互相信任的信心。我們不採取冒險行動，這種冒險行動有很少的成功希望，傷害我們的資源，弛緩我們的最後勝利之到來。冒險只有引到潰滅之路——這是軍事史的一課教訓。」

英國最優秀的戰略家，以爲「防禦是最好的進攻」的這一思想，我們是知道的，但是問題在冒險和主動難道沒有分別嗎？在這一點上，英政府反對派最有爲的領袖辛克萊君的話就十分值得我們注意了，他說：

「英國之所不應爲者厥爲跟住事件跑，讓別人採取主動，而這種主動，如若我們是要獲得勝利的話，我們是必須抓住的」（以上所引俱見二十日倫敦路透電）。

總之，無論如何，英法在軍事上現在無問題的是在採取一種所謂「戰略的觀望」的政策（二十一日巴黎路透電）。這當中唯一的危險是西綫的主動落到希特拉的手裏，不過這可能性目前還看不出來。

其時，如若說英法策略完全是一種「戰略的觀望」，也不盡然。我們說這當中還含有一種『政略的觀望』，請看以下一段報告：

「二十日倫敦路透電：倫敦消息靈通方面正注視蘇聯對於希氏演詞之反響，以及蘇德在波蘭的劃界問題何時解決。德方輿論界因蘇聯之總動員及紅軍進抵羅馬尼亞，割斷德國至巴爾幹的後門而感覺不安。希特拉現在最低限度在表面上已經放棄了他的對於烏克蘭的野心了，但是他能放棄那絕對必需的向東南的突進嗎？」

是的，希特拉已經暫不向東了，但是他能放棄向東南的突進嗎？東南歐和蘇聯不是同樣有着關聯嗎？因此，政略的觀望。（九月廿二日）

## 東南歐的新動向

由於最近三大事件的發生——一、蘇聯和德國在波蘭的劃界問題的確定，二、羅馬尼亞首相

加林奈斯科的被刺（二十一日），三、蘇土商訂互助協定，東南歐的形勢大大的改變了，這一改變指示了今後歐戰發展的大概可能的趨向，因此它值得我們嚴密的注意。

形成這一改變之原動力的自然最初是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但是更其重要而現實的是波蘭蘇德劃界問題的確定；關於這一點，最後一次的官方報告如下：

二十二日莫斯科路透電：德蘇聯合官報聲明，雙方已同意如下一綫為波蘭蘇德二軍之劃界綫：即北沿比沙河至其與那萊夫河之合流處，沿那萊夫河至其與波格河之合流處，沿波格河至其與維斯杜拉河合流處沿維斯杜拉河至其與桑河之合流處，再沿桑河至其發源處（在此一綫之東歸蘇聯，在此一綫之西歸德國——引用者加）。（同日電）

根據這一界綫的劃分，這一變動最顯明的後果有二：一，因為勒伏夫左近一帶的東加里西亞割歸蘇聯之故，由德國本部直接通往巴爾幹的後門是關閉了，而相反的在羅馬尼亞這一方面，它多出了一段和蘇聯接壤的國境；二，因為匈牙利在去年九月割去了捷克東部的羅塞尼亞，而與波蘭直接接壤之故，現在它和蘇聯接壤了。

這是東南歐的北端的改變。

握着東南歐南端之鍵鑰的無問題的是土耳其。本來當今年春天（五月十二日）英土宣佈締結



友好協定的時候，土耳其參加此項協定的前提是蘇聯必需在和平陣綫之內，其後不管英土的借款和法國的交還亞力山大里他，締訂土法友好協定等一聯的變故，土耳其的態度始終未有改變過，從這兒，我們很可以明瞭八月下旬英蘇談判的失敗和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對於土耳其將是發生怎樣一種深刻的影響。德波戰事既起，接着就又是蘇聯進兵波蘭和蘇德劃界問題的確定，於是土耳其為適應東南歐的新形勢，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二十二日土外長沙拉育魯之訪問蘇京，準備和蘇聯進一步的由不侵犯協定而繫結互助協定，是很自然的。

土耳其在一九二〇年革命當時，幾幾乎為當時同盟國所瓜分，所以革命以後它就採取了一種單純的聯蘇政策，這種權衡利害的外交政策自然是大大的有助於土耳其的復興。革命以後，土耳其的國防政策需要它顧及到三面，第一是黑海，第二是巴爾幹，第三是地中海；在德義軸心未有發動他們侵略的進軍以前（以一九三五年之阿比西尼亞為實在的起點），它在巴爾幹和地中海亦不感覺到怎樣嚴重的威脅。一九三五年以後，土耳其才感覺從這兩方面來的壓力，英土和法土友好協定醞釀的根據是在這裏。但是土耳其並未見新忘故，它知道得很清楚，土耳其最基本的利益是在黑海的安全，所以它在未加入和平陣綫之前，必須鄭重聲明，它的參加以蘇聯的同盟為前提，東地中海沒有蘇聯同樣是靠不住的。

於是由於英蘇談判的失敗和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它就不能不再度放慮一下，對於土耳其是黑海重要，還是東地中海重要？土耳其的答案是前者，這是正確的。因此它和蘇聯要進一步的商訂互助協定；如若蘇聯對於這一次的歐戰是保守中立的話，那麼，若蘇土互助協定成立，土耳其將不可避免的要跟住保守中立，而如若在這種環境下，任何交戰國家敢於侵犯土耳其的領土（包含那為英法援助羅馬尼亞的唯一的過道的韃靼海峽），那麼它就不能不顧及到和蘇聯的戰爭，這是東南歐的南端。

總括東南歐這南北兩端的變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東南歐比較穩定化了。

然而這穩定化只是比較而已，因為我們還不得不顧及到這兩端之間的連鎖國家。第一是匈牙利，第二是南斯拉夫，第三是保加利亞，第四是羅馬尼亞，第五是希臘。

大家都知道德國的目光第一是集中在羅馬尼亞，因為那兒的油田；這是正確的，但是在這一點上，匈牙利有什麼重要呢？第一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瞭，即便是蘇聯不進兵波蘭，或者是說波羅邊境不劃給蘇聯，德國仍舊是不能從這一點直搗羅馬尼亞，這理由大部份是軍事上的波羅邊境是喀爾巴阡山極東部，這一山地自來是易守難攻；上一次歐戰，德國的進兵不是從這一路來，當時著名的七堡之役是從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這一方面發動的。今天，形勢依然未變。我們可以說當德

國還未從匈牙利得到軍隊通過權以前，它是不能執行它的進攻羅馬尼亞的計劃的。因此當前整個東南歐的問題集中在匈牙利。現在匈牙利已經和蘇聯接壤了，它的態度怎麼樣？據二十二日中央社羅馬電，匈政府已經準備與蘇聯恢復邦交，這不能不算是一步前進；這可能是東南歐一個新的安定的契機。

第二，德國爲圍攻羅馬尼亞，不但是要獲得匈牙利的擁護，而且在某些方面，必須瓦解南斯拉夫，我們說「瓦解」，因爲軸心國家在這裏最方便的是將北部的克羅河蒂亞和南部的塞爾維亞分了開來，民族問題在這兒是最好的把柄。南斯拉夫怎麼樣呢？據二十日倫敦路透電，現在已經有些人是在談論蘇南不侵犯協定的可能性了；但是據我們想，這樣一個在內政上和社會經濟上沒有辦法的國家是不是肯與蘇聯締結不侵犯協定，而另一方面蘇聯是不是肯與它締結這一協定，這都是問題；雖然當蘇聯已成爲東南歐之唯一安定勢力的今天，這可能性是充分的存在着。

第三，我們要討論到保加利亞，這一個國家雖然自來是親德，而且是挾有修正國境的要求，它的態度始終是要看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來決定的。

第四，羅馬尼亞。關於它，蘇聯在進兵波蘭的時候會向它保證蘇聯尊重它的中立，由於最近（二十一日）加林奈斯科之被刺，似乎羅馬尼亞亦在不惜以任何手段維持它的中立。但是羅馬尼

亞今天必須明瞭，在目前能援助和維持他的中立的只有蘇聯和土耳其，尤其是因爲最近蘇德劃界的確定，它的東北和北部國境已經完全和蘇聯接壤，這一轉變是不容忽視的；因此今天的羅馬尼亞必須把握着這轉變，得出從這轉變中應得的結論，才能有辦法。

第五，希臘。在這裏唯一值得注意的發展是義大利自阿希邊境的撤兵，這可能是響應希特拉暫時放下東南歐這一策動的一步，不過，這一點在全盤的發展上，是不關重要的。

如此，我們鳥瞰了整個東南歐，我們可以看出：蘇聯的進兵波蘭不但是未將東南歐的情勢惡化，而且是由於東南歐南北兩端的穩定，使它在體上更加安定化的可能性加高了。

這一個結論在目前有甚麼意義呢？

在德義全盤的作戰計劃上，本來是有兩個最大的可能：德國是歐洲大陸的中央國家，它可以向西，亦可以向東（包括東南）；義大利是地中海的中央國家，它可以向西地中海，亦可以向東地中海，這兩者發動的方向必須合節；現在我們看到，在目前這一階段上，由於蘇德不侵犯協定的成立，和德波戰爭的如此結束，德國似乎已經不得不暫時放棄了東路和東南路的攻略，從而不可避免的它的發動機是要向西滾去。如若目前西綫還是沉寂的話，那是因爲這當中還包含有外交

陰謀。（九月廿四日）

## 莫索里尼與歐戰

二十三日義相莫索里尼在波隆尼亞向法西斯黨首領發表演說，略謂：

「歐洲在實際上尚無戰爭。如若大家能了解維持甚或再建一種與歷史及民族自然發展相違背的現狀是徒勞而無功，那麼，真正的衝突尚可避免」（二十三日羅馬路透電）。

莫氏附稱，義大利政策不變，九月一日以來，義大利即宣佈不採取主動的戰爭步驟，若此項政策需要變改時，他將號召義大利人民聽取他的決定。

無疑問的莫氏的這一演詞暗示着，歐戰發展的新階段的即將到來。

二十四日莫索里尼的喉舌蓋達氏在義大利之聲報上解釋着莫氏的演詞道：

「這是對於義大利人民和交戰國的一個要求，要求交戰國停下來，勿使星星之火，變成燎原，一個潛存的衝突，變成普遍的歐戰。莫索里尼警告民主國家彼等已在此普遍歐戰之邊上；但戰爭係因保證波蘭而起，但波蘭現已不存在，且將永不存在」（二十四日羅馬路透電）。

從蓋達氏這一篇政論的摘要中，我們可以看莫氏演詞的作用，這又如巴黎方面之所評論：「義大利維持中立，爲的是使戰爭局部化。這自然是德國之所願。我們知道地方化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一個大國可以在一些愛好和平的大國的眼前，毀滅一個孤立無援的小國」（二十四日巴黎路透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莫索里尼在他的二十三日演詞中暗示了民主國家不應對蘇聯進兵波蘭而不向蘇聯宣戰（二十五日倫敦路透電）從這一點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現在莫索里尼已經開始在義大利的國民面前準備他發動的戰爭工作。他在演詞中最後一段暗示義大利將採取「歷史的決定」，不是偶然的。

二十五日蓋達氏又在義大利之聲報上發表狂論，說：「如若這一個機會錯過，那麼中歐即將發生巨大的風潮」（二十五日羅馬路透電）。

中歐即將發生巨大的風潮？

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上一大次即指出過：「在德義全盤的作戰計劃上有兩個最大的可能：德國是歐洲大陸的中央國家，它可以向西歐發動，亦可以向東歐（東南歐）發動；義大利是地中海的中央國家，它可以向西地中海發動，亦可以向東地中海發動，重要的是這兩者的發動方向必須是「若合符節」（二十四日本報社論）。

這是研究軸心國家作戰戰略所必需了解的前提。對於義大利，無疑問的，決定的一擊是在西

地中海；然而過去，義大利這一個願望始終未能實現，因為這兩個軸心國家的戰略動向的不同；德國在過去總是計劃着在西方未有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以前，必先獲得東南歐多腦河流域的經濟基礎，自然當時絕未想到最後五分鐘的蘇德不侵犯協定（八月二十三日）和德波戰爭既起之後的蘇聯進兵（九月十七日）。但是由於以上這兩大事件的發生，德國的戰略似乎已經放棄了那向西進攻的前奏曲的東南歐的攻路了；我們想一想，這對於德國有什麼好處呢？羅馬尼亞的煤油嗎？羅馬尼亞的油井早在德軍未有侵入以前即將被破壞了；而且從整個局勢的發展看，希特拉在羅馬尼亞的一步前進、必然的跟着就是蘇聯幾百萬大兵的跟來，羅馬尼亞的拜沙拉比亞同是屬於蘇聯的；因此，這對於希特拉有什麼好處呢？這是東南歐的一個新形勢，我們已經粗粗的分析過（二十四日本報社論）。這一個新形勢的發展，在本質上是有助於德義的平行戰略的。義大利對於這一新形勢的展開不但是沒有表示憤怒的必要，而且無寧是應該感覺到滿足，因為多腦河也是它的勢力範圍，義大利之依賴於羅馬尼亞的煤油殆有過之於德國。

在這一新形勢之下，義大利有什麼舉動呢？

關於本月十四日義大利自阿爾巴尼亞和希臘交界地方撤兵的一事件，我們已經論列過；現在關於這一方面的動向，更有如下的一段報告，值得我們注意：

「廿四日伊斯坦波路透電：關於義大利撤退其多的堪尼斯島上多餘駐兵的一報告，此項報告雖未證實，但已在土京方面發生一良好之印象。自從義希同意自阿爾巴尼亞邊境撤兵以後，一般皆認為義大利之此舉足以表示莫索里尼已開始其懷柔東地中海巴爾幹諸國之步驟」（廿四日同社電）。

綜合這兩個報告，我們得到一個印象：好像是爲着響應德國的歐洲大陸的西攻東守，義大利已經在地中海準備着與此平行的戰略了：地中海的西攻東守。

爲什麼地中海的西攻東守對於義大利是有利呢？

從理論上說，這是更適宜於法西斯基本戰略概念的速戰速決的一擊。因爲如此義大利第一步可以把握住直布羅陀的港口，如若這一步工作做到，那麼它就可以：

(一) 打通軸心國家和拉丁美洲的通路，這尤其對於義大利是十分重要，因爲它的國際貿易是大部份通過西地中海的。

(二) 割斷法帝國和它北非殖民地的交通，這一點同樣對於義大利是特別重要的，因爲它的要求主要的落在法國的身上，這和德國之以英國爲其主要對手還有點稍稍的不同。

(三) 如此不但割斷英法地中海的直接航路，而且連他們大西洋的代替航路也將因此而感受



威脅。

(四) 在法國的四週，造出了一條對於法國將是三面戰爭的戰綫，連結了阿爾卑斯山和比里牛斯山。

這一個地中海的西向突進有什麼樣的障礙呢？實現這一個計劃最基本的條約是一個熱心支持的西班牙。除掉這一點而外，以前認為是障礙的，現在大部份是消除了。例如最主要的德義戰略的差池現在因為東南歐新形勢的展開已經沒有了；即如使義大利顧慮的英法在西地中海及北非勢力之強大的這一點，現在因為德軍在東綫的解脫，已經不若從前那樣嚴重了。主要的問題是在西班牙。西班牙如何？

關於這一點，我們首先不得不顧慮到西班牙內部最近的發展。截至此次戰爭開始以前，關於西班牙，我們所知道的是這一次西政府的改組使西班牙更加法西斯（國社黨）化了。在這次改組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素以親法著名的外交部長焦爾當那的下野和舊時西屬摩洛哥總督巴格拜德氏的起而代之；其次則是一般的以英法為友的傳統主義者為以國社黨為其最後之支柱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擊敗。從這幾點變革看，我們雖然不敢斷言，西班牙會馬上接受義大利的唆使而加入戰爭；但是在某種條件下，西班牙之最後捲入漩渦是非常可能的，不管它願意不願意。

根據德義的西綫作戰計劃，德軍大概是擔任突破荷蘭比利時的中立的北路，中路方面則由德義共同擔任，德方以黑森林為據點，義大利以波河流域為據點，兩路突破瑞士的中立，向里昂一帶進擊，南路西班牙則在德義的指導之下，由北西班牙，突破比里牛斯山的西部，向吐魯斯及保爾道二地進擊——這個計劃不見得馬上就能實現，而且不見得一下子就全部實現，這當中最主要的要看義大利和西班牙發動的前後，更重要的是西班牙的態度；不過，無論如何，如若當前的歐戰不能在最後五分鐘內轉變為一個反蘇聯的戰爭的話，那麼，這計劃，遲早在某種限度的修正之下，是會實現的。

天氣已經一天天涼了；如若義大利在今年必須發動的話，那麼，留給它考慮的時間已經十分短促，因為轉瞬之間阿爾卑斯山和比里牛斯山就要蒙上皚皚的白雪。（九月廿六日）

## 美國與歐戰

### ——論新中立法——

二十七日晨法方發表公報「西綫夜間全綫靜寂」（二十七日巴黎路透電）。

西綫靜寂，是的，西綫靜寂。但是不可忽視的，西綫雖然是全綫靜寂，決定人類命運的世界

史的鬥爭正是在離西綫幾千里外的兩個地方進行，一個是華盛頓，一個是莫斯科。

如若過去德義法西斯對於法帝國的正面的威脅間接的第一在政治和軍事上是威脅了蘇聯，在經濟上是威脅了美國的話，那麼，今天的戰爭，不管蘇德不侵犯協定的存在和自此而後那些波瀾浩闊的變化，起着決定作用的第一是美國，第二仍舊是蘇聯。關係可以改變，但是力量本身是不變的。

在這一個意義上，今天這個世界當中聳立着兩座歷史的斯芬克斯，一座是在華盛頓，一座是在莫斯科，隨着歷史波濤的傾瀉，這兩座斯芬克斯遲早要先後說出話來，那聲音是決定的。

今天（二十八日）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開始討論美總統的中立修正案，同是在今天，德外長里賓特洛甫飛抵莫斯科，這都暗示了這兩座歷史的斯芬克斯的存在，雖然不見得他們馬上就開口。

現在我們首先要揭開大西洋的那座斯芬克斯的面罩，我們要研究一下美國和歐戰的關聯。從事實說起。

本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四日羅斯福總統即向全國廣播，聲明美國中立，在他的廣播詞中，值得注意的是他說：「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美國將不致有和平絕沒之日。但是，如若世界

一處之和平被毀，其他各處之和平亦將感受威脅。雖然我們熱心保持中立，但是我們不得不認識，從空中來的一言一語，海上航行的一船一舶，在陸上打的每一個戰役是影響着美國的將來」(四日華盛頓路透電)。如此羅斯福總統鋪墊了他日後提議修正中立法案的路。

五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美國的中立宣言。

在自五日至十八日這幾天中有幾件事促成了羅斯福總統於二十一日召開臨時國會的決定，第一是德軍在波蘭進展的神速，第二是德軍作戰的殘酷，雖然後一點在這一關聯上並不十分重要。

二十一日臨時國會開會，羅斯福總統在他的致國會詞中申述了他提議修正中立法案的四大目的：(一)美國船隻不得進入戰區，(二)美國人民不得乘坐交戰國船隻或在危險區域中旅行，(三)交戰國家在美國購貨必須現款自運，(四)禁止向交戰國貸款。在表面上，前兩目的是維持中立的，後兩項則是比較實質的，於中立之中不忘其對於民主國家之同情。說得簡單一點，便是(一)取消舊中立法案中禁運軍火條款，恢復現款自運政策，(二)堅持不與交戰國以任何貸款。

二十五日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發表了美總統的中立法修正法案的十大提綱。這十大提綱中，除掉其第十款允許交戰國家得以享受不得過九十日的普通商業信用以外，和二十一日美

總統的暗示，在本質上，並無不同之處。這一綱領發表了以後，美參院外交委員會參議員波拉的請求，決定於本月二十八日開始討論，因為波拉說，在他未有研究美總統修正法案的所有附款以前，他不能表示意見（二十五日華盛頓路透電）。

這就是說孤立主義者並未有放棄他們反對修正中立法的鬥爭。他們有什麼理由呢？

共和黨參議員凡登堡說：「修正中立法以示好於某一交戰國即不是中立……」，他說完全中立是維持美國和平之所必需，他非難羅斯福總統實行社會主義的試驗和經濟改新，這些東西對於美國經濟制度的是毒藥，它使繁榮遲遲不能到來（十六日華盛頓哈瓦斯電）。

還有一位在這一點上是孤立主義者的林德柏上校，他說：「如若我們為保衛國外民主而參戰，說不定，我們會在國內失去民主」（同日華盛頓路透電）。

因為這一羣孤立主義者的存在，所以一般估計，這一次國會的爭論將是一個很長的論爭。據二十三日華盛頓路透電：「根據最後一次的調查，參議員中大概有三十五位是反對取消禁運軍火條款，其餘之大多數共六十一位支持羅斯福總統，不過其中有十位至十五位不表示意見。羅斯福總統的支持者對於他們的最后勝利具有信心，雖然他們預計在孤立主義者未有擊敗以前，可能將有三月至六月的激烈的辯論和議會的動員。」

這一個估計，在大體上是正確的。如若西綫常此靜寂，歐洲戰事沒有大規模的展開，那麼美國關於這一中立法修正案的辯論大概是要相當延長下去；不過如若德國在西綫突破任何一個國家的中立，或者是在海上真的應用了十九日希特拉所暗示的那神話式的武器，那麼中立法案之急轉直下，殆已全無問題。自然這在德國必須假定它已終極的拋棄了對於美國的希望和它在東南歐甚至其他方面已經有了適當的補償辦法為前提。總之，取消禁運軍火條款和恢復現狀自運在目前之被通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從經濟的發展上說，這殆已完全不成問題，而孤立主義者的意見無寧是一種歷史的顛倒年代。

何以故：

從我們以上所引的幾位孤立主義者代表的意見看，我們可以看出，孤立主義者目前所反對的與其說是羅斯福總統的外交政策，無寧是反對他的所謂「社會主義者的新作風」。他們反對他那些內部政策，他們希望於羅斯福總統的太高了，他們說美國的繁榮期不能來，羅斯福總統個人要負責。事實上，這是連神也辦不到的。

從這兒我們也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在七月中美國會終極的議決了擱置赫爾的中立法修正法案。這道理不能從美國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中去找尋。

一九三七年九月美國開始一九二九年恐慌後的第二次恐慌，恐慌來了，羅斯福總統的新作風似乎又動聽些了，但是這恐慌好像是流澗從石上瀉下的一樣，只有一步步的加深，到一九三八年五六月，美國第二次恐慌殆已達到最高點，這現象怎麼解釋呢？孤立主義者說：羅斯福的新政策應該負責一切。去年六月以後，美國的工業活動又稍稍的抬起頭來，但是絕沒有抬到足以令孤立主義者讚揚羅斯福的程度，到了去年年底，這一微微的向上又開始下降。（一九三九年）四月，這下降又達到了相當的深度，雖然還不及去年的同時，但已經足以在美國金融資本家和資本家們心中摧毀了他們對於羅斯福總統的信心了。七月初中旬，羅斯福總統預言，美國經濟前途未可樂觀，但是適得其反的，美國經濟活動的指數又開始微微的上升，股票市場的價格開始漲價了。這現象怎麼解釋呢？孤立主義者說，這是他們反對羅斯福總統社會主義的新作風之所致，因此他們這一次連他的外交政策都反對了。最近一次羅斯福總統在國會中失敗最深奧的根源是在這裏。

總而言之，孤立主義者將些微的繁榮看做他們自己的成績，將一切的恐慌認定是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策之所致，而將一九二九年以後在美國降臨以來的資本主義一般恐慌的責任加在羅斯福的身上。羅斯福應該擔任美國資本主義一切的罪惡，孤立主義者以不能希望於神者希望於羅斯福總

統的一個人。全問題的關鍵是在這一點上。

將問題追跡到這一點，我們就要問爲什麼美國資本主義經濟自從一九二九年以後就永遠不能恢復那過去的繁榮，這其中最深刻的理由是在那裏？這和當前的歐戰有着怎樣不可分的關聯？

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們可以說如若歐洲當前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是由於上一次歐戰告終，四大帝國（德，奧，匈，帝俄和土耳其帝國）之崩潰而起的話，那麼，同樣今天美國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是上一次歐戰的產物。經過上一次歐戰，美國由對美洲的工業輸出國家一躍而對世界的工業輸出國家，由農業自給國家而爲農業輸出國家，由歐洲的債務國家一躍而爲歐洲的債權國家。這生下了戰後二十年苦惱着美國的三大問題的根：工業恐慌，農業恐慌和戰債問題，嚴格的說中立法問題是債戰問題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

美國的戰後二十年分爲兩大階段，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前一個十年是填補歐戰之毀滅和調整生產機構的繁榮期（戰後恐慌在本質上是過渡的）；後一個十年是一般恐慌期，在這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十年中，上述三大問題先後的爆發了出來，最主要的自然是農工業的恐慌。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二年登台，在最深刻的意義上他是解決歐戰在美國所發生的矛盾的一個清道夫。八年來證明了經濟機構的力量大，人的力量小。



怎麼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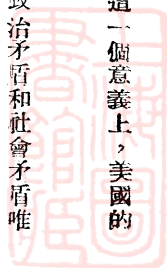
又是歐戰了！前一次戰爭的矛盾解決不了的，還是借戰爭來解決。在這一意義上，美國的參戰乃是一件經濟上的必然。

前一個世紀，那時美國的西部草原還未開發，那時候，美國還是歐洲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唯一的出路：「移民」，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諸次革命當中的政治犯，多少人是今天西部美國居民的祖先；為時不到一個世紀，美國的矛盾又要靠歐洲來解決了：這本質上等於「移資」。地球是圓的，只要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不消除，那逐漸尖銳化的矛盾已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九月廿八日）

## 哀華沙

二十八日倫敦路透電：「經過二十二日英雄的保衛，華沙終於在昨日（九月二十七日）投降了。」

投降的報告從華沙廣播電台發出，二十七日下午六時倫敦方面收到此項報告。該報告謂，華沙的防城戰士已經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命運，因為全城已成灰燼，保衛已不可能。現在城內水電



供給已完全被毀，一切公用事業皆已停止活動。防城波軍已無軍火，而同盟國方面的援助又遲不可期。因此，軍事當局認為抵抗下去已屬無效，蓋如此將使華沙發生瘟疫和疾病。

盟軍將士不問其他一個城，像華沙這樣英勇的城保衛過，這樣無情的被攻擊過。

華沙防城戰士發出的最後一次的通告是給凡爾頓的，在那兒，歐戰當時，法軍曾經對德軍作過英雄的抵抗。」

又二十八日倫敦美聯電：「華沙，曾是三千四百萬人民的一個驕傲的首都，在英雄的抵抗了那全世界所未聞的圍城以後，已經無條件的投降了。」

華沙廣播電台廣播稱：華沙已完全被毀，過去曾經居住過一百三十萬人的地方已經找不出一所完整的房屋。巨大的火焰在到處延燒着，因城內水源已盡毀於國社黨的陸空砲火，現在已無法去控制這活生生的煉獄。

華沙正式於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投降，此在圍城二十一日之后。在這二十一天當中，華沙遭受了二萬枚的炸彈和十萬枚的砲彈。德軍正式接受投降將在二十九日舉行，投降時十萬人將全部解甲。

附帶報告：華沙現在還有幾千名平民和士兵的屍骸，未有埋葬，因為沒有墓地和缺少人掘出

深壕，作爲墓地。市內的公園已經變成墳場。

### 華沙陷落了！

二十七日停戰，二十八日實在投降，今天——二十九日，德軍正式接收華沙，在任何意義上，華沙總算是陷落了。以今日爲華沙陷落的正式日期，那麼華沙的保衛正好是二十一天。本月八日自東普魯士南下的德軍裝甲部隊抵達華沙北郊，華沙的防城戰從這一天開始，接着就有九十，十一日德軍裝甲部隊在華沙之前的慘敗，在那時候，誰都還沒有想到華沙只能保衛到二十一天。這是華沙防城戰的第一期。接着就是那從十一日起至十六日左右完成的德軍那掃蕩維斯杜拉河和波格河的鉗式運動，在這近一個禮拜的時間當中，華沙並未有受到多少大的壓力，事實上，這一個時期是華沙準備防城戰的最適當的時期，然而波政府當局不但是在這一期中犯了戰略上的錯誤，而且還於十六日左右來一個逃城，十六日晨，波政府要人已全部離開波蘭，如此保衛華沙的責任大部份不得不落到士兵和市民自己的身上，這也就是爲甚麼華沙還能支持到今天的緣故，然而同時這也就是華沙爲甚麼只能支持到今天的原故。

十六日起德軍開始圍城，下哀的美敦書要求華沙投降，從這一天起開始了真正保衛華沙的戰爭，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這十天中，華沙的防城戰充滿了多少可泣可歌的英雄詩，然而歷史

的命運是不能在十天之內可以挽回的，於是華沙終於投降了。

華沙陷落了，維斯杜拉河兩岸的衝天火柱在向天空抓拿着，維斯杜拉河反映着那可怕的光；華沙市內外的公園已經變成了墳場，成千的屍骸還暴露在街上，無人掩埋；敵對的砲火忽然停止了（二十七日晨起），過去曾經居住過千百萬市民的那維斯杜拉河上的大城該是顯得何等寂寞？沒有一所完整的房子，到處是屍骸和血腥！這歷史的血腥，這歷史的屍骸，這歷史的寂寞，這令人難以忍耐的血腥，屍骸和寂寞，究竟是爲甚麼？

明尼瓦的貓頭鷹到黃昏的時候才飛，歷史的事件到完成了以後，才有人去尋求理解。現在該是我們沉思的時候了。

華沙陷落了，這結束了戰后波蘭二十年的歷史，這是東南歐諸國的一聲警鐘。

對於波蘭，今天華沙的陷落是它二十年來不可避免的一個結論：只有民主才能保衛民主，二十年來波蘭的歷史完全是在一個相反的方向進行。歐戰后，波蘭建國之初，擺在波蘭前面的有兩個最大的課題，一個是金融的調整問題，一個是農民的土地問題，而尤其是后一問題比較合理的解決才能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礎。但是波蘭怎麼樣呢？在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六年五月這七年比較民主的時代當中，波蘭的首領委陀斯只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議會中提議通過了一部土地改革法

案，此後直至一九二三年皆寂然無聞；一九二三年委佗斯氏組閣，本可以立即施行土地改革，但是終於因爲大地主的反對，他的內閣倒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比爾蘇茨基登台，不但土地改革無法實行，而且連委佗斯在國內也立不住腳，他不得不向國外逃亡。如此直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委佗斯才能返國，七月底，波蘭政府亦有意改革上西里西亞一帶的農民土地問題，藉以造出農民抗戰的基礎，但是這正如同舒斯尼格於希特拉快要進兵維也納的時候，才允許予維也納工人以民主權利的一樣；遲了！

二十年來波蘭的內政，更是一天一天在向着反民主的前途進行。戰后因爲顧及到廣大民衆的要求，波政府不得不釐訂了一個較爲民主的憲法，而且在那開始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六年的幾年中，波蘭也的確會有過相當活躍的議會制度；但是當時波蘭的強人比爾蘇茨基不但不予以支持，而且是有計劃的怠工：他退休。這一怠工表示了波蘭統治階級對於民主的怠工。一九二六年五月，比爾蘇茨基出來執政，一開始他的政權就是建築在大地主和金融資本家的身上。一九二六年五月，他登台以後馬上就設法獲得拉基維爾斯和尼斯維支地方大地主和洛茲地方大資本家的支持。比爾蘇茨基的上台事實上就是波蘭民主的毀滅；在他最初當政的四年中，因爲當時的國際經濟環境好，還沒有發生甚麼嚴重的事變，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的浪潮襲來，比爾蘇茨基政權

的反民主性也就一天天的暴露，但是他的政權終於維持到他死的那一天，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此後波政府的大權就落在里資斯米格萊和柏克兩位的手裏，但是波蘭的內部不安也就益發加深了，一九三六春季克拉柯和勒伏夫發生大暴動；在那一次，里資斯米格萊政權的法西斯性是完全暴露了。我們想一想前兩週德軍進佔上述兩地，那兩個地方的工人即縱能抵抗，他們豈能忘去三年前的舊事？而波政府即有意武裝工人，他們又豈能忘三年前的舊事？克拉柯不能變成巴塞洛那又豈是歷史的偶然？只有民主才能保衛民主，這句話不是騙人的。

二十年來波蘭的外交更是一篇糊塗賬。最初和法國反蘇聯，一九二六年左右，這還是波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後來希特拉上台（一九三三年），比爾蘇茨基認為他的幫助德國打蘇聯的時機到了，在這一動機之下，德波關係好轉（自一九三四年正月宣言起），甚至於那一年奧國總理道爾佛斯的被害都有人說是波蘭指使的，因為它想，如此德國可以向東南歐方面突進了，在這時候，波蘭始終不知道鬼死狐悲的含義。而且不獨此也，即遲至去年九月恐慌的當時，波蘭還趾高氣揚，助紂為虐，主張瓜分捷克，從當中分得一杯羹；九月危機的解決，波蘭確也得到了一塊地方，德申區。如此直至今年八月十八日，波政府還堅持反對蘇聯的軍事援助。今天怎麼樣？足以致波蘭死命的包圍形勢，正是波政府二十年來外交政策所造成；從軍事上說，如若德國不是去

年和今年吞併了捷克，他是無法在二十八天以內結束波蘭的戰事的，每一個良心的軍事觀察家都認爲波軍的最大失敗是他的南路不能守，爲甚麼不能守？捷克亡了！在這一點上，不但是兔死狐悲，而且簡直是兔死狐亦死，但是一年之前主張瓜分捷克的不是柏克上校嗎？一九一四年比爾蘇茨基說：「波蘭的基本外交政策在援助德國打敗蘇聯，援助法國打敗德國」；今天，二十五年以後的今天，蘇聯並沒有爲人打敗，而打敗了波蘭的却正是德國。

現在我們要問，爲什麼有這樣的外交政策？在這裏，我們就不得不認識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和它的內政分不開的，如若在內政上怕民衆，不民主，一個國家是沒有法子執行那真正以民族利益爲前提的外交政策的。這一點道理，再沒有像在今天波蘭的命運中表現得更爲深刻了。

有良心的觀察家都認爲波蘭有太多的少數民族，天主教化，它絕不願爲德國所吸收。但是如若要使抗戰有效的話，波蘭必須充分的民主化，「加強它的政治機構，不然人民將會對政府失去他的信心」。波蘭還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這是它最大的弱點。它的希望是在它的農民身上，但是波蘭的危機正是東南歐和某些其他國家所共同有的一種危機：那就是上層階級對於平民的懼畏削弱了他們對於他們共同敵人的抵抗（請參看：布爾著：歐洲之鑰鑰的波蘭，一九三九年，倫敦）。

這幾句話的真實性是用那歷史的血腥，屍骸和寂寞寫在今天此時的維斯杜拉河上的華沙街上。

華沙陷落了，這是對於東南歐那些怕民衆的半封建法西斯國家的一聲警鐘。那警鐘的聲音將從維斯杜拉河傳到布達佩斯，從布達佩斯到拜爾格拉特，到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京城），到蘇非亞（保加利亞），渡洋越海，到更遠的地方。

華沙陷落了，華沙街上充滿了那歷史的血腥，屍骸和寂寞，但是我們並不失望，讓死者埋葬死者，華沙一定會再生，它將和被解放了的柏林一道，英雄的站立起來！（九月廿九日）

## 西線和東線

### 一 概論十月戰事

十月過去了，西線已經下了雪，東線的華沙城除掉夜間零星的亂槍而外，維斯杜拉河的水聲已經打不破那歷史的寂寞。

從表面上看，由於九月底華沙的陷落，歐戰的東線似乎是終極的消滅了，事實上，這是不然的，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觀察。誠然，西線是對立着三個資本主義國家，在風雪中；但是我們不



可忘記，在東線對立着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這裏的壕溝比馬其諾和齊格非之間的壕溝，在本質上不知深到幾十萬倍。在這一意義上，今天歐洲的東線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我們可以說，十月戰事主要的是在東線進行的。

不過，在我們未有分析潛在的東線戰事以前，我們不得不先來分析一下十月的西線。

## 二 西線戰事

十月的西線戰事，最重要的有兩大發展：第一是十月十六日德軍的反攻；第二是同日起德空軍的轟炸英國軍港。

關於第一點：十九日柏林方面發表了一個比較詳盡的報告，這一個報告是自從西線戰事開展以來最值得注意的一項文件；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上看，它是比較最近於真實性的一個報告：

「九月中法軍佔領了盧森堡和薩爾路易斯間的德國幾個村落；第二、它佔領了薩爾布魯根西南向法國突出的瓦倫特森林；第三、它佔領了薩爾布魯根東南向法國突出的森林地帶。在德軍自動撤退的後二地區中，法軍前進約三公里至五公里。現在法軍已自動自盧森堡瓦倫特森林間以及自薩爾河至普發爾茲森林間的二地區中退出，法方過去曾以此二地區之佔領為對於波蘭的有效援助及法軍之最大成功者。為德軍之追擊部隊所壓迫，法軍已撤退至與法國邊境附近及在法國邊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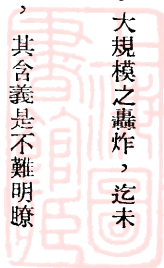
以內之地點。西線空戰直至今日亦未超出偵察階段及驅逐與防空活動以上。大規模之轟炸，迄未發生。」（十月十九日柏林路透電）

如若我們將這寥寥不到數十字的報告和九月上中旬東線的戰報一比較，其含義是不難明瞭的。然而事實上，除掉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這一段戰鬥而外，西線戰事直至今日實在是沒有什麼值得報告的。而且最近西線已經下雪了。

關於德空軍轟炸蘇格蘭軍港的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德軍的轟炸集中在軍事目標，並未涉及不設防的城市，因此這幾天，關於德國空軍活動的消息又比較沉寂了。自然，除此而外，人們還可以舉出德國潛艇的活動，但是在這裏，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封鎖政策既成爲一件現實的話，那麼，反封鎖的潛艇戰也將不可避免的成爲一件現實。

自從十月二十四日德外長里賓特洛甫在但澤市發表那篇離間英法的演說以後，一般人又以爲德國將大規模的用海軍和空軍進攻英國了；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近於皮相的觀察，關於德國的作戰方針，我們無寧以爲以下的一段報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考慮一下政府（英）作戰三年的計劃、九月九日戈林將軍的演詞以及西特拉塞君最近在本誌上發表的意見，戈林將軍的演詞證實了西特拉塞君的意見。他曾說：德軍將不顧一切的毀滅波



蘭，準備在西線採取守勢，但是如若英國在德國城市投下一顆炸彈的話，那麼德國即將向英倫三島撒下地獄之火。最近我又從一位和德國參謀部很接近的人得到些情報，足資證明。他說：德國將進攻波蘭，但是在西線不動，他們將很快的成立一個波蘭保護國，而以此既成事實為基礎，向我們提出和平。如若我們（英法）拒絕，德國在西線仍舊採取守勢。他們以為我們將愚笨到去正面進攻齊格菲陣地；因為我們如若進攻了，我們將白白的犧牲了幾萬人，到那時候，說不定我們將更願意談和。如若我們仍舊不上它的當，而專門依賴我們的封鎖，他們將仍舊採取守勢，直至封鎖使他們真正感覺不便的時候。在那種情況下，德國將向英國撒下近代戰爭所有的恐怖。」

（倫敦「新政治家」九月十六日一期：「倫敦日記」）

如若這一個報告是有幾分真實性的話，那麼西線戰爭的相持方正未有涯際，今天才不過是開端而已。這從戰爭史的發展上看，是毫不足怪的，早在一世紀以前，拿破崙戰爭的當時，克勞塞維支在他的「戰爭論」中已經暗示過這一點：守勢的絕對優勢，由於近代武裝的發展，我們簡直可以說：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上看，守勢不但是佔優勢，而且在某種條件下幾幾乎是不可克服的一種勢形，問題只是在作戰雙方是不是可能抵擋得住攻勢的誘惑而已。

西線如此，其時東線已經發生了變化

## 三 東線的顛動

自從九月十七日蘇聯進兵波蘭以來，東歐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這些變化表現在九月二十八日的蘇愛互助協定、十月五日的蘇拉互助協定、十月十日的蘇立互助協定上，這一聯串互助協定的簽訂，都有助於這一地區的終極的中立化。但是很顯然的，蘇聯這種努力不但是對德國建築起一道自衛的長城，而且是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建築起一道長城。不能了解這一點，也就不能了解十月東線的兩大事件的意義：第一、蘇芬談判的停頓；第二、蘇土談判的破裂和十月十九日英法土互助協定的簽訂。

這兩個大事件的發生指示着這一戰爭的潛在發展方向。

關於第一點蘇芬談判的停頓，據十月三十一日蘇外長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會議的報告：「蘇聯向芬蘭要求奧蘭島及其他島嶼，與芬蘭締結互助協定，以及要求芬蘭自列寧格勒地區退出若干公里，蘇聯準備以加萊里亞區的一部份與之交換。最後蘇聯希望自芬蘭租得芬蘭灣中之若干小島作為海軍根據地。但芬蘭只準備滿足蘇聯一部份的要求。」（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路透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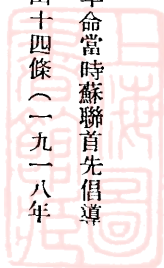
蘇芬談判本自十月初即已開始，中間幾經波折，直至今日尚無結果。在這一月來的談判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美總統羅斯福的干與（十月十二日），而且這只是表面上的干與，實際上站在

芬蘭背後的絕不止一人。這暗示着在東線對立着的兩個營壘。

這件事怎麼解釋呢？

在這裏，我們首先就不得不明瞭，芬蘭在革命以前是帝俄的一部份，革命當時蘇聯首先倡導民族自決，而且執行了民族自決。蘇聯民族自決的方案遠在威爾遜總統提出十四條（一九一八年十月）以前的一年又六個月即決定了（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月革命以後，革命政權先後在帝俄的非俄羅斯的邊境地區中——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等地成立，蘇聯根據民族自決的緣則，首先承認了他們。其時，在這些新興的蘇維埃共和國之中，德國，其後是聯軍國家，正鼓動着一個激烈的內戰。因為這個緣故，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干涉者的火焰中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傀儡的市民獨裁制度，形成了今日的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基礎，同時也就形成了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蘇聯的據點。在這裏奇怪的是，直至一九二一年初干涉戰爭終結的時候，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承認這些傀儡國家的獨立，而承認他們的只有蘇聯。爲什麼呢？因爲當時的列強始終還希望沙皇復辟，把這些國家交還給它呀！但是十八年後，羅斯福總統關心起芬蘭的安全了，好快的時光！

如若我們的讀者還不健忘的話，大概還可以記得今年英蘇談判中蘇聯要求保障芬蘭獨立的時



候，五月十一日倫敦「泰晤斯報」曾經發表過一篇社論，說英法對於此等國家並無「直接關心」（五月十一日同報），然而五月之後，「泰晤斯報」却不斷的爲芬蘭流眼淚了；既不「關心」，何來眼淚？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不能爲賤價的眼淚所模糊的，請看以下一項文件，這是今年六月英蘇談判當時發表的：

「英政府遲遲不願締結英蘇同盟，從其一般政策上看，是可以了解的。但目前則有其特殊理由在。爲預料將來德國由波羅的海進攻蘇聯計，英政府已與芬蘭及愛沙尼亞締結秘密協定，規定在反蘇聯戰爭中，英政府可以利用該二國之飛機場，作爲助德之用，此項秘密協定存在大概已有十年。」（格蘭費爾君致倫敦「勞動月刊」編者信，該刊六月號）

關於第二點的蘇土談判的破裂，據十月三十一日蘇外長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委員會的報告，蘇聯對於土耳其的主要要求，是希望「土耳其能保證不得在任何環境下容許外國艦隊通過韃靼尼爾海峽，但土耳其拒絕此項要求。」（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路透社電）如所週知，由於十月十九日英法土互助協定的成立，蘇聯於土耳其的要求，最低限度是一時不能實現了。

英法土互助協定的作用，主要的是：第一，將戰爭可能的範圍擴大了，因爲土耳其當英法在

地中海成爲援助希臘羅馬尼亞而作戰的時候，不得不參加戰爭，由於土耳其的參加，戰爭的火燄不可避免的蔓延到東歐，從這一點上說，因蘇聯進兵波蘭而起的穩定東南歐的作用，是部份被打消了；第二、這一協定穩定地中海、打擊意大利的作用，不能說是沒有，但是如若鎮壓不住的話，無疑問的，土耳其的參加，只有擴大戰爭的範圍；第三、同樣的推理適用於中東三國：阿富汗、伊蘭、伊拉克三國，土耳其本來就同這三個國家訂有互不侵犯協定，說不定在最近的將來，更有以土耳其爲首的近東和中東集團之類的東西出現。

這一協定對於蘇聯的影響，雖然因爲解除條款的存在，並不嚴重；但是如若戰爭的烽火不可避免因此而燒到近東和東南歐的話，那對於蘇聯顯然是不利的，波蘭可爲前車之鑒。

然而重要的並不在以上這幾點；重要的是對於蘇聯，土耳其在東南歐佔着和芬蘭在東北歐同樣的地位。

以上是直接和東線有關的兩大事件。

現在我們要指出一件比較看不清楚，但是在本質上和東線——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對立的東線有關的另外一大事件的意義，那就是十月二十七日在美國參議院通過的美國中立法的修正案。

現在我們無論從那一個觀點看，九月十七日的蘇聯進兵波蘭、十月初蘇芬談判和十月二十一日  
的弗林脫城號事件，都在客觀上促進了這一中立法修正案的迅速通過。在這三大事件之中，蘇  
芬談判，我們已經提到過，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蘇聯進兵波蘭和弗林脫城號事件。

九月十七日蘇聯進兵波蘭，關於華盛頓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十九日倫敦「泰晤士報」有一篇  
通訊道：

「在官方沈默的背後，到處都有驚異的推測；熟悉情勢的方面都集中其注意力於極權集團內  
部的所謂意識的不同之爲虛幻，而關心於民主國家不得不對着的龐大的力量。……在這一方  
面，人們並不十分關心於墨索里尼的領導腳色轉落於希特勒，希特勒的領導腳色又轉落於史太  
林，而認爲他們這一羣的存在，他們這一羣對於民主陣線驚奇的一致的壓力、他們這一羣的力量  
的配合，倒是比他們內部的不一致更爲重要。」（十九日該報）在這裏需要我們注意的，是華  
盛頓方面認爲重要的『這一羣的存在』的這一句。明瞭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可以明瞭美國的反蘇  
聯專家衆議員哈米爾頓·費希九月中自歐洲返美國後所發表的那篇談話的意義，他說：「歐洲那  
面的國家，一晝夜之間可以出賣你。英國向波蘭提出一大堆保證，但是不送一營兵到波蘭。你可  
以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估計出英國的動機。如若牠向蘇聯宣戰，那麼牠的行動是爲着一種忠誠的理



想；如若不，那麼那還是一套權力政治的把戲。」

關於十月二十一日發生的弗林脫城號事件和中立法修正案之被通過的關聯，十月二十九日法國社會黨機關報「民衆報」的社論，甚爲值得注意，該報力稱弗林脫城號被扣事件以及蘇聯對於此事之態度，在參議院中發生甚大之反響。「中立法案之被通過，我們（英法）不得不感謝賴特爾將軍（德國海軍部長）和莫洛托夫，他們兩位都爲我們工作了。」（十月二十九日巴黎路透電）。

#### 四 兩個戰爭

根據第三節中所提供的證據，我們可以看出，西線戰爭的背後，正進行着另外一種潛在的戰爭。蘇聯對於這種情形採取怎樣一種策略呢？

第一、在這裏，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由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的衝突，蘇聯參加任何一個資本主義集團是不能成爲問題的，因此它守中立，武裝的中立。但是任何消極的武裝中立，都有中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武裝之中的危險；因此，它不得不充分利用資本主義世界本身的矛盾。二十年來它的外交政策是如此，今天自亦不能例外。

一九一八年當德國對於蘇聯的進攻有如箭在弦上的時候，伊里基要求幫助英法；當一九一九

年聯軍的干涉戰爭大規模開始的時候，他要求考慮德國的幫助以對抗英法；他利用了美國和日本之間的矛盾、英國和法國之間的矛盾，他的目的是在分散敵人的力量、削弱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他不惜損失領土和尊嚴來爭取時間。這種策略對於他是很自然的，他在「幼稚病」一書中，已經執拗的要求着「要利用敵人陣營中任何渺小的裂痕，利用諸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每一種對立；要在羣衆中爭取友軍，不管這友軍是如何暫時的、如何動搖的、如何不堅固的、如何靠不住的、如何有條件的。」從這一個基本的策略出發，目前蘇聯對於歐戰的一般態度，尤其是對於交戰三國——德國和英法的態度是一目了然的。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英法的基本態度怎樣呢？

九月十五天左右，蘇聯動員了二百萬軍隊，九月十七日英國保守黨克萊夫登系的代言人「觀察報」主筆加爾文氏就發出警告：「蘇聯的行動要小心，如若牠和德國共同行事的話，那麼聯軍就可以由黑海進攻。」（九月十七日倫敦「泰晤斯報」）九月十七日蘇聯進兵波蘭，十八日倫敦「泰晤斯報」發表了一篇意味深長的社論，那社論道：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沒有閃藏的世界。蘇聯進兵波蘭的一舉，使我們可以瞭然於聯軍之敵友——這無寧是一種好處；它的敵人究竟是弱者，因為他們排到可以識辨的同種的一羣中去了。劃

文明和野蠻的紅線在全世界的範圍之內劃下了。在那一條線上，決定着一切。如若我們說，不管任何事件的發生，我們將不惜以全生存去力爭的話；那麼，那句話的意思比單獨的一個國或一個集團的繼續生存，要深刻得多。我們知道，我們是爲別人打仗，同時也是爲我們自己打仗，對於未來的戰爭，我們具有把握。失敗和妥協皆在不計。這個戰爭將以希特拉主義的消滅爲終結。」（九月十八日倫敦該報）很顯然的，這兒的所謂希特拉主義，所指的絕不僅止於國社黨的德國，不管它的用語是何等的含糊。

我們知道，同日（九月十八日）保守黨的另一系統（哈里法克斯系）的「每日電訊」報曾對此事發表過對蘇諒解的社論，但我們要清楚的是：這兩派的不同不是原則上的不同，而是策略上的不同，十月一日邱吉爾那「蘇聯利益和英法利益相一致」（倫敦路透電）的廣播和十月二十六日英外相在上議院諒解蘇聯的演詞，皆應從這一個觀點去把握。

什麼是這策略上的不同呢？很簡單，一個是同時擊破，一個是各個擊破；因爲前者：第一，是不聰明；第二，是不可能的緣故；所以在策略上，保守黨在大體上已經趨於一致了。卽所謂各個擊破，甚而至於在某種情況並不需要等到德國被擊破以後，再來第二個的擊破。

## 五 歷史的展望

前幾天路透社發出一個消息，說英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里特哈特最近投文至「泰晤士報」，略謂今日英法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的權力，在歷史上僅次於十九世紀初頁的拿破崙一級。這使人聯想到拿破崙以及和他有關的幾個年代；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崙大敗德國軍於耶拿，一八〇七年德國發生了第一次近代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八一二年五月拿破崙長征莫斯科，同年十月拿破崙自莫斯科大敗而回。我們不知道歷史是不是會重演；但是我們可以相信，若是重演的話，那失敗的將不是二十世紀的拿破崙，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全體。（十一月二日。）

## 歷史的報復

——論蘇芬戰爭——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托洛斯基在布萊斯特·立托夫斯克宣告德蘇戰爭狀態終結，這形成了那同年三月三日簽訂的布萊斯特·立托夫斯克協定的第一步。同年二月二十六日，伊里基在「真理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說明蘇聯爲什麼必須簽訂那協定，那篇文章的大意道：

蘇聯革命的外交政策必須根據於一般的國際形勢，尤其是更根據於西歐是不是可以爆發革命的這一點上。在目前這一可能性顯然是很小的，因此蘇聯的外交政策必須以這一點爲前

提。如若蘇聯革命繼續與英法資本主義國家合作，反對德奧資本主義國家，其結果唯有實力予外來利益。只要英國和德國有一天未發生革命，蘇聯革命必須找出最適宜於自己生存的條件，盡可能的少依靠英德資本主義國家，和英國談判反對德國，和德國講和防衛英國。換句話說，蘇聯必須採取中立政策，對於兩大資本主義國家羣。和德國締結和約蘇聯可以利用一件事實，即英德在血戰之中，無力照顧。如若蘇俄現在一方面要摘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果實，另一方面又要和資本主義國家衝突，那麼，它將一無所得；不過，如若它先集中力量發展自己，它一定可以獲得第二個勝利。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英國「曼哲斯特衛報」記者普拉斯氏去訪問伊里基談到蘇聯的外交政策，那時他曾有一封通訊寄給「曼哲斯特衛報」，他在那裏邊寫道：

『目前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守中立，但是如若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比其他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的反蘇聯傾向更明顯的話，它可以被迫和那反蘇傾向不十分激烈的一個集團共同行動。』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曼哲斯特衛報」)

二十一年以後，歐洲又對立着兩大資本主義國家的集團，無疑問的，以上這一段話依然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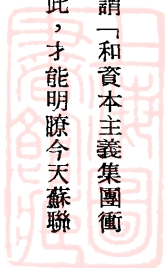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要明瞭的是，伊里基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一文中所謂「和資本主義集團衝突」的第二個勝利的含義，絕不是空無所指，而是有一定的內容的。明乎此，才能明瞭今天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動向。

伊里基的所謂「和資本主義集團衝突」，無疑問的是指當時蘇聯對德國在布萊斯特，立托夫斯克和會中所提出的屈辱的條件不退讓而起的衝突。因此我們必須先明瞭布萊斯特·立托夫斯克條件的內容，然後，我們才能了解這一條約足以引起「衝突」的嚴重性。這一條約的內容，重要的包括了以下幾點：

- (一) 拉脫維亞及波羅的海島嶼不再屬於蘇俄。
- (二) 蘇俄軍隊及赤色衛隊自立陶宛及愛沙尼亞撤退，由德國警察接防。
- (三) 蘇俄軍隊及赤色衛隊自烏克蘭及芬蘭撤退。

明白了布萊斯特·立托夫斯克協定中的這扼要的幾點，也就可以明瞭伊里基所謂「先發展自己」，然後準可獲得「第二個勝利」的含義。蘇芬之有今日，不正是在伊里基的預料之中嗎？

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歷史內容。



英德資本主義的矛盾造出了這歷史的機緣，兩個五年計劃的成功造出了「第二個勝利」的可能，然而更其重要的是西歐民主反蘇聯的佈置的加緊造出了這「第二個勝利」的絕對必需。

對於當前的國際形勢，莫斯科是在怎樣估計着呢？對於這一個問題，名稱一時的「傾圮了的王城」(The Fallen Bastion)的作者，「紐約時報」的莫斯科記者紀達氏(Ceyde)最近有一篇十分精密的報告，他說：

蘇聯外交政策主要的動機是在那裏呢？單純的說：蘇聯要離開英德，或者將蘇聯進兵波蘭的一舉痛罵一陣，是不能解答這個問題的。雖然有許多人不同意聽，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動機仍舊是它那對於那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不信任，尤其是對於以張伯倫和達拉第為首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不信任。

看着英法過去的外交政策：拒絕抵抗日本的侵略滿洲和意大利的進攻阿比西尼亞；以不干涉政策間接的幫助弗朗哥毀滅共和西班牙，不問奧國的被佔，幫忙德國擊碎捷克的抵抗意志——蘇聯在英蘇談判中不但未曾減輕它的懷疑，而且加深了它的懷疑：它以為一個深刻的陰謀正在浮動着。

英法保證了反蘇聯的柏克的波蘭以及和波蘭有反蘇協定的羅馬尼亞，但是却拒絕蘇聯以陸軍

和空軍援助波蘭，拒絕蘇聯在波羅的海建立海軍根據地，這種舉止使蘇聯的領袖相信；蘇聯將是戰爭的第一個被犧牲者。

蘇聯想像：用空軍或者其他方法，英法在西線牽制德軍的幾個師團，讓德國龐大的軍事機構滾到蘇聯的西部邊境，而同時則日本自東方，意大利自南方進攻蘇聯。

它生怕一個和平會議將會排除了它，它現在正導演着一種腳色，足以爲它在和平議席上獲得領導的地位，在那裏它可以提出民族自決一類的口號，強迫英國放棄印度，日本放棄中國，但是同時它也將強迫德國放棄波蘭和捷克。

不管你怎樣不滿於這種懷疑或者認爲它沒有根據，但是只有當你接受了這一事實時，你才能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對於國際形勢的一般的發展，蘇聯的態度常是見機行事；但是它常常準備西方民主國家的可能的進攻。

根據於懷疑，驗之於以後德波戰事的發展，蘇聯仍舊相信，這是最可能的發展；只要它們一天還不能不相信；英法在西線僅僅乎是和德國掉掉槍花，它們和德國不自如的合作，將不會變更。

將蘇聯的外交政策視爲一種建立於這種根深蒂固的懷疑和恐懼之上的政策，它非常易於理



解。一方面蘇聯不斷鞏固它的外圍，防禦可能的進攻；另一方面，它通用和平的宣傳，從內部來削弱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和平宣傳不獨為英法的共產主義者所從事，而且為德國的共產主義者所從事。

其時它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獲得了海陸空軍根據地。在立陶宛，它已獲得防衛德國的國防工事建築權——最盲從的德蘇協調的理論家亦不得不承認這是防衛德國的。現在（十月二十一日），它正運用同樣的談判方式，在芬蘭獲取同樣的權利。

蘇士談判的經過暴露了它收回貝薩拉比亞和獲取多瑙河出口的企圖；正如同它的進兵波蘭，割斷德國到羅馬尼亞的通路以及完成它和匈牙利的接壤一樣，這一舉的實現將大大的有助於它的對德地位之加強。

蘇聯對土要求的現實——收回貝薩拉比亞和無條件的封鎖韃靼尼爾海峽——，同時亦將增強其防衛英法意的地位，因為如此它可以保衛巴統不為英國所攻擊。

如此，正如同它在波羅的海的新進展一樣，蘇聯好像是在逐漸恢復彼得大帝的疆土。不過，在這裏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自從帝俄發生了革命以後，舊時帝俄國境的向內推移是西歐列強爲了使蘇聯容易受致命的打擊而佈置下來的；如此說蘇聯追求帝國主義目的，不過是一種舊圈套新形

式而已。

有兩件事是蘇聯特別顧忌的：（一）那就是英法和日本任何反蘇聯的接近的策動，這種接近無疑問的將為蘇聯在印度邊境上任何敵對行動的後果。（二）相反，蘇聯對付德國的行動，將因德國內部任何軍事獨裁或保守派政府形成的象徵而急轉直下，這種政府是可以和英法簽訂（反蘇聯的）和平條約的。（十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莫斯科通訊，節譯）

## 一一

從上文的週到的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目前蘇聯最顧忌的是（一）任何英日接近的策動；（二）任何德國內部政變的象徵。至於西線的無事，蘇聯倒是無可如何的：第一，因為這是這一次資本主義戰爭的基本特徵；第二，只要希特拉政權不馬上因內部政變而倒台，德國成立以蘇政權，西線的對立無由解消，從而反蘇戰爭亦無由實現。

那麼，在這兩點上，最近有什麼新的發展足以使蘇聯驚心動魄呢？有的。

第一，關於英日的接近。早在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的第二天，九月四日，日政府即要求英法撤退在華駐軍。這一要求未被英法所正式接受，但亦未被正式拒絕，重要的是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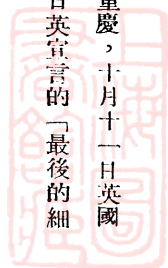
十月十日前英國人民戰線的煽動家，工黨議員克列普斯即在倫敦發出如下的警告：「英政府爲防禦所謂蘇德同盟，有恢復英日親善之可能。」（同日倫敦美聯社電）

在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適當其時，十月六日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到重慶，十月十一日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會晤日外相，據同日倫敦美聯社電，他們是在討論着一個日英宣言的「最後的細目」，在這當中「英國對日本將作某種讓步。」

十月十七日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發表了那衆所週知的警告日本的演詞；據新政治家週刊「批評者」說，那不但是對於日本的一個警告，而且是「對於英國的一個警告：美國民意將爲任何損害助日的行動所忤犯。」（新政治家週刊，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若此語有音，足見幕後的流水已經流得相當涵湧。

十月底，潮頭一轉，浪花看得格外分明：十一月三日英國「自由主義」的「觀察者週報」居然寫出如下的意見來了：

「自從格魯氏發表了那暢快的和合時的演詞以後，日本政府好像是不但願意和美國談判，而且好像還願意和英政府談判。它特別希望中國人能支持汪精衛新政權，如若日本能和西方列強解除紛爭，這是可以辦到的。」（「觀察者週報」十一月三日號）



十一月十一日倫敦「新政治家週刊」主編金萊馬丁即發出如下一段更顯明的報告：

最近有人向日本建議：解決「中國事件」，使中國退出大部份領土，（包括華北和內蒙無疑——引用者），支持汪精衛政權，日本保證英國在華南，特別是廣東的利益安全，而以日本進攻蘇聯爲此建議之最後一節。（十一月十一日「新政治家週刊」倫敦日記）

美聯社發出這段報告的時候，還附加上如下幾句：「消息靈通方面稱；此等計劃，從未由官方提出；但於私人談話時提及，則或有之。」（十一月十一日美聯社電）

十一月十三日左右，英日雙方發表英國自華北撤退其駐軍的「一部份」（同日倫敦路透社電），如若事情是這樣的曲折，它不值得我們嚴重注意嗎？

但是正如同上引「新政治家週刊」編者之所指出：「英國這種政策只有當英法能和德國媾和，使蘇聯不得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才能有意義；但是這種和平在今天顯然是不能實現。」（見上）

不能實現，就放棄這種企圖了嗎？不，還有別的方法——從這兒我們過渡到第二點。

第二，關於德國內部的政變。直至今日，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十一月八日慕尼黑暗殺事件意義的嚴重。大概我們還記得暗殺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莫洛托夫曾有過一次慰問電致希特勒，這

固然可以作為一種通常的國際交誼看，但是這一次的意義是不簡單的。這從十一月九日發生的「文魯越境事件」中，可以測知。

由於那些為我們讀者所深知的種種關係，關於這一件事，消息非常殘缺和零碎；但是這當中

的趨向却是相當清楚的。

關於這一事件的內幕的規模浩大，十一月二十五日美聯社所發出一電，可供參考：

倫敦二十五日美聯社電：足以造成開戰以來最奔動一時的陰謀事件的源本已大致明瞭。這些事件的連鎖證明最近德上將伯倫堡將軍以及其他一五〇名高級將領之被捕和在文魯（荷蘭地方）被捕的兩位英國特務員有着密切關係，這兩位特務員的名字叫拜斯特和司蒂文斯。另一論證是德國特務員不惜越過荷蘭邊境至文魯地方來逮捕這兩位英國特務員，據說是因為他們是來接受「德國高級官吏」的和平提議者，關於此事，與英政府方面接近者稱：英國特務人員係於十一月九日前往文魯（注意日期——引用者），接受「德方」和平提議者。德方已於前數日向英政府提出和平建議（什麼樣的和平建議？——引用者）。（十一月二十五日同社電）

早在這一事件發生之前，英國的威洛克氏就這樣的寫過：

「自從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以後，英國是蘇聯最一貫的敵對者。蘇聯不能坐視德國為英法所



擊敗，因為那將使德國的大企業家恢復他們的統治，將德國完全置於聯軍控制之下。許多事象指示着：英法政府並不希望德國發生一個由下而上的革命，他們所希望的是一個「尖端上的小革命」（引用者加的括弧），換句話說，就是用一個資本家的軍事的政府，甚而至於一個復辟來代替國社黨的統治。如若這樣的變化發生了，蘇聯不得不伸出頭來看看風色。」（「新政治家週刊」十一月四日）

這一事件既已發生之後，英國著名的社會法西斯的理論家伯萊斯爾福特就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倫敦「雷那新聞」上寫道：

最近希特勒的暗殺事件使人更能明瞭德國的內政，自從那十八世紀所有被奪位的君王曾經都是堪底氏的來賓，在威尼市慶祝過謝囚節的一次以後，我們懷疑：直至現在是不是曾有過另外一個事件，像目前的慕尼黑事件一樣，牽累到這麼多的高官厚爵。

希特勒說，張伯倫自己承認有份；同時堪的玻利主教，慕尼黑大主教，前德皇一定在這當中也有份。以後的發現會將這已足驚人的名單拉長。

特夫·古柏已經秘密的告訴了美國，據他看，德國所差的只是一個復辟。古柏不是一個獨立思想的人，我們可以很安全的假定，古柏這句話是為一部份保守黨員說的，而且是為現內閣中

幾個最有力的成員說的。

法國方面更是比較自由和公開。這樣的一個共和主義的民族都和專制戀愛——自然啊，愛德國的專制。法國右翼的報紙經常的討論這個問題。檢查官時常將其他政論文章檢查得像一張沒有意味的白紙，但是對於這種問題，却允許自由發表意見。（十一月十九日倫敦雷那新聞）

如若我們將十一月八日的慕尼黑黑暗殺事件和適巧第二天發生的文魯越境事件合併考慮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出，這正是莫斯科方面所最顧慮的德國國內政變的象徵。如若此舉一經實現，其對於蘇聯之影響遠超過任何西線的變化以上。三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機械屹立在歐洲的原野，社會主義革命的參加——那不朽的列寧格勒——離芬蘭邊境才不過二十英里！

英日接近和德國政變的兩大象徵之日趨明顯，迫使蘇聯不得不趕快解決芬蘭的「反蘇劍頭」，修正布萊斯特。立托夫斯克協定的屈辱，爭取二十一年前伊里基所預言過的「第二個勝利。」

## 二

關於蘇芬間的問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個問題的被提起，絕不自今日始。早在本年五月三十一日，蘇外長莫洛托夫就提出了這一問題，那時，他說：

「民主國家對於國際情勢的估計已經開始轉變了，但是這轉變是如何真誠還難於斷定。現在

我們還不能說這些國家已經真的要拋棄不干涉政策了。現在這些國家在某些地域中反侵略的企圖，不是可能解釋爲讓他們在別的地域中（主要的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芬蘭——引用者）從事侵略嗎？」（五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在國會演詞）

蘇聯要求保證波羅的海諸國的要求，第一次於六月四日向英政府正式提出，英政府未予接納；但是當時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的輿論對於蘇聯的這一要求怎樣反映呢？在這裏我們不必去翻閱歐美的舊報紙，我們只需回憶起五月十九日邱吉爾在下院的演詞就夠了。他說：「蘇聯的提供比英政府所尋求的條件要更公平更好，一個非常簡單，非常直率，非常有力的一種提供。在全東線之上，蘇聯的利益的確是受着嚴重的威脅，它不能不希望和其他有關列強分擔些責任。」（五月二十日倫敦「泰晤士報」）若英蘇同盟能夠實現，無疑問的，蘇聯要一一實現它這一次單獨對芬蘭所提出的要求，因爲這是軍事上的必需；奇怪的是目前蘇聯對芬蘭舊政府所提出的要求，雖然很顯然的將是英蘇同盟必然的後果，當時全世界自由主義的輿論界未對蘇聯加以絲毫抨擊。

自然，現在情形變了，英蘇談判失敗了，德蘇簽訂不侵犯協定了；但是我們又問，英蘇談判爲什麼失敗的？蘇芬戰爭發生以後，英政府方面發表的公報回答了這個問題。十二月四日英政府發出如下的公報：



「今日英政府發表公報，暴露了英蘇談判失敗之真因，證明德國為蘇聯進兵芬蘭之主要負責者。蘇聯在英蘇談判中曾力爭英法必需勸告芬蘭及波羅的海諸國，置其海軍根據地於蘇聯控制之下，英法拒絕蘇聯要求，以其破壞弱小國家「獨立」。如此英蘇談判中斷，蘇德不侵犯協定成立，德國願意犧牲波羅的海諸國，以完成其波蘭之侵略，如此足見德國自命為反共堡壘之無恥。」（十二月四日路透倫敦電）

這還不够說清楚嗎？

（一）芬蘭及波羅的海諸國是反共堡壘的大本營。

（二）英蘇談判失敗，因為英法不願放棄這一反共堡壘的存在。

（三）德國無恥，因為德國放棄了它的反共堡壘的天職。

如此，蘇聯的懷疑可以說是毫無根據嗎？這一公報不是為蘇聯進兵芬蘭的辯護最雄辯的一篇文章嗎？

#### 四

現在我們看到：一方面是蘇聯隨時有面對着東西同時作戰的可能（注意，這是突變，這將是新聞報道上看不出的變化——作者），另一方面則是芬蘭明明白白的是這一條西線上的基本戰

段，在這種情勢之下，蘇聯還有猶豫的餘地嗎？如所週知，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五日，蘇聯先後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成立了防禦協定；但是芬蘭灣的安全單靠愛沙尼亞一方面的控制是不够的（參看「倫敦經濟學者」十一月十二日號），於是蘇芬問題的解決，從蘇聯安全的觀點看，亦已不容等待。

如此，蘇芬事件急轉直下：

- (一) 十月十一日，蘇芬第一次談判，無結果。
- (二) 十月二十三日，蘇芬第二次談判，無結果。
- (三) 十一月一日，芬外長伊爾科演詞，強調芬蘭獨立及不妥協。
- (四) 十一月三日，蘇芬第三次談判，第三次無結果。
- (五) 十一月八日慕尼黑炸彈事件。
- (六) 十一月九日英政府特務人員前往文魯地方，接受「德方」和平提議。
- (七) 十一月十八日玻利瓦號擊沉事件。
- (八) 十一月二十六日蘇芬邊境事件。
- (九) 十一月二十七日蘇聯要求芬軍自列寧格勒近處邊境撤退二十英里，無答覆。

(十) 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聯宣布廢止蘇芬不侵犯協定。

(十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蘇芬斷絕邦交。

(十二) 十一月三十日，蘇聯進兵芬蘭。

目前戰爭正在進行之中。

## 五

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是，蘇芬戰爭是不是會引起反蘇戰爭的爆發。在表面上，十二月十一日國聯還開了一次大會，好像是反蘇聯的十字軍已經在組織了。事實上，這只是一種表面的挑起「輿論」的工作；力量的對比支配了一切，如若德國內部不能立即發生一個政變，成立一個反蘇政權，「真正的十字軍」是無法組成的。在這一點上，本月十日，英國保守黨克萊夫登系的代言人加爾文氏在「觀察報」上發表的一文，足為英法方面的代表意見，他說：

『雖然國社黨不願見芬蘭的悲劇，但是他們要利用這一事件的複雜性，將蘇聯牽入戰爭旋渦，使蘇德協定轉變為一全面之協定，極度的疲勞聯軍，將戰爭範圍從波羅的海擴展至巴爾幹及近東。蘇聯應記得亞力山大及拿破倫的故事。在近代交通及運輸的條件之下，蘇聯可能重溫亞力山大及拿破倫之舊夢，進攻印度。蘇聯對於土耳其及羅馬尼亞之威脅未必如此所傳之盛，且亦不



必為戰爭即將無限制擴大之明證。但蘇聯進攻印度果為不可避免，吾人將正目而視此危機；但吾人却無強迫蘇聯出此一舉之必要。」（十二月十日倫敦路透電）

這些話有一大部份是戰略的，但是在西線未有突變以前，這些估計不是沒有根據的。一切取決於德國內部的變化，英法同時擊破德蘇在軍事上為不可能，在政治上為大不智。

因此，在西線無變化的條件之下，能比較勝任反蘇聯的先鋒的只有意大利，日本，美國。在這當中，在軍事上，意大利和日本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意大利；美國次之。

在未來反蘇的陣線之中，西歐民主國希望於意大利的是什麼呢？關於這一點，倫敦市比較開明的「經濟學者」週刊講得很清楚，它說：

「十月三十一英政府決定派遣駐阿爾巴尼亞京城的總領事。我們必須犧牲一個阿爾巴尼亞來表示我們對於意大利的善意，那確是非常不幸；但是對於這一點表示不是不合實際的。我們所希望的是意大利能對於英政府的這一舉有所理解，使我們遲早可以公開承認這一舉對於加強英意關係所發生的作用。意大利已經屢次的表示了，只要我們能承認它在巴爾幹的領導地位，它可以和我們開談判。關於巴爾幹中立集團及和解之說，早已甚囂塵上。這種活動是不是為聯盟國所歡迎，要看它採取什麼方式。很顯然的，除非意大利的目的在侵略南斯拉夫和希臘，意大利的任

務必須是不惜任何犧牲，阻止蘇聯在巴爾幹的勢力的擴大。」（十一月四日「倫敦經濟學者」）

一言以蔽之，意大利應該將它和法國的矛盾轉變為它和蘇聯的矛盾，正如同英德的矛盾應該（！）轉變為德蘇的矛盾一樣。辦得到嗎，在目前？「經濟學者」回答道：

「意大利必須知道，巴爾幹中立的鞏固化必須獲得土耳其的合作。那就是說如若意大利想在巴爾幹方面獲得合理的發展，它必須得英法的同意。而且，要趕快。從意大利的觀點看，它必須先和法國締結某種協定，英意協定必然假定法意協定。不過，在這裏困難來了。」（同上）

是的，這裏的確是困難。

十一月三十日蘇聯進兵芬蘭，英法控制下的三大通訊社不斷發出蘇聯即將威脅巴爾幹的消息，好像是洪水快要到了。但是事實如何？墨索里尼在利益的計算上，非常冷靜。十二月七日法西斯召開最高會議，會後發表公報；一，意大利中立政策不變；二，意大利對德政策不變；三，多腦河巴爾幹方面任何可能的變化不能不直接影響意大利的利益。（十二月七日羅馬電）

日本之不能直接干與是很顯然的：第一，因為對華侵略戰爭的存在；第二，日本政府目前正笨拙的模仿着希特拉，欲聯蘇以自重於英美。不過，從久遠處看去，這是日本對英美討價還價的一套雄厚的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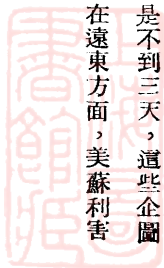
美政府早在蘇芬戰爭未爆發之前，即有過調停，制裁等類的策動，但是不到三天，這些企圖都放棄了。爲什麼？一，配合英法各個擊破的戰略；二，空言無補；三，在遠東方面，美蘇利害有一致之處。

## 六

如此，由蘇芬戰爭而產生的反蘇的空氣結果大部份只是些空氣。自然蘇芬戰爭如若出乎意料之外的延長下去，那麼，這當中包藏的突變危機也就愈多；不過，主要的矛盾在西線。如若西線的矛盾由於一個「尖端上的小革命」而解決了，那麼，這個世界傾刻之間就要面對着一個規模浩大的反蘇戰爭；如若西線的矛盾由於德國的一個由下而上的真正的民主革命而解決了；那麼，這個世界即將踏上一個新時代，和這一個新時代比較起來，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這一個世紀的蘇聯十月革命，視之將如兒戲，沒有一個預言家能描畫出它的偉大。在西線無變化的前提之下，蘇芬戰爭只能是未來可能的一個更巨大的風潮的前奏曲。

## 七

二十一年前去訪問過伊里基的「曼哲斯特衛報」的記者還健在，但是二十一年前被訪問過伊里基已經走進那輝煌的歷史殿堂。不過他那看穿歷史的巨眼所見到的東西已經一天天的在實現



了。

試一回想，二十一年前，那是何等慘淡的日子，布萊斯特·立托夫斯克協定是何等屈辱的協定，蘇聯當時在波羅的海方面的讓步對於它是何等嚴重的威脅；爲了這一協定可能發生的後果，伊里基當時曾提出過：「萬不得已，『到堪察加去』」的口號。千百萬芬蘭的，愛沙尼亞的，拉脫維亞的工農大衆爲了維護蘇聯革命的緣故，要同意撤回自己的衛隊，讓德國的公爵公主們來統治。

但是，二十一年！

今天的蘇聯再沒有理由退到堪察加去了！

（十二月十四日）

此  
页  
空  
白





二 英日同盟的殘夢

——東京談判——



此  
页  
空  
白



## 英國遠東政策的歷史的危機

據二十三日路透社電：日首相及外海陸財四相於二十二日下午八時至十二時三十分開了一次日本歷史上最長的內閣機密會議，討論由捷克事件所引起之歐局及日本所應取之對策。又據二十四日美聯社電：該夜及以後會商結果：大部份閣員皆反對參加歐戰，換言之即無意接受希特拉將防共同盟變為軍事同盟的提議；日外相又對德作一相對之提議：日本可以參加德義軍事同盟，但以對蘇聯為限。在策略的運用上，則決定：

在其他方面未有提出更好的建議時，日本不拒絕參加德義軍事同盟之可能。

可是另一方面，因為日駐德大使大島已在某種條件下允許參加，因此日內閣為轉圜起見內閣或將改組，平沼有出大島皆有辭職之可能。又據二十五日重慶專電，日政府已決定派遣近衛為赴



美親善專使，宇垣爲赴英專使，宇垣遭軍部反對，現尙未定；同時使駐德大使大島將外相有田之提議（卽軍事同盟，以對蘇聯爲限），向德政府探試，若歸失敗，則日內閣卽將改組。

以上是關於這件事的源源本本。要附加的是外相有田曾於最近爲此事往訪西園寺公，有田的提議當已得到元老重臣之同意。

在這一個意義上，二十二日四小時半的會議，不但是日本歷史上最長的一次會議，而且是一九〇五——六年日俄之役以後，第一次富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的會議；堪與之比倫者只有日俄之役前日英同盟的會議；誰都知道，沒有日英同盟，日本是不能戰勝帝俄的；同樣，這一次的決定以及其策略之運用能否成功，在某種限度上，是決定日本在華侵略成敗的指針，其意義之嚴重是不待言說的。

毒辣的還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策略：「在其他方面未有提出更好之建議時，日本不拒絕參加軍事同盟之可能。」這個其他方面自然指的是英國，尤其是英政府首相張伯倫。這重大的歷史的決定又輪到了張伯倫的身上；英政府現在不但在西歐，站在一個拿破崙戰爭以後第一次的重大決定之前，在東方，亦是同樣的站在日俄之役以後第一次的歷史的關頭；而在嚴密的分析上，英國的西歐政策和遠東是分不開的。

本來希特拉變防共協定爲軍事同盟的提議是拿來對抗張伯倫的民主同盟的，兩者互爲因果，因此爲了解這當中微妙的關係，我們不得不分析一下張伯倫十七日伯明翰演詞以後的歐局的進展。

截至十七日伯明翰演詞的發表爲止，英國的西歐政策還未說出張伯倫所像的窠臼，卽：以英法爲「止住希特拉同盟」的支柱，竭力利用德義在中南歐的矛盾，離間德意；同時外而爲虛張聲勢，內而緩和反對派的反對，也表面上拉住蘇聯；如若這種計劃能成功，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已足以對抗德國；從而切實的聯絡蘇聯爲不必要。無奈一方面德義的離間不容易成功（事實上，根本不能成功），而希特勒的馬蹄又跑得太快了，這使張伯倫十分爲難。二十一日裝着希特拉的軍艦到了米美爾海港，同日左右德羅商業協定宣佈成立；米美爾的佔領確實是威脅了波蘭的獨立；而德羅商業的成立却又明明的指示出德國向地中海突進的企圖；尤其是這後者一方面大大的激動了倫敦市銀行家們的心，而另一方面又爲大英帝國的安全撒下了一道威脅的黑影；不要忘記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爆發爲的是保障東地中海的安全（巴格達築路問題）。

因爲在這種重壓之下，張伯倫才於二十三日在下院報告了那捷克事變以來第一次有骨頭的，可以算爲強硬的報告。那報告的中心之點道：英國再不能坐視一個獨立國家爲人蹂躪，以致於失去了他們獨立的資格，如有這樣情況發生時，英國將以全力維護其獨立。當時在座的反對派除

掉一位代表英國人民戰線的比汪先生而外，誰都沒有提出反問，全院鴉雀無聲。

這一聲明逼得張伯倫不得不再度考慮蘇聯的問題。因為張伯倫的民主同盟的政策一天大比較嚴重起來的緣故，希特拉的反策動——德義日軍事同盟也就跟着嚴重起來；因此變防共協定爲軍事同盟的計劃才變成東京和柏林嚴密考慮的中心。這是第二次大戰中安排敵友的佈置。

在表面上，四強（英法蘇波）反侵略宣言，變成這第二次大戰前雙方拉攏的中心。尤其是自立陶宛感受威脅，希特拉隨時可以提出收回但澤迴廊的時候，波蘭的地位日趨重要，波外長柏克很清楚的解釋道「如英美法蘇能與波蘭以軍事保障，則波蘭可以參加這個宣言，不然，波蘭難以爲力。」這問題目前在英政府的考慮中。

其次的問題是蘇聯：當英法於十八日提出反侵略宣言的提議的時候，蘇聯即提出：西歐的問題應該和東方問題打成一片，暗示：如若蘇聯在西方負責，英法在東方亦該採取同樣步驟。這問題亦在英政府的考慮之中。

很顯明的擺在英政府面前的是兩條路：

（一）用各個擊破方法，主要的離開德意在歐洲的聯合，和離開日本在東方和德意在西方的呼應；換言之，在地中海讓步，在東方讓步，而集中其全力於防範德意志的突進，如若

此舉成功，根本就無聯蘇聯的必要。

(二)用集體防禦方式，以英法蘇爲民主國同盟的基幹，和德意日形成尖銳的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對立。在這一形式下，抗日和聯蘇(澈底的)是基本的，不可分的工作。現在英政府是徘徊在這歷史的歧路之間。日政府的策動，在利用第一種可能，其能否成功端視張伯倫如何正視這重大的歷史的決定。

在事實的進展上，如若希特拉或莫索里尼的第二步走得太快，或許英現政府會澈底改換過去的路線，而採用第二條方式，再不然，現內閣下台，讓別人來幹；如若希莫二公的第二步走得慢一點，或許張伯倫還是探試從來的第一條路線；但是這是全世界人類之大不幸，大英帝國陸軍上的大不幸，請言其故。

在歐洲，第一個決定的事實是德義的離開萬不能成功，從而在第二次大戰德意和英法的對立中，英法已經失去第一次大戰時決定的優勢：當時的英法同盟不但在多腦河上有幾百萬帝俄的軍隊牽制德軍，而且因爲意大利一時中立，後來參加的原故，英法生命線的地中海是始終風平浪靜，未曾受過嚴重的威脅。即使我們假定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德義可以分開的話，我們試一回想：雙方實力的對比，以歐戰爲標準(一九一四——一八)優勢仍就在德國。第一，我們需知，

今日的德國已經是比當時的同盟國全體更爲強大，它一方面挾有東南歐的人力物力的後援，另一方面背後沒有沙皇的威脅；第二，大家都以爲歐戰時的坦能堡的失敗爲俄國不足畏的證據，但是不要忘記：如若沒有當時帝俄在多腦河上集中的大兵，一九一四年九月間德軍也許早已進了巴黎。

在亞洲，我們希望不要忘記：日帝國主義所以有今日之強大是日英同盟促成的，但是其結果呢？看得見的是大坂代替了蘭克下，而且侵略有能使英國的遠東地位有全軍覆沒之脅。難道這樣慘憺的歷史還讓它在今日而來重演嗎？（三月二十六日）

## 德海軍上將過港赴日

——一件不容忽視的策動——

據本港昨日西報載：德政府派遣赴日之記者考察團，於昨日晨乘德郵船格那森諾過港，該團首領伏士特海軍上將接見本港各西報記者發表談話，其談話內容已發表於西文各報。

因爲這是一個不動神色的記者團，而大家對於該團首領伏士特將軍的經歷亦未曾注意過，所以這一記者團訪日的意義，也快正如德政府之所希望，在不爲大家注意中過去了。



事實上，這是不正確的。這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一次訪問。我們還記得：當英波協定談判甫告結束，張伯倫去蘇格蘭釣魚的時候（本月六日），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曾有過一次羅特島和開伊羅之行，它的意義，我們已經指摘過了。此次德政府還有一次意義嚴重的策動，那就是前德國家銀行行長沙赫特的訪問印度之行，最近因為新聞記載的缺乏，沙氏是否已經離開印度，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此行意義之重大，是不能抹殺，這只要我們回憶起德國近幾年來在近東和東南歐的地位是由沙赫特氏一手所經營起來的一事實，即可充分了解。正如同戈培爾的開伊羅之行，表示國社黨對於近東的「關心」，沙赫特的印度之行，表示它對於「中東」的「關心」一樣，目前伏士特的訪日之行，其與「遠東」有着同樣的重大意義。這三者都與未來戰爭有着不可分的關係。

在未分析國社黨這一策動的各种可能和它對於我們抗戰的影響以前，我們有先一知道該團首領的來歷的必要。

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伏士特將軍是德國海軍大元帥，海軍部方面穩健派的首領，後來因為西班牙戰爭（一九三六年七月）的發生，德國對外政策逐漸引起了陸軍和海軍中穩健派的不滿和反對；如此，在同年十二月就發生了那此後層出不窮的所謂肅軍運動，伏士特將軍就是這一肅軍中第一次的被犧牲者。

及至最近，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似乎在德國內部，傳統的所謂穩健派似乎又稍稍的抬頭了，自然經過這長時間的壓力和改變，不見得昔日之所謂穩健派，今日還保持着同一的見解。這從我們最近從巴黎方面得來的哥林將軍在上月中和義大利討論的德國作戰計劃中，可以看出。二，雖然這傳出的計劃，不見得十分可靠。這計劃共分四點：（一）在作戰以前必需獲得充足的原料供給，（二）但是因為蘇聯已經不能供給這原料，所以必需分化和中立化中東歐，尤其是波蘭，捷克和匈牙利，（三）造出孤立主義者勢力，使美國中立化，（四）澈底整理弗朗哥軍隊。這計劃看來去是包含了穩健的成份很重。

在這兒我們大概可以推斷出德政府之所以派遣伏士特將軍赴日之所以然，自然他之屬於海軍亦是擔負這重責的原因之一，因為德日軍事同盟的基礎，只能是建築在海軍的合作上。

至於談到這一記者團的任務，問題就不得不歸結到英法聯蘇的策動和隨之而起的德義轉變德日義防共同盟為軍事同盟這一點。

在本年三月十五日以前，關於德日義締結軍事同盟早即時的甚囂塵上，但是德義真正的考慮問題是在本年三月十五日以後。那唯一的動機是柏林想借此來阻止英國拉進蘇聯來參加「止住希特拉同盟」。三月二十二日日本內閣機密會議的召開就是為的討論這一問題。當時日政府的

決定爲：在其他方面未有提出更好之建議時，日本不拒絕考慮參加德義軍事同盟之可能。這是對張伯倫的一個暗示。而且這暗示，的確一直到現在還發生着力量。

此後因爲三月三十一日，張伯倫在下院聲明保障波蘭獨立，並申言已與蘇聯取得諒解，這問題又緊一步，柏林方面轉變防共同盟爲軍事同盟的要求又加強一分；雖然在那時候，蘇聯已經暗示反侵略不可分，張伯倫對於這暗示還置若罔聞。如此，直至本月七日義大利吞併阿爾巴尼亞，十三日英政府聲明保障希臘和羅馬尼亞的獨立，並同時爲議會所逼迫允許與蘇聯開始正式談判，這一問題才真正的進展到尖銳化的階段。十四日英蘇談判開始，蘇聯自然不免仍舊提出那反侵略不可分的原則和遠東必須兼顧的暗示乃至條件；而在這期間英國在野的和在朝的反對派的一部份，自然對於這一問題，亦不斷想對政府加以壓力，來完成真正的反侵略同盟；在這內外夾攻之下，英首相才第一次的在十八日議會中聲明願意考慮將遠東置於反侵略戰線以內。

在十八日以前，影響這問題的還有另一個事實，那就是十五日的美艦隊之從大西洋調進太平洋。這件事本身本來是一件非常值得慶幸的一舉，但是不幸一爲張伯倫等所解釋，又變成了一個阻力。他可以藉此暗示，而且的確暗示了：東方用不着另外成立什麼反侵略戰線，因爲美國的艦隊和中國人的血已經足以鎮壓日本在東方的亂動了。如此遠東成立反侵略戰線的迫切性被腰斬了

一半。在這一點上雖清楚如曼哲斯特衛報，還不能跳出張伯倫所設下的圈套，更何況其他。

近數日來，英蘇談判內容尙未揭曉，但是有兩點却是值得我們十分注意：（一）英外交部表示，蘇聯的提議走得太遠了，（二）英官方堅決否認蘇聯提議中有涉及遠東之點。第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第二點是專門叫日本人去深思的。

在這期間，日政府的基本態度未有脫出上月二十二日決定的象徵，但是輿論界却充分的利用張伯倫爲應付反對黨，被壓迫出來的表示：二十二日東京國民新聞評論道：如若英國果真將反侵略戰線延長至遠東，那麼日本勢不得不重行考慮她的對英在華財產和權益的態度。如若三月二十二日的內閣決定對於英國是利誘的話，那麼四月二十二日的這種輿論界的論調便是威脅——實質上不過是恫嚇而已——。

事情的波瀾曲折，大概如此。今後的發展呢，想像得到的是：（一）在中日戰事未有結束以前，日政府將永久騎在這兩面的牆上，一面吊着德義，一面吊着英法；如若英法的態度比較強硬些，她就把那恫嚇的聲音放大些，利誘的聲音放低些，這是他的基本態度，不過這態度只以中日戰事未結束前爲限：（二）那麼，德國的策動，唯有唆使日本趕快結束戰事，來準備第二着。這裏面的花樣就多了，一方面加倍努力招募乃至製造漢奸，成立偽政權，另一方面在軍事上加緊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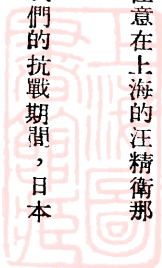
攻，趕快完成所謂坂垣的停戰線，如若那還是可能的話。這些都是我們所應該預料得到的，在這種情勢下，我們仍舊是兩個口號：在軍事上，不要讓它再進！在政治上，注意在上海的汪精衛那一羣！

對於英國，我們要鄭重指出的是：我們的抗戰就是你們的前衛，在我們的抗戰期間，日本的恐嚇將永久的只是恐嚇，不能見諸實行，畏懼是用不着的；同時保衛英國利益的不是日本的「善意」，而是中國人民的血淚。英國的人民，你們的政府或者還多所顧慮，見不到這些，但是你們是清楚的，我們期待着你們的聲音：止住東方的侵略者！（四月廿三日）

### 日本「新獨立外交」的真面目

當本月七日德義發表締結軍事協定的時候，八日日陸相坂垣就發表了一篇撲朔離迷的談話，他說，德義如情願，日本加入德義軍事同盟非為不可；而外務省則稱加強防共協定為日本不變之政策。這些談話，無疑問的在表面上是非常強硬，而日本的外交政策亦好像是已經斬釘截鐵的決定了的一樣。

但是不過三天，本月十一日，素以反映日軍部意見著稱的國民新聞又來了另外一套。在這一



天的社論中，國民新聞發明了所謂「新獨立外交」。那文章的大意道：

(一) 日本雖加入德義反共同盟，但是日本國民情緒沒有感覺與德義合作共同撲滅共產活動之必要。

(二) 日本國民對於極權主義並不感興趣，更不必一定為希特拉，莫索里尼之崇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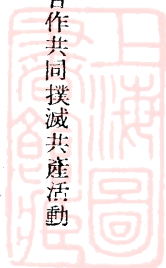
(三) 如若德義供給中國軍火或貸款與中國，則德義將立即失去日本之同情。

(四) 日本之外交政策胥視各列強能否贊助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而定。

(五) 日本準備和英國攜手，只要英國能拋棄其舊秩序維持者之脚色，而與日本合作，共同建設新秩序。

任何人都會看出這「加強防共協定政策」和「新獨立外交政策」中間的矛盾，從而任何人都不要問，為什麼三天之內就會有這樣前後判若兩人的矛盾政策的表示呢？難道日本的外交政策，真是可以三天一變的嗎？這是很自然，而且當中是有道理的。從大處說：利誘和威脅本是一刀兩面，三天前用的是威脅，但是這並不妨害三天後再用利誘，其基本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但是為什麼偏偏於三天後發表這利誘的「新獨立外交政策」，則有其甚大的特殊理由在。

我們知道，這利誘政策又是一把兩面刀，一面是說給倫敦聽的，一面是說給柏林聽的，說給



倫敦聽的是利誘，說給柏林聽的則又帶了一些威脅的成份。

關於英國：十日塔斯社正式發表了英蘇談判的內容，證實英蘇談判中的集體安全只限於歐洲，而美聯社另一方面則不斷於這幾日報告英政府所以拒絕蘇聯歐洲集體安全的提議，怕的是惱怒了其他反共同盟中的國家……日本。這正是日本之所希望的。

關於德國：因為這一次英蘇談判內容的發表，柏林方面造出的德蘇接近的謠言，更是日盛一日，這使東京十分不安，雖然，這在本質上，只是一些無根的謠言。而另一方面，德我締結物物交換商約的報告，更使上述謠言發生了不安的作用。於是日本有些兒耐不住了，他說日本並不需要德義幫忙來撲滅共產國際的活動，再則說如若德義有貸款予我或供給軍火予我之行動，則德義將立即失去日本之同情。這種論調恐怕是防共協定成立以來所未嘗有的。

不過，正如同過去我們不相信日本立即參加德義軍事同盟的一樣，我們絕不相信所謂新獨立外交政策的真實性。在過去，我們嘗一再強調，在中日戰爭未結束以前，日本無力將防共同盟轉化為軍事同盟；現在我們要指出：在英美未決心放棄其遠東利益以前，日本絕不退出防共同盟。防共同盟在目前中日戰爭中的作用，正如同日英同盟在日俄戰爭中的作用一樣的重大，這是日政府上自元老重臣下至軍部法西斯共同的觀點。如若有人以為在這一點上，在保持防共同盟這一點

上，日本內部的意見有所謂元老重臣與軍部法西斯對立，從而可以利用這對立，拆掉防共同盟中的一角，那簡直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其結果之嚴重將非任何將來的歷史家所能想像。

何以故？「利益不能撒謊」（馬爾保羅語），力量不能騙人。

然而不幸，倫敦似乎還未能了解這一非常簡潔而明快的真理。它以為，在目前存在的這些客觀條件下，日本能因英國態度之稍趨強硬，而馬上加入德義軍事同盟，而另一方面，稍為緩和，則防共同盟中的一角可以拆開。這是重大的歷史錯誤，其結果之嚴重，將不堪想像。在同樣的歷史錯誤之下，三十四年以前，英國促成了日本的強大，三十四年以後的今天，再來一次這樣的歷史錯誤，其結果，或將是毀滅了自己。

我們再說一遍，在英美未決心根本放棄其遠東利益以前，日本絕不退出防共同盟。在日本的字典上，這不可缺的退出防共同盟（或明或暗）的條件，是幫助「東亞新秩序」的建立。什麼是「東亞新秩序」？請看今日上海之租界，許多令人不能忍的事情目前正在這孤島上排演着：租界當局，受日方壓迫，一步步退讓，最近從干涉懸旗起，接連着對於出版集會都實行干涉了；而日本則在租界內擅自捕人。但是退讓就可博得日本的諒解了嗎？不，絕不。十二日日本派兵佔廈門附近之鼓浪嶼公共租界，同日上海日海軍發言人稱：如上海發生同類事件，日軍亦將採取同樣行



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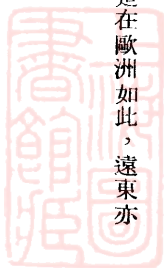
過去英政府太注意侵略者的言論了，而忽視了他們的行動，這不但是在歐洲如此，遠東亦然。面對無情的現實，這是時候了。

## 從鼓浪嶼到天津

日軍於昨日（十四日）上午六時起，封鎖天津租界，在英國橋，山口街，旭街，芙蓉街，跑馬場通道，中衛路，美國兵營街，山西道七處搜查中外行人，白河船隻亦須搜檢，同時在最近三數日中，東京各報一致採取強硬論調，來勢洶洶，不可遏止。

這是一幅圖畫，但我們在最近的過去還有過一次一幅意義相同，但是面目完全不同的圖畫。那是在鼓浪嶼：五月十二日日軍登陸，十五日提出五大要求，十七日黃昏英美法三國海軍同時登陸，十八日左右日軍開始部份撤退，同日日海軍發言人表示迷惑，東京各報則於說硬話中表示着迷惑。同是威脅第三國在華的權益，何以一月之間，就有如此的變化？此中有真意，我們讓事情自己的發展來說明。

有人說鼓浪嶼事件是上海租界問題的探試球，這是對的，探試的結果如何？不十分妙，半個



張鼓峯！我們知道鼓浪嶼的事件發展到五月二十日以後已經到了一個僵持的局面；不過如若全盤（同時對英美法）探試做不到，那麼來一個個別探試，於是五月二十四日就發生了那檢查英船蘭浦拉和法船阿拉米的「通常事件」（英外次伯特勒五月二十六日在下院語，路透電），因為這是「通常事件」的原故，自然惹不起嚴重的發展，不過在這當中，我們要注意的是同月二十六日的美船柯立芝號並未被檢查，這一插話道破蘭浦拉事件的真相。個別探試成功，自此而後，日本反英運動無論在行動上或是在言論上都頓然的表面化，一發而不可收拾。舉其大者，有本月七日丁克勒的被擊事件以及同時期中的斯皮爾被扣事件，而天津租界事件不過是這一發展的最高峯而已。而且在這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直至天津事件嚴重化以前，以上各事件在本月八日，十二日的英國上下院中似乎都未被看做「通常事件」以上的東西，而日本這一次之選出天津租界為其對手，正是利用了這個別探試的結果，向最弱的一環進攻；在這一點上，天津租界的問題和上海租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

天津事件的原委如何？四月七日偽聯合銀行經理及偽海關監督程錫庚在天津租界，被刺身死，租界工部局會同日警開始搜查，捕獲嫌疑犯若干，日方要求引渡，工部局亦曾一度交出嫌疑份子於日方審判，在這個時候，我中央政府即訓令我駐英大使郭泰祺向英政府提出抗議，認為：

天津租界果允日人之要求，是不啻「在事實」上承認華北偽政權，其影響之嚴重，將不堪設想。

其後被捕嫌疑份子又送歸英方看管，但日方則硬指被捕中之四人與刺程錫庚事件有關，英方未允其請，認為該四人在日方拷打下之招供，不能作為有罪之證明，但却願交出另外確有「恐怖行動」嫌疑之二人，並於本月七日發出如下聲明：此後一切破壞租界之中立的犯罪者，將一律送交「事實上的」地方長官（偽政權的地方長官——引用者）審判，或逐出租界。對於這一聲明，我政府又訓令我駐英大使提出抗議，認為此舉將發生不堪設想之後果，現在英租界當局對於日方之要求，仍允待日方提出確實證據時，交出以上四人，且於十三日通知日政府，提議組織綜合法庭審判；但此皆遭日方之拒絕，於是於昨晨起日本開始封鎖天津英法租界，一如本文開始時所述。

這是事情的大概的發展。

現在我們要問爲什麼日本偏偏在這個時候，偏偏在天津發生這樣嚴重的事件，它和目前的整個國際形勢以及我們抗戰的現階段有什麼樣不可分的關聯？爲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們提出以下三點：

（一）在事件的發展上，天津租界事件是個別探試的結果。本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華北無

問題的是她應該獨佔的地盤，而華中華南則在表面上還可以暫時糊塗一下，她自己這麼想，她也以為她的對手如此想。這本來是由來已久的想法，最近一月來探試的結果，似乎又證實了這一點，於是她發動了。有無證據？有，請看以下日本外交部（注意，不是軍部！）的十四日的聲明：

日本所要求的是英國幫同日本維持華北的治安和秩序（同日東京同盟社電）。

請注意那華北兩個字！日本所要求的，不僅限於華北呢？不是的，兇死而狐悲，天津的要求滿足了，上海及其他各地絕難倖避，目前的問題只是一個遲早先後的階段問題而已。

（二）在整個國際形勢上，天津事件是侵略者向最弱一環的進攻。三月十五日以後，國際情勢大變，而英蘇談判則爲此一大變中之主流：四月二十八日以後英國內部妥協的暗流又逐漸復活，五月十九日英外相的聲明爲此迴流之第一標誌，本月八日英外相在上院的聲明以及九日張伯倫在伯明翰的演詞則公開的道破英國是在追求着反侵略和妥協的兩面政策，（十日倫敦路透電）。

這種動搖的態度影響着英蘇同盟急速的結成；關於派遣史特隆赴莫斯科事件前後的英國下議院的爭論可爲此點之明證。向最弱的一環進攻本是侵略者的拿手好戲，原不足怪，不過，在這兒我們要注意的是日德義在千方百計阻撓英蘇同盟的結成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天津事件在這時

候也就有了它的特殊意義。有無證據？有，請看以下的（十四日）同盟社柏林電：

德政府認為日本對英法租界之要求是自然要求，而一般輿論則為天津租界之爭執為共  
國家與民主國家鬥爭之一環（同日該社電）。

在這個意義上，天津方面的讓步將不可避免的影響到整個國際的情勢而慢慢的將波及到英蘇談判的順利進行。

（三）在整個抗戰形勢上，天津事件是日閥的最後掙扎。在我們最近的評論中（五月十三日本報社論），我們已經指出日閥在最近的作戰計劃中已由坂垣停戰線改到相機進攻，集中其大部精力於其後方之安定和游擊隊之「掃蕩」，什麼地方是游擊隊最發展的地方，華北（最近晉西南和魯東南的激戰應從這一點上去了解）；「掃蕩」不了怎麼辦？加緊封鎖，而天津租界在他們眼中則是封鎖線中的漏洞，所以要塞起它！在目前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意義，在日本的字典中就是安定後方，「掃蕩」游擊隊，如此，我們可以看懂以下的一段妙語：

「將英國租界封鎖起來，我們可以開始建立東亞新秩序」（美聯社十四日天津電，偽津市長語）。

在這一點上，每日電訊報認為日人最近之反英運動，與其說是她的強處，無寧說是她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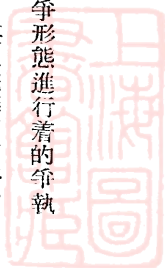
點，是完全正確的。

事情的意義大概是如此。

現在的問題是：最近在遠東以戰爭的形態進行着的爭執是和歐洲以非戰爭形態進行着的爭執在本質是一個東西；一個國家是不是有權侵略另外一個獨立國家（本月十二日英上院薛西爾語）反侵略戰線的基礎是建立在這侵略權的否定上面的。假定了這原則，那麼，東西方就不可分，而所採取的具體步驟則應視具體環境而後定。英政府目前站在這重大的決定之前。（六月十五日）

### 天津租界和但澤迴廊

自十四日晨起至目前止天津租界之被封鎖已經整整兩天了。在這兩日來的發展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有：（一）十五日日軍侮辱英人麥肯特事件，（二）同日日方唆使暴徒二千衝入租界以及五萬日僑「和平進軍」的恐嚇，（三）十六日槍殺運送菜蔬工人事件，（四）十六日日方同盟社透露出的日方四大要求：一，英日共同控制及搜查「恐怖份子」，二，嚴厲管束租界內反日份子，三，撲滅一切足以搗亂華北新秩序及經濟復興之行動，四，交出租界內所存儲之五千萬元白銀與偽政府。這些事件還可以被倫敦解釋為地方事件，但是我們不可忘記的是十六日日政府內閣



會議的決定，據同盟社十六日電：

「內閣機要會議決定支持及獎勵地方當局所採取之措施，並將決定根本解決此項問題」  
(同日同社東京電)。

經此項決定以後，我們上面所列舉的諸事實已經無論如何，不能再視爲地方的挑釁行動，而應視爲日政府有計劃有步驟的行爲。換言之，即日政府藉天津事件公開的壓迫英政府改變其遠東政策，在這一個意義上，問題是萬分嚴重的。

自從天津問題發生以後，英國官方採取了些什麼步驟呢？(一)十三日英政府向日方提議組織綜合法庭，雖然我們已經從日方的半官報道機關知道日政府已拒絕此項提議，但是直至十四日下午，倫敦方面尙云未接到日方的正式答覆。(二)十四日英法駐東京大使向日外交部提出一「強硬」之覺書，其主要內容在否認日方有權統治第三國在華之租界。(三)十五日英首相在下院報告，略謂英法大使已向日政府提起注意：目前日軍在天津之行動將引起追悔不及之後果，並謂如日方外部發言人之所稱：日政府之目的在獲得英政府與日本在華北之合作，如此項發言屬實，則目前天津事件將有超出於地方事件以上的意義而同時影響於其他列強，英政府已與法美當局取得密切之聯絡。

總括以上直至目前為止的英政府所採取的步驟似尙未超過抗議以上的階段，正如美上議員西偉倫巴哈之所說：「外交的抗議是無用的，和日本纏延更是毫無目的」（美聯十四日華盛頓電）。

和英國官方的表示正好相反，英國輿論的表示在這一兩天中是令人感激的，尤其是十四日下議院摩林所提出的具體的建議：「由英政府通知日本，倘日本不中止封鎖行爲，則英國將不許日本人民在香港，新嘉坡及檳榔嶼等地居住」（倫敦十五日路透電）最爲值得注意，其他採取經濟報復手段的提議尙不一而足。

英政府在輿論和事實的壓力之下，似乎亦開始考慮這一問題。關於這一點，以下美聯社的一個報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英政府爲預防日方拒絕英國組織調解法庭之建議，已開始考慮經濟報復手段。但此種考慮尙在極端的胚胎狀態之中，且將遭遇嚴重困難，商務部一半贊成此舉，而財務部則堅決反對此項步驟，因彼等懷疑天津事件是否值得爲英日大規模鬥爭之對象。英政府將首先獲得其自治領及美國採取平行行動之把握，但天津租界事件則不妙，因該事並不直接威脅美國之利益也」（美聯社十四日倫敦電）。



在這一關於採取報復手段，最能透露出事件真相的報告之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一) 英美平行行動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在我們上一次的 analysis 之中（本報十五日社論），我們已經指出爲什麼日本這一次找出天津來做對象的原因，所以我們的結論說：英政府是站在重大的決定之前。現在事不過兩日，我們已經可以充分看出日本的這一奸計，例如十六日日內閣機要會議就對天津租界中美德及其他第三國僑民因封鎖而發生的不方便表示遺憾，便是此中之一例。現在的問題是在那一方面呢，英國還是美國？美國態度從來即比較堅決是我們所熟知的，而其在這次事件之中必不中日方詭計亦是很顯然的，這從赫爾最近接一連二的聲明上可以測知。事實上平行行動這一個名詞本身就是一件歷史的不幸，其來源倒不是什麼平行的先例，而却是那一八一八當時史汀生和西門之不能平行，從那一次起，平行行動即甚囂塵上，但是不幸得很，每次都平而不行，美政府因爲這苦痛的經驗，有些時表現了相當沉默是可以想見的。現在的天津事件正好是一個試金石，將那平而不行的一面試一試。在這一意義上，英政府在這次事件中的堅持，不但用不着恐怕沒有美國的平行行動，而且正好是相反，只有首先是英政府的堅持，才能造出此後英美平行行動堅實的基礎。

(二) 天津事件是不是值得做英日間大規模鬥爭的對象？談到這一個問題，令我們回想到五月四日泰晤斯報關於但澤迴廊問題的那句名言：但澤市值不得一戰。這一句關於但澤市的名言在歐洲已經被指摘和批判得體無完膚，現在這一句名言似乎又搖身一變跑到東方來了：天津事件值不得英日間大規模的爭執。雖然但澤和天津事件各具其特殊性，但是這種觀點是非常有害的，因為這兩個「地方」問題都是一種象徵：放棄了但澤對於希特拉是一個危險的先例；同樣，在天津問題上的讓步，對於日本是同一個危險的先例，其後果之嚴重同是不堪設想。據各方面的報告，似乎在英財相西門領導下的英財務部很堅持這一觀點，這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因為距今八年前他是瀋陽事變當時的英外相，許多不幸的事件是從他手下經過的。

不過正如在三月前，英外相艾敦對於歐洲問題之所說：「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歷史中常常遇到一種偉大的決定事件」，目前在東方，這「偉大的決定事件」又出現了，如若在歐洲英政府能踏上反侵略之路，難道歷史就不容我們希望在東方採取同樣的步驟嗎？（六月十七日）

## 英國外交政策歷史的成敗

自本月十四日起天津英租界被封鎖以來。迄今已經是第八天了，日人在天津層出不窮的暴

行，我們不去描寫它，因為英國的下議院似乎已經注意到這是英國歷史上未曾有的屈辱，而提出他們的抗議了。現在問題的核心既不在英美的合作（請參看本報十七日社論）亦不在英國的人民，而是在英政府和她的外交政策；可惜得很，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未見到英國政府公開有所表示。張伯倫十九日在下院中只是說說希望就地解決，而英政府屢次所表示的所謂經濟報復，其目的似乎亦在促成就地解決。自然所謂就地解決者在目前只能是局部妥協，這是不用分析的。

本來自三月十五日德國併捷以來，英政府的外交政策曾有過一次急角度的歷史的轉變：從妥協政策到集體安全的轉變；英國人民有因此尊張伯倫先生為十八世紀末葉十九世紀初葉的配提者，而張伯倫亦自命為英國二十世紀的配提，這一切都是很好的象徵，但是不幸捷克事變三月以來，我們發現了這轉變還是非常不澈底，英國的內政和外交還在歷史的長夜和黎明的交替之中，對於歐洲問題的態度是如此，對於遠東問題的態度亦是如此。

正因為英國的整個外交政策是在歷史的交替之中，我們感覺到有一論英國外交政策歷史的成敗之必要。

自來（十七世紀以來）英國的外交是圍繞着三國軸心在轉動，而這三軸心，三原則都是為英國的歷史條件所規定的。這當中的第一個原則是維持英國到印度和遠東的航路，這條航路起初是

繞過非洲，後來是通過蘇彝士運河。爲着這個目標，英國在十九世紀初葉幫助過西班牙獨立（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十九世紀中葉打擊過帝俄的黑海艦隊（一八五四——五六），十九世紀末葉發動過南非戰爭（一八九九——一九〇二），二十世紀初葉，爲巴格達築路問題，和德國發生過衝突，參加過世界大戰。但是由於張伯倫的妥協外交，英國這歷史的外交政策中的第一原則發生動搖了，義阿之役（一九三五——三六）的結果威脅了紅海，西班牙戰爭（一九三六——三九）的結果威脅了西地中海甚至於大西洋和南非洲的航路。

英國外交政策的第二個原則是：對於任何敵對者保持二比一的海軍優勢，保持其與二大海軍強國相等的海上均勢，這一原則一直維持到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在這一會議中她承認美國有驅逐艦及航空母艦的平等權，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她又承認美國在巡洋艦方面的平等權。這從歐戰以後，列強勢力的再分配上看是很自然的，而且即在未來的任何可以想像的戰爭中也是對英國沒有大害的；但是不幸其後一切限制海軍的條文爲日本所撕毀，接着就是妥協政策的惡果來了：一九三一年的「一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七年的日本大規模侵華戰爭，弄到今日，日本海軍的觸鬚已伸至榆林港和斯巴特萊羣島，這是在東方；在歐洲則是一九三五年的英德海軍協定完成了這幅圖畫（德國雖然宣佈廢棄此約，但是英國還未承認！）

英國外交政策第三個原則：是不容許亞洲任何一國起來威脅印度，同樣的原則適用於歐洲，所謂支持二等強國的原則。在東方，英國爲反對帝俄，在歐戰前支持過日本（日英同盟，日俄之役），在歐戰後爲對抗蘇聯和美國又支持過日本；但是其結果如何呢？日本變成了一個叫出來不能制服的幽靈；在歐洲亦是如此，無例外的，她所支持的二等強國變成了大英帝國的最大危險。無疑問的，從廣大的歷史觀點去看，英國的外交政策在這一點上是犯了嚴重的歷史錯誤。

讓我們詳細的看一看亞洲的形勢，英國的外交政策在這兒最中心的目的是不讓任何一個國家威脅印度，而所謂維持二等強國的原則則是達到這目的的手段。英國過去支持日本以及目前在東方侵略者規避的結果是怎麼樣呢？英國自身在東方的利益之受威脅已經是有目共見的事實，不待分辯；現在要問的是印度怎麼樣？關於這一點，我們以爲勞易喬治以下的一段話是可以考慮的：

「今日的日本好像一枝劍，它的劍頭從北方直向我們的國境刺來，它現在站到我們印度的路上已走近了二〇〇〇英里，它是獨裁國家，它不能爲人控制，而却要控制整個東方。」（五月八日下院演詞）。

事實上，正如英下院議員格林伍德之所說：「今日東方的情勢是英國的外交政策所造成的」，

而且我們要注意的是：英國在任何一方面的妥協政策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在另一方面的妥協。譬如因爲英國在歐洲執行妥協政策的原故就弄到英國的海軍不得不集中到內海和地中海，如此東方的海軍力量就不得不縮小，從而阻礙着一切強硬的外交政策之執行，我們知道英國的海軍共分七區，歐戰以前，英國海軍大部份集中北海，但是遠東的艦隊比現在充實得多了；現在呢，大部份軍艦是集中在英國內海（爲對付德國）和地中海（爲對付義大利），而遠東方面則連一隻主力艦也沒有（一九一四年有兩隻）。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來，切實的完成英蘇同盟，增強黑海乃至東地中海英國友軍的艦隊以及切實的改變。從來的外交政策，促成英美的合作，加強英國太平洋上友軍的艦隊是何等的必要。這不過是一個例子表示，如若反侵略是不可分的話，同樣妥協政策也是不可分的。

不過，正如我們上邊之所述，英國的外交政策是在歷史的長夜和黎明的交替之中，我們希望英政府能洞察英國外交政策歷史的成敗，而有所澈底的轉變。正如同十九世紀初葉，英國爲貫澈她歷史的外交政策，保持大英帝國的安全，唯有以全力贊助西班牙的獨立一樣，在目前，爲挽救東方之危局，唯一的出路在以各種可能方式制裁日本，贊助中國抗戰。至於目前的天津事件是不值得英日間大規模的鬥爭，那等於向威林頓問：滑鐵鏢那塊荒涼的地方是不是值得和拿破崙一

戰。如若張伯倫真是英國二十世紀的配提的話，他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一個歷史的「是！」

(六月廿一日)

## 鎮靜和警惕

關於日英談判

據倫敦路透社二十七日電：關於天津事件英日召開談判之可能，據路透社自消息靈通方面探悉，日本已提出兩項要求：(一)天津不應許華方作反日活動的根據地，(二)同時，亦不能用爲援助中國幣制以對抗日本偽幣之根據地，據悉，英政府對第二項要求，不能接納，但雙方談判，一般的將開始進行。又據同社二十八日東京電：日外務省今日宣稱：日本因英國之建議，已允在東京談判「一切與天津有關之問題」。

如此纏延兩週的天津事件現在已經到了談判的階段了。這從英政府一路來，不管英國人民如何的憤怒，不管天津英僑如何受人凌辱，不管全世界正義的呼聲如何的敦促。始終表示希望就地解決，以及日政府一路來不管日方天津當局提出如何不能忍耐的要求，甚而至於外務省的發言人也連續不斷的聲稱天津事件不是地方事件，但是却始終未有把這些廣汎的要求正式通知英政府



——從這一方面故作不知，另一方面則知而不說的一路來的發展着，天津事件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是絲毫不足奇怪的。當事件發生之初，英方甚傳經濟報復的時候（十五日左右），我們即曾經不惜一再指摘過：這一問題不是如此簡單，尤其是當英財相西門相當有力反對此舉的時候（本報六月十七日社論）；現在似乎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在我們面前出現了。

根據路透社方面所傳出關於這一談判的報告，目前談判開始的條件大概是：（一）英政府在天津地方問題上——其一即引渡程案「四犯」上作相當讓步，（二）在一般問題上，英政府決無放棄其從來遠東政策之可能，即在繼續維持法幣的問題上亦「不能接納」日方要求，交出天津租界方面我政府所存現銀四千八百萬元；但是談判正在「一般的」「開始」，我們並不否認在談判中英政府即在所謂一般問題上，亦有被逼作有限度的讓步的可能。在這兩點上，我們，正如同天津刺程案爆發之初，我駐英大使向英政府提出抗議的一樣，抗議；在這談判中，英政府所預備作讓步決不能損害中國人民在租界合法的權利，中國作爲一個獨立國家，我政府作爲一個合法政府所應享受的一切權利——中國人民不能作爲罪犯來引渡，中國政府的錢不能如過去捷克的錢一樣，無名的交給侵略者及其偽造的所謂政府。

不過，神經過敏式的虛驚是用不着的。我們知道現在英國的輿論界對於目前行將舉行的談



判正表示着一種強烈的懷疑，他們恐怕妥協政策又跑到了東方。誠然這種懷疑是有根據的，因為張伯倫的妥協政策，因為過去在遠東許多苦痛的回憶，（最著名如去年五月的日英海關協定）；但是一切有他的限度，尤其是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之下。

何以故？遠東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不開的，尤其重要的這兒是英美合作目前唯一可能的場所。在這一點上，只要英國一天不放棄將來和美國合作的遠景，是不能馬上就放棄它從來的政策而跑到另外一個方向去的。在這一點上，張伯倫說英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爲人所「命令」（二十四日加的夫演詞）是有它必然的背景的。在同一演詞中，張伯倫還說：如若日本要求英政府改變她的遠東政策，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政策不但是關係於英國而且關係於和遠東有關的其他一切列強——這當中主要的自然是指美國。這句話當中的後半句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我們可以想像：假若妥協政策在遠東毫無保留的實現了，其對於美國的後果是怎樣呢？這恐怕要影響到將來一切英美合作的可能；其作用之大當尤甚於三月十五日的英德商業協定。此其一。

其二，目前的英蘇談判雖然是在擱淺狀態之中，但是英蘇談判並未有中斷，而且近數日來英政府所感受到的內外壓力已相當重大，爲完成這一談判，英政府是不能放棄它從來的遠東政策的。爲什麼？在整個的國際形勢上，這一轉變將於無形中使一切建立集體安全制度的企圖成爲不

可能；第二，蘇聯雖同意於將其東部國境置於反侵略戰線之外，但是她不能坐視其西方之友爲其東方未來之×的友人，這是不能想像的。

從這兩點去看，我們對於目前的日英談判應該十二分的鎮靜，因爲一切都有牠的限度，主觀的企圖是不能超越牠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却又不能不以加倍的警惕，去迎接國際上的逆流以及從這一逆流所發生的漢奸走狗以及一切有形無形動搖份子的活動。在國際上，我們應該充分知道：妥協政策現在無論在歐洲和東方都還未死去，而且有些地方，簡直是方興未艾；在後一點上，我們知道汪逆最近已經到了天津，準備在「七七」成立什麼偽聯邦政府，這是我們大家看得見，聽得到的；但是我們更要注意的是一些氣壓一低就撐不住氣的動搖份子的活動，他們有形無形破壞我們的既定的外交國策，他們有形無形破壞我們舉國一致的統一戰線；這一羣是同樣危險的，我們要辨別它，防範它，打擊它。（六月廿九日）

## 英國和日本的歷史因緣

你曾在眼前出現過的幻影啊，你現在又翩翩來臨。

在個人的生活中，常有幻影出現的片刻，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中似乎也有這樣的時候，尤其是在一個意義嚴重的轉換關頭。英國和日本的關係便是此中之一例。

據二日電，英日雙方的天津地方代表預計於昨日先後到達東京關於天津事件的日英談判不久即將舉行。與東京談判即將開始同時，上月三十日起，日軍加緊封鎖天津英租界，限止出入，並加緊搜查行人；二日又發生英人安徒生受辱事件——這是天津一方面的，在東京，則日本各報紙一律要求日政府採取強硬態度，堅持英國放棄援華政策。東京談判是在這樣的空氣之下舉行。

英政府始終堅持把這次的天津事件作為地方事件的解決，這是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就知道的。但是有人覺得奇怪的是保守黨反對派首領邱吉爾竟於上月二十八日發言支持英政府的這種忍耐政策。他這種態度有兩種看法：一，我們知道最近英政府改組的聲浪甚高，據倫敦議會走廊的廊議的消息，張伯倫準備於大選前或者大選後下野，已內定邱吉爾上台，因此近來邱吉爾的發言已隱然有負責之概；這從本年三四月來，邱吉爾先生屢次在議會中為英首相解圍（最值得注意的是四月十三日關於廢棄英義協定的議會辯論時邱吉爾態度和發言，他支持張伯倫）看，或者是可信。二，邱吉爾先生這一次的發言的確是根據他自己的前提：即是說目前英國的忍耐只是一種一時彌補的做法，而英政府的基本政策還是強硬的，因為從大英帝國利益分配的比重上看，的確是

此中注重於遠東；因此，他主張現在應該集中全力完成英蘇同盟，建立歐洲集體安全制度。如著歐洲全面的集體安全制度建立起來了，遠東的強硬政策自可暢行無阻。這種看法，無論如何，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基本的前提是，英國的遠東政策在本質上不屈服，不退讓，不安協；不如此，則「一時忍耐」要變成「永久的忍耐」。

我們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但澤危機是和目前的天津事件有着緊密的關聯。這是東西侵略者在世界棋盤上向着一個目標的一步棋——打擊英蘇同盟；從這一點上去看；邱吉爾先生對於英政府忍耐政策的解釋就有一點不大說得通了。據我們看這當中有更深厚的背景：從這兒我們就聯繫到那上面說的歷史的幻影。關於這一點，我們有一篇很好的材料，足資佐證。「倫敦市」的一個經濟雜誌，統計學者在它最近（六月十日）的一期裏發表了一篇關於日英關係的文章，題目叫做「爲日本」，它開頭說道：

「大家都以爲應該想種種方法和蘇聯訂立一個適當的和可用的協定，但是無論如何不能犧牲日本來完成它。我們在對日的關係上，已經犯了很多的錯誤，我們不能再犯其他一次的錯誤了，因爲從其他方面來的利益還在不可知之數。無問題的，日本以爲我們對她很壞，因爲我們在戰後拒絕和她繼續那同盟。自然，誰都知道這是爲了求得另外一個列強的歡心而被取消的；但是無論

是在道義上，或是在政策上，得罪了一方，求歡於另一方，是不對的。沒有人不承認當英日同盟存在的時候，日本沒有一次不是忠實的完成了牠的任務。牠在歐戰中爲我們輸送軍隊到美索不達米亞，牠爲我們保持了遠東的利益。大家諒解：牠應該在戰爭結束以後，作爲牠在戰時幫忙的謝禮，在滿洲獲得「某種權益」。但是當他要求這權益的時，我們却和別人在一起反對牠。（同誌，六月十日號，七四一頁）。

這是一幅歷史的幻影，這是「倫敦市」中最頑固一派的意見。從這一個近於秘密文件的東西裏，我們可以了解許多前此朦朧，甚至不能了解的東西。例如：日本在歐戰時關於滿洲一方面的要求，是事先得知某方面的諒解的；華府會議是因爲美國的堅持才得到那差強人意的結果的；「倫敦市」的頑固派始終以爲一個友誼的美國值不得一個同盟的日本，而以爲日英同盟之廢棄是一件政策上的失敗的——從最後這一點上，我們或許可以了解爲什麼九一八事變當時，英外相西門不能和美國務卿史汀生一致行動的道理，因爲如上面之所說：滿洲早就作爲歐戰時日本對英幫忙的謝禮向日本讓步了，華府會議從「倫敦市」看來已經是失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當然再不應該蹈華府會議的覆轍。

從以上這一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最低限度，目前在「倫敦市」中還有一派人是始終

抓住這歷史的幻影不放。因此，天津事件中英政府的忍耐政策才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評。

不過，「好吧，你從雲中霧中跑出來的幻影，你可以自由飛翔！」（歌德），我們現在來看你一個究竟。從上面所引的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得清楚：如若那幻影果真是實現，其結果是什麼呢？（一）在東方拋棄了蘇聯，（二）在世界舞台上，拋棄了美國。這兩點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上是萬萬做不到的。（一）誠然現在談判中的英蘇同盟還只局限於歐洲，但是我們可以想像蘇聯容忍她的西方之友爲其東方未來之敵的友人嗎？（二）誠然，日本在歐戰時爲英國送軍隊到美索不達米亞，爲英國保持了遠東利益，但是我們要問：決定歐戰命運的是美國還是日本？如若沒有美國，在第一次的歐戰中，英法無法採必勝之權，難道第二次的戰爭可以是例外嗎！

從這一個觀點上去看，所以我們才說那是歷史的幻影；而且，不獨此也，英政府在天津事件上的任何讓步，皆足以引起美國和蘇聯的懷疑，使英美法蘇的團結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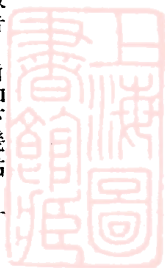
上月二十四日，倫敦新聞記事日報在它的一篇關於日本沙門魚在英國傾銷的社論中道：「當我們在遠東（不，全世界——引用者）希望別人幫我們的時候，我們讓日本傾銷將在美國引起嚴重的懷疑」（二十四日路透電）。東京談判，不成問題的是比買賣沙門魚嚴重得多。

無論從那一個觀點看，東京談判中的任何讓步皆足以引起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如若那歷

史的幻影在這當中還有多少作用的話，那麼人們就不應該忘記：事勢變了，現在是「讓死者埋葬死者」（基督）的時候了（七月三日）。

## 日英談判的回顧與前瞻

二十一日日英東京談判舉行第三次會談。綜合這三次會談中可注意的報告，有如下幾點：十五日克萊琪有田第一次會談後，克氏向倫敦報告，略謂日政府之態度無寧為希望英政府能從日本方面及日本之困難方面了解中日戰爭。（十七日張伯倫在下院報告）；同日英前外相艾敦問：日政府是否未要求將東京談判擴展至天津事件以外，張伯倫答，否。十九日第二次會談後，日外務省發表公報，略謂雙方討論「關於天津事件的一般背景」有田外相提出備忘錄，要求英國「承認事實上戰爭狀態之存在」以及「日本為應付新局勢而採取之各項措施」；又據同日海通社東京電所傳「日日新聞」之報告，十九日有田向英大使力說以下三點：一，英國善意考慮日本在中日戰爭之要求，但避免足以引起英國已屈服於日本之一切印象，二，英國考慮華北之新局勢，決定實際步驟，以決爭端，三，在談判中避免一切片面要求。二十一日第三次會談後，日外務省發表公告，談判已獲得若干進展。二十二日內閣舉行臨時閣議承認二十一日談判中所獲得之初步諒解。



這些報告大部份是從東京方面來的，倫敦方面的正式報告尚未發表，二十一日路透社外交記者亦只云英政府願意擔保租界之中立，並致慮是否可以在不損及英政府及其他列強之利益下，成立一範圍較廣的，適應於此非常時的臨時協定（同日路透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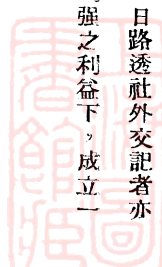
一週來東京談判的經過情形大概如此，很顯然的單憑這一點材料，遽下論斷是非常危險的。不過有一件事是非常明瞭的：從天津事件一路來的發展以及這一事件的性質本身看，日內閣居然能在二十二日的臨時閣議中承認二十一日談判中所已得之諒解，二十一日諒解的性質是不問可知

的。

現在我們不必去追尋二十一日諒解的枝節，而且也不可能；因為很顯然的，據這幾天來的發展看，不但是最近我們得不到關於這一次諒解的詳細報告，即便是將來，恐怕也同樣是得不到。這又如邱吉爾去年九月時之所說「燈光熄滅了！」。

當前的問題是從更廣大的觀點展望日英談判的前途。如若我們能够明瞭日英談判是怎樣形成的，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明瞭這一談判以及這一談判所產生的各種產品在一個更廣大的歷史潮流中發生怎樣的變化，不管它目前是怎樣的一種化合物乃至混合物，爲此，我們回顧。

天津刺程事件的發生遠在四月九日，但是經過整個的四月，日本未有嚴重的提出過這一問





題。何以故？四月這一個月，在英國，正是英國人民向張伯倫政府妥協政策叛變的一個月，日本知道得很清楚，沒有第五縱隊的勢力幫忙，她的恐嚇伎倆是無所施其技的。

六月初，繼五月十二日的鼓浪嶼事件張鼓峯化了以後，日本開始正式提出這一問題，這時在英國已經是離那「狂飈突進」的四月快一個多月了，五月三十一日蘇外長發表了那著名的外交演詞，唐寧街的橋下已經不知道流過了多少潮水。當時在英國，據我們所知道的，對於英日關係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還是繼承着「四月英國」的傳統，主張強硬，以哈里法克斯爲首；另一派因爲聯蘇發生問題，主張和緩，以西門爲首。後一派的意見較爲具體的發表在統計學者的一文上（六月十日），該文已爲我們分析過。

六月十四日，日軍開始封鎖天津租界，這在英國發生的反響起初是一般的憤怒。十五日（同日）左右的英國一般輿論界的言論可爲佐證。憤怒的潮流一過，前述兩派意見的分歧又重新表露了出來，這表現在對日本採取報復手段的一問題上。強硬派主將採取報復手段，而緩和派則主張慢一步再講。

這一個爭執從六月中旬起一直延長到六月底（六月二十八日）。在這期間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最能代表緩和派意見的六月十八日星期泰晤士報的評論，它說：「對日制裁是錯誤的，除非我們

準備戰爭」(同報)最能代表強硬派的意見的是和外交部特別接近的每日電訊報的評論，它暗示英國可以採取的報復手段有：一、廢棄一九一一年日英商約中的最惠國條款，二、加重日貨的入口稅，三、對日本海運採取有效步驟，四、維持中國法幣，增加(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以外)信用借款(同報)。但是採取報復手段即是戰爭的前一派的宣傳終於勝利了，我們請聽一聽這一派的宣傳所發生的惡影響：「在這幾天，議會的走廊裏公開的討論着遠東明興的可能性。這一次日本擔任軸心國的主腳，大家都認為無問題。大家都看歐洲為主要的危險地帶，而東方的糾紛則應盡量避免。七八九三月公認為危機之月。投降是戰爭外唯一的可能。辯論缺乏現實感，定命論支配一切」(觀望者，六月二十三日號)。

六月二十八日邱吉爾的出馬，解決了這兩派的鬥爭。他在二十八日的演詞中說道：「當我們在地中海的地位未有穩固以前，我們不應該輸送我們的艦隊到遠東去。如若我們在歐洲地位鞏固了，那麼日本就又要恢復那著名的客氣了」(同日路透電)。這一演說對於英國現政府解圍的作用，殆又過之於四月十三日的演詞之於廢棄英義協定的爭論當時。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英國現政府所最擔心的是保守黨內部的分裂，為避免這一分裂，張伯倫才有那三月三十一日驚人的保證波蘭和開始聯蘇的舉動。但是邱吉爾這一演詞是有它的基本前提的，一、對日的容忍政策只是一

種權宜的處置；二、這種權宜處置必須以完成英蘇同盟爲其背景。關於後一點，邱氏當日的演詞可爲明證；關於前一點，同期間伯明翰郵報的言論可爲佐證，它說，僅僅乎是因爲歐洲局勢目前是在一種不可知數之中，張伯倫的對日容忍政策，才可以容忍（同報）。

從六月底起，容忍政策就逐漸發展而成爲既定政策。總括容忍政策的基本內容可以得到以下三個要點。

(一) 希望日本內部的緩和派可以得勢。

(二) 經濟報復手段無效，而且危險；美國能否合作更在不可知之數。

(三) 歐洲事件重於東方，故在遠東必須容忍。

關於第一點，英首相於其歷次報告中，屢有暗示，而上月底倫敦星報的意見，更足爲此點之證明，它說日本有一大部輿論是不贊成日本軍閥的冒險的，這一派將來會逐漸得勢（同報）。這正確不正確呢？曼哲斯特衛報（六月二十三日）回答得好：戰爭中軍部常是跟住前線指揮官，而政府則常是跟住軍部（同報）。

關於第二點，星期泰晤斯報力言其危險（同報十八日）；統計學者則力言其無效，而日美國的合作是靠不住的（同報二十四日）這正確不正確呢？這是不正確的。這當中的基本問題是美國

的合作；但是如若真要美國合作的話，第一英國自己必須首先站得住（觀望者），第二，英政府根本就不該大事化小，而是應該接受日本軍閥的挑戰，將問題作爲一般問題而處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才能合作（新政治家二十三日）。

關於第三點，這大概是目前英現政府的容忍政策的唯一根據，據我們所知道的，英國大部份民衆之所以容忍這容忍政策者就是因爲這一點，雖然這一點的根據，仔細研究起來同是值得駁。不過，從這兒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英國保守黨中的前進部份，英國的前進政黨和人民只有在以下兩個條件下容忍張伯倫的容忍政策：一、所有對日讓步不能超過應急式的權宜處置以上；二、在歐洲結成英蘇同盟。如若這兩點做不到的，那麼，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事件自身的發展來批評和否定這一談判以及它所有的物品。這兒也就是爲什麼遠東不能有明興的道理。從這兒我們也可以看出最大的危機不在目前，而是在八月和九月。這一個時期不但是歐洲的試鍊期，而且同時是遠東的試鍊期，有許多人看到這是東西兩大明興到來的時候，這正確不正確呢？不正確的，何以故？請看以下一段：

中央社紐約二十一電：紐約時報十九日以「日本要求另一慕尼黑」爲題，將慕尼黑協定前之歐局與目前遠東之局勢相比較，著爲長篇論評，其結論稱：「前後兩相比較，事實極相似，所

差異之唯一要素，即慕尼黑會議時，美政府居於旁觀地位，其主要關心乃在和平之保障。對於此次遠東局勢，美政府已明告日本，吾人（美人）在華擁有鉅大之直接利益，對英日爭執之擴大範圍，不得不深為關切。日本雖企圖促成另一慕尼黑，但若忽視此警告之一切涵義，則殊為不智」云。

這裏是問題的關鍵。（七月廿三日）

## 有田克萊琪協定

英日東京談判於本月二十二日續開第四次會議，二十三日東京方面發表有田克萊琪共同簽署之備忘錄，二十四日英首相張伯倫在下院報告東京談判，並宣讀二十三日之備忘錄。該項備忘錄由海通社發出者與由路透社發出者，在措詞及用字上，略有出入；但細攷其內容，並無不同。該備忘錄原文如下：

英政府充份承認中國之現實局勢，即大規模之戰爭，正在進行中；並注意（認明——海通社稿）在此種狀態繼續存在時，日軍有特別需要以保護其自身之安全及維持彼等控制地域中之公共秩序，及禁止或除去任何足以妨害日軍及有利於其敵人之行動及原因。英政府對於

日本軍人執行上開目的時，無意加以阻撓，英政府並將乘此機會，曉諭英國在華官民，同時依照執行（二十四日倫敦路透電）。

很顯然的，根據這一協定，英政府已正式承認：（一）中日間有戰爭狀態的存在，（二）日軍爲保護其自身之安全及維持其控制地區中之秩序，可以提出各種要求……直接的，間接的有關要求，（三）英政府對於上述要求，無意加以阻撓。如此，英政府一舉改變了她在遠東的政策，拋棄了九國公約和國聯歷次的議決，這是不用分析的。

不過問題還是扭轉到現實來好；現在大家關心的是這一協定的實際作用，因此，在昨日的英國下院中，就有人提出：（一）英國此種讓步是否構成英國在事實上承認日本在中國佔領區內之主權（韓德森問）；（二）此項協定是否妨害中國幣制及阻礙英國對華信用借款之權利，對於這兩個問題，張伯倫的回答皆是「否」。

關於第一個承認日本在佔領區內主權的問題，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協定原文中，並非用的是「佔領地區」而是用的「在日軍控制下的地區」；究竟什麼地方是由英政府以爲日軍可以控制的地區呢？據我們想是華北。誰告訴你的？泰晤斯報有這樣的暗示：二十二日該報評論道「我們必須承認現在華北的無情現實，在那裏日人在軍事上是佔着極大優勢，大部份城市是在他們手裏……」

……如若日本認爲這是英國所必須承認的天津問題的一般背景，那麼，天津地方問題的解決還可以有希望」（二十二日路透電）。這還不够清楚嗎？因此，我們想，如若韓德森氏的問題改爲：英國此種讓步是否構成英國在事實上承認日本在華北佔領區內之主權，我們想那回答恐怕就要有一點不同了。

關於第二個維持中國法幣的問題，這一個問題的「一般的背景」，我們已經在「論英國經濟政策」的一文中（本報七月二十一日社論）分析過。目前關於這一點，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本月二十二日泰晤斯報「城市版」中提出的幾點暗示，它說：英政府在未有決定加強維持中國法幣以前，必須和其他國家商量，尤其是和遠東商業利益最大的美國商量，美國對此事不能坐視（二十二日倫敦路透電）；言外之音，好像美國坐視過。在這兒我們想到本年三月八日英政府對我的五〇〇萬鎊幣制大借款，這是西門財相時常在下院提起的。不過我們不可忘記的是三月九日邱吉爾先生對於這一次大借款的評論，他說：「直至今日只有美國給了中國相當的實在幫助，而我們（英政府）的幫助僅限於購買汽車的幾十萬鎊。」（三月九日倫敦路透電）；英政府五〇〇萬鎊信用借款是在美國貸我二五〇〇萬元美金以後，後者是因，前者是果。將三月九日邱吉爾的評論和七月二十二日泰晤斯報的暗示一比較，泰晤斯報暗示的用意還不够清楚嗎？

據我們想，這兩點或者可能是英國這一次在「一般問題」上讓步的「限度」——自然，限於看得見的。

其時，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平沼二十二日對新聞記者發表的談話，他在這一談話中提出兩點：（一），日本可以承認英國在華的權利和利益，但是這必須以英國承認日本，僞滿洲國和僞政權的互相及互依關係爲前提，（二）日政府對於歐洲的基本政策已經決定，不受東京談判結果的影響（二十二日東京路透電）。據每日電訊報說，此次談判中的讓步是雙方的（二十四日倫敦海通社電），我們不知道日本的所謂讓步是些什麼東西，如若這是日本尊重英國在華權益的話，那麼根據平沼的談話，似乎英政府要達到此目的，還非出更巨大的代價不可，從這一點上看，目前英國對日妥協雖然已是可觀的「局部」，但是並沒有解決了問題，而且恰巧相反，妥協正未有已時。日本將以怎樣的方法來獲得這全部妥協呢？我們所提出的平沼談話的第二點暗示出這當中的消息，他說：日本對歐基本政策——德日義反共協定的政策，不受東京談判之影響。換句話說，英法如若想拆散德日義訂立軍事同盟的可能，非出更巨大的代價不可。

這是事情發展的真實的趨向。然而有些人看不見這些，夢想着以爲英日問題已經全部解決了；這些人只有讓事實來教訓。（七月廿五日）



## 給英國人民

啊，如若她能够真正的深切的知道：  
她偉大的名是如何爲人普遍的憎恨；  
全世界如何想對她加以無情的利刃；  
每一個國家如何當她做最壞的仇人；  
曾經一度爲人崇拜過的虛僞的朋友，  
如今收拾起自由的美名，倒轉來要禁錮他們！

——拜輪——

幾日來這偉大的歌聲總是在我們的身邊圍繞着；好像一世紀以前的光景又在眼前出現了。  
昨日深夜，我們從倫敦收到如下的消息：二十六日倫敦路透電：「援華委員會將於明日（今日，七月二十七日）在西城舉行大規模的抗議遊行」（同上倫敦路透電）。這一個簡短的報告使我們興奮，因爲它使我們知道張伯倫並不是英國，由張伯倫一手造成的日英協定更不是英國人民的責任，於是我們感覺到有和你們……英國人民說幾句話的必要。



日英協定簽字了，你們對於這一協定的批評已經由議會質問，輿論指摘以及今天你們即將舉行的抗議遊行表現出來了，但是我們以為這是不夠的，因為當前的問題太嚴重了。

第一不可不注意的是：即為英國自身着想，這一次の日英協定並有解決了日英間全部的問題。這一點，你們的反對派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說得更清楚的還是柏林前面的觀察，他們以為一如二十三日首相平沼之所示。日本在最近數月中將以加強的執拗要求英國自東方撤退，這將引起更多的磨擦。英日二首相發言的互相矛盾已經足為此點之暗示。平沼謂英國往後的對華經濟援助日本將認為敵對行為；而張伯倫今日（二十四日）在下院却聲稱，東京談判不足以妨害中國的法幣和英國的對華貸款（二十四日柏林海通社電）；而柏林晚報則認為「除非英政府準備採取戰爭行為，英政府往後的談判中，只有一步一步的後退」；羅馬政界則以為「如若談判如開始時的一樣進行，其結果唯有英國退出遠東」（二十四日巴黎路透電）。這些話有根據沒有呢？有的，在事實上，天津租界的封鎖，不但沒有解除，而且還在加緊，此其一；日本內地及我國被佔領區域的反英運動不但沒有停止，而且還正方興未艾，此其二（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路透美聯電）。在言論上，二十三日日首相聲明英國在華權益可以得到日本的承認，但必須以英國承認日，偽滿，偽政權的互相互關係為前提，此其一；日本對歐的基本政策已定，不受東京

談判之影響，此其二（二十三日東京路透電）。

第二不可不注意的是這一協定目前對於美國以及將來對於整個英美合作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二十三日華盛頓方面表示：「如若日英協定，為日本軍閥所誤解，那麼遠東將發生重大的事變」。（二十三日華盛頓美聯電），這表示華盛頓方面的懷疑。二十四日倫敦新聞記事報也知道這一點，它說：「怕的是美國和蘇聯方面更看重日本方面的解釋」（二十四日倫敦路透電）；果爾不出所料，二十五日華盛頓方面認為「日英協定為日政府在外交上之一大勝利」而預料「直至今日在遠東平行的英美政策將從此而分道揚鑣」（二十五日華盛頓電）。然而法國的巴黎晚報抗議美政府的態度，它以為英日之妥協乃美國在天津事件中袖手旁觀之所促成（二十五日巴黎海通社電），而另一方面，倫敦每日郵報却暗暗的把一筆賬寫到美國孤立主義者的賬頭上去（二十五日倫敦路透電），這正確不正確呢？不正確的，如若英政府想得到美國的合作，一開始就不應該將天津事件視為地方事件，而是應該不折不扣的接受日本軍閥的挑戰，將問題擴大了，美國才能來合作；不此之圖，而有今日，復有何罪歸於美國之可能？我們想，關於這一點，你們是十分清楚的。

這是非常嚴重的，今日的英國無論在東方和西方，要完成反侵略的任務，非有美國的合作不

可；但是當前的英日協定却將這一合作的遠景弄得十分朦朧了。這不但影響到遠東，而且影響到歐洲。去年一年中的歐洲的事件——併奧，慕尼黑，已經將美國人民對於英國維持民主的信心動搖了。你們想一想，再有今日這一協定，美國人民苦痛的印象將是何等的深刻？從此以後，更憑什麼去號召？在這種情勢之下，孤立主義者正振振有詞，如何能談得上歛跡？羅斯福總統如何能通過中立法案？羅斯福總統即便有全副心腸做威爾遜，又將如何做起？

第三，不可不注意的是這一協定對於蘇聯以及正在進行中的英蘇同盟的影響。關於這一點，有些所謂民主國家的報紙以為，由於日英協定的成立，英蘇同盟將更快的成立，理由大概因為他們想英國在遠東減輕了一副重擔，現在可以集中其全力於歐洲，從而蘇聯在歐洲同盟中應擔負的責任也減輕了。這正確不正確呢？這簡直是白日做夢！須知蘇聯是跨歐亞兩洲的國家，英法不得已可以從天津撤退，而蘇聯的西伯利亞國境却永遠不能從偽滿洲國邊境搬到莫斯科呀！我們以為恰巧相反，正有如法西斯統治之說，「蘇聯將因此更加强其對英之態度，而其對於民主國家之信心，將受「更大之打擊」（二十四日羅馬電），如此，不可避免的將影響到英蘇談判的進行。在這兒我們必需明瞭：不到兩個月前（五月三十一日），蘇外長莫洛托夫還再度聲明過蘇聯不承認侵略事實及繼續援華的外交政策。如今他眼看見她未來的西方之友將為她東方未來之敵的友

人，她如何能不在未交這友人以前，發生十二分的警戒？如若英蘇談判萬一不幸而失敗了，我們想不管在表面上是爲的什麼樣的一個技術問題，其最基本的理由當來自那對於英國反侵略誠意的懷疑！

現在我們不談我們自己，單從以上所列舉的這三點，我們可以看出：日英同盟不但是英國對日的一宗可恥的投降，而且是對於全世界民主勢力一個嚴重的打擊。我們知道，這不是由於你們的錯誤所造成，但是挽回這錯誤的責任却首先是落在你們的身上。

其時，二十四日張伯倫在下院聲明：英國對華的基本政策不變；「好，拿出事實來！」——堅決的要求你們政府兌現，這是你們，英國人民今天不能推諉的責任（七月廿七日）。

### 英國遠東政策的目的

三四日英國上下議院的外交辯論，仍舊是集中在遠東問題，誠如五日曼哲斯特衛報之所說：「以遠東爲日英利益鬥爭之場所，四日張伯倫的下院答詞更能異乎尋常的道出英政府的希望和「恐懼」（五日倫敦路透電）。

綜括英外相三日在上議院，四日英首相在下議院的答詞內容，我們可以說在英日東京談判的

具體問題上，英政府的表示仍舊是不出上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和本月一日諸次中所表示的範圍；措詞曖昧，莫測高深。但是有一點，却是值得我們充分注意，即英外相和首相對於英國遠東政策的剖析，這大概也就是上引曼哲斯特衛報一語之所從出。

在三日的上院辯論中，薛西爾爵士提出張伯倫之所謂中日問題的「公正而平等的解決」一語，加以責問。哈里法克斯在他的答詞中說：

「我們對於日本在中國之行動，未嘗隱藏過我們的觀點，我們不得不注意有關各方之利益，尤其是中國之利益，但是雖然如此，我們充分認識日本因為她的地理地位及經濟要求所應有的特殊地位和利益。……英國遠東政策之目的不能如薛西爾之所提示……其目的無寧為中日大規模爭執尋求一公正及平等之解決。我希望英政府能如其所願，在適當而有效之時機，利用其調人之地位。我不相信人們的善意不能為中日戰爭求得一解決，既對中國為公正，亦無損於其他列強。」（三日路透社倫敦電）。

這種觀點雖為我們所熟知，但是不能為我們中國人所理解；但是四日張伯倫在下議院的答詞還更加令人危懼，他用兩個基本的理由解釋目前英國的遠東政策：一、日本內部有所謂緩和派——穩健派的存在，二、英政府不能兼顧歐洲和遠東。

關於穩健派的第一點，他說：

「無論如何，有田克萊琪協定是使我們可以討論尖銳的天津問題，即其中許多困難的一部份，看起來英政府亦不難與日政府得到諒解。我是故意這樣說，因為雖然問題的解決不能是扶得東來西又倒，因此必須是整個的，但是現在確實證明了：現在和我們談判的人並不如在華日人一樣的過激和無理性。」

關於歐洲和遠東不能兼顧的一點，他說：

「我們已經在歐洲承受下非常重大的責任和義務。其結果爲如若有事發生，我們不得不起而參戰。如此，我們不能再在遠東承受同樣的責任……我們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最近數月中或許有更嚴重，更接近的問題發生，我們必須保存我們足以應付任何事變的實力」（四日倫敦路透電）。

這個邏輯是很簡單的，英國遠東政策的目的在爲中日戰爭求得一公平平等之解決，而此以日本內部穩健派的抬頭爲前提。但是如若歐洲有事，英國在遠東則不能不採取更加容忍的政策，從而所謂中日戰爭公正而平等的解決，也就不得不更遷就日本（穩健派的日本——引用者）一方面的要求。

在英政府的眼中，日本方面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什麼呢？關於這一點，最近倫敦泰晤士報有一篇非常曉得玩味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該報東京記者說：

「日軍轟炸重慶和成都的目的在說服中國政府方面的動搖份子，抵抗下去是沒有用的；而另一方面對於租界的壓迫則爲使各列強亦明瞭和平爲可欲。如中國表示願意談判，近衛聲明中不與現政府談判一條可以取消。日本人盡量誇張和平目的；其原則爲盡可能的抓多少算多少，但是既然談和平，這就表示對於日本和平亦已值得一談。絲毫沒有官方的指使，我們可以估計日本最基本的要求大概將爲——

(一) 承認滿洲國。

(二) 華北加入日圓集團，由日本開發華北資源，華北政府接受日本顧問。

(三) 內蒙由日本駐兵。

(四) 中國先入反共協定，其結果將爲一反對蘇聯之同盟。

海南島與台灣一樣，歸入日本之殖民地帝國。華中及揚子江流域的解決則將視圍繞着租界的鬥爭的結果以及英國對於東亞新秩序的態度而定。撤兵問題將不如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麻煩。軍隊不能馬上自淪陷區撤退，因其後果將爲土匪遍地。但是撤兵時間及數目則可以確定，列強照例



希望將最壞的時辰延長下去。這裏提出的幾點是日本的最低限度要求。再少似乎日本將難於接受，無論中國等待多久」（七月十一日倫敦泰晤士報）。

在這裏邊，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所謂「華中及揚子江流域的解決則將視圍繞着租界鬥爭的結果以及英國對於東亞新秩序的態度而定」的一句，尤其是因爲那篇通訊發出的時間正當英日談判快要開始的時候。有田克萊琪協定的成立難道和這一點沒有關係嗎？——這都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問題。

我們並不是說「中日戰爭公正與平等的解決」就是以上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的實現；但是如若歐洲有事，這一種可能性也並不是全不存在。很顯然的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不相信有人會提出什麼公正而平等的解決；但是設若歐洲有事呢？

因此，我們不得不來簡括的看一看歐洲事件發展的邏輯。歐洲局勢決定於英蘇談判和英國內部的發展。英蘇談判最近（七月三十一日）由於英法軍事團的派遣或許能有一點新的展開，但是綜合各方面的報告，過早的樂觀是沒有理由的，最低限度沒有人能擔保在八九月所謂潛在的危機之月到來的時候，英蘇談判能確定的得到什麼結果。在這一個人可能性甚大的遠景下，又如巴黎秩序報白地那克斯氏之所說，「歐洲的九月決定（意即明興會議——引用者）」是可以預見的。這

從兩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上月十日張伯倫對於但澤問題的聲明，雖然這一聲明不容誤解，但是泰晤斯報翌日的解釋（七月十一日同報社論：「英國和但澤」）却是和我們平常所預料的有點稍稍的不同：在這裏，它指出三月底波蘭之所以不能接受德國對於但澤的要求，其原因只是因為其時正值希特拉吞併捷克和米美爾之後，換句話說，換一個時辰，波蘭是可以接受德國的要求；如若英政府也有這樣的想法，那就難怪法國最偉大的明興主義者代阿氏馬上就揚言說，關於但澤的和平談判已經在空氣中走動了（巴黎工作報七月十一日號）。另一方面是英國內部的發展，在這裏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七月初邱吉爾入閣之遭拒絕，第二，保守黨的右派不斷對於真正的集體安全的反對派加以挑撥戰爭的罪名（例如北孔威爾區的複選事件，參看曼哲斯特衛報，七月十二日號），這都是些不祥的朕兆。

其時，不可不注意的是最近幾天來，德軍不斷在但澤邊境集中；而本月三日復有日本駐德義大使在齊爾諾比奧的會談，他們說是討論日本參加德義軍事同盟的問題，但其實都是在準備東西侵略者的兩大明興。

現在確定的判斷是不可能的，但是如若歐洲不幸又走到去年九月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斷言，東方亦絕難倖免。其時：歐洲有事，所以遠東要退讓；遠東有事，所以歐洲要退讓——這可能是

今年九月的事件的邏輯。(八月六日)

## 東京談判的幕後

英日東京談判自從上月底停頓以來，一直到本月十一日，沒有什麼新的發展。在這期間足以影響東京談判的外在的國際事件：第一當推上月三十日英政府派遣軍事代表赴蘇的決定；第二則有本月三日日本駐德義大使在科摩湖畔的關於日本加入德義軍事同盟的會議——這是侵略集團對於英蘇談判的一種國際示威；第三則有三四兩日英首外相在議會中關於英國遠東政策的聲明——這對於東京談判的反作用之大，簡直不可言喻，本月五日東京股票之漲價，絕非偶然。

十一日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通知日方，英政府決定引渡天津我四愛國份子於所謂「地方獨立法庭」，以爲以如此之讓步，或可打破目前談判之僵局；如所週知，這是失策了，東京方面並不重視英政府之此舉，日方天津當地軍事代表照舊於本月十四日離開東京，表示其蠻幹到底的決意。

雖然如此，十一日決定的意義是嚴重的。

十二日我駐英大使「照會英外部要求英政府重行致慮此引渡之決定，同時喚起英政府對於天

津條約第二十一款規定之注意，按該項規定引渡華人犯人「唯有在中國官方向英領事請求之下，始可執行」，而目前之引渡於日本控制下之法庭，在法理上為不公正，且如此剝奪公正審判，與英國之正義傳統為不符。此舉可更進而解釋為對於偽政權之事實上的承認，將引起嚴重之後果（十二日倫敦路透電）。

十四日，我政府為引渡我四同胞事「向英政府駐華大使提出強硬抗議」（十四日倫敦路透電）；中華民國的國民完全站在我政府的這一堅決表示之後。

而且公理自在人心：

「緊隨英政府十一日決定引渡四華人之後，抗議電報如潮水一樣，湧至英外部」（十一日倫敦路透電）。十二日，十四日倫敦各報對於此事之評論，除每日快報而外，無不抗議，十二日新聞記事報謂「日本在中國之無法權正如一流氓在一金庫中之無權一樣」（十二日倫敦路透電），可謂道破此事之關鍵；然而所謂四犯人是被決定引渡了，「這是有田克萊琪協定的結果」（十二日泰晤士報，同日倫敦路透電）。

現在日本的反英運動正方興未艾，最近如汕頭英國領事館之被毀，十六日日軍之攻擊寶安深堀皆為此中之明證；但是英日東京談判還在進行着。當前的問題是日本要求英政府同時解決治安

問題及經濟問題，所謂經濟問題又包含二項：一，「引渡」我政府在天津租界之存銀，二、英政府停止維持我法幣，最低限度第一步禁止法幣在租界內之流通——而英政府則似堅持經濟問題不能認為地方問題，此事之解決有待與其他國家之協商。

從表面上看，雙方觀點相差如此之遠，東京談判早應破裂，爲什麼談判還在進行？

本來英政府開始東京談判以及此後一路來妥協的目的在「化干戈爲玉帛」；現在似乎「化干戈爲玉帛」已不可能，而相反則大有「以玉帛代干戈」的趨勢。關於這一點，以下一位觀察家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他說：

「倫敦和東京締結一種金融協定，或爲政治諒解易於完成，或爲政治諒解成立後之產物——這種金融協定的幽靈又在走動了。這幽靈的再現最近已爲日本金融界在討論着，倫敦方面對於此事亦已加以注意。這對於許多人是一種夢魔，對於另外許多人則是一種熟悉而早就祈求着的表現。

如若大家相信英國和日本發放出來的關於東京談判的消息都是新聞，沒有別的，只有新聞；那麼，那就是未免太老實了。現在秘密外交又在新舊式大小國家的外交舞台上風行。東京談判有它的內幕故事，但是參加雙方都小心的防止透露。如若數十年後，有人將這內幕公開的宣佈出

來，那將是英國收買日本的又一企圖的描寫。

在倫敦和東京都有着一羣委任的或者是自願的經紀人，他們做着極大的努力把英日兩國再拉攏來。這當中的道理是很簡單的。如若兩個國家都在創造一個新世界，而此二者對於這新世界又各持不同的看法；那麼，這兩者之間顯然沒有諒解的可能。但是，目前的情勢則不然，目前只有日本想創造一種新形勢，而英國則僅僅乎想維持現狀，這一事實指出目前兩造有相當諒解之可能。但是要如此就必須有一條折衝的路徑，日本所必欲滿足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然後的問題就是以英國願意作的最大讓步來接近它。

事實上，日本的最低限度線和英國的最大限度線還不能接頭，所以英日談判就發生了種種困難，於是這兒英國的錢就來了。英國有錢，而日本無錢却拚命的需錢。倫敦自然不能給錢日本，去繼續牠的軍事行動，但是倫敦市却願意給錢日本，幫助它從它已經征服到的東西之中吸取多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允許不再向英國利益之所在方向征服。這個提議自然大大的打動了日本領導的金融界的心，他們已經厭倦了戰爭，他們現在即想獲得結果，這結果可能是有損於日本的私有資本主義主度，但却有益於利潤之提高。

今天，自然，收買日本在表面上必須裝着一種營業來往的性質。這或者是信用借款，或者是

借款，利息和延付，佣金和折扣，或者是公債以及種種可能的不易捉摸的金融上的安排。金融家將得到回扣，應宰的羔羊將被宰割。日本將在形式上承應還本付息，履行一切規定。作為這種協定的代價，將有某種公開或秘密的諒解：日本安於某一定數量的中日戰爭中的贓物，加上英國付出的錢，同時擔保將來不再搗亂。這樣的安排現在並非不可能」。（密勒氏評論報，八月十二日號，三二一頁至三二二頁）。

這自然是倫敦市中某部份人的想法，但是便假定一切都如意實現了，英日間的矛盾，英國自己的問題就解決了嗎？沒有，請聽同一位觀察者的警語：

「這一切歸根到以倫敦的金鎊，收買日本的刺刀，這不是一種新奇的想法。數百年後的歷史家描寫今天的歷史將難於尋出它和羅馬帝國以及比桑丁帝國末年有什麼不同，那時候，這兩大帝國時時為各種野蠻人所苦惱着。如若這一些野蠻人變得太危險了，或者是兵臨羅馬或君士但丁的城下了，那時古代的君王就掘開那深藏的金庫，送他們一大批財寶，叫他們帶着那些的各地搶來的贓物回去。時常這樣送出去的玉帛更比那動干戈的代價小，但是野蠻人常來，常來，終於消耗和推翻了那輝煌一世的兩大帝國」（同上）。

古往今來，從無玉帛，可代干戈；如若還有人做這樣幻想的話，我們以為現在應該是讀一讀

那本吉朋著的「羅馬帝國之凋零和崩潰」的時候了（八月十八日）。

## 調停與制裁

### ——東京談判的新階段——

由於以下兩件事實的發展，東京談判已經踏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關於東京談判自身，最近因為英政府拒絕單獨與日本討論存銀及法幣問題，事實上已陷於停頓。現在東京談判在表面上雖然還未有中斷，但是在整個遠東局勢未有作一急角度的轉變以前，很顯然的，東京談判是沒有多少前途的。

關於這一意義重大的決定，十八日路透社有如下一段報告：

「英政府業已獲得一結論，即日方所提出之法幣及存銀問題，不獨不能認為一完全地方事件，而且為其他國家利益亦受影響之問題。路透社外交記者謂，因此之故，英國政府之結論，假如欲在英日談判中解決此項問題，必不能獲得有用結果。苟欲對經濟問題再加討論，則必須將第三國之利益及觀點兼顧及之。英政府一向深知此項問題不能置於任何中國現狀最終討論之外，惟





在此會議中，九國公約及其他有條約關係之國家，須獲得發表意見之機會。關於其他利益關係國家，英政府會不斷報告彼等東京談判之進展，但目前之決定則為英政府一手決定者，現已通知其他有關國家」（十八日倫敦路透電）。

（二）關於英國貸華的信用借款問題，這一問題，若無此次天津事件之發生，本來早應解決；但是終於因為圍繞着天津事件而展開的一連的事件的發展，英政府早即考慮貸我的三·〇〇〇·〇〇〇鎊信用借款，至今未能簽字。現在隨着遠東英日鬥法的激烈化，這一問題又逐漸的浮了起來。很顯然的，這一批信用借款的前途大部份是要看東京談判的結果來確定的。

關於以上這兩件事，美聯社有兩個報告是值得注意的：

關於英政府決定拒絕討論存銀及法幣問題，十八日美聯社有如下一個報告：

「英政府致克萊琪的訓令暗示英國願意重行召開一九三七年之不律塞爾會議，指出英政府自來認為存銀及法幣問題之解決與中國問題最終解決不能分開，九國公約及其他有關係約國家，必須有發表其意見之機會」（十八日美聯社路透電）。

關於英政府貸我信用借款問題：

「英政府貸華輸出信用借款已簽字一說已為官方否認。倫敦金融界以為英政府將遲延此項借

款之簽字，避免日本反英運動因此而起之尖銳化。此間銀行界認為英政府將以其對於此項協定之簽字，為英日談判決裂時之主要對策。倫敦美國銀行界認為英蘭銀行對於此次借款，從金融觀點上，表示懷疑；同時外間亦盛傳英駐日大使克萊琪曾通知英外部謂，與中國以信用貸款將嚴重影響日本對英之態度」（十八日美聯社倫敦電）。

從以上這兩段消息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兩個問題實在就是一個問題：由於東京談判中關於經濟問題而起的癥結，英政府已經一天天的被推到一個問題的前面：調停和制裁；由於客觀事件的壓迫，英政府在未有決定這兩者之前，已不能在遠東移動一步。

關於這一點，著名的妥協主義的每日快報的東京記者萊德曼最近（十七日）就在同報上發表一篇呼籲，要英政府決定或者是和日本合作，或者是妥協——自然，這兒所謂和日本合作者是全盤妥協，而妥協則是部份乃至暫時妥協的意思，妥協主義者除掉全盤妥協或局部妥協而外，是看不出第三個可能來的。

妥協，尤其是在遠東，超過目前東京談判的已達到的限度以上，也是不易；在這兒，顯而易見的，首先不能不顧及到美國的態度，這是任何妥協主義者都明瞭的事。因此這兒的問題不可避免的轉變到國際調停中日戰爭這一個問題上來。

在未有討論到調停的可能性以前，我們先要分析一下倫敦心目中所謂調停的基本內容，這內容據倫敦所知道的日本的最低限度要求是一套四部曲：「承認滿洲國，內蒙駐兵，華北「自治」，華中華南「不可知」（請參看本報六日社論）；而據張伯倫本月三日在下院之所表示則爲「公正與平等」；事實上，這是不正確的，「倫敦市」還有一套更具體的東西在這「公平和平等」的後面，他們說：

「日本沒有一個廣大的殖民地帝國足供它日益增加的人口的供養和居住，很自然的她將以中國爲其未來發展之地盤，在整個的局面，日本向中國發展，無寧爲其他列強之幸，因爲她因此不會到其他地方來了。我們不能讓出我們在那兒的商業上的權益，……但是我們可以承認日本已佔領中國沿海及主要交通線的事實。這種轉變不需要我們放棄我們的權益只需要我們改變我們保護它的方法，因此在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中，我們除掉保護我們的商業權利而外，不應該參與其他任何利益的鬥爭。作爲一個商業國家，英國的主要着眼點在恢復秩序。一般人都假定在中國成立地方偽政權將毀滅英國之商業，但是統計數字不能證明這一個觀點。一九三二年滿洲國成立，英國向該地區的輸出額從一九三二年之八·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增加到一九三七年之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圓；同期間美國輸出從二〇·

○○○·○○○圓增加到五七·○○○·○○○圓……」(星期泰晤士報七月二十三日號)。

從這一段的告白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公正與平等」的內容並不是正義，而是「商業利益」，而且在某種情況下，偽政權亦不失其為「公正與平等」。

其次，我們看一看所謂調停是可能嗎？我們先研究一下這個概念，第一，我們必須明瞭，天下事有許多時候是無中庸之道可尋的，調停在相爭兩造皆具有一點理由時是可以的，但是如若一方是百分之百的侵略者，而另一方面是百分之百反侵略的話，在這種情況下調停這一個概念根本無適用的餘地，調停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的要變成爲侵略者幫忙，目前歐洲的但澤問題是如此，遠東的中日問題亦復如此。第二，退一萬步講，即便是一九三七年的不律塞爾會議可以重開，如若某些國家妥協的態度不根本取消，其結果亦將如一九三七年時之不歡而散，第三，中日問題解決的鑰匙抓在中國的手裏，中國——抗戰的中國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一切國際調停；因爲目前可能的只是制裁，而不是調停，調停本身對於它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東西。

調停的另一面是制裁，制裁當中包含兩個可能的形式：第一是經濟制日和援華，第二是單純的援華；如若第一條路是艱險而多阻的話，那麼第二條路的確是輕而易舉。

因為事件的壓迫，英政府已經被迫到站立在這歧路之上，這是歷史的歧路，在這個路口上一秒鐘的遲疑，將遺留下數百年的大患，現在是英政府採取歷史決定的時候了。（八月廿日）

### 遠東新形勢

由於英蘇談判的失敗（八月十八日）和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八月二十三日），這一國際舞台上的巨彈終於將它的碎片投擲到遠東，遠東形勢因此而產生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是很自然的，客觀關係上的力量對比改變了，一切不得不隨之而改變。

這改變首先是直接的關係於英日兩方，其他的變動皆是附帶的；在這兒，我們可以說：如若日本因為蘇德不侵犯協定而失去了德國一座靠山的話，那麼，同樣，英國由於英蘇談判的失敗，在歐洲也是蒙受了一宗難於抵償的損失，力量的減削是雙方的，因此，說日本由於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已不得不對英放棄其威脅的態度，已毫無施用壓力之可能是錯誤的，這可能性還是大的存在着。

然而雖然如此，鬥法的形式是改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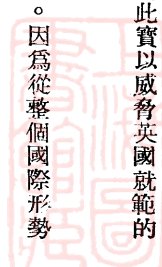
在日本這一方面，由於蘇德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德日義防共同盟被悄悄的埋葬了，從而在國



內。挾此實以威脅所謂穩健派的少壯軍人的氣息是減低了；在國際上，挾此實以威脅英國就範的可能也沒有了。

本來，實事求是的觀察者從來就沒有對德日義軍事同盟嚴重的考慮過。因為從整個國際形勢上看，這幾乎是難於想像的事情；然而，從日本過去發展的歷史看，這一打擊是非常重大的。第一、在這兒，我們必須知道，日本這個國家是由於三大戰爭養成的，第一次的日清之戰（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第二次的日俄之戰（一九〇五——〇六年），第三次的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八年），而在這三大戰役之中，對於日本的立國過程，日俄之役尤其有其特殊的意義，近代日本是在戈薩克人的馬蹄之下長大的。第二、日本的大陸政策主要的着眼點，直至今日還是在滿蒙和華北，而一個強大的東部西伯利亞對於這一稱霸企圖則是一個拂之不能去威脅，從這一點，我們才能够了解爲什麼一九二〇年，日本要進兵西伯利亞，駐紮貝加爾湖。

因爲這歷史的和地理的關係，我們才能够了解蘇德不侵犯協定之後，日本方面所發出來的那一股怒氣，出賣呀，抗議呀！自然，這是我們能了解的，二十年代，發動了整個戰勝的列強，倫敦由邱吉爾的手中花出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資本，日本是合夥之一，也不過只打倒貝加爾湖的一線，如今一個人來幹這交易，豈非千萬倍艱難於往昔？不過客觀的事實是無情的，



於是痛定思痛，改弦更張，二十三日以後日本方面的言行都在向着這一個方向前進：從反英到聯英，集中其全力於最後的對蘇。在這裏有一幅歷史的幻象是日本前進的目標；英日同盟，日俄戰爭；那是在這一世紀的初十年代，現在雖然離那時已經是三十四年，一切的形勢都已起了不可測量的變化，然而夢想中日之戰以後就必有第二次的日俄之戰的日本，還不知道昔日戈薩克人的騎兵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坦克。戈薩克的馬蹄下可以容許一個封建制度的國家轉變到資本主義，然而社會主義的坦克却絕對不容許一個法西斯通過。

不過，等到日本軍閥能認識這一條真理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現在他們是在看着向着初十年代的歷史幻想前進；疏忽了這一點，才產生了那所謂蘇日可能攜手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完全違背歷史背景的。

在表面上，日本對於西歐民主國家的態度的這一轉變，我們可以說是；和平代戰爭。蘇德不侵犯協定以前，日本的態度是威脅，蘇德不侵犯協定以後，日本的態度是利誘。

現在我們看一看阿部內閣主要的對手；英國方面的反應。

二十九日倫敦泰晤斯報評論道：「即便歐局澄清，日本的情形也還是够困難；但是有一點，却是十分清楚的；日英的關係對於日本一定是相當重要，日本的新政府將從英國方面碰不到任何

驚奇，任何曖昧，任何兩面做人的舞動。英國的遠東政策自從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未有改變過。英國希望與其他太平洋國家，包括中國，和日本保持友好關係。英國希望中國能恢復和平，不過是正義的和平。英國若求牠的在華利益爲人尊重。英日關係之任何改善，將爲對於和平之一大貢獻，英國的遠東政策，只要它簡單而堅定的原則爲日本所理解，無一物足以阻礙此關係之改善」（二十八日倫敦路透電）。

什麼是正義的和平？什麼是中日戰爭從英國不變的遠東政策？八月四日英首相提過這兩點，不夠清楚；七月二十二日有田·克萊琪協定當中似乎也約莫的可以推測出這兩點，然而是一樣的不够清楚；因此，我們不得不再回溯上去，七月二十三日星期泰晤斯報對於這兩點，似乎說得更清楚些：

#### 關於英國的遠東政策：

「我們不能讓出我們在那兒商業上的權益……但是我們可以承認日本已佔領中國沿海及主要交通線的事實。這轉變自不需要我們放棄我們的權益，只需要我們改變保護的方法，因此在中國未來政治發展中，英國不應該參與其他任何利益的鬥爭。」

#### 關於正義的和平：



「我們必須知道：日本在中國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利益！加若有任何國家是天生來保護中國的話，在它的擾亂中去保衛它和幫助它，那麼，那保護者一定是日本。其次，人們還不會知道日本是一個多小的國家，它的人口壓力是如何重大呀！作爲一個商業國家，英國的政策在恢復秩序。一般的人說，地方偽政權的成立將毀滅英國的商業，這是不正確的，統計數字不能證明它！」（國報二十三日）。

自然，這只是一種想法，不見得能百分之百的實現，因爲很顯然的，在這一點上，英美的態度是不一致的，東京談判的發展，因爲法幣及存銀問題的癥結，止於這一點；而將來遠東任何新的發展，也必將以這終點爲起點。

現在歐戰爆發，問題又將發展到一個新的形態，力量對比的關係又改變了：正如同過去日本以出賣日德義軍事同盟和英國討價還價的一樣，現在它可以出賣它的善意中立了，這是日本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英國則不得不集中其全力於歐洲，美國亦不能不以歐洲事件爲重，在這種情形之下，英美對遠東的注意力要比較的減少，而英美在遠東的矛盾亦將遠不如昔日的可以用而作爲我外交之據點了。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日本這個國家是喝歐戰的血而長大的，歐戰以

前，它的重工業還可笑得很，而歐戰以後，它的全部生產過程的確是近代資本主義化了。這又是把握當前局勢所必須記憶的要點。

在這兒重要的是美國的態度，八月十日華盛頓方面關於東京談判的一點暗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八月十日華盛頓美聯社電：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答記者問，美政府並未與法政府，為關於東京談判中之法幣及白銀問題事，向日本提出牒文；但指出美政府對於美國在華之經濟利益已數度喚起東京注意。外交界認出威氏之後一語當指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三十一日美政府向東京所提之覺書……十二月三十一日覺書指出：美政府準備考慮日本方面任何以「正義及理性為基礎之建議，此項建議應顧及各項問題之解決，不違背有關各方之權利及義務。日本政府曾有，亦尚有提出此項建議之機會。如此項建議提出，美政府願與權益有關之其他各國，包括日本與中國共同討論……」（八月十日華盛頓美聯電）。

如若歐戰爆發，或者是歐洲緊張狀態一時不能除去的話，這一個可能性是顯然存在着的。

問題如若發展到這一階段，我們就應該充份提出我們自己的立場：堅持抗戰到底，收復失地；而且我們不要忘記上面所提出的一個事實：第一，日本的軍閥始終不忘記於第二次中日之戰

以後，必須有一個第二次的日俄之役——所謂歷史的重演，在這一點上，中蘇的攸切相關有了歷史的根據；第二，我們必須明瞭，自從中日戰爭爆發以來，平均每年，美國供給日本百分之五六的軍事原料，英國供給百分之二〇強，荷蘭及東印度供給百分之八強，而蘇聯「雖然有着大量日本所需要的軍事原料，在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未曾賣與日本一絲一毫」（八月十日倫敦曼哲斯特衛報）這兩點，將因事件發展之深刻化，而日益顯其重要性。以上這幾點足以形成我們這一階段中外交的據點，把握着這據點，我們即在歐美的壇坫之上仍舊是足以應付裕如。（八月三十一日）

此  
页  
空  
白



# 三 抗戰的軍事問題

——戰略和戰術——



此  
页  
空  
白



## 論全面總反攻

據十日我官方宣佈，我軍全線總反攻，北起內蒙，南至廣東，其中或已發動，或即將發動。

這寥寥幾十字的一個電報，其用意或在避免不必要的誇張，但是由官方宣佈全面總反攻，這確是第一次。

過去，因為對於「反攻」二字的非科學的理解和庸俗的濫用，好像已經弄到對於這兩個字不發生反應的地步，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感覺到在真正的總反攻行將發動的今日，有根據近代戰爭的經驗，稍稍加以分析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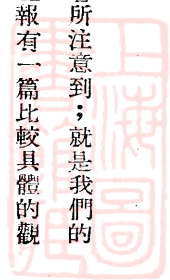
自從去年十月廣州武漢相繼失陷以後，×軍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的確確已失去了主動性，這從十月底至最近南北各戰線的發展上去看，是十分明瞭的，不過，曾如某外報之所言，在這期間我們亦並未能奪回這主動性，它所舉的理由是在這期間，我們未能聯合的反攻（曼哲斯特衛報），這種批評在某種限度以內是正確的，但是那包含了對於近代軍事，尤其是我×作戰條件的



誤解。不過，這一點，我們先置之不理，等到後面，我們再來討論。

這從去年十月以後日漸明顯的趨勢，不但爲我們自己和中立的旁觀者所注意到；就是我們的×人也注意到了，這表現在幾種策動上。關於這一點，二月莫斯科真理報有一篇比較具體的觀察，它說：「現在（二月）日本國內，對於結束戰爭的觀點，約有三種：第一，他們想固守着已被佔了的區域，並且着手來開發它。這一層爲一般比較和平的軍閥和那些壟斷的獨占資本家們所主張，近衛，西園寺，池田等屬之。第二，即是等到中國內地一切的鐵路和與國外的交通，全被佔領後，再來結束戰事。這一層爲現內閣中的法西斯軍閥如荒木坂垣等所主張。第三，結束戰事的時機當待國民政府的根據地（蘭州，桂林，昆明，貴陽……）全被佔領後，方才停止。這一層爲皇子秩父所領導的少壯派主張最烈。」如一般人之所知，第一個立即停止前進的計劃失敗了，那表現在近衛的聲明，以及去年十二月間近衛和汪兆銘的唱和上。現在×軍所運用的是第二個計劃，又名曰「坂垣停戰線」，這表現在最近揭發汪兆銘和平沼的秘密協定上，而其實行則表現在×軍最近的攻佔南昌，突進長沙的企圖上。

我們在這兒不想去進一步的分析所謂「坂垣停戰線」的內容，我們要提起讀者注意的第一，在歷史上，自從一八一二年以後，這是第一次，一個作戰的部隊不知到應該停在什麼地方；第





二，是所謂坂垣停戰線在大戰中有過類似的東西，那就是那著名德軍在西戰場所採取的「勝利和平戰線」，雖然坂垣停戰線和勝利和平戰線，一個是前進而停，一個是後退而停，其為停戰線則一，其所以產生之原因亦一；從這一個觀點上，我們可以說坂垣停戰線的採用已經指示着我們的×人已經走到他們的一九一七年，離他們的一九一八年（崩潰期）已經不遠。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發動了全面總反攻。在嚴密的分析上，所謂全面總反攻，是不科學的，正如在近代戰爭，全面總進攻是不可能的一樣，全面總反攻，言如其實的全面總反攻是不可能。這一個概念還是拿破崙戰爭時代的遺物，一八一五年以來，戰爭的物質條件和歷史條件都變了。歐洲大戰中，即便是在那非常狹小的西部戰線，自一九一四年九月起，至一九一八年八月止，沒有一次的進攻和反攻足以稱得上為全面的，小而十數英里，大而三五十公里，當時進攻和反攻的局面不過如此。這一經驗，其後又在阿比西尼亞戰爭中，西班牙戰爭以及我×的戰爭中都得到了明證。代替全面總反攻，我們應該採用主動的總反攻一詞，尤為確切；而那一個總字還只能在戰略的意義上去了解，而不能在戰術上去理解。明瞭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除去在全面總反攻的一詞上，各線同時進攻，同時奏捷，反而攻之，一下攻下了多少據點等不正確的了解。

第二：攻守之勢的懸殊，我們過往的軍事學家都已見到；但是這不止是概念而已。根據歐戰

的經驗，攻方要有三比一的對比才能對守方保持相當的優勢，而近代武器——尤其是自動小型武器的發展更將這懸殊的距離拉得更大，這在最近過去的西班牙戰爭中表現得更為清楚，雖然我們還不能得到比較確切的數目字的表現。在我們×的戰爭中，×人懼怕我們所用的捷克型的布拉加式的機關槍的招供，亦正是這一真理的流露。在這樣的一個教訓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由守勢改為攻勢的我們需要何等大的努力！如若我們的反攻推進不能十分迅速的話，我們應該予以充分的理解，一切三國志式的反攻的概念皆是有害的東西，它為我們造出無根的希望和無根的失望。

第三：我們不能不顧及×我武裝的懸殊。我們應該首先知道：在近代條件下執行的近代戰爭，進攻主要的擔負者是重砲，而步兵的任務差不多僅限於已經動搖了的×軍陣地的佔領。自然，在最近的過去，因為我們在山地作戰的原故×人的砲兵不中用，而我們最多的步兵却中用了，這確是我們技術上一個重大的優點；但是當我施行反攻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感覺我們自己的重武器——尤其是重砲的缺乏，這尤其是當我們的反攻慢慢的進展平原地帶時為尤甚。因為這一個重大的以及其他的缺限之故，我們不得不預先設想下，我們初期的反攻第一個爭取的目標是「相持」（「不要讓它通過！」）第二個目標是「拉鋸」（「不要讓它休息」）。而我們基礎的工作則是在×人的後方，澈底的發動廣大的游擊戰（「不要讓它集中！」）。事實上，因為×

我裝備的懸殊，在歷史上，再沒有其他一次的戰爭像我們這樣的需要前方和後方密切的合作的了。因為這個原故正如同威林頓在西班牙戰爭中創立了一種輕步兵散兵戰的戰術形態一樣，我們需要以完全嶄新的作風創造一種新興的反攻的戰略形態。明乎此，方能避免誇大的傳統的概念和估計，以及從這兒來的無根的希望和失望。

第四：近代戰爭還為我們得出一個更決定的結論，那就是：在一般的條件下，由於戰爭技術的進展，戰爭的物理作用（決定的勝負）一天小似一天，有人說簡直不可能；而它的化學作用（軍心和民心的渙散）則慢慢的起了決定的作用。自然，關於這一點過去也有過不正確的理解，從而為某派所利用，來搖動我們的決心，譬如說過去之某大官即痛責×國經濟行將崩潰說之謬，即為此中之一例。事實這是無的放矢，頂多是不正確的指摘了一件千真萬確的真理的不確的理解而已，而那真理還是屹然不動。法國革命戰爭爆發之後，英國的著名文豪鮑克氏在一七九六年，政治家福克斯在一八〇〇年都曾先後指摘過過早的法國崩潰說之非，那是那阻礙她在一八一五年的總崩潰嗎？（四月十二日）

## 增城之戰的軍事教訓

據十五日翁源中央社電，我軍已於十四日晨二時攻入增城，「此次激戰之烈，開華南×我作戰之新紀錄。」又據十六日本報韶關特訊，該城殘×已被我完全殲滅，現已全無×蹤。

這是一個光榮的鬥爭。

增城之戰的意義，並不在我們克復了增城，而是在這一戰役之中，我們的戰略和戰術有了顯著的進步。以血和肉換來的教訓，不應該輕輕的將它忘記，這是我們爲什麼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過去，因爲我們的戰地記者的戰事報告大部份流於概念化的原故，我們對於一城一地之得失，很難在軍事上得到一個確當的估計；從而不但影響了一般的戰事評論，而且有時，使我們除掉知道「×人砲火猛烈」一句而外，對於全部作戰經過一無所知。我們在通常所有的戰訊或戰地報告當中，不能知道戰鬥開始的確切的時間，×人用砲的口徑，河流的深度，×機的模式，壕溝的方式，×人發砲的速度，……。這種情形一直到現在還是存在着，雖然在許多地方已經改善了幾多；因此根據目前所得到的報告，要想到一點軍事教訓，意想得到的，將是十分困難。然而困難並不是不可能，因此我們綜合了這兩天關於增城的戰報，限於軍事的必需，得到如下一幅戰鬥經過：

我軍此次圍攻增城，共分三路：一路沿博增公路，直薄增垣，一路攻增城正面，一路沿



從增城東下，搗增城側背；十二日晨四時，我軍克復增城東郊之屏風嶺梅花莊，西南郊之掛樹及蛇頭嶺以及西北之楊溪，並分兵截斷廣州石灘間×之聯絡線；十三日晨西路朱村及北郊司村又先後被我克服，對×加緊壓迫。同時由廣州石灘增援之×，被我堵截部隊迎擊潰退；十三日午後，我軍完成包圍陣線，傍晚六時即計劃開始攻城。×圖阻止我軍前進，遂在城外東門橋及增從車站，架設鋼砲（應為步兵用平射砲——引用者）十餘尊，另機槍（當為重機關槍——引用者）二十餘挺死守前構築之防禦工事，向我挺進大軍密集轟擊，我軍為免除無謂犧牲，亦僅扼東北門外高地，採取控制步驟，沉着應付，相持至深夜二時左右（申報載五時，當為二時——引用者），×勢已疲，我軍開始真正攻城。

這是自十二日晨四時至十四日晨二時——共四十六小時戰鬥的簡單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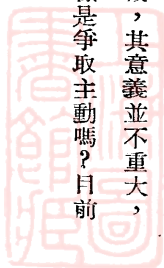
如若讀者能細心的批評的將這簡單的作戰經過研究過一遍，他一定會發現：

（一）在這一次的戰鬥中，我們正確的利用了「在戰術上，不准它集中」的一原則。這一次增城之戰所以勝利的最大的原因即是在×人發覺我們有攻城企圖的時候，我們已着手截斷×軍的增援路線，十二日我們堵截了石灘和增城的聯繫，十三日我們擊潰了×人從那一方面來的增援部隊，這造出了我們十四個攻城大勝利的基礎，在廣東各地的作戰中，有利的靈活的使用了：這

「不讓它集中」的原則，據我們所知道的，這是第一次。以此而克服了增城，其意義並不重大，那麼，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我們不是好久就叫出第二期作戰的主要目標是爭取主動嗎？目前這小小的斷石灘圍增城的一個事件就是說明了我們已經開始爭到了主動。

廣大的發展游擊戰爭「在戰略上，不讓它集中」，我們早已一再強調過；不過一切在戰略上獲得的優勢，必需轉變為戰術上的優勢才見功效；因此，「在戰術上，不准它集中」應該是我們今後作戰的指針。

(二) 在這一作的作戰中，我們正確的利用了近代戰爭中幾乎起了決定作用的氣象條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這四十六小時的戰鬥中，我們決定的進攻大部份是在「晨四時」，「晨」，「晚六時」，和「夜二時」這幾個時間。雖然因為電訊的流於概念化，我們不能斷定這當中的，一個晨字究竟是幾時，蓋據最近和過去，國內和國外作戰的經驗，這個「晨」字不能是五點半以後。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為武器的懸殊和近代武器防禦的威力之大，我們任何帶有決定性的進攻必需利用早晨五時以前和晚間六時以後這一段時間。在這一段時間之中，×人的重砲變成了無的放矢，×人的飛機不能起飛，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亦無從施其技。這不但我們最近的作戰如此，歐戰時早已如此：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的法軍大進攻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聯軍大進攻皆以



霧爲掩蔽，而後始獲得相當成功；而在最近的西班牙戰爭中，武器薄弱的政府軍的進攻和反攻沒有一次不是利用黃昏深夜和晨曦這三個時間的。如若歐洲的軍事學家說：「沒有霧步兵的進攻將不可能」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大胆的說：靈活的利用戰爭的氣象條件是我們反攻勝利主要的條件之一。這該是我們今後作戰的第二個原則。

(三) 在這一次的作戰中，我們正確避免了×人的密集砲火。這是十三日下午六時以後的事情，×人使用的重武器如步兵用平射砲和重機關槍，就把這一點的武器集中使用起來，而同時又採取守勢，其威力是不可忽視的。但是我們這個時候，並未上他們的當，衝上前去，而只是沉着應付，相持不下，等到他們的砲火威力逐漸減少了下去，我們才開始攻城。這一點，在目前的作戰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我武器懸殊到這樣程度的環境下。過去，我們以爲一個士兵衝上前線去就是好的；這是錯誤的，適得其反，盲目的衝鋒陷陣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簡直是自取滅亡。普奧之戰的時候，奧國用的是施線前膛槍，普魯士軍用的是施線後膛槍，普軍砲火的威力無問題的是在奧國以上，所以當時的普魯士大將毛奇曾經命令過：我們一定要讓他們採取攻勢。可是這種詭計，現在已經再沒有人上它的當了。在這一意義上，正確的，靈活的避免×的密集砲火，該是我們今後作戰的第三個原則。

歷史上，一切反動的軍隊，弄到最後，都不得不依靠重武器，而這重武器的發展，終會有一天重到吞滅了他們自己。砲兵救不起弗里特里大帝，大砲救不了拿破崙，重砲救不起威廉第二；難道它能救出一個平凡的坂垣嗎？（四月十七日）

## 何時總反攻

在自本月初旬至目前這三週來的戰事中，我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在這期間值得記述的：在廣東方面有本月中旬（四。一五日）的增城之役；在河南方面，有本月中下旬的三度衝入開封；在江西方面，有最近的反攻南昌之役。在這當中，除掉圍攻開封之戰，因為情報不詳，無從評斷而外，增城和南昌二役，最足以衡量我們軍事的進展；尤其是南昌的反攻，根據南昌陷落後一月的作戰經過，使我們充分的加強了我們的自信，而南昌之奪回與否，在軍事上，則完全是次要的問題。

因為長期來的被動作戰和退守，忽然在漫漫長夜中看到了曙光，民衆的歡欣鼓舞是可以想見的，不過正因為這個原故，慢慢的就發生了一種速勝論的趨向，誤解了全面總反攻的意義：今日小勝，明日就希望大勝，而後日則又希望全勝；明日不大勝，後日不全勝，於是就又失望起來，



甚而至於對於自己已有的進展亦不情願認識，而只是一味悲觀，認為戰事總是這樣，無可如何。在這當中，漢奸們就跑進來，利用這種失敗主義的情緒，來播弄他們投降的陰謀。

這是非常危險的，這必須糾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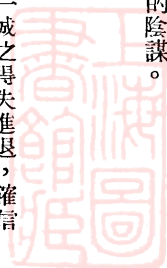
蔣委告長有見及此，於本月二十四日發表了如下的談話：

在軍事上，總反攻尙未開始，粵漢平漢以東戰事，不能重視一地一城之得失進退，確信

×人決難久持。

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談話，可惜還未為國內外，尤其是國外的批評家所注意，再加以這兩天來南昌戰事勝利的進展，關於總反攻的報導，總是不斷的在流傳着。這發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在國內它引起了速勝論者無根據的過急的期待和那接着不可避免的失望，在國外它引起了高明慎重的軍事學家的懷疑，懷疑在這時候我們就開始和×人爭據點，是不是適當，尤其是當我們想起三年前的此時，在東非，阿比西尼亞正是因為這無限制的進攻而招致阿底斯阿拜巴的淪亡一事件，這種懷疑是有根據的。

在後一點上譬如昨日路透社的倫敦來電就引用了某軍事觀察家的觀察：他們懷疑華軍在目前階段中，就要開始奪回名城，如南昌廣州，是否適當？



這種懷疑在原則上，我們完全同意，不過引用到目前的廣州和南昌，則一半是誤解，一半是由於他們對於我們作戰情況的不明。

誤解的一半在廣州。在這一點上，我們最高和地方的負責者都充分明瞭反攻所要求的犧牲之巨大，從而在軍事上未嘗作過任何冒險的計劃，在原則上蔣委員長二十四日的談話可爲明證。自然，我們並不否認，在這些地方我們曾犯了而且還在犯着錯誤：那就是於每得一城之後，我們的發言人常過份的誇張那所得一地之重要，東可以下什麼地方，西可以下什麼地方，在自己未有充分明瞭前線作戰詳細的經過和實況以前，這種三國志式的展望是非常危險的，而不幸偏偏常是這樣的估計流傳到國外，自然這會不可避免的在國外也引起了一種奢望和隨之而起的不信任。這些地方，我們深切的希望我們此後的軍事發言人的慎重。

由於對前線作戰情況不明的一半在南昌。南昌自從上月底陷落以後，我們看得清楚的，那一段戰事的特徵是×人無顧慮的攻擊前進，和我們自己的頑強的據守，主要的是由於×人在這種無顧慮攻擊前進中，犧牲太重大，而他們的後路南潯路又爲我游擊隊截斷，才造出一種機會使我們的據守部隊得以在不十分重大的犧牲下，轉守勢爲攻勢，向南昌挺進。我們未曾調集重兵去爭南昌一地，這從蔣委員長二十四日的談話中，可以充分明瞭。何以故，因爲我們充分知道：×人的

攻勢在有餘裕集中一段的地方，還是相當堅強，他們的停戰線還遠在現在的前線之後，我們利用守勢的機會還正多着，而我們全部的作戰計劃，在目前這一階段中，本質上，還未超出相持機動的相持地位。

目前，是不是應該打回南昌，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上，倫敦的軍事觀察家之不能判斷，正和我們之不能判斷是一樣的。這樞紐是抓在我們前線的指揮官。因為根據上述的分析，在作戰過程中的確是有一種形勢，先前劣勢的一方，在優勢一方完成了無顧慮的前進以後，可以轉守勢為攻勢的。這在西方的條件下也毫不足為奇：例如歐戰時的一九一四年九月馬淪河之役，法軍的勝利就是在德軍無顧慮的前進遭受打擊了以後；坦能堡之役，德軍的勝利亦是在俄軍無顧慮的前進遭受了阻礙以後；一九三七年三月，保衛馬德里之役，共和軍的勝利亦正是在叛軍於無顧慮的前進中，蒙受了重大犧牲以後。這些光榮的戰役都是採取的反攻形式，正如約莫七十年前毛奇大將之所預言。在這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只有一個教訓：不顧當時的具體環境，無顧慮的反攻和無顧慮的進攻是一樣的有害。名震一時的福煦大將事實上在歐戰中沒有打過一次說得上嘴的勝仗，他在歐戰中的命運就是「無顧慮的反攻」的命運。關於這一點，我們是充分明瞭的。

蔣委員長說：「總反攻尙未開始」，然則，何時我們的總反攻才開始呢？這是千百萬在期待

中過活的同胞所必須問，而且時時刻刻在問着的問題。

在未有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顧計到下列幾個近代戰爭史的大結論：

(一) 戰役的決定性漸逐減少。這是步兵成爲近代戰爭中決定兵種以後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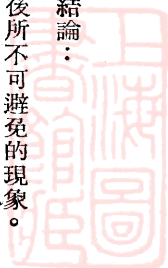
自從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以後，這一個傾向日漸明瞭，而以歐戰集其大成。我們要明瞭：德軍在軍事上並未有敗，這是英國大將海格也承認的一件事實。

(二) 戰術的勝利轉變爲戰略的勝利日漸困難。這以法國革命戰爭變戰線爲長方形而開始，而以歐戰之轉變戰線爲戰面和戰體而告終。事實上，在歐戰中作戰雙方沒有一次戰術上的勝利可以轉變爲戰略上的勝利的，將戰略的勝利轉變爲決定勝利更是談不到。

(三) 在戰術的範疇內，防禦的威力日益大於進攻的威力，這以一八五八年施線後膛槍之使用開始而以一八九三年重機關槍之使用而告終。

根據這三大戰爭史的結論，很顯然的，言如其實的，即戰術的全面總反攻是不可能的。

然則蔣委員長是騙我們的嗎？不是的，在近代戰爭中只有一種全面總反攻是可能的：那就是當敵人的內部腐化，好像是害肺病的一樣，已經到了第三期，可是還沒有死，而我們只要加以最後一擊，即可置之於死地，這最後一擊的總反攻是可能的，那將如暴風雨中的閃電，將如吹散



木乃伊的海風。歷史上是不是有過這樣的例子呢，有的，那兩次都是革命戰爭，一次是一七九六年拿破崙在義大利平原追擊奧匈帝國的軍隊；一次是一九二〇年蘇聯的騎兵英雄布地愛尼在烏格蘭平原追擊白黨和波蘭的聯軍，他將他們從基哀甫一直趕到他們的老家——華沙。在這兩次光榮的不朽的戰役之中，戰術的勝利馬上就轉變為戰略的勝利，戰略的勝利馬上就轉變為決定的勝利，其間直不容髮。但是，在這兩次戰役之中，勝利的不是軍隊而是革命，失敗的不是軍隊，而是他們自己的腐化。這是我們所追求的最後總反攻，而我們現在的工作則是如何加速這木乃伊的腐化。

這是爲什麼蔣委員長說「全面總反攻尙未開始」的道理。（四月卅日）

## 碉樓與近代戰爭

——爲潮汕及四邑民衆進一言——

我們這一次的抗戰不但是我×兩國的全部國力的爭衡，而且是兩個時代，兩個社會的碰頭。從而在這次戰爭中，在我們一切社會生活當中就不得不發生了急劇的轉變，落後的必須趕上前去，因爲這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正如同十九世紀初普魯士爲抵抗拿破崙完成了她的

初期的市民革命，十九世紀中葉克里米戰爭逼迫着帝俄不得不解放農奴一樣。但是戰爭的要求常是迅雷不及掩耳，所以這些轉變也就來得特別急劇，因此在民衆方面常是不能充分了解，這尤以在軍事方面的一切措施爲尤甚。目前我們所要討論的礮樓存廢問題便是此中之一例。

由於四邑中山的戰事的展開以及潮汕一帶的告緊，礮樓存廢問題的解決已經是刻不容緩了。四月中四邑商會接鄧龍光將軍來函：令將五邑所有礮樓及類似礮樓之建築物，盡行拆毀，免爲×軍所利用。四邑商會於接得此令後，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結果，當即於四月十九日電呈蔣委員長及白崇禧將軍，請飭令收回成命。白主任覆電於本月四日在本港各報刊出，略謂礮樓拆毀乃基於軍事上之必要，奉最高軍事機關之命令而執行者，其理由：（一）礮樓既可爲×砲兵射擊之目標，賦與射向之標準，（二）又可爲×機轟炸時認爲我目標之基點，（三）萬一不幸淪落×手，尤可利用爲展望觀測之處所，（四）或憑藉爲抵抗之掩體；設不加以破壞，在我砲兵火力較遜於×之情形下，實予×以利用之利，而予我以妨礙之害。白主任的這一覆電，事實上已經將礮樓存廢的利害關係，剖析得瞭如指掌，不過爲加深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願再爲潮汕及四邑民衆進一言。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瞭如觀火的看到兩個社會，兩個時代接觸後所不可避免的轉變。當

十五世紀中葉能移動的大砲尚未發現以前，碉樓制度在歐洲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制度。十五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能移動的大砲之發現，嚴格的碉樓制度慢慢的轉移到稜堡制度和稜堡羣制度，直到十八世紀初歐洲普遍的戰爭形態還是要塞戰，而稜堡和稜堡羣則是要塞戰的樞紐。要塞戰在十八世紀初年結束了他的燦爛時代，十八世紀中葉盛行的是稜堡羣制度，但是在戰爭中已經起不了決定的作用。但是因為槍砲的進步還是十分緩慢的緣故，直至十九世紀初十年代，西班牙獨立戰爭的游擊戰士還能十分有利的利用各村鎮已存的碉樓和稜堡和拿破崙作長期的抗爭。

十九世紀下半葉是軍器的技術發展最劇烈的半個世紀。一八五八年的施線砲的使用是這一發展的起點，由於這一發展，一八一七年巴黎的堡壘系統在德國的大砲之下，幾幾乎僅做了德軍的擋砲牌，事實上，碉樓——稜堡羣——堡壘系統在一八七一年已經宣告了初期的死刑。接着在一八〇年前後的爆炸藥代替了以前的火藥，堡壘制度更日益不可保。自然因為建築學的發展，在堡壘方面，還可以用鋼骨和裝甲來加強他的防禦能力，但是由於歐戰中重砲和超重砲（一五〇生的）的發展，嚴格的地上堡壘制度已經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歐戰中，西戰場無一堡壘，但是四年來陣線未曾有過幾十里以上的移動，而帝俄在波蘭所築的地上堡壘系統，德軍遇之直如秋風之掃落葉。而凡爾頓的持久並不歸功於他的地上建築而是歸功於他的地下建築和掩蔽的機關槍網。歐

戰關於這方面的教訓是掩蔽和下地。近日的所謂馬奇諾防線則是完全根據這兩大原則來築成的，與我們地上的碉樓制度毫無相同之處。

在抗戰未有發生以前，在中國各村鎮爲防止匪患而築成的地上防禦工事大部份是相當於歐洲十五世紀以前的碉樓制度和部份的稜堡制度，到了抗戰直前，因爲戰事規模的擴大，江西方面的戰事才慢慢的應用了稜堡羣制度，約莫的等於歐洲的十八世紀中葉的階段。因爲作戰雙方所有的「重」武器是重機關槍佔了大多數，這種發展是很自然的這種制度當時叫做「七星拱月」。如此在時代相差的距離上，碉樓制度與近代戰爭相差五個世紀，稜堡羣制度則相差一個世紀。抗戰開始以後，戰爭要求我們急起直追，但是好像人類是不吃苦不會學習的一樣，這種本來一起首就應該拆毀的碉樓制度，在整個戰爭的過程上，是相當的遲緩了以後才被逼迫着來執行。最初在早年上海之役的時候，有的人已經感覺到碉樓制度在×我作戰中，於我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是這一年拆毀碉樓的動議，直至徐州會戰吃了大苦以後，我們才充分的感覺到，嚴格的付之於實行。及至最近×人在江南與我新四軍作戰則更是充分的利用各村鎮的碉樓和稜堡羣（即江西之七星拱月，新四軍名之曰梅花樁，以其多也）來控制我們游擊隊的活動。這更證明碉樓之拆毀刻不容緩，尤其在×軍目光已經開始注射到的地方。



究竟爲什麼呢， $\times$ 人可以用，我們不可以用？這當中的道理，即地上堡壘制度之必歸沒落的道理已經在上面簡括的歷史敘述中分析過了，不過這是一般的，而爲甚麼 $\times$ 人可以用，而我們不可以用則有其特殊理由在： $\times$ 人有重武器，我們是非常缺乏，游擊隊簡直沒有。我們作戰主要的武器（尤其是游擊戰的）是手榴彈，步槍，輕機關槍和間或有的重機關槍，手榴彈的有效範圍是五〇——七〇〇公尺，步槍普通爲一二〇〇公尺，輕機關槍是一五〇〇公尺，而這些輕武器在相當遠的距離下，它的彈藥威力不能射穿一個建築得比較好的碉樓（江南方面，內部有裝甲裝置者甚多）和稜堡。而這東西對於 $\times$ 人的中砲甚而至於步兵砲和飛機則是一件最好的引路牌。如若我們佔據碉樓作戰，等於告訴 $\times$ 人來毀滅我們，而他們佔據碉樓，我們以上的武器則是相當的無如之何。所以我們拆毀碉樓不是錯用歷史（即歷史上的堅壁清野），而是去趕上那前進着的歷史，不是錯用公式，而是應用了以血肉換來的經驗。不然我們爲什麼不拿西班牙獨立戰爭的歷史來做根據，拚命的提倡保存碉樓？

不過問題還有另外的一方面，碉樓主要的目的本在防匪，現在突然拆毀，地方上的治安倒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治本的辦法我們不敢奢望，治標的方法我們却不得不希望地方當局予以充分的考慮。

目前的抗戰是我們歷史上未曾有的生死關頭，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它要求我們犧牲一切，如若那犧牲是必要的話，在這一點上我們希望潮汕四邑民衆能洞察此中之必要，體諒政府之苦心，以國家爲重，民族爲重。

至於借這個機會來宣傳政府勒令人民無條件的拆毀民房，破壞堤基，則完全是捕風捉影，於×人有百利而無一害，於我有百害而無一利；千秋易過，家國常存，幸三思之。（五月六日）

## 近代戰爭中空防的教訓

五三·五四重慶的大轟炸，那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過去了。我們激昂，我們憤怒，但是重要的還是我們要鬥爭，我們要以千百倍更大的勇氣和決心來繼續鬥爭。

十日我政府下令疏散渝市婦孺及無業者。此一步驟，經過這次×人殘酷的轟炸，無疑的應該得到渝市市民無條件的擁護和敏捷的執行，因爲我們要繼續鬥爭，我們不能無代價的付出我們的血肉。

不過疏散僅能及於婦孺及無業者，根據中國各大城市的人口組成，施行得最澈底不能超十分之六七以上，而剩下的十分之三四，依舊還是不得不居留在該市，如若疏散的計劃不能澈底的執

行，留市者的百分比當更在此數之上。重慶人口在七〇——八〇萬左右，不得不留市者以三分之一計，那麼，最低限度，我們還有二〇——三〇萬的人口留在渝市。這二十至三十萬人口的安全，我們是不能不顧慮的。因此，空防便變成了我們當前課題中之第一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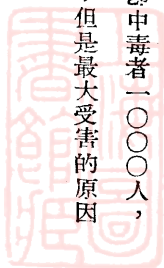
重慶的空防究盡應該如何妥善的籌劃，這要根據該市距離×機根據地的遠近，該市的市街組織，四週的地形，地下的地質等具體條件始能決定，這自非我們所能懸擬；我們現在這兒要說的只是和我們有關，或者可以供我們參考的近代戰爭中（阿比西尼亞戰爭和西班牙戰爭）空防的教訓。戰爭的教訓常是以千百萬人的血肉換來，它不容我們忽視，相反，我們應該盡量的吸取更廣大的鬥爭經驗來豐富我們自己，一個民族應該從另外一個民族學習，正如同一個人應該從他的伴侶學習是一樣的。以下所述，主要的是後方空防的經驗，前線空防，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提到。

（一）空軍的威脅無論在前線後方，只要能有所相當的準備，大部份是精神上的威脅，其實在的効力遠沒有空軍萬能論者所想像的那樣的誇張。在這一意義上，空軍是一個戰爭的進步性和革命性的測量器，其作用猶如十九世紀初葉追擊中的騎兵。阿比西尼亞戰爭甫經一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起，義軍因為各線戰事的停頓，開始使用大規模的轟炸，並且大量的施放糜爛性的毒氣，這對於毫無防備的阿軍是一個重大的威脅，但是就在這兒，空軍的威脅仍舊是精神上的佔最

大部份。本來在歐戰中，雙方皆有完備的防備，毒氣的作用從來就很少，即中毒者一〇〇〇人，死亡者亦不過一——三人，阿軍無防備是其致命之主因，這是無可奈何的；但是最大受害的原因還是因為阿軍太集中。

(二) 前線防空主要的是掩蔽和分離。前線的防空，本來該加入積極防空的高射砲一項，但是因為高射砲的設備在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非常之少，乃至沒有，所以關於這一方面的大規模的經驗比較少，而同時因為×我武器的懸殊，這一經驗對於我們的意義亦不十分重大，從而我們在這兒略而不談。前線防空，當我們在保守我們崗位或埋伏在戰壕的時候，主要的消極防空是掩蔽，這在西班牙戰爭中，得到明確的證實，在這兒成問題的是前線的戰壕必需同時是防空壕，因此前線戰壕的形式就不得不加以充分的考慮，這留到下面再說；如若沒有戰壕和掩蔽或者在空炸下前進的話，防空最主要的條件是分離臥伏，和疏散前進，兩人相隔的距離最好是最低能在五十公尺左右，這一距離可以減少炸裂碎片的波及而同時又在手溜彈所能及的範圍以內。如此前線士兵的損失，在竟日轟炸和機關槍掃射之下，不能超過全體士兵的百分之三至五。這兒主要還是士氣起着決定的作用。

(三) 後方的空防，這是我們要討論的主要之點。在這兒，我們要注意的是飛機的威脅，似



大而實小，與其說它是一件毀滅的武器，無寧說它是一件戰鬥精神的測量器，這自然假定我們有了適當的準備以後。根據馬德里大轟炸的經驗，要炸毀一個城市中一〇〇平方公尺的土地，平均需要二——三噸的炸藥，而且還顯然的不够。而相反，如若有了適當的防空，市民受損害的百分比簡直可以減少到非常的細微數目。例如西班牙的嘉斯泰隆市，自從一九三七年完成了適當的防空設備以後，其被炸受損害的紀錄可為明證。嘉斯泰隆市有七萬人口，去年五月，有兩次大轟炸，一次是二十八架飛機，投下一百八十顆炸彈，毀房屋六十間，但是人民死亡者只有三個病了的孩子，因為未能從醫院中移出。第二次是五十架飛機，投下四百五十顆炸彈，但是炸死者僅一人。其他在西班牙各大城市中，凡有適當防空設備的地方，其每次死傷人數皆在十人乃至數十人左右，與未有防空設備前的動即千百人者宛然不同。

所謂防空設備，自然也包括了抵抗空軍的空軍，不過，因為前述的原因，我們還是略而不談。現在我們要說的是後方的消極防空。這因為各個國家作戰的物質條件的不同，自然不能生吞活剝，因此我們不得不加倍注意我們認為在我們的物質條件下可行的幾項。例如西班牙的後方消極防空的設備主要的是深入地下的防空洞，這據英國專家估計，最低限度一人需要十二磅「港幣約二〇〇元，國幣四〇〇元」，而且是在英國國產鋼骨水泥的價格之下，這在我們是根本辦不

到，如若我們要靠他來作大規模的防空設備的話。不過爲完備起見，以下我們還是稍稍的顧及到這一方面的經驗。那麼，讓我們現在來一述主要的防空設備。

(一) 接近地面的防空室。在西班牙所得的經驗：這防空室的屋頂必需有十五英尺的泥沙做下層底墊，而其上層最低限度要有三英尺的水泥。這種方式太貴，一人需要十五磅左右，錄此僅供參考

(二) 深入地下的防空洞。這在西班牙普通是在四十英尺以下（注意西班牙泥土的特殊條件），一般的大概要六十英尺以下（泥土以粘土或沙土爲條件），這是要點；不過這又太貴，我們辦不到。

(三) 以掩蔽疏散爲主的防空壕。這不但是在經濟上輕而易舉，而且還可以發展成一個廣大的民衆運動（西班牙如此），所以這一方式大概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這自然以街市附近有空地或房屋左右有花園爲前提條件，不過這是相對的，這附近的程度要以第一次警報和第二次警報的時間距離爲標準，時間愈長，在附近尋找空地的機會就愈大，從而街市內無空地的限制性就愈小（五三重慶第一次警報爲十二時四十五分，十二時五十五分發出第二次緊急警報，相差只十分，而飛機於二十二分鐘後始出現，將來能否將第一二次警報中的距離拉長一點（十二時三十分

關陽報告已到），殊值得當局注意！）因此還是有一點彈性。關於這一方面的西班牙的經驗是：一，絕不能築超出長度十六英尺以上的直線防空壕。不然，一個命中防空壕的炸彈可以毀滅壕中人的全體（這種事情在我們已經發生過）。

二，相反，如若採取線式，應該是有角的波浪形，這角度應在一百二十度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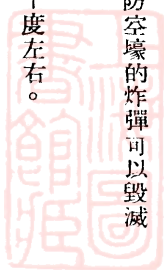
三，各防空壕間的距離應該在二〇英尺以上。

四，在第一次警報和第二次警報的距離為十分鐘的時候（在技術上略加改善，這可以加長），防空壕不應離開居民所在地四〇〇碼的距離以外，如若第二次警報已經發了，而避飛機者仍在去防空壕的途中，那是最危險不過的。

五，最好是採取分散的小型防空壕的形式，這可以避免空襲來時，多數人集中在防空壕的門口，而不能進去的危險，而且同時更能靈活的做到疏散和掩蔽的原則。

這一形式是西班牙戰爭初期最多採用的形式，在政府的領導之下，共和西班牙的人民，紛紛的自動起來建築這樣的防空壕，終於打退了法西斯大批屠殺的毒計。

我們需要鬥爭，要以千百倍更大的勇氣和決心來鬥爭，要在×人飛機的威脅下鬥爭，因此我們不得不學習別人，來減少無謂的流血。當前主要的口號應該是：在政府的領導之下，發動廣大



的築壕運動（五月十二日）！

## 柳林平陸之役

——爭取戰略的攻勢和戰術的守勢——

本月開始以還，×軍主要的目標最初似乎還是在渡漢水，攻宜昌，本月上旬×軍曾一度集中相當力量由岳口攻潛江，但是根據最近的戰報，×軍的企圖已經失敗，潛江及其以西一帶已無×蹤：它不能過漢水！

潛江一帶戰事方告沉寂，×軍又在山西蠢動，要根據他們那兒的幾個孤島式的據點，一面「掃蕩」我們中條山和呂梁山內的英雄，一面想乘機渡過黃河，進攻西北，但是根據最近的報告：晉西柳林已於十日爲我軍收復，而晉南之茅津渡與平陸亦於十日和十一日爲我軍先後克復：它不能過黃河！

現在×人北不能過黃河，南不能過漢水，這是當前戰局的新形勢。在未分析這一新形勢以前，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柳林和平陸之役及其教訓。

關於創×萬餘的晉南平陸茅津之役，十一日中央社有如下的一段報告（節錄）：本月初開始





犯我中條山之×，係×軍二十師牛島全師及新開到之三十七師團半師，並砲兵兩聯隊，飛機一隊共三萬餘人。據×方稱：×已傾其中條山之全力進犯，但經六日來之血戰，×之傷亡竟達萬人之多，佔其全數三分之一，殲×之衆，創造近年來華北各戰役之新紀錄。這是總的結算，關於平陸茅津兩地的戰鬥經過：×軍於本月九日攻陷平陸傷亡千餘人，十日晨攻陷茅津，傷亡五百餘。十日十一日我軍反攻茅津繼克平陸，斬首千餘。

關於晉西的柳林之役：十二日中央社有如下的一段報告（節錄）：×人此次進攻係以中陽離石爲據點，向西進犯，經我軍在公路南側猛力側擊，×受重創。×佔柳林穆村等處後，被我軍日夜襲擊，無法立足，自八日起已經動搖，我軍當即對離軍公路之×猛烈擊，九日晚我軍同時進攻，激戰終夜，至十日拂曉，柳林穆村之×不支，掃數東竄，我派隊追擊，並於九日肅清軍渡殘×，恢復渡口交通。

總括上述戰鬥的簡單經過情形，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一) ×軍主力似乎是集中在晉南（共三萬餘），而正是在這一方面，我們正確的避免了和消耗了×人的正斷的攻勢砲火，而在立即反攻中取得我們的勝利：九月十日×人佔平陸茅津渡，十日十一日我軍攻克茅津渡平陸，這又一度的證明了利用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彌補戰術上的劣

勢是何等的正確。

(二) 在晉西柳林之役中，特別使我們注意的是這兒根本就沒有主力的正面接觸，而所有的盡是側擊，襲擊和各線同時出擊，而這些側擊，襲擊和各線同時出擊還都不是主要戰場的側擊，襲擊和各線同時出擊，而是戰略的側擊，襲擊，和各線同時出擊，如此根本沒有發生主力戰，X人就開始離開了柳林：在這兒於是我們看到X人在戰略上的不能集中，更不能持久集中，亦即是：我們靈活的利用戰略的攻勢，打消了他們戰術上的攻勢和優勢。

(三) 晉西南之役和鄂北之役基本的不同之點也就在這兒：我們在鄂北的勝利主要的是得之於戰術的守勢和造成這守勢的X人的愚蠢的輕進，而晉西南的勝利主要的却是得之於戰略的攻勢（晉西）以及戰略攻勢和戰術守勢的靈敏的配合（晉南）：他們不能安全的集中，造成戰術的優勢（晉西），他們即便是集中了，因為交通線是在我們控制之下的原故，也不能持久的集中，從而一度的戰術優勢過去了以後，又為我們趕了出去（晉南）。

如此，他們北而不能過黃河，南而不能渡漢水。黃河和漢水都過不了，似乎我們的X人已經知道了：這是很顯明的：因為本來在X人的全盤作戰計劃上，從純粹的軍事觀點看，最基本的任務應是在打通粵漢路，但是由於湘北新橋河一帶的戰事無進展以及廣東方面之不能越雷池一步，

打通粵漢路已經變成夢想，何況渡漢水，渡黃河？×人兵源的缺乏，使他維持現狀尚不可能，遑言其他？在這種客觀形勢的壓迫下，×人的作戰計劃，聽說已經從坂垣的停戰線修改到相機進攻。

相機進攻這計劃在軍事上是非常簡單的，那便是一般的在各線取守勢，而集中其全力於找出我們全戰線中的弱點，施以襲擊式的進攻。但是在目前的具體情況下，×人的相機進攻，還有以下三種深厚的含義：（一）「掃蕩」其後方的游擊隊，（二）製造漢奸和傀儡政權，（三）集中轟炸我後方的城市，尤其是我們的戰時首都。

（一）關於「掃蕩」其後方的游擊隊，最近的晉西南和鄂北之役，都含有這樣的意味，不幸都失敗了，而且不幸得很，這些失敗是×人前此在陣地戰中所未曾有過的失敗。關這一方面，我們當前最基本的任務是：一方面澈底的發動廣大的游擊戰，另一方面則盡量的利用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和有利的山岳地帶，在華南的東西江，在華中的江漢，在華北的黃河組織出千萬人不能搖動的防禦陣地，一言以蔽之，即爭取戰略的攻勢和戰術的守勢。等到我們的戰略攻勢在各方面展到像晉西南一樣成熟的時候，我們戰略總反攻的時機就到了。

（二）關於招募及製造漢奸以及組織偽統一傀儡政權這一點，×人最近和汪逆精衛的來往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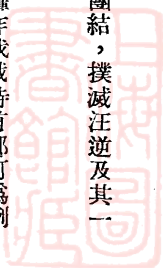
是此中的索引之一。在這一點上，我們當前的基本任務是加強各黨各派的團結，撲滅汪逆及其一流出賣祖國和挑撥離間的陰謀。

(三)關於集中轟炸後方城市這一點，最近×機之於九日十一日連續轟炸我戰時首都可爲例證。關於這一點我們早就指出過：空軍的威脅無論在前方和後方，是不發生多少作用的，只要我們能有適當的防衛；而相反，空軍是一戰爭的進步性和革命性的測量器（見本報五月十二日社論）。當前的基本任務是組織前後方的適當的可能的防空設備（具體提議的一部份見同上本報社論）。

總括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瞭如指掌的看出來：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當前的總口號是堅持，堅持，第三個還是堅持——然而汪逆一流利用我們軍事上實在與我極端有利的相持形勢說，那是「僵持」，這是造謠，這是撞騙，這首先是對呂梁山，中條山，大洪山和桐柏山上中華民族最優秀的英雄兒女的一種不能忍耐的侮辱，我們要撲滅它！（六月十三日）

## 不讓它過漢水！

——五月戰果：隨棗之役的軍事教訓——



在上月我們評論四月總反攻的一文裏（本報四月三十日社論），我們曾不惜一再指出：×人的攻勢在有餘裕集中一段的地方，還相當堅強，他們的停戰線還遠在現在前線的後方，我們利用守勢的機會還正多着，我們目前全部作戰的計劃，在本質上還未超出相持——機動的相持階段。我們一方面警告着：不顧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無顧慮的反攻和無顧慮的進攻是一樣的有害，不過同時，我們也未看落一件事實，即：在作戰過程中的確是有一種形勢，先前劣勢的一方，當優勢一方完成了無顧慮的前進以後，可以轉守勢為攻勢，獲得巨大的戰果。

五月的戰果完全證實了以上這兩點：五月中最大的收穫不在南昌的繼續反攻，而在那光榮的隨棗之役。關於南昌戰事，四月二十九日的倫敦路透電會引用該地軍事觀察家的意見：以堅持攻城為不智，因為如此將吸引×軍的大量集中，造出他們戰術上的優勢和利用近代武器防禦威力的機緣，如此可以奪去我們初次反攻中的主動。這一種觀察的上半段完全證實了：在南昌方面，五月上旬，我軍還保持了相當的優勢，到了中下旬該處戰事已完全入於拉鋸式的相持狀態。這是可以了解的，在這一方面我們攻城的唯一前提是割斷×人南潯路的交通，造出戰略上的攻勢；但是這是十分困難的，第一南潯路是非常短，時常的割斷它不容易，第二，除掉南潯路，他們還可以利用右翼的鄱陽湖和長江。不過，我們的目前，本不在攻城，能維持目前的拉鋸狀態，我們戰略

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以上是南昌前線的五月戰況，但是遠在南昌西北的漢水前線的五月，却呈現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圖畫，那兒的戰運是瞬息萬變的轉動着，是言如其實的「前日歡歌今日哭」。在未有分析這一戰役之前，讓我們先來聽一聽我們×人的「歡歌」。五月十二日漢口同盟社電：「日軍發言人今日宣佈日軍在鄂北進行的巨大的剪式運動的戰術計劃，聲稱：華軍十二師團已完全置於死地。華軍九師已爲日軍擊敗，日軍包圍的陣勢在棗陽東北一帶接頭，該地離漢口西北約一五〇英里。」又同月同日同一個同盟社漢口電：「日軍包圍二十師華軍之陣勢已縮成東西長一〇英里，南北長三〇英里之橢圓形。在李宗仁湯恩伯二將軍指揮下之殘餘華軍，後路已斷，現正成千成百，企圖突圍。日軍殲滅華軍九師，現正向棗陽城下包圍前進，棗陽爲第五戰區華軍左翼根據地。」好像這種滑稽的宣傳還不够味的一樣，同盟社又關心起我們湯恩伯將軍的安全，說他已經失蹤——如若歲月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停止，從此地球毀滅，那麼或許有人會相信這種東方坦能堡的報道：不幸得很，地球還在運轉，戰事還在進行，歷史家亦還未死盡！

那麼，讓我們離開這瘋人院的素描，來看一個究竟。湖北方面的戰事，自從去年十月下旬我軍放棄武漢以後，即入停頓狀態，×扼平漢，我軍守路東之桐柏，隨縣和棗陽。本年年初×思過

漢水，進佔漢水東岸之鍾祥及漢宜路上之舊口。四月下旬，隨棗我軍爲響應各線反攻，出動進擊應山，威脅武漢，×人爲解除後顧之憂，於本月初調集重兵，由南北二路「掃蕩」此不安地帶。北路以信陽爲據點進擊我桐柏，唐河及新野。南路因有鍾祥已得之據點，故又分三方面前進，一方面由棗花公路端之花園爲據點，經安陸直逼隨縣，一方面以天河口爲起點北進；其最左翼以鍾祥爲據點，沿襄河北上，逼宜城襄陽。南路配備兵力，據中央社二十六日隨縣電，爲第三，第十三，第十六三師團及騎兵一旅，另有野山重砲數百門，飛機數隊。根據這一計劃，×軍南北二路於完成其各自單獨任務後，應在棗陽城下會師，完全上述的橢圓形。

×軍於準備完成后，五月上旬各線開始同時進攻；南路因情報不詳，戰況不明；北路×軍於月初攻陷桐柏，×軍繼續前進十一日陷新野，十二日陷唐河。根據上述×軍十三日情報判斷，×軍南路於此時，當已克隨縣，逼棗陽；其最左翼當亦已越過宜城襄陽，而東轉向棗陽一帶前進。記住——十二日×人陷唐河，同日就在漢口廣播出那自欺欺人的消息，這一天從戰事的表面發展看的確是他們幸運的最高峯。那橢圓形的陣勢的確是有幾分事實的根據，雖然那些事實只是些表面的事實，而我們的二十師決不在那橢圓形之中。

事實上，那橢圓和那橢圓裏的二十師全是他們自己的幻想，當×人集中攻擊前進的時候，我

們一面奮勇拉抵，一面已經轉移陣地，跑到了四週的山中：北面的桐柏山，南面的大洪山；被包圍的不是我們，却是創造那橢圓形的×人自己。月亮到舊曆十五號最圓，此后就慢慢的由橢圓形，而梳形，而線形，終至於消失；我們的×人的戰運在時間配備上正好一樣。十二日我們克復新野，十三日克復唐河，但這還是前奏，這還是信號。十五日我軍進擊桐柏，發生猛烈的巷戰，在桐柏山大洪山埋伏的戰士一齊出動，包圍我軍二十師橢圓形的×軍爲我軍（二十師？）包圍了。我軍十七日克復桐柏，十八日克隨縣，十九日克棗陽，×人向應山安陸潰退。桐柏之役×人死四〇〇〇人，在此后的五天中，×三師團共傷亡逾二萬人。

×人這個慘敗是不是我們假造出來的呢？不是的，請看下面的不打自招，二十三日上海海通社電：「此間日軍發言人稱；鄂北日軍已退回大別山脈以南陣地，並改取守勢；退守之理由乃因該戰區華軍衆多，難於抵禦，且華軍活躍無常，日軍之輜重常被劫奪。」十天前說我們的九師人已被殲滅，二十師人已置於死地；十天後，說該地華軍異常衆多，難於抵禦，好一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的問，×人爲什麼會這樣的慘敗？隨棗之役給予我們些什麼教訓？我們應該從這光榮的戰役之中學得些什麼？爲解答這一問題，我們不得不先概括的一論漢水流域的地



形。一般的說，漢水流域在歷史上，直至十世紀左右，還是中原和東南用兵的過道，尤其是襄陽握着漢水的輪紐，所謂「彼襄陽者，進之可以圖西北，退之猶足以固東南者也」（顧祖禹）；但是因爲關中的衰落，中國文化中心之由黃河向長江的推移，這一帶地方，自金元而后，已遠不如三國時之重要，代之而起的是兩淮；及至近世，由於武器的發展，和交通工具的發達，戰爭的地理決定因子早已從能渡的河流轉移到人爲的道路，從而山岳便起了比較河流更大的決定性。因此，今日漢江流域的所謂形勢不在上流可以窺關洛，下流可以轉長江上巴蜀的水道；漢江的形勢在今日作戰的條件下，無寧是在它是我國整個地形上西部山地和東部平原交界處的一道河流，它的屏障在下流爲桐柏山大洪山，在上流爲伏牛山，武當山。兩淮可以不能守，而漢江則可以守，而且非守不可。在這一點上，它是華中的呂梁山后的黃河，和一八〇五年維也納前，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前拿破崙可以躍馬而過的多腦河和拜萊新拿河毫無相同之處。這一山岳地帶的地形性質爲我們造出了發揚我軍革命性的物質條件；然而不多不少只是一個有利的條件，山岳地帶本身不能解釋其他的東西，更不能是最後勝利的基礎。最後勝利的基礎在軍隊自身的民主化和廣大羣衆的揭竿而起，這在山岳地帶可以得到他的實現的基礎，在×人后方的生命線日長一日的情況下同樣可以得到實現的基礎；所不同者山岳地帶的有利條件大半是戰術的，而利用×人后方的有利條

件則大半是戰略的而已。這是當前的要點。把握了這一點以後，我們現在來分析×人之所以敗以及這一戰役的教訓。

(一) ×人冒戰略上的大不韙。有人說×人此次失敗的主因在他的剪形包圍線太大，這是對的，但是次要的。×人所犯的大不韙在他那以信陽——新野線，鍾祥——襄陽線，花園——隨縣的三線的內圈，正好包進了桐柏山和大洪山，這在運動展開時等於吞鐵針，此其一大誤；第二在大洪山桐柏山的外圍尚完全在我控制的時候，他們的包圍運動線已經在這兩大山脈之中，縮小成一個橢圓形，幻想我們的二十師是在這橢圓形內部，這是絕大的錯誤，其結果不是他們包圍了我，而是我們包圍了他們；坦能堡的勝利在我們這一邊，不在他們那一邊。

(二) 無顧慮的前進和適當的反攻。然而以上整個作戰計劃和包圍運動的錯誤還非致命。致命的是他們那不顧后路，不顧輜重來源的無顧慮的攻擊前進。上述錯誤已經消滅了他們的戰略優勢，而現在這一無顧慮的攻擊前進又消耗了他們唯一可以補償上述錯誤的戰術的優勢。在這兒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發生了決定的作用。等到×人的戰術的優勢為我們防禦砲火消滅了以後，不旋踵間，我們就取得主動，完成了以前未曾有的戰術的大反攻。那倒賓為主的速度是近五年來的戰爭史中所罕見的，無論是在阿比西尼亞，或者是在西班牙。光榮啊，桐柏山和大洪山上的英雄兒

女！

(三) 爭取戰略的攻勢和戰術的守勢。×人無論在戰略上和戰術上都是採取勇往直前的攻勢，從上述的分析中，已瞭如指掌。我們呢，我們的勝利是不是完全依靠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換言之即戰術的守勢？不是的，在戰略上我們採取的完全是攻勢，不過這是在本戰場上看不出來的，第一，在本月中上旬，漢宜路上的我軍未曾停止過活動，因此威脅着×人的後方；第二，我游擊隊在此期間不斷進擊平漢路上的武勝關及鷄公山一帶，因此大大的威脅了×人給養輜重和運輸的來源；其他如豫南一帶我軍的活動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子。有了這戰略上的攻勢以及和×軍主力接觸時的戰術的守勢，再發揮了我們山岳地帶特別可以發揮的革命的戰鬥精神，不旋踵之間而收到上述的巨大戰果是很自然的。

(四) 隨棗之役和南昌之戰。我們現在再比較一下南昌之戰和隨棗之役，我們馬上便可以發現，這兩大戰線上最大的不同是：在南昌因為我們相當持久的反攻，我們已失去利用防禦砲火的機緣，這一損失打消了我們這一方面一切戰略上的優勢；而在隨棗，其情況則完全相反。五月戰果在這兩戰場上的如此懸殊是非常可以了解的。因此，我們感覺到，當前我們有強調爭取戰略攻勢和保持機動的戰術守勢的這一口號之必要。那內容應該是發動廣大的游擊戰，加強軍隊政治

工作和在戰術上的不讓它再進！

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漢水是華中的呂梁山后的黃河，兩淮可以不能守，但是漢水可以守，而且非守不可。如若在北方我們的口號是不讓它渡黃河的話，那麼無問題的在鄂中乃至華中，我們的口號應該是不准它過漢水！昔秦大將白起下襄陽破郢都（楚國都，今之江陵）的時候，屈原曾經做過一篇哀郢，那裏邊有兩句詩道：「曾不知廈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即是說：如之何大廈可以變成廢丘？楚國的兩個東門，那一個可以荒蕪？今天當前的×人千萬倍兇殘於白起，不但江陵的東門不應該荒蕪，那神聖的漢水那一段可以讓他們渡過？不准他過漢水，我們要保衛屈原的家！（五月卅日）

## 光榮啊，中條山上的英雄！

正當我們的×人於天津事件（六月十四日）中不逞，開始向汕頭（六月二十一日）和舟山（六月二十四日）下手，以圖最后掙扎的時候；正當英蘇談判擱淺（六月二十二日）一些沒有自信的人眼巴巴的望着倫敦，無根據的責備蘇聯的時候；正當東方侵略者連成一氣，國社黨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斯在萊茵河上的科倫市大放狂言（六月二十五日）的時候；我們中條山上的英雄開始

說話了（六月二十五日）：中華民族的命運是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在創造世界史，我們已經擊退了×人第七次的進攻中條山！

光榮啊，中條山上不朽的英雄戰士！是的，誰抹殺了你們的存在，而把世界的命運搬到唐寧街的棋盤上去，誰就是犯了歷史的重罪，誰就是失去了自信，不知不覺的變成了一條隨波逐流的可憐蟲。不過，正如但丁之所言：

不要討論那些，

我們看着，走過去吧！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人的所謂七犯中條山。本來，本月開始以還，×人即已集中全力於「掃蕩」山西之我軍，但是經過本月初六日的血戰，我軍已於本月十一日克服晉南茅津平陸，十日克服了晉西的柳林軍渡；關於這一次的戰役，我們已經比較詳盡的分析過（本報六月十三日社論）。×人經此慘敗，自不甘心，於是自本月中旬起，它又發動了那所謂七犯中條山之戰，這一次的目的是在晉南的垣曲，所用兵力達一萬五千餘人，而其所採之戰略則為那著名的，但是說穿了一錢不值的分進合擊的正當戰略。

關於垣曲之役開始的情形，二十一日中央社有如下的一段報告：

「晉南方面，×一萬五千餘，飛機多架，自二十日起又分四路七度進犯中條山，藉圖會攻垣曲，戰事猛烈，前所未有。計絳縣×二三千餘東犯雕村，東荆村，我某部正迎擊中；聞喜×四千餘東犯店上及上下陰里（均在橫嶺關西南）；另以一部×千餘，會合橫嶺關南下×千餘，竄擾言家山，我某部奮勇迎戰，數度肉搏，斃敵甚多，現在皋落鎮西北某地，與×激戰；夏縣堰掌之×五六千，二十一日晨分路侵入山口，與我唐王山一五二六高地生成嶺，范家岔，尙家坪，范家窰上下焦莊各地守軍激戰，是役戰况最爲激烈，尤以唐王山生成嶺一帶爲最」（垣曲二十一日中央社電）。

如此，根據這一報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人此次進犯係以同蒲路及其左近之橫嶺關，絳縣，聞喜，夏縣四地爲根據，分路東進，其主力在南路之夏縣——皋落——垣曲之一線，配備兵力達五六千；其北路中路之主要使命當爲迂迴側擊，故其配備兵力亦較少；如此，×人分進合擊的進攻開始了。

五日來戰鬥的情形，中央社三十七日有如下的（一段報告（摘要））：

「二十日起×由上述四地分路進犯，我軍爲探×之真實動向及誘×深入計，預將主力配備於預定之有利地帶。二十二，二十三兩日，×軍攻勢雖猛，於我損失極微。待我軍放棄垣曲——皋

落——夏縣之大道，撤至大道之兩側時，×已陷入我軍包圍圈中。軫橋我軍新佈置完成，開始全面反攻，我軍士氣旺盛皆有以一當百之精神，向×衝殺。尤以馬家廟，唐王山（聞喜東南），言家山（橫嶺關南）及王芳鎮陳村（垣曲北）各地之戰事最為激烈，忠勇悲壯之情，堪與忻口之役相媲美。鏖戰整日之結果，×遺屍遍野，溝壑為塞。再二十四日夜，×不支，已呈動搖之狀；二十五日×分路潰退，三千退夏縣，三千退聞喜，主力向臯落以北奔潰，我軍一面追擊，一面當即將被圍於垣曲之×完全解決（洛陽二十七日中央社電）。

這是一個很簡短，而有些地方不免流於概念化的戰鬥經過的報告，從這當中要得到一點戰術的教訓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就是從這一報告當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以下的幾個可注意之點：

（一）分進者為合擊而合擊者却合不起來。×人的假想是以為我們的主力一定是退至垣曲和他一拚，所以不惜分進，以圖合擊；但是我們從上面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來的是×人的每一支分進的力量都遭遇了我們的合擊；而在他們主力進攻的方面，却將我們自己的主力撤至他們的側翼（垣曲臯落夏縣大道之兩旁），一面避免他們攻勢的砲火，一方面準備後來的合擊；如此×人為戒備他們的側翼，不得不留置相當巨大力量於其後路（上述大道）之兩邊。據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人兵力之能達到垣曲（當為二十二或二十三日左右）者必然甚少。拿破倫一八一一年

冬天帶六〇〇・〇〇〇大兵從東普魯士出發，一八一二年秋天到了莫斯科的時候還不到一五〇・〇〇〇人左右；一九三五年莫索里尼以五〇〇・〇〇〇人從羅馬出發進攻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年五月到達阿京的還不到二〇・〇〇〇人左右！目前在一個較小的規模上，我們看到了同樣的事。

(二) 化陣地戰爲運動戰，分一戰場爲無數戰場。嚴格的說，避免×人的優勢砲火和堅韌的陣地戰的方法，不是「堅壁清野」，而應該是「漫山遍野」；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正是這妙訣。避免×人向垣曲的集中攻擊不是堅壁清野，退守垣曲後方即可了事；我們必需在他分進的地方，我們合擊；在他合擊的地方，我們分守，但是要注意，這裏的所謂分不是清一色的向后退，而是分守在他的主力四週，準備合擊。換言之，他要我們作堅韌的陣地戰，我們非和他作運動戰不可，他要我們集中到一個戰場，我們非將它分化成無數戰場不可。如此，我們以運動戰完成了那戰略上的「不讓他集中」。

(三) 以游擊戰，支持運動戰。關於這一點，我們從上述的報告中還看不出來，不過根據過去中條山作戰的經驗，×人這一次的竄退，其最基本的理由必定是在自己的攻勢砲火完了以後，自己的供給和後路發生問題；這當中牽制兵力的部份雖然大部份不得不歸功於我們的運動戰，但



是威脅×人的給養的則不得不歸功於我們的游擊戰士。

(四) 以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消耗×人優越的攻勢砲火。這從×人的進攻一開始即在皋落鎮遇到我軍堅強的抵抗可以測知。當我們以經濟的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消滅了他們優越的攻勢砲火以後，我們馬上即轉守勢為攻勢：二十一日二十三日我們主要的還是採取守勢，但是不旋踵之間，我們就採取了攻勢(二十四日)請想像一下吧：漫山遍野的英雄戰士，從他們的防禦陣地中跳躍出來了，因為他們知道×人的砲火已是強弩之末，他們以一當百，他們奮不顧身，他們知道中華民族的命運是在他們的手裏，他們知道他們所流的每一滴血都不是白流的，他們有的是和那兇殘的×人一同倒下了，但是他們勝利了！

光榮啊，中條山上不朽的英雄戰，如若那偉大的慷慨的自然，還年年長出那青蔥的桂花樹，那麼那光榮的桂冠一定是戴在你們的頭上！(六月廿七日)

### 恢復防禦陣地戰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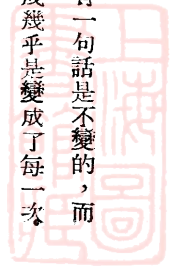
在他最近發表的(六月二十八日)「抗戰兩年的迴顧與前瞻」的一文中，西南行營主任白崇禧將軍列舉五事作為今后努力之目標，其所舉之第一事為(一)必須完成建軍工作，繼續持久戰

略。在抗戰快到兩週年的今天，提出建軍的問題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

抗戰快到兩年，在這兩年當中，我們所聽到的關於軍事的評論，其中有一句話是不變的，而且幾幾乎要成爲教條了，那就是「陣地戰我們沒有什麼把握」——這句話幾幾乎是變成了每一次軍事變動所必引的論據。自然，這句話是有它的歷史的根源的，因爲在過去二十四個月的戰爭當中，除掉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的那三月的淞滬戰役而外，我們沒有打過一次堅實的防禦陣地戰；我們可以一般的說，隨着淞滬的退却，我們對於防禦陣地戰的信心，也就起了動搖了。

但是我們要問，果真我們對於防禦陣地戰就沒有把握嗎？我們先看一看×人對於淞滬三月陣地戰的批評。在前些時出版的一本日本人著的軍事書中，他們也承認淞滬附近的「綿密和周到的防禦陣地以及近接戰鬥的武器」的確是給予「皇軍」「相當的損害」（萱場四郎著：中國軍用什麼武器，一九〇頁）；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綿密周到的防禦陣地和近接戰鬥的武器的確是可以予×人以「相當的損害」，然則爲什麼淞滬之役以後，我們就不能再以防禦陣地戰予×人以損害了呢？

有人說：這是因爲我們的武器不如×人；這種話似是而非。第一，如上引一節之所述，×



人之所以遭受損害者不是因為我們的重武器，而是由於我們的近接戰鬥的武器，在這一點上，我們退出了上海並未有什麼改變，直至今日，我們所有的武器還是以近接戰鬥武器為主；第二，根據我們現在確實可以得到的材料，西班牙戰爭中共和軍所有的武器，無論如何不能比我們更好，不論是在質上，或是在量上（請參看關於比奧波之役的「概而尼加之樹」，斯蒂爾著，一九三八年出版）；何以他們能堅持防禦的陣地戰，而我們却不能呢？

事實上，淞滬的退出並未有宣佈了防禦陣地戰的死刑，防禦陣地戰直至今日還是武器薄弱一方的主要的戰鬥形態之一，淞滬的退出自有它特殊的原因。

這其中主要的理由絕不在武器，而應歸結於兩點：一、綿密和周到的近代防禦陣地，二、能適應於近代防禦陣地戰的要求的官兵——所謂人的素材。如若這兩點能做得到，我們在近代防禦陣地戰中是絕對有把握的，因為「砲兵即便是改變了地形，但是只要在地下戰壕，地下避彈壕中還有一個戰士決心抵抗，那麼×人非送出一個同樣英勇，同樣堅決的士兵來趕出他不可」（米亞加將軍語）。

關於如何組織近代防禦陣地的問題，我們在這兒姑且置之不論，我們現在先看近代防禦陣地戰中第二個決定因素——適應近代防禦陣地戰的人的問題。

在這一點上，本年二月間德國國防軍出版的軍事雜誌上的意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它說：中國過去軍事失利的原由，主要的由於軍事幹部之不行，其次才能歸根於武器之不足，中國的士兵比日本毫無愧色，但是中國的軍官却是非常不行（軍事週報，柏林，一九三九年二月）

在建軍問題成爲當前主要任務的時候，這一個問題不能再容我們忽視，因爲，如上面之所謂，我們今後能否作堅持的防禦陣地戰，一半要看我們是否能切實的解決這一問題。

要認識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瞭近代戰爭中的一個主要的歷史潮流——近代武器的發展規定了近代戰爭的民主化，近代戰爭的民主化決定了軍隊的民主化，只有民主化的軍隊才能支持近代的防禦陣地戰——馬德里之役是一個例子；更前，一九一八年德軍的崩潰則又是另外一個例子，反面的。

從前一世紀的拿破崙戰爭終結止（一八一四年），直至這一世紀的波爾戰爭止（一九〇二年）武器是在不斷的發展着，從滑管到施線（一八四八年），從前膛到後膛（一八五八），從單發到連發（一八八四），從步槍到機關槍（一八九四）——步兵武器的發展規定了砲兵武器的發展；步兵武器變得輕便了，速程增加到三倍乃至四倍以上。

武器的發展規定了戰爭機構的民主化。最顯明的是因爲步槍有效射程的達到了飽和程度（一

二〇〇公尺），防禦陣地乃至進攻陣地發生了基本的變化：在前線上士兵間的距離變得大了，例如：前一世紀拿破倫軍隊一團的應佔和實佔陣地為七十二公尺，波爾戰爭中一團的陣地已經加長到三〇〇公尺。第二個由於近代武器之發展而發生的變化，是進攻乃至防禦戰的形態，由大隊行列的前進變而為散兵線，散兵戰成為主要的戰鬥形態是日俄之戰以後的事情，但是到今天已經是無處不採用這形態。第三個由近代武器之發展而發生的變化，是前線戰鬥單位的逐漸縮小——拿破倫當時是一營，歐戰時是連和排，而最近（一九三六——三九年）則已更下由排而班，而半班（德國的所謂統一戰鬥單位）了。

由於戰爭機構的民主化，軍隊本身也就不得不隨之而民主化，作戰的主要負責者從舊日的師旅長已經改到今日的排長乃至班長，最近英國蘇聯各方面所頒布的步兵作戰規程已無一不把排班長視為戰鬥過程中的唯一負責者。

根據這樣的一個潮流，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當前建軍的核心工作應該放在什麼地方，——一言以蔽之，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全部精神放到軍隊的民主化上去：使每一個班長可以自動指揮作戰，使每一個士兵感覺自己是為保衛祖國爭自由而戰。自然，這種巨大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們從各方面的努力，不過現在是努力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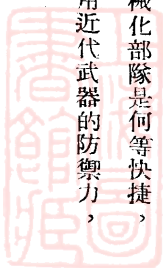
如若有了這樣的軍隊，那我們可以說不管×人的砲火是何等猛烈，機械化部隊是何等快捷，軍事器材是何等用之不竭，他們將到處遭逢那不可想像的慘敗。如此，利用近代武器的防禦力，作近代防禦陣地戰，我們是有充分把握的。

恢復防禦陣地戰的信心，組織近代的防禦陣地，訓練適應於近代防禦陣地戰的戰士——這是當前建軍工作中核心的任務。（七月二日）

### ×軍作戰計劃的三部曲

據桂林四日專電：某主席雷此間稱，×定七月至九月為對華軍事政治經濟總攻期。現在我們要問×軍所謂總攻的方向究竟在那裏？

談到×人作戰計劃，如若他還有計劃的話，首先我們就不得不認清楚：×人在目前已經差不多決定的放棄了以軍事結束戰事的企圖，這是×人最大的弱點，我們不可不充份的認識清楚；從這一個觀點，我們才能了解上月中×人在浙閩汕頭等地軍事行動的日暮途窮的意義，其封鎖天津英租界，在目前整個戰局上，亦應如此去理解。這正如同希臘的一句諺語之所說：「上帝要叫那個死，先叫他發瘋」，是一樣的道理。



何以見其然？如若×人果真自信還能以軍事來結束當前的戰局，其作戰計劃絕不能集中在沿海口岸示威式的登陸，而是第一步應該打通粵漢路。我們想，如若×人還自信能打通粵漢路，他會從汕頭一路打到曲江去嗎？我們說他沒有；如若有之，那麼那就是上帝叫他發瘋。

目前的戰局對於×人就是這種沒辦法中的亂碰；亂碰有計劃嗎？有的，第一，在軍事上，是所謂集中全力「掃蕩」我游擊隊——六月中×人在魯東南的進攻以及晉西北和垣曲之役，便是這一計劃的初步實施，在這一點上如大家之所知，×人是失敗了，而且是在犧牲慘重之下失敗了。第二，在經濟上是加緊封鎖，這表現於六月中沿海的×軍登岸，其為徒然，我們早已經分析過。不過，這一套把戲還沒有頑盡：軍事是政治上的工具，這的確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以上所說的這些步驟都是在完成一個政治上的目的：以華制華，抬汪逆精衛上台。如大家之所知，汪逆最近到北平去了沒有什麼結果，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套把戲還沒有頑盡，在最近的將來，大概我們還會看到第二幕戲，雖然在事實上這種無恥的投降也必然同樣的毫無結果，同樣的決不能動搖我精誠團結，抗戰到底的既定國策於分毫。

如若×人目前的一切作戰計劃是政治性的作戰計劃的話，那麼無問題的汪逆及其走狗的活動是這一政治目標的軸心。在這一點上，我們要集中全力去打擊這無恥的一羣。這是當前的形勢。

我們說，這一套把戲還沒有唱完，不過，從各方面看，這一策動已經一而衰，再而竭了。這是×人政治性的作戰計劃的第一部曲。

我們說第一部曲還沒有唱完，所以×軍作戰計劃的第二部大部還要看第一部唱出的結果；我們又說，第一部曲已經由一而衰，再而竭，所以×軍現在似乎又在準備第二部。

何以沒有唱完？第一，汪逆還未公開出台；第二，在國際上日英談判還在進行，×人及汪逆羣醜所希望的英國對我拆台還沒有演進到水落石出；第三，×人及汪逆羣醜所希望的由經濟封鎖及搗亂我法幣所發生的作用還未看出來。雖然如我們屢次之所指出，×人及汪逆羣醜的希望都是幻想；但是在這期中絲毫的動搖皆是有害的，我們要堅定，堅定，第三個還是堅定。

何以一而衰，再而竭？這從上述三大策動直至現在發生的後果看，×人似乎已經感覺得這當中是沒有什麼成就可言了，所以他們準備第二部曲。

據桂林六月廿八日電：×對我作戰新戰略爲（一）對晉陝主攻，（二）對鄂中助攻，（三）對湘贛佯攻，（四）對華南用海軍游攻，（五）對魯南蘇北繼續「掃蕩」，（六）對華中游擊限期「肅清」，（七）限七月初佔浙東。這一個所謂七大綱領中的關鍵是在那第一項的「對晉陝主攻」。×人之有此念也不自今日始，因此無所謂新；不過，我們要注意的，雖然這第二部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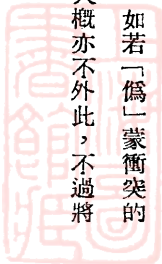


軍事成份已經比一部曲的多；但是在本質上這一作戰計劃仍舊是政治性的，這一點，我們必須切實把握。在同樣的一個政治意念之下，×人最近發動了那偽滿和外蒙衝突。如若「偽」蒙衝突的政治企圖是在衝散國際上民主勢力團結的話，那麼所謂對晉陝主攻的企圖大概亦不外此，不過將陰謀的對象從國際移到我們國內而已。

關於外蒙邊境的衝突，我們必需把握這政治性的一點；據我們看那兒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而希望蘇聯直接出兵助我更是要不得的東西。

關於這第二部作戰計劃中政治性的一點，我們還可以回憶起去年山東戰爭的往事，主要的由於政治上的不團結，山東地方當局抗戰意志的不堅決，所以×人才能在前年十二月（濟南），去年正二月（泰安濟寧）長驅直入山東，去年五月二十日的徐州退出是這一政治性失敗不可避免後果。大概×人還未忘情於此各個擊破的政治性的收穫，所以才有這第二部的作戰計劃。

但是我們說，這是幻想！在歷史的發展上，徐州的退出已經決定的結束了我初期抗戰中政治上不團結的弱點，自去年五月起直至目前止，這一年中，我們在作戰上已經再沒有碰到過像山東那樣的政治性的軍事失敗，此其一。第二，在我國整個作戰形勢上，晉陝，尤其是山西簡直是



全中華民族不分黨派團結的一把鏡子，×人絕無空隙之可尋，第三，×人的七犯中條山已經證明渡黃河之不易，「掃蕩」我游擊隊之困難，更從何談得上什麼主攻？第四，這一帶地方是些山地，×人作戰的條件千萬倍困難於華中華南平原；任何政治性的軍事計劃歸根結底還是軍事的，還是要打的，在這一點上×人碰到了不能克服的困難。

不過，雖然如此，戰爭究竟是政治的工具，只要我們有一點裂痕，×人就會跑進來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再度呼籲國內各黨各派的進一步的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抗戰到底。在×人這樣一個進攻企圖之下，目前一切的摩擦在客觀上將不可避免的，有幫助×人進攻的危險。這是在抗戰二週年的前夜，我們必須大聲疾呼的。

不過，不管×人怎樣的狡猾，他們似乎也知道中國主力一天不消滅，征服中國的企圖是無法完成的。所以和第二部曲同時，有第三部曲的出現。

據重慶四日外訊：據聞中國軍事當局預料日軍之第二步驟必為進攻廣西，或者由北海登陸，以圖截斷安南與桂林之交通線，日軍進攻時期當在夏季末期，此種行動，必與歐洲發生危機相一致。這一估計比較上軍事的成份更多於第二計劃，和倫敦「經濟學者」的預見相同，它說中日戰爭決戰之場所當在西江下游與長江下游相望的一帶（經濟學者，六月三日號）。

這第三部的作戰計劃，我們可以一望而知，其主要目的不在消滅我主力，而是在窒息我抗戰意志。

照目前情勢看，×人在北海登陸是他隨時所企圖的，至於在西江下游和長江下游之間決戰，那實在渺茫的事情。我們不相信，日軍還能支持到那一個時候，雖然我們是無時無刻不在準備作這樣的堅持。

事實上，誠如上月二十八日邱吉爾先生之所說，日本要征服中國是一件客觀上不可能的事情（同日路透電），如若我們沒有弱點爲他利用，那企圖是永久不能實現的，這也就是爲什麼×人最近作戰計劃總是圍繞着政治陰謀而轉變的原故。在這兒我們回憶起克勞塞維茨將軍批評拿破崙莫斯科之役的幾句話：

「他（拿破崙）這一次戰役之失敗，絕不如一般人之所說，是由於他前進得太快，走得遠遠，他的失敗是在於他沒有找着唯一可以致勝的工具。俄羅斯不是一個可以爲人征服，爲人佔領的國家，最低限度不能爲歐洲那些國家所征服，所佔領，更不能爲拿破崙的五〇〇・〇〇〇人所征服，所佔領。這樣的一個國家只有利用她的弱點和內部的分裂才能征服」（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明興，一九三四年版，七〇五頁）。

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呼籲精誠團結，抗戰到底，粉碎×人一切政治性進攻的企圖，肅清一切漢奸及動搖份子！（七月六日）

## 七月太行山

七月戰事主要的是在晉東南的太行山。

這是根據他「對晉陝主攻」的新戰略而來的。關於這一新戰略，我們曾經說過：「如若蒙「偽」衝突的政治企圖是在衝散國際民主勢力的團結的話，那麼所謂對晉陝主攻的企圖，大概亦不外此，不過將陰謀的對象從國際移到我們國內而已」（本報七月六日社論）。

然而任何政治性的軍事計劃，歸根結底還是軍事的，還是要打的，在這一點上×人碰到不能克復的困難——七月太行山的戰事證明了這一點。

從軍事的觀點看，×人之「肅清」晉東南是非常重要的：打開地圖，我們一目就可以看出這一塊山岳地帶是夾在正太，平漢，道清（隴海西段），同蒲四條鐵路線所組成的四角形的東南段。此患不除，同蒲路終將是從太原方面伸出來的一隻泥足，道清路西段是從平漢線伸到游擊之海來的一隻麻木了的手，隴海西段是一條永遠不能安全通過的畏途，而平漢路則有時時被割斷的危



險。兩年來這樣的形勢大大的打擊了×人渡黃河攻關中的企圖，這是很顯然的。所以×人要攻西北，必先割去這塊贅瘤，是普通軍事常識上也都寫着的東西。

其時，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人兩年來在五台山，在呂梁山，在中條山已經吃過了無數的苦頭，而最近一次之進攻晉東南又是在他七攻中條山失敗，整個戰局逐漸陷於停頓之後，那麼，他這一次的進攻，無疑義的，是要帶來許多新的戰術上的特點，這是我們可以料想得到的。

兩年來×人在山西方面戰事中最大的戰術上的缺點是太着重於看得見的戰術的收穫，而忽略了整個戰局的安定和維持，因此每一次我們都看得到×人迅雷不及掩耳的前進，及至×人自己發現了一個戰術的據點是不能在一個汪洋咆哮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海洋裏生存的時候，馬上我們又看到他迅雷不及掩耳的敗退——有時簡直完全是自動的，如六月中晉西和晉南之役皆屬於此例。在最近一次的戰役裏，×人想克服這一困難，從純粹的戰術觀點上看，這構成了×人這一次進犯的最主要的特點。

兩年來×人在山西所遭逢到最大的苦痛之二，是沒有法子平息這游擊戰的海洋，過去他們殘殺，殘殺的結果是火上加油，那海洋更是咆哮得不可遏止，×人也深知：與其說游擊戰是一種軍事組織，無寧說他是一種有歷史根源的社會運動——這是很顯然的，保存奴隸制度的阿比西尼亞

是沒有法子發動澈底的游擊戰的——，所以這一次他們有慢慢的改變殘殺爲懷柔，恐嚇爲利誘的企圖，這可以說是×人這次進犯晉東南的第二個特點。

關於這兩個特點，朱德將軍有一段談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說：「×人這一次進攻晉東南，用的兵力要比上年一次更多更穩重些，進攻路線更多些，以現在的（當爲六月底——引用者）估計，×人已在四周鐵路線上，道清，平漢，正太，同蒲各支點，都配備了他進攻晉東南的主力，沿路逐步進攻，採取穩紮穩打的前進方式。在作戰上採用優勢兵力包圍迂迴的佔領據點的方法，把某一據點佔領後，便加緊趕修公路，建築碉堡，便於後方交通連絡，鞏固據點後，派出部隊四下清掃，並欺騙民衆，利誘民衆，進行政治陰謀」（本月十五左右民革社稿）。

在這段談話當中，朱德將軍所舉出來的幾個特點：一、穩紮穩打，二、趕修公路，三、欺騙民衆——這三者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趕修公路這一點。這在目前或許還不至於一下子改變了整個戰局；但是，這是一個危險的開端，如不加防範，久而久之，是有發生危險的可能，一九三六年三月至五月的意阿戰爭中的教訓，在這兒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因爲這些特點的原故，我們對於晉東南戰事的觀察也就不能再以過往的輕率的看法去看他了。現在晉東南的戰事還未告一段落，即告一段落，我們相信×人亦絕不會從此甘休，他必將捲



士重來，因此在今天我們於歡欣我們既得的戰果之餘，我們更應該嚴密的注視將來——自然單是注視是不够的，我們必須從更廣大的觀點上，嚴格的檢討我們自己，切實的爭取最後勝利的到來。

現在我們先一述一月來戰事的經過。

一般的說：×人此次進攻是以上述四條交通線為其作戰據點——正太路從平定出發，攻昔陽，和順，遼縣；同蒲路中段從平遙出發，沿白晉公路，攻沁縣；襄垣，武鄉；同蒲路南段從曲沃，翼城出發，攻沁水，陽城；道清路從博愛沁陽出發，攻天井關晉城；平漢路從邯鄲出發，攻武安東陽關；其主要兵力約二萬餘沿白晉公路——北路南下，其主要目標為六路圍攻我晉東南之大本營——長治（潞安）晉城（澤州）其各路配備兵力，在本月初戰事開始時約為五師團，十餘萬人。

×軍最初發動的一股，係其主力，本月三日，自平遙開始南犯沁源，其後各路亦即隨之先後出動，至本月中旬（約為十三日左右），×軍北路進佔我長治，壺關，晉城，及至本月下旬，由翼城東犯之×，於進佔沁水陽城後，攻克我晉城；如若完全以戰術的觀點上看，×人似乎已經完全達到他們作戰的目的了，事實上，這是完全不然的。

×人目前在山西主要的軍事任務從戰術上說，不在得一個城，而是在如何守一個城；從戰略上說，不是在得幾個據點，而是在如何維持自己的後方。如若戰爭的目的僅僅乎是在爭城，那麼今天的山西早應爲×人所有，因爲那裏邊沒有一個城不是沒有爲他們得過的，但是山西至今還是在我們手裏。

目前的戰鬥亦是如此。自然，長治現在是在他們手裏，但是長治廣大的後方——遼縣武鄉榆社又在我們手裏了；在這種情況下，你以爲長治可以久守嗎？自然，晉城是在他們手裏，但是不要忘記晉城現在是在我們緊緊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之下，你以爲晉城可以久守嗎？

我們以爲正好相反，從一月來發展的經過看，如若×人不能立即完成完整的交通系統，長治和晉城之收復僅僅乎是一個時間問題。

但是這兒也就來了問題：×人之不能守城的弱點是可以克服的，那就是逐步的完成交通系統。如若此後×人能不操之過急，集中其全力於這一任務之完成，那麼，我們在這兒的確是可能的碰到一個危機，因爲他們可以藉此利用交通系統的能動性，來彌補他們軍力的不足。

但是，單是戰術上的改進還是彌補不了一個侵略軍隊天生的缺陷——不能佔領一切的後方，這兒是我們最後的把握，——自然，這須要假定我們在×人的後方的確是一個能動的後方——換



言之，即發動廣大的民衆，由發動了的民衆才能組織游擊隊。有了游擊隊，才能談得上變×人的後方爲前方。

其時，我們系統的思慮一下：×人的弱點在什麼地方，我們的弱點又在什麼地方？很顯然的，×人在這次晉東南之戰中現出來的最大弱點是不能以戰略的攻勢，配合戰術的攻勢，他們在這一戰區中決定的失去了戰略上的優勢，從而他們任何戰術的勝利，不能轉變爲戰略的勝利，更不能轉變爲帶有決定性的勝利。爲什麼？他們人少，我們人多，而且多出來的人都有用呀！現在他們想從改進地形方面來彌補這一缺點，但是，即使這一着能成功，其效果也是有限制的，雖然我們不能不提防這一點（在這兒我們要向一切有意無意以爲山岳地帶決定一切的戰爭論者忠告一句：「使謂形勢可恃，是終古無覆亡之國也」（顧祖禹）。

我們的弱點，在什麼地方呢？正好和×人相反：×人不能以戰略的攻勢配合他們優能爲之的戰術的攻勢；我們不能以戰術的守勢配合我們優能爲之的戰略的攻勢。在晉東南之役中我們可以看出得很清楚，只有在七月六日至七月十日博愛以北的攔車鎮一役中，我們相當的發揮了戰術的守勢——近代武器的防禦威力，在其他各役中，我們所依賴的主要的還是戰略的運動；這從已知各役的死亡數中可以測知——截至二十日止，只有攔車鎮之一役，×兵死亡數超過二千以上；其他

各役皆未過千人。

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如若×人由於戰略上的劣勢，不能轉戰術勝利為戰略勝利的話，那麼同樣如若我們不能爭取戰術的守勢，逐漸發展為攻勢，我們戰略上的攻勢也是一樣不能帶來主動的最後勝利，因為這假定着戰略攻勢和機動的戰術守勢和攻勢，兩者缺一都是不行的。

(七月卅一日)

## 當前的軍事任務

據二十一日洛陽中央社電，晉東南我軍已於二十日克服晉城，該電原文：

「血戰經旬之晉城爭奪戰，至二十日止，始告一段落。緣自十日晨張馬（陽城西南）之×，被我痛擊後，殘×西潰，翼沁公路之×完全為我肅清，我某部健兒乃乘勢東進，對晉城×開始攻擊，以期完全控制翼晉公路，切斷×豫晉補給線。十一日，十二日兩日我軍大獲全捷，勢如破竹，十一日已逼近晉城西郊。同時某部游擊軍亦自某地迂迴至晉城北郊，佔據城北高地，兩路夾攻，×於極端恐慌下，乃集中全力約四千餘，密集砲火，向城西我某部主力猛撲，藉圖孤注一擲。不料我早洞燭×人奸計，某部向後微撤，誘×出城，城東某部，則於十三日午衝入城垣，發

生巷戰，激戰數日，嗣×戰機多架飛抵助戰，我軍退出城郊，對×繼續圍攻，我某部乃迂迴至城南，將高平公路破壞，×至此，完全被我包圍，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十九日晚，我更以生力軍四面突擊，劇戰一夜，×不能支，突圍向三里橋，王台，七崙村（均至晉城東北）等地潰竄。我於二十日拂曉，完全克服晉城。是役斃×五百餘，並獲軍用品甚多」（同日同社電）。

如此，六月底起直至目前快達二月的晉東南之戰，由於晉城之被我克服，已完成了一個初步的段落。

關於晉城的爭奪戰，如若我們根據以上這一個簡短的報告分析起來，我們可以看出，這次晉城的被克服，如以前這一方面一切據點的爭奪戰一樣，主要的是由於我軍（一）戰略的運動，和（二）戰略的包圍，最後則是由於此二者的結合面（三）割斷×人的補給線，×人不得不出之於脫圍之一舉。換句話說，一直到現在我們在這一方面始終保持了我們戰略的優勢和攻勢，而×人則除去戰術上的優勢而外，一無所有。這是我們的長處。不過同時，我們不能忽略我們自己的短處：戰術上的劣勢至今沒有什麼改進，我們不能在完成我們的戰略包圍以後，予×人致命之一擊，因此戰爭變成了一種無決定性的拉鋸，而×人最後還是可以脫圍，即如這一次的晉城之役，十三日以後，晉城一帶被我包圍者最低限度當在五〇〇〇人至一〇〇〇〇人之間，但是其為我

軍擊斃者不過五〇〇，這在一般的戰爭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

本來一個深入異國的侵略軍隊是一條愈拉愈長的鎖鏈，這鎖鏈最尖端的一環是它最堅強的一環，從正面的爭奪戰說：我×雙方力量的對比是和它這最尖端一環的比賽，但這直至現在我們還不能十分有把握的將它抵住；但是一個鎖鏈的力量爲它最薄弱的一環來決定，如若我們能充分發展我們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避免和×人尖端的一環來拚，而擊中全力於其最弱一環之打擊，久而久之，其最尖端的一環亦必受這最弱一環的影響而掉過頭來——這是目前整個山西戰局的秘密。

然而，單是這樣不夠的；要爭取主動的勝利，單是這樣是不夠的。

抗戰兩年以來，國內外的觀察者都認爲我們軍事的進步，超過於政治的進步；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政治進步的不充份，甚至有時的開倒車是怎樣嚴重的影響我們軍事的進步。一般的說，目前整個戰局已經發展到一種情勢，政治進步的不充份限制着軍事進步的展開。這在各戰場的形勢上，形成了軍事進步的不平衡現象；在整個作戰方式上形成了正規軍不能充份適應於近代的防禦陣地戰和游擊隊不能轉變爲正規軍，於是從這兒就發生了兩個現象：一、相持階段遲遲的還不能建立，二、從相持階段到反攻階段的轉變，亦因之而受了很大的限制。同時，也就是由於這一個原因，漢奸們說我們陷於僵局，因此非和不可；而某些妥協主義的第三者則說日本沒辦法，中

國也沒有辦法，最好是請他們出來調停；這一個局面不打開，在客觀上總是一件非常危險的因素。

關於這一點，法軍事觀察者杜倍將軍最近曾講過幾句非常深刻的話，他說：

「中國的軍隊至今不能嚴重的割斷日軍的交通；游擊隊沒有正規軍的主持，是不能成爲真正有效的。一個積極戰線的創造——這是每一個有訓練的觀察家所尋求的一個象徵。這一個積極戰線的創造，如若它是展開的話，最初或許是要採取在廣大戰線上一致活動的方式，因此逼迫着日軍不得不再作大規模的前進。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中國的軍隊已經新生了。只有在這個時候，敵人後方和側翼活動的游擊隊才能成爲真正的威脅。過度展開的日軍所必須畏懼的中國的游擊隊能堅持到一個時候，可以使一個新的正規軍在日軍的背後組織了起來。如若這個日子到來的时候，上昇的太陽將要下降了」。（太平洋雜誌六月號，大意。）

這一段話是值得我們深思之後又加深思的。

此  
页  
空  
白



附

錄



此  
页  
空  
白





## 英蘇談判的歷史意義

——倫敦勞動月刊七月號——

五月二十七日，英法駐莫斯科大使向蘇聯外長提出英法蘇互助公約七個條款的草約。不到一星期之後，莫洛托夫交給他們一個蘇聯的草約對案，也是條約的形式，包括一些對於英法提案的修正。六月十二日，英國外交部的職員威廉史特隆，飛離倫敦到莫斯科去，爲了幫助一個各方同意條文的商談。

這些事實，在寫本文的時候，還不曾達到結成一個條約的結果。但這些事實的本身是相當重要的。它們表示出，不管各種的阻礙和策動，英現政府已被迫到不得不形成一個「和平聯盟」以包括利益不趨向戰爭的三個國家的決定底邊際上了。

重要的是明瞭產生這個結果的情勢，而不在條約之是否簽定。這是不是表示英現政府底政策有着任何根本的改變呢？要是這樣，爲什麼有這些改變發生，這種改變對於一般情勢有什麼影響？這些是許多人所要問的問題，而無論當前會議的結果如何，這些問題是應當回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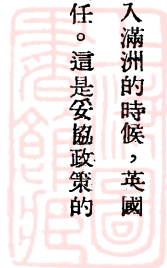


英現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怎樣的？最先感覺到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侵入滿洲的時候，英國政府決定「放任」而不理對於英國在華利益的威脅，和國聯盟約下的法律責任。這是妥協政策的第一步，而跟着歲月的飛馳，它便發展到極度了。

這個政策最後形成是在希特拉掌權之後，特別地是在德國退出國聯和一九三三年十月的裁軍會議的時候。自從這個時期以後，英現政府外交政策的原則是什麼呢？

第一，鞏固國社黨在德國的統治——作爲歐洲工業先進國中防止共產主義的堡壘，作爲歐洲大陸上和法國平衡的勢力，和作爲進攻蘇聯的可能的箭頭，爲了執行這樣的目的，英現政府給予德國以短期放款的便利，使德國能大量購買原料，作成德國可能的重整軍備。在同樣的理由下，英現政府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德國進佔萊茵的時候，禁止法國反對德國的任何防止動作，摧毀法國在歐洲的霸權政策底副產品——這樣可使法國附庸於大不列顛，是在阿比西尼亞戰爭時拒絕執行對義大利的經濟制裁，而這個制裁是可以推翻墨索里尼在義大利的法西斯統治的。並且爲了同樣的鼓勵國社黨統治的目的，英現政府在一九三四全年和大部的一九三五年，對於東歐和中歐的局部的互助公約底各種計劃澆着冷水，而這些計劃也許在早期便可制止德國的擴張的。

第二，英現政府的政策是在繼續滿足國社黨德國的胃口，和希望它成功的同盟國家的胃口，



即便是當這些國家外交，政治和軍事上的預備已經發展到公開侵略的時期。不斷地，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被犧牲了，中國（至少在企圖上）在一九三七年，奧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則在一九三八年。自然，這些「犧牲」是花費在別人頭上，而並不在英帝國自身的，的確，在侵略的「軸心」國家反對大不列顛的未來戰爭中戰略的位置上，英國是失掉了許多；但並沒有失去現時的英國領土。英現政府一點也沒有顯示放棄英帝國的企圖，我們還從未看到資產階級會在工資上放棄過一個便士，何況一個帝國會不經過鬥爭——除非是面對着極大阻力的時候——而放棄一英寸土地。在這個第二階段中加速度地重整軍備，不論它自己是否如此說法，它的政策是在獲得時間來重整軍備，而在每個可能的機會中孕育希特拉來反對蘇聯。（特別是在西班牙和中國的戰爭中）。

這是英現政府政策的第三個特色——鼓勵德日死命地去拉住蘇聯，當他們擴大的胃口到達一個不能再禁止的時候，或是小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和華北再不能求得妥協的時候。這個目的在倫敦特雷勤爵敘述他在航空大臣任內和國社黨巨頭的關係的日記中，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在西班牙戰爭中繼續地表現着。在中日戰爭中，泰晤士報一次復一次地向日本申訴着，要她去記住誰要是在中國鬥爭中失敗，便不必再想裝作是遠東對付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看門狗了。上面所說的便是英國金融資本長期統治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惡果——那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盲目的階級的憎惡的後果。

英國大企業代表們愈堅決和反動——只有他們（大企業代表）是在一九三一年選到英政府裏去的——他們便更少可能理解那些「赤色人物」，「搗亂份子」，「煽動家」，「馬克斯主義的夢遊病者」和一切不穿直條褲子，或者祇少打一個學校領結的人，這些人能在非資產階級的體制上組織大多數人的幸福，而且使任何野心勃勃的侵略者感到恐怖。在面對着進攻蘇聯或是強大的英帝國底兩可之間，好像希特拉一定會進攻蘇聯的。

這個估計或許可以證明是正確的，但只有一個錯誤；在史達林的領導和五年計劃的助力之下，蘇聯的共產黨和蘇維埃聯邦，已比希特拉還迅速地建立起一個足與列強並駕的威力，而且還沒有希特拉的內部紛擾。這打擊了英現政府的計劃，因為倫敦特雷勒波特早已在一九三五年紀錄了下來，而接續的事態可以不容懷疑地證明，希特拉和他的同盟國家已經顯示了對於向蘇聯挑戰的希望有着更多的顧慮，相反地却有着更多的傾向去別處謀出路，甚至這種傾向或許會引到和英法的作戰上去。

因為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慕尼黑會議中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出賣，一個緊張時期到達了。全部的英國資產階級並不像英現政府自己那樣地相信它的估計的正確性了——或許是因為他們並不担負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間鼓勵希特拉政策的責任。更多的人看到廣大戰略上的利益已經被

法西斯集團所獲得，而當日本在張鼓峯受到迎頭痛擊之後（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們便懷疑到蘇聯究竟是否還在危險之中。各屬地對於大不列顛可以保護他們的信心現在動搖了。美國的輿論，在中國戰爭前期的十二個月中早已為英現政府支持日本而驚詫了，現在則看到侵略者的集團有擴張行動到新大陸的可能。這喚起了美國仇視英國的政策，較之於大戰之後任何時期還利害。最後，則是軸心國家的胃口顯示了迅速擴張的現象。

必須注意到的是工黨的反對是並不包括在這些轉變的因素之內。從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英國人民及工人運動各組織的下層顯示了對於張伯倫的日增不滿，可是英現政府還是繼續他的妥協政策，而這個政策的命運是取決於工黨的活動的，迷惑於空談的和平主義，只有對於共產主義者的專門的憎恨，甚至預備將要求英蘇協定的事情轉變為笑談，他們首領反對國際職工聯合會和蘇聯職工會的合作的起勁，由於這一些，英國工人運動官僚機構——執委，國會議員，職工會領袖等——除了一批少數的可以尊敬的人外，祇是張伯倫手中的資本而並不是他的政策底阻礙。

這是英蘇會談應該看到的背景，要是它們的重要性能得到適當的評價的話。它們表示了英國人民逐漸的了解那因張伯倫政策而產生的一種對於自身生存底莫大威脅。這也表示着張伯倫自己避免負擔這種不利到情勢的遲緩的企圖——這種企圖只有因為工黨領袖拒絕號召全國來反對他，

才有可能。因此，會談本身一起首就有着兩重的性質，進兩步退一步，這是國民內閣以前所造成的各種尖銳矛盾的表露。

會談分爲四個時期——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以前，從三月十八日到四月十三日，從四月十五日到五月十九日，和從五月二十七日一直到目前。

第一個時期，頗爲矛盾地，在這個時期中並無會談存在，而妥協政策却仍舊對於和蘇聯合作的意見有着最後的分開的仇視，即當客觀的情形已經改變，而這種政策已可爲英國金融資本所容忍的時候。三月初已經有着德國軍隊集中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的確證；但這些報告被忽視了。三月九日，首相發表了盡人皆知的「充滿陽光的談話」，論到各方有和平的希望，這談話第二天早晨刊載了各報。星期日——三月十二日——史達林在蘇聯共產黨十八次大會中致開會詞，對於國際情勢及妥協政策有着嚴密的譏諷的分析，而爲英國的報紙，嚴禁登載。當德國的特務人員已經在斯洛伐克內閣時，張伯倫（三月十四日）告訴國會說並無侵略的事情在進行。當第二天德國的軍隊踏遍捷克時，張伯倫不承認希特拉會不守信用。再過一天德國以經濟的哀的美頓書致羅馬尼亞政府時，這事實也隱而不給英國民眾知道。只有保守黨議員行將反叛的明白的警告（三月十七日）才使首相在當晚伯明翰的演詞中，第一次用比較明晰的詞句申斥侵略底危險，並暗示英國將與各

屬地，法國及「其他國家」會商。第二天，英國的駐蘇聯大使詢問蘇聯政府對於威脅羅馬尼亞的態度。

英現政府和蘇聯第一步接觸，是由捷克底成爲奴隸，羅馬尼亞的受直接威脅，和保守黨反對張伯倫三者的價格買來的。

第二個階段開始在李維諾夫在同日的回答：他建議六國外長（英，法，蘇，羅，波，土）在勃佳勒斯「商談」，來討論當前有效的對策。一九三八年三月（併吞奧大利之後）及一九三八年九月（捷克受威脅的時候）蘇聯所提出的建議中，這一次蘇聯所建議的本質，英現政府是應該清楚明瞭的——一個互助和反抗侵略者底公約。但對於英現政府，這是不能容忍的。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哈里法克斯勳爵在倫敦告訴邁斯基，說這個建議「過早」。英政府便建議由英法蘇波聯合宣言申斥侵略。但是既已這樣公開地和德國鬧翻，而這個宣言却不過是準備在將來再有侵略行爲時約定幾次「商談」而已。這是有等於無的東西，因爲國民內閣在事前已經曉得波蘭政府在任何環境中，不會簽訂這種有無一用，却是危險的文件的。這是證實了，雖然蘇聯因爲聊勝於無接受這個宣言，但以後便無下文。就在這一週末（三月二十四日）德國從立陶宛拿去了米美爾，並向羅馬尼亞強迫訂立不平等的經濟條約。

爲了平息民衆輿論，英政府進行和波蘭談判，第一步是英國的保證（三月卅一日），接着是英波互助的公約（四月六日）。民衆的輿論，注意到沒有蘇聯的密切合作這種佈置是明顯的無用的——只有蘇聯是唯一的列強，能够給予波蘭急切的援助——但是他們却被虛偽的已與蘇聯政府作「密切連絡」的保證所欺騙了。事實上，對於上述保證的兩件事，蘇聯到事後才得到通知。張伯倫再去度假日（四月七日）來表示國際上諸事平安；可是第二天義大利挾奪了阿爾巴尼亞，在這第二階段中和蘇聯接近不澈底的成果，更是顯露出來了，尤其是當四月十三日，英首相不得不宣佈國民內閣更向希臘和羅馬尼亞提供保證的時候。上下議院中對於政府的猛烈攻擊，逼迫着政府發言人重覆地勉強承認和蘇聯合作的需要，而最後，從西門爾士的口中，英政府甚而至於承認須有三國反侵略的軍事諒解的可能性。

這樣，在會談第二階段中，英政府第一次承認了最低限度和蘇聯共禦侵略底聯合宣言的可能性。但這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才能推向到第三階段去的——準備真正反侵略中的合作——祇是由掠奪米美爾，經濟上能使羅馬尼亞的進一步動作，吞併阿爾巴尼亞，和保守黨第二次在國會中主動或被動的反對等等的代價換來的。

第三個階段開始了。張伯倫使英國負起三個保證，却沒有方法使它們發生效力。在四月十五



日，英國駐蘇大使請求蘇聯政府使這些担保發生效力，由蘇聯政府給予波蘭和羅馬尼亞片面的保證。這樣英國政府便情願了，因為可使蘇聯和英國人民一塊流血；至於何地何時何事流血；則應該由英國人選擇的。蘇聯在四月十六日提出反建議：英法蘇三個的互助公約，以參謀部會談來促成，並保證受德國侵略威脅的東歐各小國。雖然英國的報紙大吹大擂一個「大同盟」已經在放慮之中了，國民內閣却隱藏了雙方的建議；一直到五月九日在塔斯社的公報和五月十一日消息報的評論中才被透露了出來——連同五月七日英政府拒絕了蘇聯建議而堅持自己提議的事實，無論如何，英政府同時不能隱藏另一個事實——新的妥協底可憐的企圖。在四月二十三日，英國自吞併捷克所召回的駐德大使又回到柏林去，但爲里賓特洛甫所拒絕接見。張伯倫在四月二十四日提出徵兵法案，但他却又在二十六日向希特拉作籲請合作的演說。希特拉唯一的回答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一篇侮辱的演說，宣佈廢除英德海軍協定和德波友好條約這個可悲的失敗却並不會阻止了英政府。在五月七日和十七日去拒絕蘇聯建立一個真正的反侵略陣線的建議。再一次它提出了蘇聯應向張伯倫所挑選保護的國家作單方的保證，兩天之後，邁斯基將蘇聯拒絕種個建議和堅持自己的提議之決定通知了哈里法克斯，——這是第一次在日報上得到了相當的消息。結果是在當日（五月十九日）下午政府在下議院中所受到空前猛烈的攻擊，——從阿特里到艾敦，而大部的保守黨議

員則是在不舒適的寧靜中坐着。從這時起才明白要在英蘇會談中得到更多的進步，和要結成真實的和平陣線，必須接受蘇聯的要求，必須以相互間平等為原則。

這樣從第三個階段走到了第四個階段——三個互助公約會談底階段——這第四階段是由幾個月底遲延，妥協的新企圖，因撕毀條約的對於歐洲安全的兩個打擊，和第三次的保守黨對於張伯倫的反對等代價所換來的。

經過了更多的欺騙和支吾其詞，哈里法克斯在巴黎和達拉第，龐萊在巴黎的談話，哈里法克斯和邁斯基在日內瓦的非正式會晤，以及五月二十四日張伯倫在下議院中詞意含糊的申明等等，才由英法駐蘇聯大使於五月二十七日提出了第一次真正的互助公約的草案，三個明顯的缺點在莫斯科和倫敦為蘇聯所指發了出來。第一，草案中規定互助須與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的步驟相符合；這一點，依經驗而論，意思是在任何情形中無限制的延擱；因為由那些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內瓦國聯大會）提議刪除這一條的國家所提出，這是可以懷疑的。第二，這個草案並未提及應即刻召集的軍事會商和迅速的結束商談。一九三八年蘇聯為援助捷克而提議的參謀部談話之徒成畫餅的歷史，足為這種模糊決定的適度的警告。第三，草案規定須波羅的海各國請求時才得幫助他們。這樣張伯倫對於聯合保證他所選定的國家的那種執意，還是可以感覺得到的。蘇聯政府拒絕

接受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在德國的威脅下，波羅的海各小國在公約未簽訂之前是不敢要求保證的；即使它們並不全部或一部爲法西斯蒂或親法西斯人員——替希特拉幹着「第五縱隊」的事情的親法西斯人員——所統治着。這些觀點，在莫洛托夫五月三十一日的最高會議中和在蘇聯報紙上已經闡明得很清楚

蘇聯的對策，作爲英法草約的修正案，在後兩天提交給英法的大使，在考慮了一星期，和在若干報紙上宣傳了拒絕對波羅的海各小國的保證的公正的態度，英政府了解到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打動蘇聯政府在結成真實的和平陣線中的最低立場的，這樣便派遣了史特隆到莫斯科去。

在寫本文的時候，我們不能說是會談最後的階段，或是錯過了另一個機會底故事。但，一件事是必然的，即自五月十九日以後許多星期的遲延已經鼓勵了法西軸心國家新的舉動——德國集結大軍在波蘭的邊境上，而日本則在中國發動一個幾乎是和英國的公開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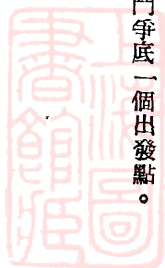
三國公約在現在還是可能的。讀者也應明瞭這樣一個公約如若成立它只能在忤逆着張伯倫的原意，而並不在英帝國主義有計劃的估計之下而成立，相反地，如若公約成就，那是由於英帝國主義的錯誤估計，和對於英國較蘇聯更處於危險的地位以及英國更需要蘇聯幫助的一種了解而來的。末了，事實上極爲明顯，即使張伯倫會訂立公約，或是另外有較少妥協性的人來代替他的位

置；英帝國主義在目的達到後，再背叛這個公約的危險還會存留着的。

公約值得簽訂嗎？英國工人應該支持它嗎？全約有任何正面的價值嗎？張伯倫對於這一個公約的厭惡，對於公約完成底狂亂的抵制，這些事可以指出我們應有的答案。這個公約底簽訂即是英國金融資本中最反動份子的敗滅——這些人六年來曾經支持了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這公約。因爲在抵禦法西斯蒂軸心國家未來侵略行動之外圍，團結起巨大力量，它將是希特拉數年來未曾經過的打擊，這樣可以中止希特拉的長期的未受阻礙的勝利而破壞他的威望，使德國人民注視到他們自己的迫切需要，形成德國人民從法西斯恐怖下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一個歷史上的轉變。和平集團的形成是對於被侵略者的一個極大的鼓勵，如在最近幾個星期中捷克民族運動的復活，和英蘇諒解後波蘭的堅決立場等，都是這種鼓勵的表現。公約的簽訂也是向美國顯示改變一九三一年出資滿洲政策的一種實際的表白，而且可以產生一種美國在歐洲改變爲平勢力積極合作的重要情況。

將由於列強的三國公約所促成的和平集團的組成，它的意思自然不是戰爭危機，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開發和抑壓，和資產階級制度等底終結。從來也沒有人說過和平集團的組織能終止這一切，除了那些初出爐的「馬克斯主義者」和「革命黨人」，這些人如獨立工黨的只會說話的妖怪托洛斯基派的廢物等，他們是以這種立場來攻擊公約的，但是這也就證實我們對於他們的責罵是公

正的。這個公約，由於擊敗了最反動派底戰爭計劃和國際資本主義底殘忍的本質，可使世界上各處的工人階級和進步勢力得到些透氣的時間，而成爲擊潰人類仇敵的新鬥爭底一個出發點。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0099B





\$2.90